武俠世界

死 亡 鳥 午夜賣人頭的老人，斷臂驚妓的嫖客，刀槍不入的死亡鳥，一夜之間，發生了三件詭異莫測的事情，沈勝衣孤身犯險，血濺天香樓，惡戰極樂莊，終於揭開死亡鳥之謎？



$2.00

912

◀編 後 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黃鷹君的沈勝衣傳奇故事「死亡鳥」，顧名思義，本故事內容充滿陰森、恐怖、詭異、神秘氣氛，全部結構情節步步迂迴曲折，波雲譎幻，莫測高深……揚州城內，一夜之間，怪事連生！一代奇俠沈勝衣與名捕查四爲了追查白眼老人深夜長街叫賣人頭、幪面鏢頭黑巷斷臂薦枕小嬌閨中、龐然巨鳥突然凌空翺翔……等眞相，名捕終於浴血揚州，沈勝衣不負所托，窮一夜之間智慧機謀，給他發現了「死亡鳥」一個大秘密！各位欲知死亡鳥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鳥？請勿錯過本文。

***　***　***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之「疾如風」是風・林・火・山四大故事之一，今期開始首次刊出了，本故事是譽滿東南亞名作家朱羽創新風格的別開生面成功之作，題材嶄新，脫俗新奇，俠義情仇，莊諧並重，更有無窮盡詭謀鬥智橋段，也有鬼哭神嚎慘烈劇鬥場面，愛好朱羽作品的讀者們，請千萬留意今期本刊。

***　***　***

下期巨型大小說刊出的是小鬼子傳奇故事「霹靂將軍」，且看睽別多時的鬼靈精王小克，下期在本故事中怎樣大顯身手，迭出詭謀吧！故事內容非常精彩，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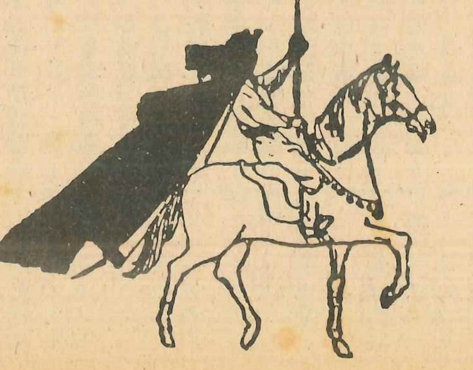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死亡鳥

首斷肢離 香消玉殞

秋夜。

月明露濃時候。

城西近城門一帶，一片靜寂。

揚州城雖然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在夜間，却並非每一個[illegible]都是像日間那麼熱鬧。

由於城西近城門一帶差不多全都是住宅，平日入夜之後就開始寂靜起來的了。

靜寂的長街上，現在就只有崔老六金小三兩個人。

他們都是這附近的居民，日間都是在花近樓工作。

——都是花近樓的劊子手！

殺的都不是人，是鷄，是鴨……只要是可以用於酒席上的飛禽走獸，他們都殺的。

花近樓是一間酒樓。

× × ×

——花近高樓傷客心。

曾經作客花近樓的人大都知道，花近樓的名字是取意這句杜詩，他們却很少會傷心。因爲花近樓非獨一切陳設賞心悅目，酒菜更是揚州第一。

花近樓的老闆取這個名字，亦不過在表示他懂得詩。

酒菜既然是揚州第一，花近樓的生意不用說一向都非常好。

所以崔老六金小三無日不是一身血腥，忙得要命。

幾年下來，他們手中的刀越來越快，胆子也越來越大。

他們殺的雖則不是人，只是鷄鴨豬羊之類的飛禽走獸，胆子如不大，一樣殺得不快的。

酒量方面，他們當然亦是比以前更加好。

一個人終日劏鷄殺鴨，一身鷄毛鴨血，眼睛固然不好受，鼻子同樣不好受，如此一來，難免會影响到胃口。

喝點酒就好得多了。

他們喜歡喝酒，正是這個原因。

工多藝熟，酒量也是。

不過他們的酒量雖不錯，現在如果再喝三四杯，只怕亦要醉倒街頭。

崔老六巳經有八分酒意，金小三雖然比較好，但也有七分的了。

他們很少這樣喝酒，除非喝的酒根本就不用他們化錢，正如今日他們所喝的一樣。

今日是花近樓老闆的生日。

花近樓的老闆每年都有兩三日大破慳囊，讓下屬狂歡一番，生日只是其中的一日。

崔老六金小三從來都不會輕易放過這種喝酒的好機會。

喝不完他們就帶走。

現在他們的手中就各自握着一瓶還未喝完的酒，空着的一隻手則搭着對方的肩膀。他們却仍然搖搖欲墮，好像隨時都會雙雙摔倒地上。

轉過了街口，是一條短很多的窄街。

横街上也沒有其他人。

崔老六左右瞄了一眼，打了一個酒呃道：「今夜街上怎麼除了你我之外，一個人都沒有了。」

金小三道：「你忘了我們平日回去是什麼時候，這下又是什麼時候？」

崔老六勉强抬頭一望天色，道：「果然很夜了。」

金小三道：「你家裏那條母老虎一定巳等得光火。」

崔老六傻笑道：「彼此。」

金小三歎了一口氣道：「不過他們既然知道今日是老闆的生日，也應該知道我們一定會喝一個不醉無歸，就算兇，相信也不會兇到那裏去。」

崔老六道：「嚕嗦幾句在所不免的了，這種經驗我們又不是第一次，何必如此担心。」

金小三歎氣道：「我只是担心手中這瓶酒，不給她看見倒還罷了，否則準給她倒進溝渠去。」

崔老六道：「聽你這樣說，我也担心起來了。」

他亦歎了一口氣道：「我那個老婆跟你那個老婆的脾氣，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金小三道：「如此好酒，倒進溝渠，實在糟塌。」

崔老六道：「然則，你有什麼辦法補救。」

金小三道：「最好的辦法我認爲就是趕快將酒裝進肚子裏。」

崔老六苦着臉道：「我現在巳經醉得七七八八了，再將手中這瓶酒裝進肚子去的話，只怕走不了幾步，便要醉倒在街上。」說着他又打了一個酒呃。

金小三道：「你以爲我不是？」

他張目四顧接道：「不過如果有些下酒東西吃着來喝，在踏入家門之前，我們相信還可以將酒喝完。」

崔老六點頭接道：「而且大概還可以勉强支持得住。」

金小三道：「入門之後却是倒得越快越好，樂得耳根清淨。」

兩人相顧大笑。崔老六的笑聲突然一頓，道：「可是這時候，這附近那裏可以找下酒的東西呢？」

金小三道：「我方在爲這件事傷透腦筋。」語聲甫落，他的眼睛倏的一亮，盯着那邊巷口。

一個手挽着竹籃的老蒼頭正從巷內走出來。

街道上並不黑暗。

左右的人家雖則都是緊閉門戶，不少仍然有燈光從窗戶漏出來。

何況今夜的月亮，又是這樣圓，這樣光？

所以那個老蒼頭一出巷子，金小三就看見了。

他眼睛却因爲七分酒意影响，看起東西來巳不大清楚的，只是知道從巷裏走出來的那個人手挽籃子，穿着一套黑得很的衣服，並不知道那個人有多大年紀？又是

怎樣一副容貌。

「什麼人在這個時候仍然挽着籃子在街道上行走。」

金小三一想就笑開了嘴巴，接道：「不過你我也總算走運。」

崔老六一怔，道：「哦？」

原來他還未發覺那個老蒼頭的出現。

金小三將頭向前一伸，道：「賣東西的人不是來了。」

崔老六忙抬頭望去，一望之下亦笑了出來，道：「不知他賣的是什麼東西？」

金小三道：「也許是花生，也許是糖炒栗子，五香蠶豆，管他那許多，只要可以送酒的就成了。」

說話間，那個老蒼頭好像也已發現了他們，向這邊走來。

走得却很慢。

崔老六與金小三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腳步。

他們很快走到那個老蒼頭面前。

老蒼頭與此同時將腳步停下。

他的確穿着一套黑布衣裳，面色却好像抹上了一層白粉也似的，一絲血色也沒有。

雙手也是一樣，就連他的眼珠也是乳白色，彷彿籠上了一層白霧。

他一面皺紋，鬢髮俱白，年紀顯然已不少。

這麼大年紀，深夜仍然在街道上賣東西，無疑很可憐，但是看清楚這個老蒼頭之後，崔老六金小三却一些可憐的感覺都沒有。

因爲這個老蒼頭的表情實在顯示得太過快樂。

他嘴巴在笑，眼睛也在笑，面龐上的每一條皺紋都好像充滿了快樂，兩條眉毛也好像因爲快樂不住上下的飛舞。

這種快樂已簡直到了極端。

給人的也已不祇是快樂的感覺，已感覺詭異。

金小三感覺到這種快樂中的詭異，但並不強烈。

崔老六却只有快樂的感覺，大概就因爲他比金小三醉多了那一分。

他笑望着那個老蒼頭，連隨問道：「老頭兒，你可是在賣東西？」

老蒼頭笑應道：「正是。」

崔老六又問道：「糖炒栗子？」

老蒼頭搖頭。

崔老六的目光轉落在老蒼頭手中的竹籃上。

金小三早已盯着那個竹籃的了。

他們都看不見竹籃內載着什麼東西。

竹籃上面蓋着一塊白布。

崔老六目光一落又抬起，再問道：「是五香蠶豆？」

老蒼頭又搖頭。

崔老六第三次問道：「那麼一定是花生了？」

老蒼頭還是搖頭。

金小三忍不住插口問道：「你到底賣什麼？」

老蒼頭齜牙笑道：「人頭！」

「人頭？」金小三大吃一驚，一步倒退。

崔老六却笑了起來，道：「你這個老頭兒實在懂得開玩笑，只可惜現在並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老蒼頭只是笑。

崔老六接道：「我猜你那個籃子裏載的頭是頭了，可是芋頭。」

老蒼頭立即更正道：「是人頭。」

崔老六一挺胸膛笑道：「你嚇不倒我們的，我們的胆子，早已大得可以包天了。」

聽到崔老六這樣說，金小三不由亦挺起了胸膛。

老蒼頭笑望着兩人，道：「是麼？」

崔老六挺着胸膛道：「你若是不相信，只管賣給我們。」

老蒼頭道：「你們眞的要買？」

崔老六道：「當然。」

老蒼頭道：「買來幹什麼？」

崔老六道：「下酒。」

老蒼頭道：「拿人頭來下酒，你們的胆子的確不小了。」

崔老六金小三的胸膛挺得更開。

老蒼頭接道：「好像你們這麼大胆的人，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

崔老六金小三相顧一笑。

金小三目光再落，道：「可惜芋頭是怎樣價錢我們雖然熟悉得很，人頭的價錢却是從來都沒有聽過，你莫要開天撒價才好。」

老蒼頭道：「難得遇上你們這麼大胆的人，我實在佩服得很，索性就送給你們享用好了。」

崔老六只怕他出口反悔，趕緊道：「一言爲定。」

老蒼頭一笑，雙手將那個竹籃奉上。

崔老六金小三一齊鬆開互搭着肩膀的手，一齊伸手將竹籃接下。

等到老蒼頭將手放開，崔老六就大笑道：「老頭兒，你是必看見我們喝醉了酒，所以這樣說話來嚇唬我們。」

金小三接道：「可知道我們的酒量一直大得很，現在仍然清醒得很。」

崔老六又道：「好像你這樣的一個老頭兒，叫你殺雞也未必殺得了，何況殺人？不殺人又何來人頭？」

金小三又說道：「就算你眞的有胆殺了人，逃命尚且還來不及，豈敢將人頭割下隨街叫賣，這個道理，我們早就已想通了。」

崔老六道：「不過就因爲這樣吃光你籃子裏的東西，我們也過意不去，事實我們今夜亦早已吃得太多，再也吃不下。」

金小三道：「所以你不必担心血本無歸，我們抓一把够送酒就算的了。」

老蒼頭聽着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一聲也不發，只是笑。

笑得更快樂，更詭異。

無論怎樣看，他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莫非他的腦袋大有問題，本來就是一個白痴？抑或——

那個竹籃裏眞的是載着一個人頭。

崔老六沒有理會那個老蒼頭的表情，笑顧金小三，繼續道：「我們先看他籃子裏載的是什麼東西。」

話口未完，金小三已經將籃子上蓋着的那塊白布抓下來。

目光及處，兩人齊都一怔，面色剎那

大變！

竹籃裏果然載着一個人頭！

一個女人的人頭！

× × ×

那個女人頭上挽了一個墮馬髻，臉上既不濃也不淡的抹着脂粉。

所以她的面色到現在仍然桃花一樣。

她長得十分美麗，嘴唇小小，鼻子高高，眉兒彎彎，還有一雙鳳眼。

鳳眼圓睜，眼瞳中充滿了恐懼。

這恐懼在死亡的剎那，與眼珠凝結。

她已經死亡。

一個人給割下了頭顱，當然不能够再生存。

× × ×

竹籃底亦鋪着一塊白布，人頭就放在那塊白布之上。

是齊頭割下。斷口非常齊整，下手的時候一定非常小心，所用的也一定是一把非常鋒利的兵刃。斷口流出來的鮮血幾乎將那塊白布完全染紅。

血漬顯然尚未乾透，名符其實的是鮮血。

這顆人頭無疑就才割下不久。

好像這樣的一個美人，是誰忍心將她的人頭割下來？

賣人頭的是這個老蒼頭，將人頭割下來的是否也是他？

× × ×

崔老六金小三面色齊變，不約而同亦一齊脫口一聲驚呼：「人頭！」

老蒼頭大笑道：「如假包換！」

崔老六金小三的目光應聲回到老蒼頭的面上。

給人頭這一嚇，金小三的七分酒意已只剩三分，崔老六的八分酒意也最多只剩四分了。他們的眼睛鴿蛋一樣的睜大，終於看清楚了老蒼頭的臉龐。

死白的面龐，死白的眼珠。

老蒼頭雖然一副人相，却連半分人氣也沒有。

他的笑聲也變得恐怖起來了。

「妖怪！」金小三突然怪叫一聲，擲下抓在左手的那塊白布，右手的那瓶酒，雙手抱頭，轉身狂奔。

跑不了幾步，已摔倒地上。

他就地滾身，連滾帶爬的繼續逃命。

走得雖然狼狽，總算還走得動。

崔老六的兩條腳都軟了。

「小三，等……等我！」他回頭叫了幾聲，心是想跟金小三逃命去，可是兩條腳不聽話，一動也不動。

那個竹籃仍抓在他手中。

他忽然省起，不覺又低頭望一眼。

那個人頭仍然圓睜着一雙鳳眼，這剎那竟然好像在笑。

崔老六「媽呀」的一聲，竹籃脫手，籃中人頭滾地，那瓶酒亦脫手碎裂在地面上！

瓶中酒打濕了老大的一片地面。

崔老六的褲子也濕了，却不是酒濕。

他整個人彷彿已完全虛脫，再也站不穩，一屁股坐倒地上。

老蒼頭即時蹲下半身，手一摸崔老六的臉頰，道：「你不是準備拿人頭來下酒，怎麼連酒都倒了？」

他的手冰冷如雪，聲音也變得非常寒冷。

崔老六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兩句話才聽完，就雙眼翻白，暈過去了。

這一陣聲響，已驚動了左右的人家。

已有人打開窗戶來看了。

第一扇窗戶才打開，老蒼頭已經不在街上了。

他就像是化成了烟霧，消失於淒迷在街道上的夜霧中。

這個人到底是人還是妖怪？

他沒有帶走那個竹籃，也沒有帶走那個人頭。

淒冷的月色下，那顆人頭瞪着詭異的一雙眼，枕在慘白的石板上。

是誰的人頭？

× × ×

夜更深。

月更圓，霧更濃。

城東大街仍然光如白晝，一片熱鬧氣氛。這條街乃是揚州城的花街，尤其盡頭左右，差不多全都是妓院。

在夜間，這樣的一條街，不熱鬧才奇怪。

這條街的後巷現在却已過了熱鬧的時候。

入夜時分，後巷也是妓女嫖客聚集的地方，那種熱鬧有時候更甚於前街。

在後巷拉客的妓女大都是年老色衰，再不就是天生一副醜怪的模樣。

她們的價錢當然便宜得多。

揚州雖然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富人畢竟仍然是數目有限。

所以在後巷拉客的妓女，生意一向不錯。

一入夜，她們就走出來，挨在巷左右等待，大都是主動去拉客，價錢談妥了，就拉進屋內成其好事。

通常二更一敲過，即使還沒有找到客人，她們也會回屋去，第二天再作打算。

除非她們窮得要命，又已經好幾天沒有生意，那麼就算等到天亮，也得等下去了。

如此倒霉的妓女並不多，這附近一帶才不過三個。

小嬌是這三個之中的一個。

她比其他的兩個還要倒霉。

那兩個今夜先後都已拉到了客人，只有她，到現在仍然在巷子裏徘徊。

整條巷子也就只有她一個人在徘徊。

二更已敲過，這個時候難道還有客？

小嬌不由歎了一口氣。

她只有歎氣。

× × ×

小嬌其實已非獨不小，而且大得很的了。

今年她已是三十九歲。

一個三十九歲的妓女比一個同年紀的普通女人，看起來最少還要大十年。

所以她雖然一直都沒有隱瞞自己的年紀，很多人還是認爲她在說謊，其實並不止三十九歲。

年輕的小伙子當然不會化錢找一個看來大得可以做自己的母親的妓女。

年老的人也一樣不甘心將錢化在一個看來像老太婆的女人的身上。

小嬌的倒霉，並不難想像。

好像她這種年紀，事實也不適宜再做妓女的了。

這一點，小嬌不是不知道，問題在，除了做妓女出賣肉體之外，她就再沒有第二種謀生的本領。

說到找一個歸宿，更加就難比登天。

所以她只好繼續做下去。

這到底可憐還是可恥，必須先清楚她以前的一切遭遇才能夠下判斷。

她以前的一切遭遇都沒有清楚的必要，此後的一切遭遇也是一樣。

惟一必須清楚的只是她今夜的遭遇。

這最低限度，揚州城的總捕頭查四就是這意思。

× × ×

巷子裏每隔丈許，牆壁上便掛着一盞紅燈籠。

整條巷子彷彿就浴在血中，但亦像洞房花燭之下。

這種環境，可以說恐怖，亦可以說旖旎。

小嬌徘徊在這條巷子裏，却無論怎樣，也只像血獄中的一個幽靈，完全不像一個新娘子。

紅燈籠之下，她的面色仍顯得蒼白，只不過遠看起來已沒有那麼老。

兩餐都已成問題，她那裏還有多餘的錢去買胭脂水粉。

她歎氣未已，巷口人影一閃，突然走進來一個人。

一個男人。

小嬌一眼瞥見，一顆心立時怦怦的跳起來。

這個時候竟然還有男人走到來這個地方，她實在有些喜出望外。

可是她並沒有迎上去。

因爲整條巷子她知道，就只是剩下她這一個妓女，她根本不用担心，別人還來跟她搶生意。

她反而退後兩步。

離得燈光遠一些，她看來就沒有那麼老的了。

× × ×

進來的那個男人似乎亦發現巷子裏只有小嬌一個人，筆直向她走過去。

燈光下看得很清楚，他一身黑緞衣裳，還用一條黑頭布半幪着臉龐，只露出眼睛鼻子。

小嬌一些也不奇怪。

進來這條巷子的男人本來就大都是遮遮掩掩，生怕給熟人看見。

她等到那個黑衣人來到面前，才伸手牽着他左手的衣袖，先「喲」的一聲，道：「你這個冤家，怎麼現在才走來？」

黑衣人一怔，道：「哦？」

小嬌膩聲道：「我叫做小嬌，你大概已忘記了。」

黑衣人道：「今夜還是第一次進來這條巷子。」

聲音很蒼老。

——原來是一個老頭兒。

小嬌由心笑了出來。

——這一宗生意難道還會落空？

她笑着應道：「是第一次嗎？那麼我非要加倍招呼你不可了。」

黑衣人道：「只怕我吃不消。」

小嬌道：「我盡量遷就你就成了，來，我帶你進去。」

黑衣人道：「時間尚早，我周圍走一趟再來找你。」

他舉步欲走。

小嬌那裏肯放過他，抓緊了他的左手衣袖，[illegible]：「不早的了，來。」

她的另一隻手連隨抓住了黑衣人的那隻左手，實行「拉客」。

觸手冰冷。

黑衣人的手簡直就像是冰封過一樣。

小嬌奇怪道：「你的這隻手。怎麼這樣冷？」

黑衣人道：「這隻手不冷才奇怪。」

小嬌不由的一怔。

——老年人血氣衰弱，手脚難免是這樣的了。

小嬌總算想通了這個道理，道：「不要緊，一會就會暖起來的了。」

她抓着衣袖的那隻手說着鬆開，也抓上黑衣人的左手，雙手一齊用力拉。

黑衣人叫起來道：「別這樣大力，當心拉斷我的手。」

小嬌咭咭的笑道：「拉斷了今夜我就抱着你的手臂睡覺好了。」

黑衣人道：「那麼你就用力拉吧。」

小嬌應聲用力再一拉。

這一拉，黑衣人那隻左手竟眞的給她齊肩拉斷了。

整隻手臂給她從黑衣人左手衣袖裏拉了出來。

她冷不提防，收勢不住，一連倒衝出兩步，幾乎摔倒在地上。

她當場一怔，目光自然落在抓在手裏的那條斷臂之上！

一望之下，她本來蒼白的臉龐更加蒼白，一聲哀呼，昏了過去。

咕咚的她整個身子橫摔在地上，雙手仍然抓着那條斷臂。

那條斷臂纖細而光潔，絕不像男人所有。

毫無疑問，是一條女人的手臂。

斷口非常齊整，如同刀切，肌肉已變成死白色，仍然有血絲外滲。

從一個男人的身上拉下一條這樣的女人手臂，難怪小嬌給嚇的當場昏倒。

黑衣人沒有取回那條斷臂，小嬌倒地的同時，他的脚步已舉起。

黑衣人已鬼魅一樣，消失在紅色的燈光之中。

這個黑衣人，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 × ×

長夜已盡。

拂曉。

曉色淒迷，曉露淒迷。

月亮仍然在天際，月光却淡薄如夢。

這個時候，城東郊的山道上竟然已經有行人。

兩個人。

俠客沈勝衣，揚州城的總捕頭查四。

兩天前，他們因爲一件案子聯袂到城外的歐家集，現在才回來。

案子當然已經解決了。

眼看揚州城經已在望，查四不禁歎了一口氣，側顧沈勝衣，道：「我職責所在

，不得不貪夜趕路，可是沈兄你，並沒有跟我吃這個苦的必要啊。」

沈勝衣笑道：「這那裏稱得上苦。」

查四道：「你不是打算要回去相思小築「見步烟飛？」」

沈勝衣道：「我是這樣打算。」

查四道：「你大可以由歐家集那裏去的。」

沈勝衣道：「那裏去必須繞一個大彎，到不如經由揚州城再西行。」

查四道：「一入揚州城，只怕你又要躭擱幾天。」

沈勝衣道：「未必。」

查四道：「最好就未必。」

他又歎了一口氣，道：「你留在揚州已經有十多天，對於這個地方你難道還不清楚。」

沈勝衣道：「這個地方其實也沒有什麼，只不過罪案比較多。」

查四道：「簡直就多得要命。」

沈勝衣道：「一個地方太多有錢人，罪案難免亦會增加，錢本來就是大多數罪惡的根源。」

查四道：「這樣說，我如果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先得請部份有錢人搬出去的了。」

沈勝衣道：「相信只有這個辦法。」

查四道：「可惜我目前並沒有這種權力。」

沈勝衣道：「幸好你却有一顆聰明的腦袋，所以仍然可以應付得來。」

查四搖頭道：「就算眞的有一顆聰明腦袋，也未必應付得來，何況我這顆腦袋並不聰明。」

沈勝衣道：「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子謙虛？」

查四道：「那裏是謙虛？」

他一頓接道：「正如近日那『銀狼』一案，若不是你從旁協助，我未必就對付得了那個兇手。」

沈勝衣笑笑道：「只是未必，不是一定。」

查四笑接道：「但無可否認，你留在揚州的十多天，實在帮了我不少的忙。」

沈勝衣道：「這十多天的罪案，好像少了一些。」

查四道：「不見得。」

沈勝衣道：「是麼？」

查四頷首道：「所以我叫你最好不要進城，要知道，我們離城這兩天之內，城中說不定又已出了案子。」

沈勝衣笑道：「我可以不管。」

查四道：「普通案子當然引不起你的興趣，最怕是奇奇怪怪的，到時我就算不叫你留下來，你也會留下來查一個水落石出。」

沈勝衣道：「我這個人的好奇心實在太大。」

查四道：「最低限度比我還要大。」

說話間，兩人已來到一條小路的路口，查四無意中望了那條小路一眼，突然停下了脚步。

沈勝衣立刻發覺，道：「什麼事？」

查四目注小路道：「想不到這個時候除了你我之外，還有人行走。」

沈勝衣循着查四的目光望去，道：「很巧，也是兩個人。」

他的語聲非常奇怪。

查四一怔道：「兩個人？」

他瞇起眼睛再望，神色忽變得詫異起來，點頭道：「嗯，眞的是。」

× × ×

小路上顯然有兩個人。

一個人身披黑袍，頭紮黑頭巾，緩步向前行，還有一個人，却是抱在黑袍人手中。

黑袍人背向着沈勝衣查四，所以，他們只能够看見黑袍人抱着的那個人的兩條脚。

那個人的兩條脚都是從黑袍人右手的臂彎垂下來。

兩條脚都是一絲不掛。

脚修長而光潔，分明就是兩條女人的脚。

查四一再看清楚，神色更詫異，道：「這個黑袍人有些古怪，我們追上去看看吧。」

不等他將話說完，沈勝衣已放步追上去。

查四又豈敢怠慢？

× × ×

黑袍人離開沈勝衣查四才不過五丈。

他們很快就追近。

黑袍人直若未覺，踏着原來的步伐繼續前行。

那種步伐異常的緩慢。

沈勝衣查四也放慢了脚步，跟在黑袍人身後六尺。

他們看得更清楚，那的確是兩條女人的脚。

這個時候抱着一個赤裸的女人在深夜漫步，無論誰看見，都難免起疑。

查四忍不住追前一步，厲喝道：「站住！」

黑袍人停下脚步，一聲不發，也沒有轉過身子。

查四再喝道：「你到底在幹什麼？」

黑袍人仍不作聲，忽然蹲下了身子，將抱着那個女人放在地上。

那個女人下半身一絲不掛，上半身却是用一塊白布隨隨便便的裹着。

沈勝衣查四的目光，不由落向那個女人。

那刹那他們都覺得那個女人的身上好像缺少了什麼，看來總是不順眼。

白布上血漬斑斑。

看見血，查四一張臉就拉起來，喝問道：「那個女人怎樣了？」

黑袍人還是不作聲，緩緩站起了身子來。

查四冷笑一聲，道：「你難道是一個啞巴？」

這句話出口，那個黑袍人突然「呱」的叫了一聲。

沈勝衣查四不由一愕。

那簡直不像是人類的叫聲，倒有點像是鳥叫。

什麼鳥？

沈勝衣一聲輕叱，道：「什麼東西在裝神弄鬼？」

查四跟着喝道：「回過頭來！」

黑袍人又是「呱」的一聲，徐徐的轉

過身子。

沈勝衣查四一見，當場怔住！

黑袍人竟不是一個人！

× × ×

黑頭布紮着的赫然是一個鳥頭。

鳥頭上一頂鯊鰭也似的高冠，鳥眼圓大，鳥嘴尖長，差不多有一尺。

整個鳥頭都是青黑色，閃爍着一種令人心悸的寒芒。

鳥身也是一樣，羽毛根根可數，兩翼異常闊大。

方才牠顯然就是用這雙翼將那個女人抱起來。

牠一面轉身，一面展翼掠下那塊黑頭巾。

頭巾落地的同時，披在牠身上的黑袍亦從牠身上滑落。

牠所有的動作完全人一樣。

查四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鳥。

沈勝衣也沒有見過。

那隻怪鳥轉過身，人立在那裏，不再移動，一雙眼瞬也不瞬的盯着沈勝衣查四兩人。

那兩顆眼珠竟然是乳白色。

查四給這雙鳥眼一望，由心中寒了出來。

沈勝衣也給鳥眼望的混身不舒服，他移開目光，由頭至尾打量了那隻怪鳥一遍，目光最後留在那隻怪鳥的雙脚之上。

那隻怪鳥的雙脚，人一樣粗大，閃動着一圈圈的寒芒，趾爪長逾五寸，銳利如鈎！

「呱」，那隻怪鳥，突然又怪叫了一聲。

沈勝衣查四雖則胆大包天，看清楚怪鳥的樣子之後，再聽到這一聲怪叫，仍然不由自主的打了兩個寒噤。

如果是一般人，祗怕就算不嚇得癱軟在地上，也嚇得連滾帶爬，趕快逃命去的了。

那隻怪鳥看見嚇他們不倒，亦好像非常詫異，歪着頭，斜盯着他們。

查四即時道：「這好像是烏鴉叫。」

沈勝衣目光上移，道：「但無論如何，牠怎也不像一隻烏鴉。」

查四道：「你看牠像什麼鳥？」

沈勝衣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一種鳥好像牠這樣。」

查四上下打量了那隻怪鳥一遍，忽然說道：「我都有些懷疑，牠並不是一隻眞鳥。」

沈勝衣道：「我也是這樣懷疑。」

查四道：「不是一隻眞鳥只怕就是人扮的了。」

沈勝衣道：「是眞是假，抓起來一看便清楚。」

查四一聲：「不錯。」一步竄前。

那隻怪鳥好像聽得懂他們的說話，即時回轉身子，向前行去。

是行不是躍。

人一樣移動脚步。

查四更肯定，一聲：「那裏走！」縱身撲前去。

沈勝衣忙喝道：「小心！」

喝聲方出口，那隻怪鳥突然拔起了身子，雙翼「颼颼」暴展，身子同時暴轉。

暴展的雙翼一齊向查四迎頭拍去。

查四的身形這刹那正凌空落下，他也算反應靈敏的了，半空中勉強一擰腰，身形左側瀉開。

那隻怪鳥的雙翼一展開，十尺方圓的地方却全都在牠雙翼籠罩之下。

查四並未能够退出怪鳥雙翼籠罩的範圍之外，他眼快手急，雙掌急一翻，迎向當頭拍下的鳥翼！

「叭叭」兩聲，查四只覺得雙掌如同擊在鐵石之上，一陣酸痛。

鳥翼並未被他震開，他却被鳥翼拍跌在地上。

那隻怪鳥的氣力實在不小。

查四預料那隻怪鳥未必肯就此罷休，也許會繼續撲擊自己，跌地忙滾身，疾向外滾了出去。

不出他之所料，那隻怪鳥果然再向他襲擊，却不是再擧翼拍下，而是，展翼橫掃。

查四的動作已够迅速的了，仍然被那隻怪鳥的翼尖掃在右邊的大腿上。

裂帛一聲，一股鮮血從查四的大腿射出來。

那隻怪鳥的翼尖竟然鋒利如刀，在查四的大腿上削出了一道深及兩寸，長達一尺的傷口。

查四悶哼一聲，再次倒地。

他忍痛貼地一滾，拔刀出鞘！

那隻怪鳥並沒有再向他攻擊。

牠展翼橫掃之際，沈勝衣已經撲上來了。

× × ×

沈勝衣眼見查四情形危急，一上雙掌就拍向橫掃查四的那一隻鳥翼，却都被那隻怪鳥的另一隻鳥翼斜來擋住！

他雙掌都拍在斜來那一隻鳥翼之上。

掌落處如擊金鐵！

那隻怪鳥硬硬被他震開了一尺，也就因此橫掃向查四的那一隻鳥翼才只是削開了一道血口，沒有將查四的右腿斬下來！

沈勝衣那兩掌已經用上了六七成內力，可是只能够將那隻怪鳥震開了一尺，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方自驚訝，怪鳥的雙翼一收一展，已一齊向他掃來。

颼颼的破空聲响，簡直就像是兩把利斧？

沈勝衣一退半丈閃開。

查四一旁喝道：「用劍！」

語聲方出口，沈勝衣劍已出鞘，人已欺回！

匹練也似的劍光飛射向那隻怪鳥的眼睛。

怪鳥竟然也知道厲害，左翼折返，護住了頭部！

「錚錚錚」的一連串金屬交擊聲在刹那暴响！

沈勝衣那一劍之中，赫然有十三個變化。

十三劍都刺在鳥翼之上！

鳥翼一些損傷也沒有。

沈勝衣看在眼內，驚訝之極，劍一回，大喝一聲，再刺出。

這一劍何止凌厲十倍！

劍與人齊飛，斬向怪鳥的左翼。

怪鳥好像已發覺危險，劍方回，牠雙脚已蹴地，劍方出，牠已凌空飛起來。

「呼」的飛上了路彎不遠的一株大樹上！

沈勝衣眼中分明，腰一挺，人劍就變了方向，緊追在怪鳥之後。

怪鳥只是在樹上一停，雙翼又開展，「呼」的飛起來。

向低飛，不是向高處飛。

牠順風從樹上飛下，一飛五丈，落在五丈外的地上。

那種速度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够做得到的。

牠方從樹上飛下，沈勝衣人劍已然飛至。

周圍的枝葉，立時被劍氣摧落，碎裂紛飛，就像是平空突然下了一場葉雨。

沈勝衣也就在怪鳥方才立足的那條橫枝上穩住了身形。

他沒有追下去，返顧查四。

查四側身臥在地上，大腿上，血如泉湧。

他正在仰望着沈勝衣那邊，眼珠子一動也都不一動，彷彿已經被方才的情景驚呆。

一見沈勝衣向自己望來，他立即振吭道：「我的傷並不要緊，你快追下去，將牠抓起來。」

沈勝衣應道：「你身上有沒有帶刀傷藥？」

查四這才留意到大腿上的傷口，這才知道痛，齜牙咧嘴道：「有，我自己會打點的了，快追！」

沈勝衣一聲「好」，身形箭一樣從樹上射落。

這一射，竟然有三丈之遠。

那會子怪鳥已經又躍上第二棵樹再飛去。

這一次飛得更遠，竟然在六丈開外之處。

沈勝衣看在眼內，身形着地又標起，却沒有上樹，只是平地上掠前。

他是人，不是鳥，一上樹，一下樹，反而更費力，更耗時。

饒是如此，他仍然追不上那隻怪鳥。

那隻怪鳥到底在飛。

沈勝衣實在奇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種怪鳥，也從來沒有見過飛成這樣的鳥。

莫非那隻怪鳥太笨重，所以不得不如此一躍一飛？

這到底是什麼鳥？

× × ×

沈勝衣雖然是以劍術揚名江湖，輕功其實也不是尋常可比。

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身形一展盡的時候，簡直就像是用强弓射出去的箭一樣。

再加上他充沛的體力，就是以輕功獨步江湖的步烟飛到最後也因爲體力不支給他追上。

可是他畢竟只是一個人，現在他追的畢竟是一隻飛鳥。

他只能够跳躍，那隻怪鳥除了跳躍之外還能够飛翔。

一飛就是五六丈。

所以他雖然全力追趕，十幾個起落之後，距離那隻怪鳥仍然有七八丈之遠。

十幾個起落之後，前面已沒有樹，山石嶙峋，山路亦曲折了起來。

沒有樹，怪鳥就不能够再那樣飛翔。

沈勝衣精神大振。

誰知道就在這下，那隻怪鳥突然離開了山路，躍向路旁的斷崖。

在斷崖邊沿一站，那隻怪鳥雙翼霍霍的盡展，搧動着突然飛了下去。

沈勝衣兩個起落追到，往崖下一望，只見那隻怪鳥雙翼不停的拍動，一凝一沉的徐徐飛下。

沈勝衣不由得怔在當場。

× × ×

斷崖下烟霧迷離，那隻怪鳥沒多久就消失在迷離烟霧之中。

怪鳥的巢穴是否就在下面？

山風吹處，烟霧亂飛。

烟霧之中隱約可以看見樹木。

這個斷崖顯然並不怎樣深。

沈勝衣決定追下去。

他手劍並用攀崖而下。

幸好這個斷崖陡峭雖然是陡峭，並不是筆直如削，所以沈勝衣也不覺得怎樣困難。

可是查四如果在上面看見，相信也得揑一把冷汗。

× × ×

不過一炷香時候，沈勝衣已到了崖底下。

這個斷崖果然並不怎樣深。

斷崖下是一個樹林，那些樹木大都非常粗壯，地上積滿了腐爛的樹葉，散發着一種奇怪的氣味。

走在腐葉之上就像是走在氈絨之上。

感覺當然是走在氈絨之上的感覺好得多。

氈絨之上，也不會突然標出一條毒蛇來。

沈勝衣才走了幾步，颼的一條毒蛇就從腐葉中標出，標向他的小腿。

那條毒蛇的顏色與腐葉幾乎一樣，一顆三角形的蛇頭却是紫紅奪目。

幸好沈勝衣手急眼快。

那條毒蛇還未標到，已經被沈勝衣的劍斬成了六截！

沈勝衣的劍旋即急挑。

劍光過處，一顆碧綠色的蛇頭就從一旁樹上落下。

蛇身仍搭在樹幹之上，頭一斷，反而又將樹幹纏緊了。

這條蛇，方才已準備從樹上標向沈勝衣。

若不是沈勝衣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這條蛇現在已纏在他的身上。

沈勝衣不由打了兩個寒噤。

他雖然不知道這裏樹林中到底藏着多少條毒蛇，却知道絕不止那兩條。

在一個這樣的樹林中一個人找尋一隻那麼兇猛的怪鳥，簡直就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沈勝衣不喜歡開這種玩笑。

樹林裏一片幽暗，但前面不遠，却一片光亮。

沈勝衣擧步向那一片光亮走去。

他走得很小心。

到他走到那一片光亮，樹林中他走過的地方又多了兩條毒蛇的死屍。

× × ×

走到那一片光亮，也竟就是走出了樹林。

樹林原來並不深。

那一片光亮是一片草地。

草地的周圍種滿了花草。

花開錦繡。

沈勝衣仔細一看，不由又奇怪起來。

那些花草竟然大都是合藥用，五毒辟易的花草。

還有令他更奇怪的東西。

草地的正中，赫然有一幢莊院。

× × ×

斷崖下其實是一個山谷。

山谷靠斷崖的一側，是一個毒蛇羣集，滿佈危險的樹林，但其他地方，顯然已經過人工修飾，變得安全而美麗！

花香之外，還有鳥語。

沈勝衣方出樹林，就已經聽到雀鳥叫聲。

種種雀鳥的叫聲，有些悅耳，有些難聽，有些却古怪之極的。

可是放目整個山谷，沈勝衣連一隻雀鳥也見不到。

雀鳥聲是從莊院那邊傳來的。

沈勝衣舉步向莊院那邊走去。

× × ×

山谷的另一面也是一面斷崖。

一道小小的瀑布從斷崖上瀉落，在崖下聚成了一個水池。

水池已滿溢。

多餘的水經由一條石砌成的水道穿過莊院的後牆，再從莊院前門左側的圍牆流出來，流向谷口那邊。

也就在莊院前門左側，停着一輛非常華麗的雙馬大馬車。

馬繫在旁邊的一棵樹幹上。

車座上並沒有人，附近也沒有。

沈勝衣走過去，在車廂的門戶上敲了幾下。

沒有反應。

他以劍將門推開一看。

車廂之內一樣沒有人。

沈勝衣將門關上，走向莊院的大門。

越接近，雀鳥的叫聲就越響亮。

響亮而嘈雜。

這幢莊院之內難道養滿了雀鳥？

× × ×

在莊院之內有一幢這樣的莊院已經出人意料，更令人奇怪的竟是這幢莊院的結構。

莊院四面高牆，高牆之上全都張着鐵網，那些鐵網全都一直伸展到莊院中的屋脊上。

整幢莊院，一如籠罩在一個大鐵網之下。

加上雀鳥的叫聲，整幢莊院簡直就像是一個大鳥籠。

一起了這個念頭，沈勝衣不由又想起了那隻怪鳥。

莊院之內到底住着些什麼人？

那隻怪鳥現在是否也就在這幢莊院之內？

× × ×

大門緊閉。

沈勝衣手握門環，在大門之上重重的敲了五六七，才停下。

然後他傾耳細聽。

門內只有雀鳥的叫聲。

很久都沒有人應門。

沈勝衣第二次舉起門環敲了。

這一次不久，他聽到了腳步聲。

輕微的腳步聲，一直向門這邊走來。

沈勝衣放開手握門環。

未幾「依呀」的一聲，門在內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

是一個老人，鬢髮俱白，面色也很白，白得就像白紙一樣，一絲血色也沒有。就連他的眼瞳也是乳白色，彷彿籠上了一重白霧。

他一面笑容，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每一條皺紋，都彷彿充滿快樂。

沈勝衣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顯示得這樣快樂的人。

那種快樂的表情，可以說已到了一個人所能夠顯示的極限。

──這個老人何以這樣快樂？

沈勝衣有些奇怪。

老人穿着一襲白綾寢衣，頭髮濡濕，似乎起來未久，梳洗未已。

他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眼，笑問道：「什麼事？」

沈勝衣沉吟一下，道：「我是追着一隻鳥，追到來這個山谷……」

老人急問道：「一隻什麼鳥？」

沈勝衣道：「我也不知道。」

老人道：「哦？」

沈勝衣道：「那隻鳥很奇怪，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老人追問道：「如何奇怪？」

沈勝衣道：「牠與人同樣高矮，羽利似刀，爪銳如鈎，混身青黑色，閃動着一種令人看見心悸的寒芒。」

老人的笑容忽然一歛，道：「牠走動的時候是否一躍一飛？」

沈勝衣點頭道：「老人家莫非見過那隻怪鳥？」

老人道：「不久前見過一次，當時我曾經想將牠抓起來，可是一走近，就給牠一翼掃的打了一個觔斗，幸虧就在我這幢莊院門前，我又已知道厲害，趕緊溜入去，否則只怕已給牠當場撕開，變成了牠的點心。」

沈勝衣道：「之後怎樣？」

老人道：「那隻怪鳥呱呱的怪叫幾聲，飛走了。」

沈勝衣道：「沒有再見？」

老人道：「一直都沒有。」

沈勝衣道：「那麼老人家可知道那隻怪鳥事實是什麼鳥？」

老人笑臉再展，笑道：「幸好你是問我，如果你走去問人，就算不說你眼花，也未必能夠給你一個答案。」

沈勝衣道：「敢請指教。」

老人道：「那種鳥乃是鳥中之王，原產於天竺深山大澤之中，最喜歡就是吃人的肉，所以，當地的土人，都叫牠做死亡鳥？」

沈勝衣一驚道：「死亡鳥？」

老人道：「牠帶給人們的無疑只有死亡。」

沈勝衣奇怪道：「原產天竺深山大澤中的鳥怎會飛到來這裏？」

老人道：「也許是有人從天竺帶回來，不愼給牠走脫，到處亂飛，但亦不無可能，是牠自己離開天竺，飛到中土。」

沈勝衣想想，道：「老人家這樣清楚，對於雀鳥顯然是甚有研究。」

老人呵呵大笑道：「我自小喜歡雀鳥，一生都是在研究雀鳥，如何不清楚。」

沈勝衣一怔，道：「尚未請教老人家高姓大名。」

老人道：「你就叫我『極樂先生』好了。」

沈勝衣道：「極樂？」

老人道：「極樂也是一種鳥名，你說我這個名字是否改得很有意思？」

沈勝衣唯有點頭。

極樂先生笑接道：「我這幢莊院也就叫做極樂莊。」

沈勝衣「哦」的一聲道：「莊內似乎養着不少的雀鳥。」

極樂先生道：「確實數目我早已不清楚了，估計五六千隻總有的。」

沈勝衣大吃一驚。

極樂先生將門再拉開少許，偏側半身道：「你只須探頭望一眼，就知道我並沒有說謊。」

沈勝衣走前一步，探頭望一眼。

門外一條石徑，直通廳堂。

石徑兩旁都張着鐵網，下端嵌在地上，上端却是與罩在莊院上的鐵網相連。

網內種着花草樹木，還有一排排的竹架。

雀鳥叫聲也就是在網內傳出來。

無數的雀鳥棲息在花草樹木竹架之上，到處飛舞的爲數也不少。

有些美麗，有些醜怪，驟眼看來，竟好像有好幾百種。

沈勝衣從來沒有見過數目這樣多，種類也這樣多的雀鳥。

那些雀鳥之中他有些一眼就能夠認出來，有些似曾相識，但大部份都完全沒有印象。

他不由怔在那裏。

極樂先生看在眼內，笑道：「你是否很奇怪？」

沈勝衣道：「奇怪極了。」

極樂先生道：「這個極樂莊之內，除了廳堂與及我睡覺的地方之外，差不多全都養着雀鳥。」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這麼多雀鳥你養來幹什麼？」

極樂先生道：「養來欣賞。」

他雙手互搓，得意的笑道：「我走遍天下，花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才找到這麼多的雀鳥。」

沈勝衣詫聲道：「差不多二十年？」

極樂先生道：「你一定認爲我的腦袋有毛病。」

沈勝衣淡笑作答。

極樂先生道：「我的腦袋可是一些毛病也沒有，這二十年化得實在值得。」

沈勝衣詫異的盯着極樂先生，很想聽聽他的意見。

極樂先生接道：「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天下的雀鳥，我相信已搜集的八八九九，在這個莊院走一趟，幾乎就可以見盡天下雀鳥，對喜歡研究雀鳥的人來說，又是何等偉大的一樣貢獻。」

沈勝衣沒有作聲。

極樂先生又說道：「當然，在那些完全不喜歡雀鳥的人看來，這種工作非獨沒有意義，而且簡直就是一種浪費。」

他忽然一聲歎息道：「不喜歡雀鳥的人，却是多得很，如果我將這樣的一幢莊院建在鬧市之中，就算不被人當做妖怪，也必會被人視作瘋子。」

沈勝衣道：「所以你寧可將莊院建在這個山谷中？」

極樂先生道：「不錯。」

沈勝衣道：「要照料這麼多雀鳥，相信並不容易？」

極樂先生道：「當然不容易，單就是牠們每一天的食物，就够你頭痛的了。」

沈勝衣道：「你好像並沒有僱人帮忙吧。」

極樂先生道：「本來是有的，後來我發覺他們都是只爲了生活而工作，本性一些也不喜歡雀鳥，很多時乘我不在，老是拿那些雀鳥來出氣，索性辭掉他們，寧可自己辛苦一點。」

沈勝衣道：「對於這種心情，不難理解。」

極樂先生問道：「你莫非也很喜歡雀鳥？」

沈勝衣道：「不是每一種都喜歡。」

極樂先生道：「每一種雀鳥其實都有牠們可愛之處。」

沈勝衣倏的道：「是了，極樂先生，可否讓我進去欣賞一下那些雀鳥。」

極樂先生道：「歡迎之至，可是──」

他一頓才接下去：「今天不成，改天好不好？」

沈勝衣正想問問原因，極樂先生已對他解釋道：「因爲今天我有客人，分身不暇。」

沈勝衣不禁省起停在一旁那輛馬車。

極樂先生接道：「沒有我在指點，相信你也不會完全清楚所有雀鳥的名稱，與及牠們的特性，看也是白看……」

話口未完，一個女人的聲音突然在裏頭傳出來：「極樂！」

聲音非常悅耳。

極樂先生聽得呼喚，慌忙轉頭，道：「在這裏。」

應一聲，他又回向沈勝衣。

那個女人的聲音跟着問道：「你去這麼久，到底幹什麼？」

極樂先生道：「莊外來了一位喜歡雀鳥的公子。」

女人的聲音道：「叫他改天再來。」

極樂先生道：「已叫了他了。」

女人的聲音道：「那麼還不進來。」

極樂先生道：「就來了。」

那個女人沉默了下去。

極樂先生轉對沈勝衣道：「對不起，我可要關門了。」

沈勝衣口裏說：「不要緊，」一雙眼睛仍然不住往莊內看。

極樂先生好像看出他的心意，道：「你是否懷疑那隻死亡鳥是我養的？」

沈勝衣並沒有否認，說道：「有些懷疑。」

極樂先生道：「那種鳥我就算抓住了，也只會鎖起來，絕不會讓牠到處飛。」

沈勝衣道：「是麼？」

極樂先生道：「你既然已見過那隻死亡鳥，是必已知道牠的厲害，如果我讓牠自由走動，莊內的鐵網早已被牠拆掉，我二十年的心血早就完了。」

鐵網一拆掉，裏頭的雀鳥怎會不飛出來。

極樂先生怎會冒這個險？

沈勝衣道：「方才我追得牠那麼緊，一急之下，牠說不定會溜進莊內。」

極樂先生失笑道：「莊院上面的鐵網全部都完整無缺，門戶又一直緊閉，那麼大的鳥，如何能够溜進來？」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極樂先生的說話有道理。

對於這個老人他雖然發覺得很可疑，在目前，也實在想不出一個充份的理由闖進去，澈底來一個搜索。

他到底不是官府中人。

這個老人又是一臉笑容，客客氣氣，他就算要兇，也兇不出來。

所以他只好說道：「既然如此，我在附近找找看。」

極樂先生道：「你千萬小心。」

沈勝衣道：「我會小心的了。」

他一步退後，忽然道：「有一件事情，我幾乎忘了請教。」

極樂先生道：「公子不必如此客氣，只管問好了。」

沈勝衣道：「這個山谷有沒有道路通出去？」

極樂先生道：「當然有，否則我如何進出。」他連隨一怔，道：「怎麼公子你不是從那條道路進來的？」

沈勝衣道：「我是由那邊斷崖攀下，穿過樹林來到這裏。」

他的目光停留在極樂先生面上。

既然已看見那輛馬車，他豈會不知道這個山谷必定有道路通往外面。

那樣問，那樣說，顯然就是試探極樂先生。

極樂先生却是表現得非常詫異。

聽得沈勝衣竟是從斷崖攀下，穿過樹林到來，極樂先生更不止詫異，而且是驚訝，道：「那個樹林內毒蛇羣集，你竟然能够走過？」

說着目光就落在沈勝衣左手的劍上，好像到現在才發現那柄劍，旋即道：「公子原來是一個劍客，那麼就怪不得了。」

沈勝衣道：「以我看，老先生似乎也懂得武功。」

極樂先生沒有否認，笑道：「沒有幾下子，如何能够在這個地方住下來？」

他立刻轉回話題，道：「能够走過那個毒蛇羣集的樹林，公子的武功相信亦非尋常可比。」

沈勝衣道：「那裏。」

極樂先生伸手忽一拍後腦，說道：「眞是老胡塗，到現在尙未請教公子高姓大名。」

沈勝衣道：「姓沈，沈勝衣。」

極樂先生一驚，道：「你就是沈勝衣麼？」

沈勝衣道：「老先生認識我？」

極樂先生笑道：「只是聞名。」

沈勝衣「哦」了一聲。

極樂先生接道：「聞名久矣，不意遇於今朝。」

他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眼，又說道：「呵，當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

沈勝衣聽得一怔。

極樂先生倏的歎了一口氣，道：「可惜我今天實在無暇來招呼你。」

沈勝衣道：「老先生言重了。」

極樂先生道：「過了今天，什麼時候你有空，不妨請來一坐。」

沈勝衣道：「一定。」

那個女人的聲音即時又响了起來：「極樂——」

語聲已顯得有些不耐，却仍然悅耳。

極樂先生慌忙應聲：「來了！」

回對沈勝衣道：「抱歉抱歉。」

沈勝衣道：「客氣客氣。」

他說着又向內瞟了一眼，忽然道：「聲音那麼悅耳，老先生的朋友，一定是一個大美人。」

極樂先生壓低了嗓子道：「大是大，美可不見得。」

他一笑又道：「女人的語聲就像是雀鳥的叫聲，年輕那樣子，年老往往亦是那樣子，你若是聽聲音娶老婆，包管你有機會娶着一個老太婆。」

沈勝衣莞爾。

極樂先生笑着，手指谷口那邊，說道：「你一直向那邊走，出了谷口，就是大道。」

沈勝衣道：「多謝指點。」

極樂先生連聲抱歉。

抱歉聲中，他退後一步，關上大門。

沈勝衣只好離開。

滿腔疑惑的離開。

查兇遇怪　險死還生

出了谷口，果然就是大道。

沈勝衣查四先刻就是走在這條大道之上。所以沈勝衣順着大道前行，並不難找到那條小路。

找到那條小路就找到查四的了。

查四顯然已經用身上帶着的刀傷藥封住了傷口，不讓血再流出來，又撕下長衫將傷口裹好，可是傷得實在太重，失血又多，暫時還不能够移動。

他看見沈勝衣從他們原來的方向回來，詫異之極，脫口問道：「你不是那邊追去？」

沈勝衣一笑，將追擊那隻怪鳥的過程詳細的說了一遍。

查四只聽的怔在當塲。

一直到沈勝衣說完了，他才如夢初覺的道：「有這種事情？」

沈勝衣不禁失笑。

他知道查四並不是懷疑他的話，只不過事情令他太過意外。

查四連隨道：「那個極樂先生以我看大有問題。」

沈勝衣道：「明天我再去走一趟。」

查四道：「也好，藉此機會仔細觀察一下那個極樂莊。」

沈勝衣道：「查兄，可能聽說過那地方？」

查四道：「不曾，極樂先生這個人也是首次聽說。」

他一頓接道：「回衙之後，我非要召集手下，打聽一下那個人不可。」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那隻死亡鳥到底將那個女人怎樣了？」

查四歎息一聲道：「你自己揭開白布一看。」

沈勝衣看見查四那種表情，已知道事態嚴重。

那個女人就在查四身旁，白布仍裹在她的身上，裹得已沒有方才那麼緊，不消說，查四已解開來看過了。

沈勝衣俯下半身，抓住白布的一角，還未將白布揭開，已嗅到濃重的血腥味。

一揭開白布，他幾沒有嘔出來。

白布下，是一具赤裸的女屍！

無頭的女屍！

一條左臂亦齊肩給斬了下來！

屍體上半截的肌肉已起皺，死魚肉一般，一絲血色也沒有，斷頭與斷臂的斷口亦是那樣，並沒有血流出來。

斷口非常齊整，彷如刀切！

沈勝衣不其想起那隻死亡鳥鋒利的羽翼！

再多看兩眼，他的鼻子就酸了。

這樣恐怖的女屍，他還是第一次有機會看見。

查四的目光亦落在女屍之上，道：「這具女屍搬回去，我担保一定轟動整個揚州。」

沈勝衣無言點頭，將白布蓋好。

查四目光轉向沈勝衣，道：「如何？這一次不必進城，我看你也起不了程。」

沈勝衣苦笑道：「這件案件無疑更詭異！」

查四道：「不查一個水落石出，我相信你絕不肯罷手。」

沈勝衣點頭道：「何況你這位大捕頭現在又負傷，我就算一些好奇心都沒有了，也不能够袖手旁觀。」

查四笑道：「交着你這種朋友是我走運。」

沈勝衣道：「你如果眞的走運，就不會遇上那隻死亡鳥。」

查四道：「以你看，那隻死亡鳥到底是人假扮抑或是一隻眞鳥？」

沈勝衣道：「如果是一隻眞鳥，似乎沒有理由混身如金鐵鑄出來的一樣，但若是人假扮，又怎能够飛翔？」

查四道：「而且，一個人即使怎樣兇殘，相信也不會那麼殘忍對待一個女人，再說既然已斬下她的頭，她的一隻手，沒有理由不將她拋棄，抱着她那樣的屍體到處走。」

沈勝衣道：「這樣說，似乎就只沒有人性的禽獸才會這樣做。」

查四道：「我甚至懷疑這個女人的頭顱與左手是那隻死亡鳥割下來吃掉了。」

這句話出口，他第一個就打了兩個寒噤。

沈勝衣亦打了一個寒噤，道：「從死者的手腳看來，顯然，並不是出身貧窮人家。」

查四道：「她的指甲塗着蔻丹，斷頭至胸口抹着脂粉，以此推測，很有可能是青樓中人。」

沈勝衣道：「很有可能。」

查四道：「這附近以我所知多爲農家，那個女人只怕是那隻死亡鳥從城中帶出來。」

沈勝衣道：「回城後派人到處去問一問，昨夜有沒有個年輕的女孩子失踪，說不定就會找出一個答案。」

查四道：「否則麻煩了。」

沈勝衣道：「一個無頭女屍，的確不容易查出她的眞正身份。」

查四道：「無論如何，先回城再作打算。」

沈勝衣道：「查兄，你是否還可以行走？」

查四道：「勉强可以。」

他左右望了一眼，道：「沈兄最好替我削一根枴杖。」

沈勝衣道：「不若我抱你走一程，到那邊農家借一輛牛車再上路。」

查四道：「到那邊農家，我絕對支持得來。」

他隨即一笑，道：「你若是要抱，抱那具屍體好了。」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道：「你若是沒有受傷多好。」

查四大笑道：「那麼最低限度你就可以不必抱着那具屍體。」

沈勝衣道：「不錯。」

查四笑接道：「一個男人並不是時常有機會抱着一個女人到處走。」

沈勝衣道：「那個女人如果沒有頭顱，更就是機會難逢，是不是？」

查四點頭道：「所以你應該非常開心才是。」

沈勝衣却是只有歎氣。

查四忽然焦急催促道：「快給我削一根枴杖，快！」

沈勝衣一面走向那邊樹叢，一面道：「怎麼你突然如此着急？」

查四道：「不知何故，我忽然感覺外出的兩天內，城中又有案子發生。」

沈勝衣道：「這大概是因爲看見了怪鳥與及女屍所致的緣故。」

查四道：「大概是。」

沈勝衣手起劍落斬下一條大小適中的樹幹，削去枝葉，便成一支枴杖。

他略加修整，遞給查四道：「你試試是否合用？」

查四將枴杖叉在右臂下，扶着沈勝衣站起來，試行幾步，笑道：「想不到造枴杖方面你也是一個天才。」

沈勝衣道：「你居然還笑得出來，就連我也有些佩服你了。」

查四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沈勝衣詫異道：「傷得這麼重還值得高興？」

查四道：「最低限度我可以乘此機會休息幾天。」

沈勝衣看着查四的大腿，道：「只怕幾天還不能够痊癒。」

查四道：「那麼，還是再休息多幾天好了。」

沈勝衣搖頭笑道：「你這個大捕頭原來也懂得乘機偷懶。」

查四笑道：「交到你這種好朋友，就算沒有受傷，我也會偷懶幾天的。」

沈勝衣佯歎道：「也罷，誰叫我是你的朋友？」

他俯身抱起那具女屍。

觸手冰冷，不由他又打了一個寒噤。

查四即時道：「我以爲你最好將屍體的雙脚也包裹起來。」

沈勝衣點頭道：「就這樣，的確太惹人注目，只怕才入城內，已經哄動起來的了！」

他說着伸手將那塊白布拉向屍體的雙脚。

這時候，旭日已高照。

屍體赤裸那雙脚，日光下更蒼白。

蒼白得就像是用白蠟揑出來。

× × ×

沈勝衣查四回到衙門，已經是半個時辰之後，整個衙門正亂成一片。

那些捕快看見查四負傷回來，都顯得很徬徨。

知道那具無頭女屍的事情，他們都一個個露出了非常詫異的神色。

沈勝衣查四那一切看在眼內，不其就想到城中必然發生了什麼罪案。而且與那具女屍可能有關係。

所以一入到捕房坐下，查四連隨就問道：「我離開的這兩天之內，城中是否又出了案子？」

一衆捕快有的點頭，有的說是，又亂做一堆。

查四連忙揮手止住，道：「丁少白，你來說。」

丁少白是他的一個得力助手，精明能幹。

聽得吩咐，丁少白立即走上前一步，道：「出了兩件案子，都是昨夜發生。」

他是一個年輕人，舉止敏捷，口齒伶俐。

查四道：「什麼案子？」

丁少白道：「花近樓兩個劏鷄殺鴨的操刀手崔老六金小三昨夜在城西街道上遇見了一個手提竹籃的老蒼頭，他們原以爲是賣糖炒栗子五香蠶豆的小販，準備向他買一些下酒，那個老蒼頭却告訴他們賣的是人頭。」

查四道：「哦？」

丁少白接道：「他們當然不相信，豈料，將籃子打開，裏面眞的是放着一個人頭。」

沈勝衣插口問道：「是男人還是女人的。」

丁少白道：「是女人的。」

查四急問道：「後來又怎樣？」

丁少白道：「崔老六一驚昏倒，金小三一溜烟慌忙跑來衙門通知我們。」

查四道：「你們趕到去的時候，那個老蒼頭是否還在？」

丁少白道：「經已不在。」

查四道：「崔老六金小三兩人現在在那裏？」

丁少白道：「事關重大，我擅作主張，暫時將他們留在衙門。」

查四道：「做得好！」

他手一指旁邊的一個捕快，道：「帶崔老六金小三兩人進來見我！」

那個捕快應聲退下。

查四回問丁少白：「第二件案子又是如何？」

丁少白道：「第一件案子發生之後不久，城東大街後巷的一個妓女小嬌在巷內拉客，竟拉下了那個客人的左臂。」

沈勝衣查四一齊「哦」了一聲。

丁少白接道：「小嬌却旋即發覺，那條左臂是屬於女人所有。」

沈勝衣一怔，查四亦詫異問道：「小嬌肯定她拉的那個客人是一個男人？」

丁少白道：「她是肯定。」

查四道：「現在她又在何處？」

丁少白道：「亦留在衙門內，等候發落。」

查四手指另一個捕快，道：「帶她進來！」

他連隨又問：「人頭與斷臂呢？」

丁少白道：「都在驗屍房中！」

查四道：「吩咐仵工都給我拿來！」

丁少白應命轉身走了出去。

查四回顧沈勝衣，道：「沈兄以爲那個人頭與及那斷臂會不會就是由那具女屍身上斬下來？」

沈勝衣沉吟着道：「我相信就是了，又是人頭，又是左臂，天下的事情不會那麼巧。」

查四道：「我也是這樣說。」

他一頓接道：「是不是，也很快就會清楚的了。」

兩人的目光不由自主轉向門口。

也沒有多久，門外就傳來脚步聲。

未幾三個人魚貫進入，丁少白在前，跟着兩個衙門的仵工。

驗屍房就在附近，丁少白的行動向來都迅速。

那兩個仵工各自捧着一方白布。

一方白布上放着一條女人的手臂。

另一方白布之上則放着一個女人的人頭。

雖然已死了這麼久，因爲抹上脂粉的關係，看起來仍像是一個活人頭。

表情却未免太恐怖了！

× × ×

天下的事情，果然就有那麼巧。

那個人頭與及那條左臂並非屬於第二個女人，竟然眞的是從沈勝衣查四帶回來的那具女屍的身上斬下來。

查四相信那兩個仵工的判斷。

斷口完全脗合，即使是外行人，亦不難看出來。

他笑顧沈勝衣道：「如此一來，事情簡單得多了。」

沈勝衣道：「最低限度，本來是三件案子的，現在變成一件。」

查四道：「這樣的案子，却是一件都已嫌太多。」

說話間，崔老六金小三小嬌三人已先後給帶進來。

崔老六小嬌面上猶有餘悸，神情簡直就像是兩個傻瓜，金小三亦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查四重新詢問三人。

他問得很詳細，有不清楚的地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反覆三再審問。

到他停口的時候，在場所有的人，對於崔老六金小三與及小嬌三人昨夜的遭遇，經已完全清楚，一若身歷其境，親身目睹。

他旋即揮手一揚，道：「你們可以回去了。」

崔老六金小三小嬌三人如釋重負，叩謝退出。

不用查四吩咐，旁邊捕快已有一個過去給他們引路。

查四轉對沈勝衣，道：「這三個人我相信沒有問題。」

沈勝衣點頭，道：「從他們的描述來推測，嫖客與及老蒼頭大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查四道：「大有可能。」

沈勝衣道：「如此殺害那個女人的未必是那隻死亡鳥的了。」

查四道：「即使是，也必然出於人的指使，那隻死亡鳥相信是人養的。」

沈勝衣突然道：「那個賣人頭的老蒼頭，根據金小三的描述，與那個極樂先生極之相似。」

查四道：「極樂先生這個人顯然嫌疑最重，但我們方才根本不知道人頭這件事，所以未能够掌握時機，現在才派人進去莊院搜索，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

沈勝衣道：「無論那隻死亡鳥是人扮抑或是眞鳥，現在他都已經有足够的時間將之秘密收藏起來或者加以毀滅的了。」

查四道：「我們現在惟有先派人去調查清楚這個極樂先生的底細。」

沈勝衣道：「有一件事也必須預先調查清楚。」

查四道：「那個女人的身份？」

沈勝衣道：「不錯。」

查四立即吩咐道：「少白，用盒子載着那顆人頭，帶幾個兄弟到那些花街柳巷一問，是否有人認識她，如果沒有着落，再到城中大戶人家一問。」

丁少白一聲：「遵命！」立即走過去，連白布捧起那顆人頭。

他舉止自然，一些也沒有猶疑。

沈勝衣看在眼內，嘉許道：「他將來一定是一個出色的捕快！」

查四頷首道：「嗯。」

丁少白聽在耳裏，捧着人頭回身道：「尚請沈大俠時加指點。」

沈勝衣一拍查四的肩膀，道：「有這個大捕頭指點已差不多的了，這一點我可是門外漢。」

丁少白道：「沈大俠太謙了。」

沈勝衣道：「不過要做一個出色的捕快可也不容易，天賦固然要緊，努力學習同樣重要。」

丁少白道：「我一定會努力，」一揖退下。

沈勝衣回對查四道：「你們這一行也的確需要訓練一批新血了。」

查四道：「我何嘗不知道，但談何容易？」

沈勝衣道：「無疑是很少人願意進這一行。」

查四目光落在右腿上，道：「主要原因就是危險性太大。」

他轉回話題，道：「沈兄，這件案拜託你就是了。」

沈勝衣道：「又來客氣說話。」

查四一笑。

沈勝衣接道：「我現在……」

查四截口道：「你現在最好先睡一覺，不久之後，相信必使你忙得要命。」

沈勝衣道：「也好。」

查四回顧一衆捕快道：「你們知否城東郊的一個山谷中，有一座養滿了雀鳥的極樂莊？」

沒有人回答。

查四再問道：「極樂先生這個人又有沒有印象？」

仍然沒有人回答。

查四皺眉道：「那麼你們就到處去打聽一下有沒有人知道極樂莊這個地方，有沒有認識極樂先生這個人，如果有，帶他來見我。」

一個捕快脫口問道：「先從那裏着手麼？」

查四微喟道：「那麼大的一幢莊院絕不是一個人獨力能够建成的，你們可以先找那些泥水木匠打聽一下。」

沈勝衣跟着將那個山谷的所在，與及那座極樂莊的形狀說了一遍。

查四再約略叮囑一下如何查詢，才揮手叫他們出動。

那些捕快完全離開之後，查四不由歎了一口氣，道：「如果他們每一個都好像丁少白那麼賣力，又肯多動一下腦筋，要理好這個地方治安，其實也並不困難。」

沈勝衣道：「查兄任職這個地方到現在才不過六個月，暫時不能够對他們要求過高。」

查四點頭道：「如果他們每一個都合乎我的要求，上頭也不用將我調來。」

沈勝衣道：「這就是了。」

查四目光轉落在那具女屍之上，又再揮手，道：「都給我搬出去！」

兩個仵工如夢初覺，應聲一齊上前，將那具女屍抬起來。

查四目光仍盯着那具女屍，沉吟道：「兇手爲什麼那樣殘忍對待一個這樣漂亮的女孩子？」

沈勝衣道：「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殺人之後，也沒有理由將頭手斬下來，與崔老六金小三小嬌他們開那種玩笑。」

查四道：「他所以與他們開那種玩笑，當然有他的動機。」

沈勝衣道：「他們三人依我看，並無任何你值得懷疑之處。」

查四道：「因此我才將他們放走。」

沈勝衣道：「兇手動機何在？」

查四道：「我懷疑兇手有可能是一個狂人。」

沈勝衣也有這種懷疑。

這件案，的確像是狂人所爲。

果眞狂人的話，只怕根本就無所謂動機的了。

沒有動機的案子，往往也就是最棘手的案子。

賣人頭的老人，送手臂的嫖客，抱着

無頭屍體到處走的死亡鳥，還有那個愛鳥若狂的極樂先生，彼此之間多少彷彿都有些關係。

是否眞有關係？

× × ×

黃昏！

沈勝衣再到衙門找查四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份。

經過半日的休息，查四的精神已經好了很多。

他又在爲這件案子傷腦筋。

捕房中並沒有今早的熱鬧，出去的捕快，很多都還未回來。

丁少白却早已回來了。

屍體的本來的身份亦已清楚。

查四招呼沈勝衣坐下，道：「少白帶着那顆人頭在花街柳巷走了一遍，果然就有了答案。」

沈勝衣道：「那個女人眞的是青樓中人？」

查四道：「不出你我所料。」

沈勝衣道：「叫什麼名字？」

「孔雀。」查四道：「是百鳥院的紅人。」

沈勝衣奇怪的道：「百鳥院？」

查四道：「沈兄知道這地方？」

沈勝衣搖頭道：「我只是奇怪怎麼又是鳥。」

查四道：「無疑是很巧。」

他一頓接道：「這兒除了有百鳥院之外，還有一間百花院，百花院的姑娘是以百花爲名字。」

沈勝衣道：「百鳥院的姑娘然則是以百鳥爲名字的了。」

查四道：「正是。」

沈勝衣道：「孔雀之外，相信還有叫畫眉，相思，鴛鴦。」

查四點頭道：「也有叫彩鳳，烏鴉，杜鵑……」

沈勝衣道：「烏鴉也有？」

查四笑道：「她的相貌當然就沒有彩鳳孔雀那麼美麗。」

沈勝衣轉問道：「孔雀是什麼時候失踪的？」

查四道：「昨夜。」

沈勝衣道：「孔雀既然是百鳥院的紅人，當然每一夜都會有客人找她。」

查四道：「不錯。」

「昨夜她是與什麼人在一起？」

「她昨夜沒有接客。」

「何故？」

「自稱是有病。」

「是否眞的有病？」

「少白已調查清楚，並不是。」

「那麼她何以休息？」

「侍候她的那個丫環告訴少白，她那樣，完全是因爲與一個客人有密約。」

「是什麼密約？」

「孔雀無意中曾對那個丫環透露，那個客人邀她到天香樓。」

「天香樓又是什麼地方？」

「是揚州最奢華的一個地方！」查四摸着鬍子道：「在那裏你可以享受到揚州最佳的酒菜，最美的女人，樓中的陳設，據說簡直就像是皇宮一樣。」

沈勝衣道：「這樣地方相信並不是一般人能够去的。」

查四道：「當然，到那裏的人都是非富則貴，而且詩酒琴棋，多少也要懂一點的。」

沈勝衣道：「哦？」

查四道：「因爲設宴在那裏的人，必須與天香樓的主人同樂。」

「哦？」沈勝衣仍然不明白。

查四解釋道：「天香樓的主人是一個雅士，不大喜歡與俗人同座。」

沈勝衣忽然笑道：「據我所知這年頭的有錢人，爲了怕別人說他俗氣，在詩酒琴棋方面，多少都會下一點功夫。」

查四道：「所以那間天香樓雖然有這個規矩，生意仍然好得很。」

沈勝衣好奇問道：「是了，天香樓的主人到底是那個？」

查四道：「他姓谷，名雲飛！」

沈勝衣道：「這個名字我聽說過，那個谷雲飛可是一個江湖人。」

查四道：「也就是他了。」

沈勝衣道：「據說他是一個大盜。」

查四道：「以前是的，不過由於他做案手法高明，官府一直都抓不到證據拘捕他。」

沈勝衣道：「他開設的天香樓，只怕另有目的。」

查四道：「最初我也曾這樣懷疑，但後來我查清楚，五年前他已經當衆金盆洗手了。」

沈勝衣道：「今年他有多大年紀？」

查四道：「應該有六十。」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很多大盜一到這個年紀的確都會洗手不幹，享受餘年的。」

查四道：「我也曾派人暗中調查過他，綜合所得的報告，他顯然是在享樂。」

他轉回話題，道：「因爲天香樓極盡奢華，青樓中人無不希望有一日能够在那裏進出，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那種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沈勝衣道：「好像孔雀那麼美麗的女孩子，必然早已是天香樓的常客了。」

查四道：「恰好相反，從來沒有人邀她到天香樓陪酒。」

沈勝衣道：「是麼？」

查四道：「能够進出天香樓的女人都必須聲色藝全，孔雀據說雖然色藝不錯，嗓子實在太糟了，唱歌不待言，就是說話也像是鴉叫一樣。」

沈勝衣道：「這無疑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查四道：「百鳥院的五個紅人中，除了她之外，其他的四個人都先後曾經到過天香樓，所以她一直都因此悶悶不樂。」

沈勝衣道：「殺害她的那個人是必就利用她這個弱點，將她誘出去。」

查四道：「相信就是了。」

沈勝衣道：「她有沒有對那個丫環透露那個客人是誰？」

查四道：「沒有，她顯然事前被人叮囑過守秘。」

沈勝衣道：「那麼她是什麼時候離開百鳥院？」

查四道：「是初更鼓响之後，從後門離開，那個丫鬟當時曾送出門外。」

沈勝衣道：「她有沒有看見甚麼？」

查四道：「後門外的橫街上停着一輛雙馬馬車，在她的印象之中，那輛無疑是天香樓的馬車。」

沈勝衣道：「她是否就看見孔雀登上那輛馬車？」

查四道：「正是。」

沈勝衣道：「你的人有沒有到天香樓查問？」

查四道：「少白去過了，可是谷雲飛不在。」

沈勝衣道：「去了那裏？」

查四道：「據說是與幾個有錢人遊湖去了。」

沈勝衣道：「瘦西湖？」

查四點頭道：「少白見時間不早，那個管事又說出天香樓初更開宴，谷雲飛必在，是以沒有進到瘦西湖去。」

沈勝衣道：「也沒有入去查問其他的人？」

查四道：「沒有，那個管事不許他進去。」

沈勝衣道：「他的胆子倒也不小。」

查四道：「非大不可，因爲谷雲飛是那麼吩咐下來。」

沈勝衣道：「少白他們，可以强行進去。」

查四道：「谷雲飛交遊廣闊，與城中權貴不時有來往，交情打得很不錯，即使我，在未得上頭許可之前，除非有充份把握能够在樓中將犯人找出來，否則除非拚着不做這捕頭，才敢胆强行進內搜查。」

沈勝衣道：「原來如此。」

他連隨又問道：「這件事你還沒有請示過上頭？」

查四道：「方才請示過了。」

沈勝衣道：「如何說話？」

查四一字字的道：「放手幹！」

沈勝衣點頭道：「這樣，事情就好辦多了。」

查四道：「可是以少白的經驗，我却是担心，應付不了谷雲飛這個人。」

沈勝衣道：「谷雲飛那種人的確是不容易應付。」

查四道：「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走一趟，或者才能够從中找到多少綫索。」

沈勝衣道：「現在我已來了。」

查四道：「更鼓敲响才動身不遲。」

沈勝衣道：「聽你吩咐。」

查四笑罵道：「你這是甚麼說話？」

沈勝衣大笑！

查四笑接道：「我叫少白帶幾個捕快隨你走一趟天香樓。」

沈勝衣沉吟着道：「還是一個人去的好。」

查四點頭道：「這也是。」

沈勝衣轉問道：「極樂莊極樂先生方面查到了甚麼？」

查四道：「目前，仍沒有任何綫索，不過，派出去的捕快還有很多尚未回來覆命。」

沈勝衣道：「到明天仍沒有結果，非要去一趟極樂莊不可了。」

查四道：「又是辛苦沈兄。」

沈勝衣回他一句道：「你這是甚麼說話？」

查四亦大笑！

沈勝衣無意望了一眼戶外，脫口道：「夕陽已西下了。」

戶外已逐漸暗下來。

長夜將開始。

× × ×

更鼓聲終於敲响。

沈勝衣更起之後不久，已出現在天香樓門外。

門大開，四個皂衣直幘的接待，左右站在兩旁，左面還有一個管事模樣的中年人。

大門之內，燈光輝煌，光如白晝，燈光中一樓彷彿從天外飛來，管弦之聲不絕於耳。

即使在門外，亦不難想像得到樓中是何等歡樂的場面。

沈勝衣毫不猶豫，大踏步走上門前石階。

那個管事模樣的中年人立即一步橫移，攔住沈勝衣的去路，道：「公子可知這裏是甚麼地方？」

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沈勝衣那襲白衣，語聲態度都顯得不大尊敬。

沈勝衣收步，淡應道：「天香樓。」

中年人說道：「我是這裏的管事祝不奴。」

沈勝衣道：「這個名字不錯。」

祝不奴道：「公子高姓？」

沈勝衣道：「姓沈。」

祝不奴不假思索道：「公子並不是今夜的客人。」

沈勝衣道：「不是。」

祝不奴道：「那麼公子莫非是我們主人的朋友。」

沈勝衣道：「也不是。」

祝不奴道：「那麼公子……」

沈勝衣道：「來自衙門。」

祝不奴「哦」一聲，淡然道：「今天下午你們幾個兄弟來過的了。」

沈勝衣道：「谷雲飛却不在。」

祝不奴一怔，似乎想不到沈勝衣竟然直呼谷雲飛的名字。

沈勝衣道：「現在相信在的了。」

祝不奴不覺點頭，道：「我這就給你進去通傳，看我家主人，他是否願意接見你。」

沈勝衣道：「非見不可。」

他右手旋即一拂衣袖。

祝不奴只覺一陣狂風撞來，不由自主斜退三步。

沈勝衣大踏步走進去。

左右接待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眼巴巴的看着沈勝衣走過。

祝不奴一愕，連忙追在沈勝衣身後，却不敢伸手將沈勝衣拉住。

他雖然眼高於頂，到底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目覩沈勝衣這樣闖進天香樓，已知道這個人絕不簡單。

在未弄清楚沈勝衣的底細之前，無論如何他是絕不會再開罪沈勝衣的了。

沈勝衣也沒有理會祝不奴，穿過花園，直向那幢彷彿天外飛來的高樓走去。

走得越近，酒肉之香越濃，管弦之音越响。

驀地，歌聲雷動——

斜插滿頭花
醉倚嬌娃
合聲兒齊唱浪淘沙
明月留人人意好
且莫還家

唱的正是浪淘沙，一羣男人的聲音，怪不得雷霆一樣。

歌聲一落，掌聲立起。

亦是雷霆一樣。

掌聲方歇，一個女人的聲音就响了起來，道：「你們男人自我陶醉的本領實在不少，唱歌到牛叫一樣，居然還大拍手掌喲。」

聲音很悅耳。

沈勝衣樓外聽着，忽然間怔在那裏。

——這女人的聲音好像那個。

——是了，就是極樂莊呼喚極樂先生的那個聲音。

——不過人尚且也有相似，聲音只怕也不無相同。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男人的聲音應道：「自己唱歌，如果自己也不拍手掌，捧捧自己的場，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另一個男人的聲音接口道：「對極，對極。」

跟着又一個男人的聲音道：「我們唱歌當然沒有彩鳳姑娘的動聽。」

那個女人開心的笑起來，她顯然就是彩鳳姑娘。

再一個男人的聲音即時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現在就請彩鳳姑娘高歌一曲?」

「好。」一聲當場齊起。

彩鳳姑娘道：「唱甚麼?」

一個男人應道：「甚麼都好。」

彩鳳姑娘道：「一闋水仙子如何?」

又是「好」！

歌聲於是又起了——

花枝似臉臉如花
嬌臉無瑕玉有瑕
黃金有價春無價
論風流
誰似他
惜分飛明日天涯
冷落了秦箏銀甲
寂寞了金蓮翠斝
空閒了玉笋琵琶……

彩鳳姑娘的歌聲果然動聽得很。

掌聲自然又雷動。

一個男人一面拍掌一面問道：「是那個薄倖郎害得你這樣難受?說出來，我第一個不饒他。」

彩鳳姑娘道：「他就是……」

她欲言又止似。

衆人齊問：「是誰?」

沈勝衣門外冷應一聲：「一定不是我!」大步跨進去。

× × ×

樓中的陳設果然極之華麗。

那些客人的服飾也是華麗之極。

一共是九個客人，分坐在堂中三面，年紀全都在四十以上。

人各一張几子，一個美人，兩個侍酒的小丫鬟。

几子上滿放佳肴美酒。

十二個女樂工分坐在門左右。

歌聲雖歇，管弦之聲未絕。

可是沈勝衣這樣闖進來，他們都不由得一怔，一齊停下了手中樂器。

所有人的視綫，集中沈勝衣。

沈勝衣居然若無其事，他的目光射向站在對門當中那張几子旁邊的美人面上。

入門之前他已經看清楚是那個美人在說話。

那個美人也就是彩鳳姑娘的了。

此前他却是從來沒有見過彩鳳這個人，入眼只有陌生的感覺。

× × ×

彩鳳可以說是美人中的美人。

那種美麗是令人一見之下，爲之魄蕩魂迷的美麗。

沈勝衣不喜歡那種美麗。

他見過幾個具備那種美麗的女人，不知道是否巧合，每一個都是禍患的根源。

可是他仍然希望這個彩鳳例外。

坐在彩鳳身旁一個五六十年紀的老人即時站了起來，上下一再打量沈勝衣，道：「當然不是你。」

雖則已經五六十年紀，這個老人仍然很瀟洒，神態語氣都是溫溫柔柔的，可是隱約却透着一股無形的威迫力。

沈勝衣感覺到那股威迫力的存在，試探道：「谷雲飛?」

老人一怔道：「正是，朋友又是那一位，面生得很。」

沈勝衣尚未回答，後面祝不奴已搶着道：「他姓沈，自稱是來自衙門。」

谷雲飛又一怔，道：「衙門?」

祝不奴接道：「我方才已叫他在門外稍候片刻，準備進來請示主人是否願意接見他的了，可是他毫不理會，就這樣闖入，攔也攔不住……」

谷雲飛突喝道：「住口！」

祝不奴慌忙閤上嘴巴。

谷雲飛連隨揮手，道：「沒用的奴才，滾出去。」

祝不奴鑑貌辨色，一聲也不敢再發，趕緊一揖，退出堂外。

谷雲飛回顧沈勝衣，道：「沈朋友可不像衙門中人。」

沈勝衣道：「因爲我本來就不是。」

谷雲飛「哦」一聲，道：「大名?」

沈勝衣道：「勝衣！」

所有人盡皆一呆。

谷雲飛面色微變，道：「是那一個沈勝衣?」

沈勝衣道：「別人不知，我可是到現在爲止尚未遇上或者聽說有一個與自己同名同姓的人。」

谷雲飛又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終於道：「幸會。」

沈勝衣道：「彼此。」

谷雲飛道：「沈兄在揚州的消息我早已有耳聞，只是一直無緣識荊。」他雙手突然一拍，大喝道：「來人，設席。」

語聲方落，左右屏風後就有人搬出酒席。谷雲飛吩咐將酒席設在身旁，隨即擺手道：「沈兄請！」

沈勝衣一笑道：「這種酒席只怕我吃不起。」

谷雲飛大笑道：「天下名士，莫不以一識沈兄爲樂，今日沈兄大駕光臨，天香

樓正所謂蓬蓽生輝，我若是與沈兄計算，豈非教在座朋友笑話。」

旁邊一個中年人接口道：「谷兄若是眞個如此計較，那筆賬也只有算在我們頭上。」

另一人跟着道：「能够與沈兄同樂，是我們的光榮。」

谷雲飛道：「沈兄都聽到了。」

沈勝衣笑道：「如此我若是推辭，反見我小器的了。」

谷雲飛再聲：「請。」

沈勝衣一笑擧步，走過去坐下。

輝煌燈火中，他談笑自若，雖則是一身白衣，一些兒也不顯得寒酸。

衆人的面上，竟然是一片羡慕之色，就像在看着一個王侯一樣。

那些女人中，甚至大半似看得痴了。

沈勝衣坐下，立即說道：「我這次到來……」

谷雲飛截口說道：「沈兄的來意，一會再說，唐突佳人，無論如何，必須先罰一杯。」

沈勝衣一聲「好」，一笑擧杯，一飲而盡。

那個彩鳳姑娘即時輕移蓮足，走到沈勝衣身旁，擧起酒壺，替他斟了滿滿一杯，忽然道：「方才那一杯雖然是谷大爺替我罰的，可不是我的主意。」

沈勝衣擧杯道：「這一杯才是姑娘的主意?」

彩鳳道：「也不是。」

沈勝衣道：「哦?」

彩鳳道：「如果沈公子肯讓我罰，我才不是這樣罰。」

沈勝衣道：「姑娘到底要怎樣罰?」

彩鳳一笑道：「風聞沈公子精通音律，我只想罰公子高歌一曲。」

沈勝衣道：「我唱起歌來也是牛叫一樣，不若拿琴來，我和你一曲。」

彩鳳道：「也好。」

谷雲飛旁邊立即招手道：「琴來。」

一個女樂工應聲將琴送上，旁邊自有侍從搬過來一張矮几。

沈勝衣將琴接過，放在矮几上，笑顧彩鳳道：「曲彈金字經，姑娘準備了。」

彩鳳一笑！

琴聲一响，各人全都靜了下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就連那十二個女樂工，聽着面上都不由露出了佩服的表情。

彩鳳歌聲接起，唱道——

錦箋題芳恨
舊香餘繡衾
兩處相思一樣深
琴
有誰能解音
情難禁
愛郎不用金……

她唱的，仍是別人寫的曲，那副表情却好像自己也有那種感慨，唱到最後一句，一雙眼竟望住了沈勝衣。

——這個人歌喉雖然好，原來也不過是一個歌匠。

沈勝衣不由心中苦笑。

一曲既終，掌聲又是雷霆响起，老久不散。

沈勝衣將琴几往旁邊一推，說道：「獻醜。」

谷雲飛立即道：「琴心劍胆，佩服佩服。」

沈勝衣尚未答話，他已經轉向彩鳳，大笑道：「你那麼一唱，那個人倒像是沈公子的了。」

彩鳳以袖遮臉，嗔道：「大爺又說笑了，沈公子甚麼人，豈會看得上我這種女人?」

谷雲飛回問沈勝衣，道：「沈兄你說是麼?」

沈勝衣沒有回答，却問彩鳳道：「姑娘叫彩鳳?」

彩鳳點頭。

沈勝衣又問道：「百鳥院的彩鳳?」

彩鳳奇怪道：「公子去過百鳥院?」

沈勝衣道：「不曾。」

彩鳳再問：「此前是不是見過我?」

沈勝衣道：「不是。」

彩鳳道：「那麼公子何以知道我是百鳥院的人?」

沈勝衣道：「出於推測。」

他一笑接道：「百鳥院彩鳳之名，我早已耳聞，揚州城中卽使還有第二隻彩鳳也未必飛得入這個天香樓。」

彩鳳開心的笑道：「公子實在會說話得很。」

沈勝衣道：「可是姑娘的聲音在今天早上，我却像已聽過。」

彩鳳詫異的道：「今天早上?」

沈勝衣道：「不錯。」

彩鳳道：「在甚麼地方?」

沈勝衣道：「城東郊極樂莊。」

彩鳳詫異的道：「極樂莊?」

那種表情語氣，顯然完全不知道極樂莊這個地方。

沈勝衣目不轉睛的盯着彩鳳。

無論他怎樣看，彩鳳也不像在說謊。

——難道眞的不過是聲音相似，其實兩個人?

沈勝衣再問道：「極樂先生這個人，姑娘又有沒有印象?」

彩鳳不假思索道：「一些也沒有。」

她反問沈勝衣：「極樂先生到底是什麼人?極樂莊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極樂先生是一個老頭兒，面上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一雙眼瞳乳白色與及無時不笑的臉容，他喜歡雀鳥，很喜歡，所以整幢極樂莊佈置成鳥籠一樣，事實亦養着幾千隻雀鳥。」

彩鳳越聽，面上詫異之色越濃，一再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那樣的老頭兒，也沒有到過一個那樣的地方。」

沈勝衣轉望谷雲飛，道：「谷兄方面怎樣?」

谷雲飛道：「毫無印象，眞的有所謂極樂先生?極樂莊?」

沈勝衣道：「我已見過那個極樂先生，也已到過那幢極樂莊。」

谷雲飛「哦」的一聲，再問道：「沈兄也眞的在極樂莊聽到彩鳳的聲音?」

沈勝衣道：「這也是事實。」

谷雲飛轉問彩鳳道：「今天早上妳是在什麼地方?」

彩鳳道：「在院中睡覺，早上對我們

來說可是深夜。」

谷雲飛回顧沈勝衣，笑道：「人有相似，聲音不無相同。」

沈勝衣道：「我也有這意思。」

谷雲飛道：「沈兄這次到來，就是為了向彩鳳打聽這件事？」

沈勝衣道：「我到來這裏，才知道彩鳳姑娘的確在這裏。」

谷雲飛道：「然則沈兄到來……」

沈勝衣道：「是為了一件案。」

谷雲飛道：「我知道沈兄是本地的總捕頭查四的朋友，先後曾經與查四聯手解決過幾件大案。」

沈勝衣道：「這次，我也是替查兄到來。」

谷雲飛道：「查四真的是這樣抽身不暇？」

沈勝衣道：「他正在衙門中養傷。」

谷雲飛一驚，道：「是誰那麼大的胆子？」

沈勝衣道：「尚未確定。」

谷雲飛道：「是不是因為調查孔雀慘遭分屍那件案負傷？」

沈勝衣道：「正是，谷兄也知道那件案？」

谷雲飛道：「消息經已傳遍整個揚州，相信無人不知道的了。」

沈勝衣道：「傳得倒快。」

谷雲飛微喟道：「孔雀嗓子雖然不好，身材相貌之美却是罕見，好像那樣的美人，捨得將她分屍，兇手亦可謂心狠手辣的了。」

沈勝衣道：「谷兄認識孔雀。」

谷雲飛道：「沈大俠大概還未知道，我這裏供應全揚州最佳的酒菜，最美的女人。」

沈勝衣道：「已經知道。」

谷雲飛道：「不遍識青樓中的美人，我如何能够作出這安排。」

沈勝衣不由頷首。

谷雲飛接道：「沈兄這次的到來、莫非也就是為了孔雀那件案件？」

沈勝衣道：「正是。」

谷雲飛疑惑的道：「那件案與天香樓有何關係？」

沈勝衣道：「孔雀昨夜在失踪之前，曾經對侍候的丫環透露，昨夜有人請她到天香樓。」

谷雲飛道：「有這種事？」

沈勝衣道：「捕快因此才會午後到這裏調查，谷兄當時却不在家。」

谷雲飛道：「我回來之後，祇不奴那個奴才也曾經對我提起，但因為那些捕快，當時沒有說明，所以，我並不知道是什麼事。」

他一頓接道：「這其中我看是有些誤會了。」

沈勝衣道：「你是說昨夜並沒有人請孔雀到來。」

谷雲飛說道：「天香樓開張至今，從來都沒有人指名請孔雀，昨天，也沒有例外。」

沈勝衣道：「昨天在這裏歡宴的是什麼人？」

谷雲飛道：「是六個鹽商，他們要請的都是百花院的紅人，吩咐馬車一并接來，省得麻煩。」

彩鳳插口道：「如果請的是百鳥院的人，請到我也未請到孔雀她。」

谷雲飛道：「這是事實。」

一頓又說道：「沈兄如果有懷疑，可以到百花院一問，至於那六個鹽商與及那百花院那七個紅人的名字，我這就叫人給沈兄抄一份。」

沈勝衣道：「不必。」

谷雲飛道：「莫非沈兄找來這裏，是因為已經掌握了什麼綫索？」

沈勝衣道：「侍候孔雀的丫環，目睹孔雀出門後，登上天香樓的馬車。」

谷雲飛道：「是麼？」

沈勝衣道：「那個丫環已證實並沒有問題。」

彩鳳一旁插口道：「孔雀一直都希望有機會到天香樓走一趟。」

沈勝衣道：「據說是的。」

彩鳳道：「所以如果有人請她到天香樓，好像她那種孔雀一樣性格的女人，絕對沒有理由不在我們面前炫耀一下。」

沈勝衣道：「她事前無疑曾被叮囑暫時不可以洩露出去。」

谷雲飛道：「那麼馬車在什麼地方等候她？」

沈勝衣道：「後門對開的橫街上。」

谷雲飛道：「天香樓並不是一個見不得光的地方，那個人沒有理由這樣秘密請她去，這無疑是一個圈套，孔雀應該看出其中必有蹊蹺。」

沈勝衣道：「兇手既然掌握到她這個弱點，當然有一個很好的理由，騙取她的信任，問題在，兇手用的是一輛天香樓的馬車。」

谷雲飛道：「那輛馬車只怕不是天香樓的。」

他接着解釋道：「天香樓的馬車無疑是出自高手匠人特別設計，但是要做一輛那樣的馬車，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何況在夜間，有幾分類似看來就像是真的了。」

沈勝衣道：「我們已經考慮到這個可能，可是捕快遍尋全城，除了這裏之外，並沒有發現一輛那樣的馬車。」

他稍停又道：「那麼大的一輛馬車，並不容易收藏。」

谷雲飛不能不點頭。

沈勝衣連隨問道：「天香樓一共有多少輛馬車？」

谷雲飛道：「四輛。」

沈勝衣道：「現在都出去了。」

谷雲飛說道：「出去的，都已經回來了。」

沈勝衣道：「怎麼我進來時一輛也不見？」

谷雲飛道：「客人離開之際，馬車才會駛到樓外院子，平日都安置在隣院，四個車把式入夜之後也都是留在那裏聽命，準備隨時接送客人，沈兄是否要見一見他們，問清楚他們昨晚的行止？」

沈勝衣道：「正有此意。」

谷雲飛道：「我這就與你走一趟。」

沈勝衣道：「谷兄還是招呼客人，隨便找個人帶我過去就成了。」

谷雲飛道：「也好。」

側首振吭呼道：「錦！華！」

一個年約三旬，碧眼黃髮的大漢應聲從堂後轉出走到谷雲飛面前，躬身道：「華弟出了去喝酒，主人有什麼吩咐？」

谷雲飛道：「你帶這位公子到隣院見一見那些車把式。」

大漢瞟了一眼沈勝衣道：「是。」

谷雲飛再吩咐道：「沈公子是江湖上首屈一指的大俠客，現在替官府調查百鳥院孔雀慘遭分屍的那件案子，你小心侍候，同時吩咐那些車把式必須盡量合作。」

大漢道：「是。」

谷雲飛還想吩咐什麼，旁邊彩鳳忽然「噗哧」的笑道：「看你啊，簡直就像是當他們小孩子，其實他們跟了你那麼多年，你就是少吩咐了兩句，他們也知道怎樣做的。」

她隨即笑問那個大漢：「小錦，你說是不是。」

那個大漢目光一亮笑道：「當然。」

谷雲飛一笑，回對沈勝衣道：「他們兄弟兩，一個叫西門錦，一個叫西門華，都是我替他們起的名字。」

沈勝衣道：「起得不錯。」

谷雲飛道：「沈兄那來這許多客套說話。」

沈勝衣道：「他們是什麼人？」

谷雲飛道：「胡人，已經跟了我十多年，是我最忠心的手下，有我說話，沈兄如果要人用，不妨就吩咐他們。」

沈勝衣道：「好的。」

隨即抱拳一揖，道：「抱歉抱歉。」

一個客人立即截道：「那裏那裏。」

另一個跟着道：「事了之後，如果有時間，尚請進來與我們一聚。」

沈勝衣一頷首，轉向西門錦道：「有勞引路。」

西門錦身一偏，道：「這邊，請！」

連隨舉步向大堂外走去。

沈勝衣亦步亦趨。

谷雲飛目送兩人走出大堂，喃喃自語道：「幸好這個人出道之時，我已經金盆洗手。」

彩鳳一旁聽得並不怎樣清楚，奇怪問道：「你說什麼。」

谷雲飛一愣，道：「沒什麼。」

他雙手又一拍，揚聲道：「我們從頭來。」

衆人一聲「好」。

那個女樂工趕快過來將琴取回。

管絃聲一响，衆人又拍手齊歌。

孔雀那件案，這樣看，與他們相信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也沒有放在心上，歌罷立即又開懷暢飲。

孤軍入伏　倖逃毒手

絃歌聲中，沈勝衣西門錦在大堂外往左轉，再右彎，穿過了兩條花徑，一道月洞門，來到了一個小院子。

院子裏停着四輛裝飾得非常華麗的雙馬大馬車，却一個人也不見。

西門錦一望周圍，道：「他們是必又躲在房間賭錢了。」

那邊的一個房間，燈火明亮，却聽不到有人聲。

沈勝衣道：「我們過去。」

西門錦道：「沈公子還是在這裏稍候，讓我進去叫他們過來。」

沈勝衣道：「也是一樣。」

西門錦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道：「其實他們是否在賭錢我也不清楚。」

沈勝衣不大明白。

西門錦解釋道：「他們向來荒唐得很，找來了幾個女人，在裏頭胡混亦未可知，公子還是在這裏的好。」

沈勝衣道：「那麼，勞煩你請他們過來。」

西門錦道：「公子言重了。」隨即舉起脚步。

他走得很快。

沈勝衣就站在原地。

走到透着燈光的那個房間之前，西門錦立即舉手敲門。

門幾乎同時在內打開。

西門錦探頭一望，笑罵道：「你們越來越不像話了，都給我起來。」

罵着他大步跨入。

門連隨關上。

——那些車把式到底在幹什麼？

沈勝衣不禁有些奇怪。

無論他們是賭錢抑或找來幾個女人在房中胡混，多少都應該有些聲音才是，那個房間却一直保持靜寂，只有開門時發出一下聲響。

西門錦進去之後，又回復那種靜寂。

更奇怪就是，門窗的糊紙之上，一個人影也不見。

西門錦那個人影亦是一幌消失，不見再出現。

沈勝衣居然忍得住沒有走過去一看究竟。他反而退後，退到丈外的一輛馬車旁邊，忽的道：「不用再躲藏，你探頭張望之際，我已經發覺了。」

一個年約四十，貌相老實的灰衣漢子惶恐的從車後轉出來。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那個灰衣漢子一眼，道：「你是天香樓的人？」

灰衣漢子點頭。

沈勝衣道：「幹什麼的？」

灰衣漢子囁嚅着道：「小人馬二，是天香樓的一個車把式。」

沈勝衣道：「你好像很害怕。」

馬二道：「我知道大爺是做官的。」

沈勝衣一怔道：「哦？」

馬二道：「我駕着馬車很多時候都經過衙門，已不祇一次見到大爺與查總捕頭一起出入的了。」

沈勝衣道：「即使我是官府中人，你用不着害怕我。」

馬二沒有作聲。

沈勝衣道：「除非你做過不正當的事情。」

馬二慌忙搖手道：「我沒有。」

沈勝衣道：「是了，其他車把式在那個房間內幹什麼？」

馬二道：「他們並不是在那個房間之內。」

沈勝衣道：「怎麼？」

馬二道：「方才華大爺……」

沈勝衣道：「西門華？」

馬二點頭道：「他忽然走來，這裏給

了我們五兩銀子，叫我們拿去街口的小食店吃些東西，一個時辰之後再回來。」

沈勝衣奇怪問道：「有沒有說是爲了什麼？」

馬二道：「他說是主人要用這個地方一會。」

沈勝衣道：「這種事以前有沒有？」

馬二道：「有過一次！」

沈勝衣道：「那一次他用這個地方幹什麼？」

馬二道：「事後，聽說主人還有那些賓客與請來的那些歌妓滿院追逐，胡鬧得很。」

沈勝衣頷首道：「目的相信就是在使那些客人能够盡情歡樂。」

馬二道：「嗯。」

沈勝衣道：「你爲什麼，突然又走回來？」

馬二道：「我……」

他欲言又止。

沈勝衣故意板起臉龐，道：「你是否想躲在一旁偷看他們怎樣胡鬧？」

馬二趕緊搖手道：「我完全沒有那種居心。」

沈勝衣道：「那麼居心何在。」

馬二道：「上次是叫我們兩個時辰之後回來，而且，祝管事他們亦不例外，大門更且關閉，可是這一次不是那樣。」

沈勝衣道：「所以你們覺得奇怪。」

馬二道：「奇怪的只是我，其他三人都認爲祝管事他們不過還未接到通知。」

沈勝衣道：「你的好奇心，可眞是不小。」

馬二苦笑，尙未回答，沈勝衣又問道：「你是從什麼地方溜進來的？」

「從後門。」

「其他人沒有阻止你這樣做？」

「我沒有告訴他們是偷回來這裏，只說烟絲用光了，到那邊買些。」

「這個藉口也不錯。」沈勝衣一笑問道：「方才看見有人隨着西門錦走進來，想必以爲是事實的了。」

馬二道：「因此我才趕快躲起來。」

沈勝衣道：「現在看清楚了來人是我，你當然就變了更加奇怪。」

馬二道：「當然。」

沈勝衣道：「我也奇怪得很。」

馬二道：「嗄——」

沈勝衣道：「方才西門錦的說話你聽到的了？」

馬二點頭。

沈勝衣道：「他顯然巳知道西門華支開你們，却騙我你們在那個房間之內鬼混，你可知他是在打什麼主意？」

馬二道：「不知道。」

沈勝衣沉吟了一下，轉問道：「你是天香樓的車把式，有一件事你也許會知道的。」

馬二道：「什麼事？」

沈勝衣道：「昨夜你們四人之中，有沒有人曾經將馬車駛到百鳥院附近？」

馬二沒有作聲，神色顯得非常奇怪。

沈勝衣鑑貌辨色，道：「這件事我相信你一定多少知道一點。」

馬二不自主的點頭。

沈勝衣道：「你到底知道了什麼？」

馬二囁嚅道：「昨日午後錦爺來告訴我們，夜間三輛馬車巳足够使用，我們中的一人可以回家休息，這是常有的事情，而我們四人也就藉此輪流休息。」

沈勝衣道：「昨夜莫非是輪到你？」

馬二點頭道：「可是昨夜我在家，吃過晚飯，到東城找一個朋友閒聊的時候，在途中却無意看見有人駕着我平日用的那輛馬車駛過。」

沈勝衣道：「你看清楚是你平日用的馬車？」

馬二道：「那輛馬車我用了巳經差不多五年，又怎會認不出來了？」

沈勝衣道：「那麼當時駕駛馬車的是什麼人，你又是否看見？」

馬二搖頭。

沈勝衣道：「那輛車後來駛到什麼地方去？」

馬二道：「百鳥院後的橫街。」

他一聲輕歎：「我以爲主人不滿意我的工作，要換人，不由自主的追了上去，結果追到那裏。」

沈勝衣道：「你走得倒也快。」

馬二道：「我是沿路向別人打聽，才能够追上那輛馬車。」

沈勝衣道：「後來怎樣？」

馬二道：「我追上到那條橫街的街口的時候，正好看見一個女人從百鳥院的後門走出來，登上了那輛馬車。」

沈勝衣道：「你當時就知道那是百鳥院的後門？」

馬二道：「這幾年下來，我駕着馬車，也不知在百鳥院附近往來多少次，豈會不一看即知。」

他一頓又道：「也所以，我才奇怪何以那輛馬車竟然在後門等候。」

沈勝衣道：「之後，你有沒有再追下去？」

馬二道：「沒有了。」

沈勝衣道：「今天回到天香樓，相信一定忍不住向昨夜當值的其他車把式打聽，昨夜接來了什麼人。」

馬二道：「我實在忍不住。」

沈勝衣道：「你知道昨夜接來的都是百花院的紅人，並沒有百鳥院的姑娘，是必更奇怪。」

馬二不覺點頭。

沈勝衣接口道：「當你再知道百鳥院的孔雀被人分屍這個消息，只怕不祇奇怪了。」

馬二點頭，說道：「我的確驚慌了起來。」

沈勝衣道：「因爲你懷疑昨夜看見登上馬車的那個女人就是孔雀？」

馬二道：「我是在這樣懷疑。」

沈勝衣道：「難怪你的好奇心這樣的大。」

馬二不由自主的望一眼那邊亮着燈光的房間。

沈勝衣一直都有留意。

房門始終緊閉，門窗的糊紙也始終不見人影。

——西門錦到底在那個房間之內幹什麼？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你是否也在懷疑這件事是出於谷雲飛的指使？」

馬二道：「西門兄弟以我們所知是主人最忠心的下屬，向來也只服從主人的命令。」

沈勝衣一皺眉，突然道：「馬二，這件事，你應該及早到衙門告訴查總捕頭才是。」

馬二道：「這只是懷疑，一些證據也沒有。」

沈勝衣道：「你這樣溜回來暗中偷窺，莫非就是想找尋證據。」

馬二道：「我……我只是出於好奇心的驅使，想知道今夜支開我們之後，這裏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沈勝衣搖頭道：「任何人都有好奇心，這樣也難怪你，可是你必須先考慮本身的安全問題，今夜你這樣做簡直就是在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馬二道：「我……」

沈勝衣截道：「倘使他們眞的是殺害孔雀的兇手，發現你的不是我，是他們，你以爲有什麼結果？」

馬二給沈勝衣這一問，才知道危險，由心寒了出來，顫聲問道：「我……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沈勝衣道：「盡快離開這裏，然後到衙門找查捕頭，他會替你安排的了。」

馬二舉步又停下，道：「我不如就跟在大人左右。」

沈勝衣道：「只怕一會我不能兼顧你的安全。」

馬二並不清楚沈勝衣是什麼人，所以聽到沈勝衣這樣說，也不覺得怎樣奇怪。

可是深知沈勝衣的人聽到，一定會大吃一驚。

這種話無疑不像是沈勝衣說的，沈勝衣事實也很少這樣說。

除非，他已感覺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

現在他的確巳經有這種感覺。

一個人即使武功怎樣高強，在本身也感覺危險的環境下，實在難以保護一個完全不懂得武功的人。

沈勝衣很明白這一點，一頓又說道：「況且他們現在仍然未發覺你知道那些事情，準備對付的只是我一個人，你跟在我左右只有更危險。」

馬二道：「大人何不與我一齊盡快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

沈勝衣道：「我現在相信巳經在他們的監視之下，一走他們必定會隨後追擊，他們也許不能夠追到我，但一定可以追到你，追到你却就是等於追到我的了。」

「因爲，大人如果看見我有生命危險，定會回來相救。」馬二明白沈勝衣的說話。

沈勝衣道：「豈能見死不救？」

馬二道：「我先行離開，大人沒有了顧慮，反而容易應付的了。」

沈勝衣道：「不錯。」

馬二道：「那麼我立即離開。」

沈勝衣道：「且慢！」

馬二一怔。

沈勝衣沒有說什麼，凝目四顧。

一會他才道：「你可以走了。」

馬二轉身舉步。

沈勝衣道：「門在那邊？」

馬二停步回頭，道：「正門不是，但早已下了閂，我還是仍然由橫門離開的好了。」

他再次舉步。

沈勝衣這一次沒有叫住他，看着他走出了兩丈，亦轉身舉步，向亮着燈光那個房間走去。

走得既不慢，也不快，全身的每一條神經，都巳經在警戒的狀態之中。

聽過了馬二那番說話，沈勝衣巳推測得到這個院子之內也許安排了致命的陷阱，準備對付自己。

是誰的主意？

沈勝衣不由省起谷雲飛與彩鳳方才的說話。

兩人的說話無疑都值得懷疑，但彩鳳不過是一個歌妓，西門兄弟向來亦只是服從谷雲飛的命令。

谷雲飛是吩咐西門兄弟好好侍候沈勝衣。

「侍候」這兩個字是不是另有意思？

如果是，致命的陷阱也許就安排在那個房間之內的了。

久待不見西門錦出來，沈勝衣必定會走過去推門一看究竟。

知道了沈勝衣的身份，仍然要對付他，那個陷阱當然是一個很厲害的陷阱。

馬二的出現，却是衆人的意料之外。

儘管如此，沈勝衣還是向那個陷阱走去，他而且希望，那邊眞的有一個陷阱。

因爲這一來事情就會簡單得多了。

向來他解決事情只要能有辦法將事情

簡化，他都很少會錯過那個辦法。

那些辦法却也是最危險的辦法。

× × ×

走不了幾步，後面突然傳來了一聲悶哼。

沈勝衣聽出那是馬二的聲音，脚步立時一頓，身形隨即倒翻。

一翻一縱，身形兩個起落，已落在四丈外的一棵丹桂樹前面。

馬二倒仆在丹桂樹下。

沈勝衣左手握住了劍柄，俯下身，右手翻轉馬二的身子。

馬二已氣絕身亡。

傷在咽喉上，是一道很深的傷口，馬二的頭顱幾乎齊頸給斬下來。

兇手的出手非獨準確，而且狠辣，一擊致命。

沈勝衣喑嘆一聲，放開手。

他並沒有推測錯誤，一切行動已經在對方的監視之下，可是他仍然推測錯誤了兩點。

對方要對付的不止是他，還有馬二。

陷阱也並非祗是設於房間之內！

這兩點的推測錯誤，就帶來了馬二的死亡。

——對方爲什麼要殺馬二，是不是他們也聽到了馬二的說話？

——對方到底躲藏在什麼地方？

一聽到馬二的悶哼聲，他立即就趕來，身形起落之間，他並沒有疏忽周圍的情形。

他却是完全沒有聽到任何聲响。

那棵丹桂樹周圍一丈，又都是空地，難道兇手的武功輕功竟然那麼高强，一擊得手，飛掠丈外，非獨迅速，而且不帶衣袂响聲？

果眞如此，兇手的身手即使不在沈勝衣之上，只怕也相差無幾的了。

——倘非如此？

沈勝衣不由仰眼望去。

一把鋒利的彎刀即時凌空斬下。

只是刀，沒有人。

刀光如閃電，刀勢亦是閃電也似！

這一刀正好斬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騰身急避！

以他的身手，既然眼見刀飛來，又豈會閃避不及？

刀斬空，弧形一轉，竟然凌空飛了回去。

沈勝衣這時經已發現那柄長刀的刀柄之上連着一條繩子。

繩子的另一端，握在一個黑衣人的手中。

那個黑衣人離地兩丈高立在丹桂樹上，碧眼金髮，却不是西門錦。

不是西門錦就是西門華了。

西門華右手接回長刀，一聲冷笑，雙脚突然往樹上猛一蹴，整個身子凌空飛開，却不是躍下來，就是凌空飛去。

他的左手提着一個鐵環，那個鐵環則穿在一條繩子之上。

繩子的一端縛着樹幹，另一端却橫越天空，伸展向亮着燈光的那個房間。

西門華其實是藉着那個鐵環，沿着繩子滑向房間那邊。

沈勝衣看在眼內，不由的一怔。

只一怔他的身形突然向上拔，劍同時出鞘！

劍光一閃，繩子立斷。

沈勝衣左脚凌空一蹬樹幹，上拔的身形立時變了橫飛，飛向西門華那邊。

西門華那邊同時凌空跌下，他半空一個翻滾，落地時身形已穩定，隨即舉步走向那個房間。

那瞬間，他已經凌空滑出了七八丈之遠！

是以沈勝衣的身形儘管那麼迅速，追到那個房間前面的時候，西門華早已推門進內。

房門這一次沒有跟着關上。

西門華入門旁移三步消失，高大的影子却被燈光照在窗紙之上。

影子沒有再移動。

——進去還是不進去？

沈勝衣望着大開的那道房門，沉吟起來。

房間之內，毫無疑問設置了厲害的陷阱埋伏，西門兄弟，也無疑就是在等候他進去。

——到底是什麼陷阱埋伏。

——除了西門兄弟房間之內是否還有人？又是什麼人？

只有進去才明白。

沈勝衣終於舉起脚步。

雖然在外面等候，遲早也一定會有一個明白，他仍然決定進去。

藝高人胆大！

× × ×

房間之內除了西門兄弟之外，並沒有其他人。

西門華木立原地，西門錦則坐在窗子旁邊的一張桌子的後面，也已經換過了一身黑衣。

他瞪着沈勝衣進來，面上緩緩的露出了笑容，忽然一指旁邊的一張椅子，道：「請坐。」

沈勝衣竟然走過去坐下。

西門錦咧嘴大笑，道：「好胆量！」

沈勝衣淡應道：「彼此。」

西門錦把手一揮，道：「二弟先將門關好。」

西門華不等他將話說完，已經走過去將房門關上，下門。

沈勝衣恍如未見，道：「房間之內就只有你們兄弟？」

西門錦道：「不錯。」

沈勝衣道：「方才，是你弟弟給你開門？」

西門華道：「正是。」

西門錦接道：「我進來之前，已經發現馬二躲藏在馬車之後。」

西門華道：「所以哥哥立即着我從窗口出去，如果必須，伺機將他擊殺。」

沈勝衣目注西門錦，道：「你已經知道了馬二發覺你們的秘密？」

西門錦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只是懷疑。」

沈勝衣道：「懷疑什麼？」

西門錦道：「什麼都懷疑，我並沒有忘記，昨夜是使用他的馬車。」

西門華道：「他昨夜在路上，看見了你駕着馬車經過，追到了百鳥院後面的橫街。」

西門錦道：「他也看見了孔雀登上馬車。」

西門華道：「也看見了。」

西門錦道：「想不到這個人也這樣多管閒事。」

西門華道：「他只是以爲老闆要換人，担心起來，不由自主的追下去。」

他冷笑接道：「但今夜他的確是太多管閒事了。」

西門錦道：「以後，他還能否多管閒事？」

西門華道：「不能了，方才我已經割斷了他的咽喉。」

西門錦道：「很好。」

沈勝衣插口問道：「昨夜你用馬二那輛馬車將孔雀載到什麼地方去了。」

西門錦道：「這裏。」

沈勝衣道：「將孔雀分屍的是誰？」

西門錦道：「極樂先生。」

沈勝衣道：「極樂先生，昨夜也在這裏？」

西門錦道：「只是昨夜。」

沈勝衣道：「他與你們什麼關係？」

西門錦道：「說是朋友亦無不可。」

沈勝衣道：「你們與孔雀到底有什麼仇恨？」

西門錦道：「什麼仇恨也都沒有。」

沈勝衣道：「然則屍分孔雀，又是爲了什麼？」

西門錦道：「你想知道原因？」

沈勝衣道：「很想。」

西門錦道：「現在却不是告訴你的時候。」

沈勝衣道：「哦？」

西門錦道：「在你臨死之前，我們一定會告訴你。」

西門華笑笑接道：「當然，你若是能够擊敗我們，將劍架在我們的脖子之上，生死關頭，我們亦是非說不可。」

沈勝衣道：「沒有其他辦法。」

西門華搖頭道：「沒有。」

西門錦又道：「萬一我們手下沒有了分寸，一刀將你砍死的話，那就抱歉得很，只好請你問閻王爺。」

沈勝衣說道：「聽你們這樣的說話，你們是已經作好了準備，決定與我一戰的了。」

西門錦道：「不錯。」

沈勝衣道：「在未見馬二之前，你們無疑已經有這個打算。」

西門錦道：「不錯。」

沈勝衣道：「那之前，我根本沒有懷疑你們的頭上，爲什麼你們這樣着急對付我？」

西門錦道：「你知道已經太多了。」

沈勝衣道：「這是指我已經知道了極樂先生這個人，極樂莊這個地方。」

西門錦只笑不答。

沈勝衣沒有追問，四顧一眼，道：「你們既然已準備與我一戰，爲什麼還要請我進來這個房間坐下。」

西門錦道：「不是請是引。」

沈勝衣道：「看來我還是在外面等候的好。」

西門錦道：「好得多了。」

他笑接道：「可惜你的好奇心太大，耐性又不够。」

沈勝衣道：「好奇心太大是事實，耐性方面相信並不比你們差。」

西門錦道：「那麼你又怎會這樣快走進來。」

沈勝衣道：「因爲，我已經習慣了冒險。」

西門錦搖頭，道：「這不是一個很好習慣。」

沈勝衣道：「你還未告訴我爲什麼要引我進來？」

西門錦道：「理由很簡單，在這個房間之內不會驚動其他人。」

沈勝衣道：「沒有其他原因？」

西門錦一面老實的道：「沒有了。」

沈勝衣並不相信西門錦的說話，却又瞧不出這房間之內有什麼古怪，接問道：「萬一我不肯進來你們又怎樣？」

西門錦回答得非常爽快，道：「我們出去！」

西門華接道：「所以我並沒有忘記先行在半天拉了一條繩子。」

他輕歎一聲：「只可惜那條繩子不能再用。」

沈勝衣道：「那條繩子已帮助你取了一條人命，還不滿足。」

西門華搖頭道：「還不，因爲那條命並不是你的。」

沈勝衣道：「你一直都是在那棵丹桂樹上？」

西門華道：「如果我走得太久，一定會被你察覺。」

沈勝衣道：「你的聽覺很好。」

西門華笑道：「到不如說馬二的嗓子够大。」

沈勝衣道：「你的刀用得也不錯。」

西門華道：「可惜只是不錯。」

沈勝衣道：「也幸好如此，我才保得住腦袋。」

西門華道：「你却也不必太高興。」

沈勝衣道：「因爲，你還有用刀的機會？」

西門華道：「正是！」左手一搓，繫在刀格上的那條繩子就斷了下來。

西門錦那邊即時站起身子，手中已多了一把一模一樣的彎刀。

沈勝衣也站起了身子，橫移兩步。

到現在他仍然瞧不出有何不妥之處。

——難道這西門兄弟眞的是憑本身武功堂堂正正與自己決一生死？

沈勝衣不大相信。

因爲無論他怎樣看，都覺得西門兄弟不像是那種人。

他也希望自己看錯。

畢竟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 × ×

西門兄弟看見沈勝衣停下了脚，便自交換了一個眼色。

西門錦旋即一聲輕叱：「上！」

兩人同時舉步，緩緩向沈勝衣迫去。

房間並沒有多大的地方，西門兄弟都只須上前四步，便揮刀可及。

兩步已走過，他們仍繼續迫前，也全都沒有要動手的表示。

迫近到什麼地步他們才肯動手？

看見西門兄弟這樣迫近，沈勝衣已知道有些不妙。

以他過去的經驗，這樣接近，一動手必分生死。

雖然他並不清楚西門兄弟的武功深淺，亦不在乎這樣拚命。

只要西門兄弟是眞的立心拚命。

西門兄弟却顯然另有企圖。

在未弄清楚他們的企圖之前，沈勝衣並不喜歡他們這樣迫近。

西門兄弟當然不會遷就他！

第三步。

沈勝衣突喝道：「到此爲止，再接近莫怪我劍下無情！」

西門兄弟彷如未聽，說話間又再迫前了半步。

沈勝衣不再猶疑，左手劍刺出！

刺出是一劍，刺到一半已變成兩劍，一劍左刺，一劍右刺，左右刺向西門兄弟的右肩。

兩劍幾乎同時刺到。

出手的迅速，簡直就像是那柄劍那刹那齊中分成了兩邊，他的左右手各握一邊，左右刺出去一樣。

也幾乎同時，西門兄弟各自猛一聲暴喝，一步標前，揮刀斬下。

兩柄刀亦都是斬向肩膀，一左一右。

刀勢詭異而迅速。

那份迅速與沈勝衣比較却仍然有一段距離，但毫無疑問，已可以列入高手之內了。

既然已可以列入高手，在沈勝衣的劍刺出之時，他們亦應該看出是絕對不能够與沈勝衣鬥快的了。

可是他們仍然鬥快一樣，不去閃避沈勝衣刺來的一劍，反而揮刀斬向沈勝衣。

這只有一種結果。

他們的刀還未斬下，沈勝衣的劍已刺在他們握刀右手的肩膀上。

除非他們的肩膀堅硬如鐵，劍刺不入，否則捱上一劍，手中刀根本就無法再斬下去，甚至脫手墮地。

難道他們刀之外，還兼練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功夫，已經將混身肌肉練的刀槍不入？

× × ×

果然是那種結果！

西門兄弟的刀才斬到一半，沈勝衣的劍已刺在他們的肩膀之上。

鏘鏘的兩聲異响。

沈勝衣那兩劍竟然都像是刺在金鐵之上！

劍尖刺破了衣衫，到此爲止，再不能夠刺進去！

沒有血！一滴也沒有。

西門兄弟顯然並沒有受傷，手中刀當然也沒有脫手墮地。

刀勢當然也沒有停頓。

沈勝衣刹那間終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已來不及抽身閃避了。

西門兄弟詭異的刀勢已封死了他的身形！

他左手那支劍的劍勢却還未老死，第二劍一刺刺不入西門華的肩膀，便向上一挑，架住了西門華下斬的一刀！

他整個身子同時向西門華那邊迫了過去。

西門華那一刀之內，竟然隱藏着七個變化！

刀斬至一半，嗆的刀鋒一震，變成七刀！

他快，沈勝衣更快！

「鏘鏘鏘」的那七刀全都斬在沈勝衣的劍上。

沈勝衣連擋七刀，就硬硬將西門華迫退三步。

他非將西門華迫退不可，也只有這樣，才有空位閃避西門錦的攻勢。

西門錦那一刀斬下，比西門華居然還多了一個變化！

刀之外還有掌，他左掌配合刀勢，猛一掌拍向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身形如鬼魅，也就利用那三步的距離，閃開了西門錦的八刀一掌！

好厲害的身手！

西門錦刀掌落空，也不由自主的脫口一聲：「好！」

一個好字出口，他拍空的左掌，突然一登，「嗤」一聲，一支閃光的鋼針袖中射出，射向沈勝衣的胸膛要害！

他這隻左掌，離開沈勝衣的胸膛只不過尺許！

沈勝衣雖然眼利，臨場經驗也豐富，看西門錦的動作，已知道他是用暗器暗算，却已來不及閃避。

他應變的靈敏到底非同小可，那刹那之間，半身已一偏，讓開了胸膛要害，右脚同時踢向對方的小腹！

「哧」的那支鋼針射入了沈勝衣的右肩，沈勝衣的右脚亦同時踢在西門錦的小腹上。

西門錦實在想不到沈勝衣那刹那之間竟然還能够以脚反擊，不過即使想得到，也避不開的了。

彼此的距離實在太近，沈勝衣那一脚的迅速並不在他那支鋼針之下！

但無論如何，如果想得到，那一脚也許就不會像現在挨得那麼重！

他暗算得手，歡喜都還來不及，整個人已給沈勝衣踢得飛起來。

一飛逾丈，撞在窗旁那張桌子之上。

嘩啦一聲，桌子碎裂，西門錦連人帶桌子仰倒在地上，竟然叮噹一响，就像金鐵落地。

這到底是什麼功夫，竟然能够使身子變成金鐵一樣？

× × ×

沈勝衣一脚踢飛西門錦，左手則一連三劍將西門華也迫開。

他連隨倒退半丈，退到門前，身子往門扉一挨，左手一翻，以劍柄一連封住了右肩上的好幾處穴道。

鋼針入肉只是一痛，接着就是痲癢的感覺。

是什麼暗器，他豈會不知。

西門錦即時從地上躍起來，看樣子，並沒有受傷。

他望着沈勝衣，忽笑道：「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鐵青着臉道：「你們的身上都穿着鐵甲？」

西門錦道：「不錯。」

西門華接道：「那是極樂先生的精心傑作，保證刀槍不入。」

沈勝衣道：「難怪你們要引我進入這個房間。」

西門華道：「只有在這麼狹窄的地方，我們才可以那樣接近你。」

西門錦道：「你既然要從我們的口中探取秘密，他必定不會一出手就刺我們的要害，如咽喉，如眉心！」

沈勝衣道：「我一劍刺不倒你們，是必予你們可乘之機。」

西門華道：「只可惜我們雖然乘機下手，並未能够以刀將你擊殺。」

西門錦道：「幸好除了刀之外，我袖中還有暗器。」

沈勝衣道：「毒藥暗器？」

西門錦道：「那支鋼針上淬的毒藥也是極樂先生精心傑作，保證見血封……」

他突然住口。

沈勝衣冷笑道：「封喉？」

「你現在還能够說話，我實在有些奇怪。」西門錦歎了一口氣，道：「極樂先生的保證原來並不是完全有效。」

西門華插口道：「這其實怪不得極樂先生。」

西門錦道：「怎麼了？」

西門華道：「他給我們配製這些毒藥，並不是爲了對付沈勝衣。」

西門錦道：「所以我們只能怪這位沈大俠的內功修爲太好。」

西門華道：「不過即使他的內功修爲再好，半個時辰之內相信亦難免毒發身亡，這之前，我們不是已經試驗過那種毒藥的厲害？」

西門錦道：「如果他能够找到解藥，當然就不是這樣說話。」

西門華道：「你莫非忘記了極樂先生配製毒藥之時，並沒有同時配製解藥？」

西門錦道：「我沒有忘記。」

西門華道：「但無論如何，半個時辰是太久了。」

西門錦道：「你如果不耐煩等待，大可以迫他動手，他一動，血液運行加速，藥性亦會提早發作的了。」

西門華道：「我正想這樣做。」

他們兄弟兩人，你一句，我一句，有問有答，目的顯然就是在拖延時間，以待沈勝衣毒發身亡。

沈勝衣彷彿並沒有發覺他們的意圖，也沒有插口，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似乎聽得很入神。

他的頭頂上倏的冒出了一絲絲淡淡的白烟，肩膀的傷口同時鮮血奔流。

奔流出來的鮮血已經變成紫黑色，染濕了他的衣衫。

那支三寸多長的鋼針本來完全射入了他肩膀的肌肉之內，現在竟然緩緩的倒退出來。

西門錦突然察覺，他居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怔道：「現在我們就不想迫他動手也不成了。」

西門華道：「哦！」

西門錦道：「你難道看不出他正在運功將毒迫出？」

西門華仔細打量了沈勝衣一眼，道：「他的內功修爲看來比我們估計的還要高强。」

西門錦道：「說話到此爲止，我們再不動手，就來不及的了。」一頓就一聲：「上！」兄弟兩人旋即左右衝前去。

沈勝衣一聲冷笑。

冷笑聲中，那支毒針停止了倒退，鮮血亦停止了奔流！

他左手長劍亦在冷笑聲中刺出。

劍勢看來並沒被傷勢影响，一樣的迅速。

一劍又化成兩劍，左劍刺向西門華的眉心，右一劍刺向西門錦的咽喉。

這一次，他劍刺的是兩人的要害。

西門錦一眼瞥見，衝前的身形一挫，劍在他的咽喉之前閃逝，森寒的劍氣却彷佛已刺入了他的咽喉之內。

他當場打了一個寒噤。

西門華亦眼快！

眼快手急，急一刀將劍封開。

沈勝衣劍一收，冷笑道：「生死關頭，我的劍只好向你們的要害招呼。」

西門錦亦冷笑道：「二三十招之內，你未能够將我們兄弟砍死，但是二三十招之後，你必會毒發難支！」

沈勝衣冷哂一聲，道：「我若是傾全力出擊，不用十招，必殺你們一人。一個够本，兩個有賺！」他大喝一聲，左手劍再次刺出！

劍光輝煌，飛射向西門錦。

第一個他應該就是殺西門錦的了。

西門錦面色一變，不由自主的倒退三步！

他並不懷疑沈勝衣的說話。

西門華斜上急救。

沈勝衣刺向西門錦的一劍，立時一轉，轉向西門華，冷聲道：「先殺你亦無不可！」

劍一頓，又刺出。

不等劍刺到，西門華已退後。

這兄弟兩人，原來都怕死得很。

沈勝衣的劍也只是刺出一半就收回，順勢一偏，以左肩向身後那扇門扉撞去！

嘩啦的一聲，整扇門給他撞飛，他的身子亦飛了出去！

西門錦一愕，道：「這個人原來並不是眞的要拚命。」

西門華道：「非獨不拚命，而且還逃命。」

西門錦道：「他方才顯然並未能够將毒藥迫出。」

西門華道：「而且毒性必然開始發作，他根本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

西門錦暴喝道：「如此還不快追！」

他身形立起，箭一樣穿門射出。

西門華緊接追了出去。

到他們追出房外，那裏還有沈勝衣的影子。

靜寂的院子中却有衣袂响聲，遠在四五丈之外！

西門錦道：「那邊！」

兄弟兩追向衣袂聲响處。

以沈勝衣的輕功，在正常狀態之下，應該不止只走出四五丈，也應該不會發出那麼大的衣袂聲响。

莫非毒性眞的已發作？

× × ×

西門兄弟身形飛快，眨眼間追出了三丈。

那邊黑暗中，呼的突然飛起了一團白影，飛越高牆飛出高牆之外。

西門兄弟並沒有忘記沈勝衣是身穿白衣。

西門錦一見罵道：「好小子，竟然還能躍過那道高牆。」

話口未完，牆外已傳來輕微的「噗」的一聲，就像是有人從高處摔落在地上。

西門華聽在耳裏，失笑道：「毒性果然已發作了。」

西門錦道：「儘管他已經離開了這個院子，諒他亦走了不多遠。」

西門華接口道：「走得越快，死得越快。」

西門錦笑笑道：「極樂那個老傢伙的毒藥，畢竟是厲害的。」

西門華道：「我們大概可以不必追下去了。」

西門錦道：「還是追下去的好，如果他就倒在牆外，我們更非要將他的屍體搬進來不可。」

西門華道：「不錯。」

說話間，兩人已來到牆下。

西門錦仰首望了一眼，道：「我們身上的鐵甲現在反成爲累贅了。」

西門華道：「要躍上這道高牆，相信還不成問題。」

西門錦頷首道：「先上牆頭，看清楚再躍下，小心沈勝衣在牆外伺機襲擊。」

西門華道：「我會小心。」

兩人連隨一齊拔起了身子。

也許就因爲身穿鐵甲，兩人都必須以手補助，先搭住牆頭，才借力翻身上去。

西門華俯身往下一望，道：「牆外沒有人。」

兩人旋即縱身躍下。

× × ×

牆外是一條後街，左右幾乎都是有錢人家的莊院後牆。

這種後街在夜間當然靜寂得很。

現在街上也就是只有西門兄弟兩人。

他們左右望了一眼，不由都皺起了眉頭。

對牆的暗影中，隱約有一團白色的東西。

西門錦目光一落，說道：「是一件衣服。」

西門華道：「過去看看。」

兩人同時舉步，左右走了過去。

西門錦並沒有看錯，那是一件衣服，他手中彎刀一沉一挑，將那件衣服挑了起來。

衣服右肩的部份，穿了一個洞，周圍染滿了紫黑色的血液。

毫無疑問，沈勝衣的外衣。

衣在這裏，人在那裏？

西門錦並沒有張目四顧。

衣服的下面，有一個花盆，西門錦的目光轉落在花盆之上。

花盆已碎裂，泥土倒翻，栽着的那株花亦斷折。

西門錦目光一落即起，冷笑道：「好狡猾的小子。」

西門華道：「方才飛出牆外的原來不是人，只是衣服裏着這個花盆。」

西門錦道：「正是。」

西門華道：「人是必仍然在牆內。」

西門錦道：「只怕已經不在。」

西門華道：「還是回去一看的好。」

西門錦無奈道：「也好。」

× × ×

沈勝衣事實仍然在牆內。

西門兄弟一掠下高牆，他立即從旁邊的一叢花樹中竄出來，從黑暗中竄入了月色中。

淒冷的月色照射下，他的臉龐蒼白得很。

他的身形已沒有方才那麼迅速，從月色中竄過，竄向停在那邊的四輛馬車。

外衣下是一套白色的緊身衣服，所以他的身形雖然已沒有那麼靈活，並沒有再帶起衣袂聲響。

他這套衣服的右肩附近，早已被紫黑色的鮮血濕透，那支毒針，仍然釘在那上面。

來到了馬車之前，他半身一矮，竄入了其中一輛馬車的車底下。

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狼狽。

即使在西溪血戰十三殺手，他雖則身負重傷，仍然拚下去，並沒有躲躲藏藏。

極樂先生的毒藥實在厲害。

方才他運功迫毒，已發覺以本身的功力絕對不能夠將所中的毒迫出來，而且連阻止毒性蔓延也成問題了。

所以他非走不可。

這一陣走動，毒性更深入，他竄入馬車底下之時，已經感覺有些昏眩了。

不過他總算沒有忘記懷中藏着一瓶解毒藥。

那瓶解毒藥，是他在白蜘蛛一案中，唐彪送給他的禮物，是唐門彪豹兄弟特製的解毒藥。

龍虎豹兄弟乃是唐門暗器高手，擅製各種毒藥，解藥。

那瓶解毒藥，已救過沈勝衣一次的性命，連銷魂蝕骨散那麼厲害的毒藥也可以消解。

對於極樂先生那種毒藥是否也一樣有效？

無論是否有效沈勝衣也要一試的了。

除此之外他目前已沒有其他辦法。

他探懷取出那個藥瓶，倒出了兩顆藥丸，一顆服下，隨即拔出肩上那支毒針，將另一顆藥丸揑成粉末，壓入傷口之內。

也就在這時候，西門兄弟先後翻過牆頭，回到院子之內。

西門華張目四顧，道：「先搜那邊的花叢。」

西門錦道：「我肯定，他已經不在那裏。」

可是他們仍然走了過去。

× × ×

沈勝衣事實已經不在那裏了。

放在那裏的一排花盆之中，顯然少去了一盆。

西門錦盯着那個空位，道：「他方才必然躲藏在這附近。」

西門華道：「你以爲現在他大概是從那個方向逃去？」

西門錦搖頭苦笑，道：「我怎麼會知道？」

目光一抬，又道：「也許他是逃向大堂那邊。」

西門華道：「若是給谷老頭知道了這件事，可就不妙了。」

西門錦道：「即使他是逃向大堂那邊，也不會再進大堂去找谷老頭。」

西門華點頭道：「不錯，他又怎知道谷老頭與孔雀這件事並沒有關係？」

西門錦道：「現在他想必仍然以爲是谷老頭指使我們這樣做。」

西門華目光忽然一寒，道：「大堂那邊有人向這裏走來。」

西門錦凝神望去，說道：「是一個女人。」

說話間，那個女人已經穿過月洞門，走進這個院子。

西門錦接道：「好像是彩鳳。」

揭奸摘佞　獨力除魔

正是彩鳳。

穿過月洞門，彩鳳就東張西望好像在找人。

到底在找誰？又有什麼事？

他連隨向亮着燈的那個房間走去。

走不了幾步，颯颯的兩條人影凌空落在她面前。

她一驚，脫口道：「誰？」

「是我們！」西門錦西門華的聲音。

彩鳳這下子亦已看清楚了，抬手拍了拍胸口，道：「原來是你們兄弟，差點嚇死我。」

西門錦奇怪問：「你怎麼來這裏？」

彩鳳道：「我放心不下，所以藉口肚子不舒服，進堂後房間休息，半途轉了一個彎，溜到這裏來一看究竟。」

她連隨問道：「事情怎樣了？」

聽她的說話，顯然就是西門兄弟的同黨。

他們究竟又是什麼關係？

西門錦應道：「姓沈的武功，非常厲害，我們雖然有鐵甲毒針，仍然給他走脫了。」

彩鳳變色道：「走脫了？」

西門錦道：「不過他的右肩已經中了一支毒針。」

彩鳳大驚道：「中了毒針，仍能夠離開？」

西門錦道：「他內功的高強大出我們的意料之外。」

西門華接道：「但是他離開的時候身形已顯得有些遲鈍，而且要使用詭計，誆騙我們追向錯誤的方向。」

西門錦道：「以他的爲人，如果還有再戰之力，相信絕不會不戰而逃，是必毒性已經開始發作，非走不可了。」

彩鳳不放心的再問道：「他眞的已經中了毒針？」

西門錦道：「這是證據！」舉起了左手。

他左手抓着沈勝衣那件外衣。

彩鳳看見外衣上紫黑色的血漬，一雙眼立時發了光，道：「那就讓他逃出了這裏，諒他亦逃不到衙門去。」

西門錦道：「也許。」

彩鳳道：「那種毒藥是極樂以十七種毒鳥的羽毛血液煉成，即使他內功怎樣高强，沒有解毒，半個時辰亦必死無救。」

她格格一笑接道：「那種毒藥却是沒有解藥的。」

西門錦道：「極樂那種配藥應該同時配製一種解藥才是，人有錯手，萬一傷了自己如何是好。」

彩鳳道：「那就只好認命了。」

西門錦搖頭道：「這個人有時候實在難以理喻。」

彩鳳道：「有時候是的，不過這件事，你却是錯怪他了。」

西門錦道：「哦？」

彩鳳道：「他不是想同時配製解藥，只是連他也配製不出。」

西門錦道：「那麼沈勝衣這一次是非死不可的。」

彩鳳道：「誰叫他這樣多管閑事。」

西門錦道：「可是他現在縱然已毒發身亡，我們也未必能夠將他的屍體找到毀滅。」

西門華道：「即使找到毀滅了，由於他是進天香樓調查之後失踪，官府方面一定會繼續調查下去或者加以監視，這對於我們以後的行動，必會有很大的影響。」

彩鳳道：「所以我們必須盡快進行我們的計劃。」

西門錦道：「那麼什麼時候進行？」

彩鳳道：「現在！」

西門兄弟齊皆一怔，道：「現在？」

彩鳳道：「反正我們必須知道的都已經打聽清楚了。」

西門兄弟不由點頭，西門錦忽然問道：「那種毒針你再給我一支。」

彩鳳道：「極樂煉成的毒藥，只够淬毒三支針。」

西門錦道：「還有兩支？」

彩鳳道：「我最初以爲一支已足够對付谷雲飛，只問他要了一支。」

她輕歎一聲道：「那支毒針我本來是給你對付谷雲飛之時用的。」

西門錦道：「我並沒有忘記，只是方才如果不用那支毒針，如何對付得了沈勝衣？」

彩鳳道：「沒有了毒針，你們就完全沒有把握對付谷雲飛了。」

西門錦立即搖頭，道：「也不是完全沒有。」

西門華旁邊一挺胸膛，道：「有沒有毒針來對付谷雲飛其實也是一樣。」

西門錦又道：「不錯，谷雲飛並非沈勝衣。」

彩鳳道：「爲了安全起見，計劃還是押後一天，待明兒，我到極樂那裏取來毒針。」

一個聲音即時應道：「夜長夢多，還是現在解決的好！」

是男人的聲音，却不是西門兄弟的聲音。

聲音從後面傳來。

三人一驚回頭，就看見一個老人標槍一樣站在月洞門中。

谷雲飛！

西門兄弟面色一變，握刀之手一緊。

彩鳳居然還笑得出來，笑問道：「老爺子怎麼走出來了？」

谷雲飛冷笑應道：「只爲了要看你到底在幹什麼？」

彩鳳道：「我不是已經說了肚子不舒服。」

谷雲飛道：「可惜你裝得並不像，我看來看去，都不覺得你的肚子不舒服。」

彩鳳笑問道：「老爺子，莫非以前做過大夫？」

谷雲飛道：「大夫倒沒做過，却走了三四十年的江湖。」

彩鳳道：「我幾乎忘記老爺子本來是做什麼的。」

谷雲飛道：「你那些技倆如何瞞得我這個老江湖的眼睛。」

彩鳳道：「老爺子想必是藉口照顧我溜了出來。」

谷雲飛道：「一些不錯。」

他盯緊彩鳳，忽然一搖頭，道：「我雖然知道你也是一個聰明人，却怎麼也想不到你聰明到這個地步。」

彩鳳道：「老爺子一直都跟在我的後面？」

谷雲飛道：「你們說話的時候，我也就挨在月洞門那邊傾耳細聽。」

彩鳳道：「都聽清楚了。」

谷雲飛道：「我人雖然老了，耳朵到現在還沒有毛病。」

彩鳳眼波流轉，瞟着谷雲飛道：「老爺子的身子一向都很好。」

話中還有話，她神態的嫵媚，更就是撩人之極。

谷雲飛怎會聽不出來，心頭一蕩，却連隨板起臉龐，道：「我若是沒有跟着出來，身子即使怎樣好，今夜相信也得壽終正寢了。」

彩鳳道：「老爺子莫要認眞，我們方才不過是說笑。」

谷雲飛道：「那件衣服上的血漬也是假的麼？」

彩鳳閉上了嘴巴。

谷雲飛目光轉向西門兄弟道：「自家養的狗，竟然咬起主人來，我實在意想不到。」

西門兄弟接觸他的目光，不由都退後了一步。

他們跟隨谷雲飛那麼多年，積威之下，難免是有些心怯。

谷雲飛冷笑接道：「若非我現在知道，今夜豈非死得比沈勝衣還要胡塗？」

西門兄弟沒有作聲。

谷雲飛道：「我自問一向待你們不薄，你們也一向對我忠心得很，爲什麼這麼多年的今日，竟然背叛起我來了。」

西門錦一咬牙道：「的確不薄，完全就像是對待兩條狗一樣。」

西門華接道：「吃肉的是你，我們一直只有骨頭的份兒。」

谷雲飛道：「你們也想吃肉。」

西門華道：「想得要命。」

谷雲飛說道：「這一定不是你們的主意。」

西門華道：「誰說不是？」

谷雲飛道：「如果是，又怎會等到現在才動手？」

西門兄弟不應。

谷雲飛歎了一口氣，道：「你們所以變成這樣，我相信完全是受了一個人的唆擺——彩鳳！」

西門兄弟默認。

谷雲飛的目光回到彩鳳的面上，道：「我早已發覺你與他們兄弟不時眉來眼去的了。」

彩鳳道：「是麼？」

谷雲飛冷冷的接道：「只因爲你是我喜歡的女人，平日又是習慣對男人諸般賣弄風情，才沒有理會。」

彩鳳道：「就只是這個原因？」

谷雲飛道：「還有一個。」

彩鳳道：「是不是因爲他們一向對你忠心得很，所以你對他們也放心得很，認爲他們絕不會被我勾引得到，染指你的女人，做出對不起你的事情。」

谷雲飛道：「我却忘記了一件事。」

彩鳳道：「什麼事？」

谷雲飛道：「忘記了你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彩鳳笑問道：「以你看，我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谷雲飛道：「一個風情萬種，妖冶之極，不是一般的男人能夠抗拒的女人！」

彩鳳嬌笑，道：「是麼？」

谷雲飛道：「他們兄弟只是一般的男人。」

彩鳳道：「你難道不是。」

谷雲飛道：「如果是，我早已娶你做妻子了。」

彩鳳道：「這一點我不能不承認，你是有娶我的資格。」

谷雲飛道：「我却是怎也不會娶你做妻子的。」

彩鳳不由得問道：「爲什麼？」

谷雲飛道：「你這種女人，逢場作興玩玩無妨，娶做妻子，簡直就像是將一個狐狸精養在家中，遲早衆叛親離，家散人亡。」

「是麼？」彩鳳嬌笑不絕，眼中却露出惡毒的神色，谷雲飛那番話似乎是觸着了她的痛處。

谷雲飛彷如未覺，道：「好像你這種女人，我們已不是第一次看見的了。」

彩鳳嬌笑不語，眼中的惡毒之色又濃了幾分。

谷雲飛歎息接道：「誰知道我雖然沒有娶你做妻子，與你多來往幾次，還是給你唆擺教壞了我兩個忠心的手下。」

彩鳳道：「老爺子這句話又錯了。」

谷雲飛道：「錯在那裏？」

彩鳳道：「我非獨沒有教壞他們，而且是教好他們。」

谷雲飛道：「好在何處？」

彩鳳道：「最低限度他們已懂得吃肉，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懂得啃骨頭。」

西門錦道：「所以，我們對你感激得很。」

西門華接道：「不是你的話，我們還不知道自己原來一樣有資格享受一流的酒菜，一流的女人。」

西門錦道：「我們一直都是在享受三流的酒菜女人。」

谷雲飛道：「好像你們這樣毫無頭腦

，只懂得殺人的奴才，有三流的酒菜女人享受，已經是你們的造化，還不滿足。」

彩鳳道：「老爺子這番話……」

谷雲飛瞪眼截道：「又錯了？」

彩鳳點頭道：「一個人只要懂得殺人，就算頭腦不大靈活，不懂得做生意，利用錢再賺錢，也可以享受一流的酒菜，一流的女人。」

谷雲飛恍然道：「你們的陰謀殺害我，莫非就是爲了我的家財。」

彩鳳嬌笑道：「老爺子到底說對了一句話。」

谷雲飛目光橫掃，道：「你們好大的胃口。」

彩鳳笑道：「這句話又錯了。」

谷雲飛道：「怎麼？」

彩鳳道：「老爺子的一份家財，我們是三個人分享的啊。」

西門錦道：「所以我們的胃口一些也不大。」

西門華道：「最低限度，已經不能够與老爺子相比。」

谷雲飛瞪着他們，冷笑道：「看來我方才最低限度還說錯了一句話。」

西門華道：「是那句話？」

谷雲飛道：「就是問你們還不滿足那句話？」

西門華大笑道：「這句話，的確是錯了。」

谷雲飛仰天長歎，道：「人心不足，信哉！」

彩鳳忽然說道：「老爺子還有什麼說話？」

谷雲飛臉龐一沉，道：「現在就想殺我了麼？」

彩鳳道：「夜長夢多——這不是老爺子的說話？」

谷雲飛啞口無言。

彩鳳又道：「老爺子如果眞的沒有說話……」

谷雲飛截道：「你們即使能够殺死我，天香樓也不是你們的。」

彩鳳道：「因爲西門兄弟只是你的隨從，並沒有資格繼承你的產業。」

谷雲飛道：「而且官府方面必會追查沈勝衣與我的死因。」

彩鳳道：「我們可沒有打算接管老爺子的天香樓。」

西門錦道：「根本就沒有這打算。」

西門華道：「我們惟一感興趣的只是老爺子密室中的五箱珠寶。」

谷雲飛一愣，道：「我現在倒後悔以前帶你們進出我那個密室了。」

西門錦道：「那個密室我們早已數清楚一共有七重門戶，十二道厲害的機關埋伏。」

西門華道：「我們更清楚如果有鎖匙在手，開啓手法無誤，那十二道機關埋伏也就不會發動。」

西門錦道：「跟隨老爺子出入了那麼多次，對於老爺子開啓門戶的手法，我們亦清楚得已。」

西門華道：「我們還清楚那七條鑰匙老爺子一直都帶在身上。」

彩鳳道：「那麼重要的東西，老爺子當然是貼身收藏才放心。」

谷雲飛大怒道：「好傢伙。」雙掌猛一起一落，霍霍的一掃衣衫。

西門兄弟一見連忙橫擋在彩鳳身前，彩鳳也連忙倒退三步。

三人都以爲谷雲飛要出手的了，誰知道谷雲飛只不過一掃衣衫，連隨說道：「有一件事，我却也想弄清楚。」

彩鳳旁移兩步，冷聲說道：「要問快問。」

谷雲飛道：「孔雀那件事是不是你們做的？」

彩鳳道：「不瞞你，是！」

谷雲飛再問道：「是誰出的主意？」

彩鳳道：「我！」

谷雲飛一怔，道：「爲什麼？」

彩鳳冷冷道：「孔雀一向妒忌我！」

谷雲飛道：「因爲她的嗓子實在太糟，還比不上你，在床上也是一樣。」

彩鳳說道：「她簡直就像是一個木美人。」

谷雲飛道：「所以在百鳥院，她始終沒有你那麼吃香。」

彩鳳道：「優勝劣敗，這是必然的趨勢。」

谷雲飛道：「如此你爲什麼還要這樣去對付她？」

彩鳳道：「我恨她！恨得她要死！」

谷雲飛奇怪道：「只有她恨你才是，沒有理由你也恨她？」

彩鳳道：「說起來，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谷雲飛詫聲道：「三年前，發生了什麼事？」

彩鳳道：「那時我被賣入百鳥院不過一年，有一個年輕英俊的貴公子看中了我，說好了辦妥正經事之後，就將我帶回家去。」

谷雲飛道：「你當時，一定是歡喜得很。」

彩鳳道：「才做了一年的妓女本來就是最希望遇上一個適合的對象，儘快離開妓院的。」

谷雲飛道：「這種心情不難明白，你那件好事莫非就是給孔雀破壞了。」

彩鳳道：「正是她。」

谷雲飛道：「她怎麼樣破壞你那件好事？」

彩鳳道：「首先她在那位公子面前將我形容成一樣東西。」

谷雲飛道：「什麼東西？」

彩鳳冷笑一聲，道：「方才你已經說過的了。」

谷雲飛一呆，道：「狐狸精？」

彩鳳道：「有關狐狸精的種種不好之處，她當然也沒有錯過。」

谷雲飛道：「那公子不成就這樣相信她的說話？」

彩鳳道：「沒有這樣簡單。」

谷雲飛道：「她還有什麼詭計？」

彩鳳道：「也不是詭計，她不過請那位公子暗中偷窺我與其他客人在房中的情形。」

谷雲飛道：「那時候你應該停止接客的了。」

彩鳳道：「我心想嫁人之後，就沒有機會那樣瘋狂，是以才約來平日比較喜歡

的幾個客人，在那幾天之中，盡情享受一下。」

谷雲飛冷笑道：「難怪有人說你是一個天生的蕩婦，那位公子看在眼內，一定非常生氣。」

彩鳳道：「他以為我只是喜歡他，才與他那麼瘋狂，發現我對其他人也是那樣，不生氣才怪。」

谷雲飛道：「孔雀為什麼要破壞你的好事？」

彩鳳道：「那位公子第一個找的本來是她。」

谷雲飛道：「她的心胸，可謂狹窄的了。」

彩鳳道：「女人的心胸本來就是比較狹窄。」

谷雲飛道：「你知道這件事之後，當然生氣得很。」

彩鳳道：「當然！」

她冷笑一聲，又接道：「我當時曾經暗中發誓，將來有機會，一定把她碎屍萬段！」

她再聲冷笑，又道：「昨夜我却只不過將她斬開三段！」

谷雲飛不由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嘆息道：「難怪有人說，如果發覺一個女人憎恨你，你最好就趕快遠離她。」

他一再嘆息，道：「一個女人憎恨起一個人的時候，原來是這麼可怕。」

彩鳳格格笑道：「我雖然說過要把她碎屍萬段，不過事隔三年，現在把她斬成三段，一口氣勉强也可以消了。」

谷雲飛道：「昨夜想必就是你將她勉强騙上那輛馬車的。」

彩鳳道：「正是我。」

谷雲飛道：「那輛馬車想必眞的是天香樓的馬車了。」

彩鳳道：「你以為我用得着仿製一輛麼。」

谷雲飛歎息搖頭，道：「昨夜駕車的是誰？」

西門錦道：「是我。」

谷雲飛道：「我也想到，必是你們兄弟。」

他回對彩鳳道：「孔雀既然這麼希望走趟天香樓，你要騙她當然易如反掌。」

彩鳳道：「當然。」

谷雲飛面色一寒，道：「把她斬開三段的當眞是你？」

彩鳳噗哧一笑道：「你以為我眞的有那麼大的胆量？」

谷雲飛一怔。

彩鳳接道：「開口的不錯是我，下手的可不是我。」

西門錦道：「其實，斬下了頭顱，再斬下一條右臂，她已經嚇得幾乎暈過去的了。」

西門華道：「也是她叫住手。」

谷雲飛瞪眼道：「下手的難道是你們兄弟？」

西門錦搖頭，說道：「我還沒有這個胆量。」

西門華道：「我也沒有。」

谷雲飛道：「那麼是誰？」

彩鳳道：「是極樂。」

谷雲飛一愕道：「極樂先生？」

彩鳳說道：「他最喜歡別人這樣稱呼他。」

谷雲飛問道：「極樂先生，又是什麼人？」

彩鳳道：「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谷雲飛追問道：「他本來叫做什麼名字？」

彩鳳道：「據他說，連他自己也忘記了。」

谷雲飛道：「屍分孔雀的是他，用籃子載着孔雀的人頭去賣的也是他？」

彩鳳道：「抱着孔雀那條左臂，嚇得那個妓女小嬌魂飛魄散的也是他。」

谷雲飛道：「這個人的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彩鳳道：「一些毛病也沒有？」

谷雲飛道：「那麼他開這種玩笑？」

彩鳳道：「他不過是盡量找機會尋開心。」

谷雲飛道：「將人嚇得失魂落魄他就開心了？」

彩鳳道：「開心得要命，他今天早上告訴我，從來他都沒有見過崔老六金小三小嬌當時那麼可笑的表情，那麼可笑的動作，當時他幾乎就沒有笑死，事後說起來，他仍然禁不住笑彎了腰。」

谷雲飛聽得怔在那裏。

彩鳳道：「不過也虧他想出那麼古怪的嚇人主意。」

谷雲飛忽然試探問道：「這個老怪物，現在在那裏？」

彩鳳道：「你放心，不是在這裏。」

谷雲飛道：「果眞不是在這裏，我就放心了。」

他冷笑一聲，道：「他那種毒針，沈勝衣那麼厲害的高手都可以放倒，要放倒我相信亦容易得很……」

西門錦插口道：「即使沒有那種毒針幫助，我們要放倒你也不難。」

谷雲飛冷笑道：「你們好像巳經忘記，所以有今天的身手，是出於什麼人的指點了。」

西門錦道：「我們並沒有忘記，那就是你。」

西門華道：「不過你最好也不要忘記，這幾年我們為了保護你，無日不在苦練，你是每日享樂，最近三年更是幾乎將武功擱置下來。」

谷雲飛聽說，目光不由落在隆起的肚子之上。

這幾年養尊處優，他巳經連肚腩也長出來了。

西門兄弟也盯着他那個肚腩，那種表情就好像屠夫在盯着待宰的肥豬一樣。

彩鳳看在眼內，笑道：「老爺子大概怎也想不到有這一天。」

谷雲飛一聲歎息，說道：「的確想不到。」

他再聲歎息，又道：「人家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我現在可是劍到用時方恨不常磨。」

彩鳳接口道：「劍磨五年，一定是柄利劍，不磨五年，就是利劍，也要生銹的了。」

谷雲飛道：「我這柄利劍，還沒有生銹。」

說完這句話，他右手就從腰間抽出了一支劍，軟劍！劍是利劍，果然沒生銹。

彩鳳道：「老爺子敢情向來劍不離身？」這句話出口，她巳經倒退出好幾步。

西門兄弟也不覺倒退半步。

彩鳳一見大叫道：「沈勝衣你們也殺得了，難道殺不了這個老烏龜？」

西門兄弟聽到彩鳳這樣說，精神大振，各自挺起了胸膛，握着彎刀的手亦自一緊。

谷雲飛瞪着他們，道：「你們倒聽那個女人的說話。」

西門兄弟一笑。

谷雲飛道：「一場主僕，我實在不忍你們兄弟的兩條生命，斷送在這樣的一個女人的手上。」

西門錦道：「老爺子還有什麼說話要教訓我們？」

谷雲飛道：「只有一件事情，我必須提醒你們。」

西門錦道：「請說。」

谷雲飛道：「她雖然妖冶，並非妖怪，不能夠分身為二，你們則是兩個人，而且是兄弟。」

西門錦大笑道：「老爺子忘記了我們兄弟兩是胡人？」

谷雲飛一怔。

西門華道：「胡人的習俗，老爺子莫非也忘記了。」

谷雲飛搖頭笑道：「胡人到底是胡人，枉費我多年教導，你們現在仍然不懂得倫常之道。」

西門華道：「懂來何用？」

西門錦笑接道：「況且我們有了錢，一定會娶多幾個漂亮的老婆，絕不會因為她只是一個人而發生爭執。」

谷雲飛無話可說。

西門錦又道：「老爺子現在就這樣來提醒我們，莫非是自份必死？」

谷雲飛道：「沒有了毒針你們還敢這樣狂，難道眞的以為我少練了幾年功夫，便殺不了你們？」

聽他的說話，顯然就只知道西門兄弟是憑毒針帮助擊殺沈勝衣，不知道除了毒針之外，還有軟甲。

西門兄弟相顧一眼，舉步橫移，左右分開。

那一眼之中，他們巳決以對付沈勝衣的那一套，對付谷雲飛。

那一套他們其實就是練來對付谷雲飛，有了方才一戰的經驗，他們現在雖然少了一支毒針，一樣滿懷信心。

因為谷雲飛與沈勝衣的武功一定有一段距離，沈勝衣能夠閃開的十五刀，谷雲飛未必能夠閃得開。

事實是否如此？

× × ×

谷雲飛一見西門兄弟移動脚步，亦舉起脚步跨前。

他神態從容，眼瞳之中充滿了自信。

這幾年他雖然幾乎完全將武功擱下，西門兄弟練刀的時候，他間中也有在旁觀看。是以西門兄弟的武功怎樣，他早巳瞭然於胸。

他自信不出二十招，就能夠擊下他們的刀，將他們刺倒。

——先解決你們這兩個忘恩負義的奴才，再狠狠的整那個騷蹄子一頓！

他打定了主意，脚步不停。

西門兄弟左右橫移半丈，也自向谷雲飛走去。

三人很快就置身一條直綫之上。

谷雲飛脚步穩停，右手軟劍低垂，左手一捏劍訣，蓄勢待發！

西門兄弟亦停止前行，却橫向谷雲飛左右緩步迫過去。

三步！揮刀可及！

揮劍亦當然可及，谷雲飛大喝一聲，向左猛一個箭步，三尺軟劍毒蛇一樣攔腰捲向西門華！

西門兄弟同時發動攻勢，左右同時箭一樣撞向谷雲飛！

西門錦從後撲上，彎刀凌空飛斬，一出就是八刀！

西門華少了一刀，他揮刀斬下，刀中隱藏着七個變化，却連一個變化也沒有變向谷雲飛攔腰向他掃來的那支軟劍。

因為他的身穿着軟甲！

谷雲飛並不知道西門華的身上穿着軟甲，可是那刹那，看見西門華不要命的揮刀斬來，亦知道不妙。

因為他清楚得很，西門兄弟並不是那種一動手就與人拚命的人。

却是不知道不妙在那裏。

那刹那他巳經想到先抽身閃避，可是只是想，巳無法抽身閃避。

距離實在太近了。

在這種距離之內，沈勝衣也不能够閃避出西門兄弟的刀網之外，他又怎能够？

「錚」一聲，軟劍巳捲住西門華的腰上！

如果西門華身上沒有穿着軟甲，這一劍巳足以將他攔腰斬成兩截，谷雲飛還有足够的時間回劍應付西門錦從後面斬下來的八刀。

只可惜西門華的身上穿着軟甲，刀槍不入。

衣衫在劍鋒下裂開，西門華並未受傷，手中彎刀飛快斬下！

谷雲飛這一驚非同小可，當機立斷，棄劍急閃！

他的身形也相當快，居然閃開了西門華六刀，西門錦五刀。

西門華六刀之後還有另一刀，西門錦五刀之後更還有三刀！

這四刀谷雲飛閃避不及了。

西門華的第七刀只是在他的胸膛削了一道口子，西門錦的第三刀將他整條右臂斬下來。

他慘叫起脚，飛踢在西門華的小腹上，一脚將西門華踢飛半丈。

那隻右脚才收回一半，就給西門錦斜斬下來的第七刀斬斷！

他痛極倒地！

西門錦還有一刀！

谷雲飛那個身子還未倒在地上，一顆人頭巳被西門錦的第八刀斬的飛離脖子！

齊頭兩段，好準確的一刀！

西門華的左手也很準確，一伸就將人頭接住，道：「好大的一顆人頭，只不知有沒有人敢買。」

西門錦道：「你拿到街上問問看。」

西門華笑道：「我可沒有極樂先生那麼大的胆。」

彩鳳那邊道：「那麼你還不放下。」

西門華倒聽話，却不是放下是抛下。

彩鳳拍着胸口走過來，道：「給你們嚇死我了。」

他眼裏却一絲驚嚇的神色也都沒有。

西門華一把將彩鳳摟在懷中，道：「現在還害怕不害怕？」

彩鳳道：「不害怕。」

西門華俯下頭，以鬍子輕擦彩鳳的面頰。彩鳳咕咕的笑了起來，笑得就像是一隻剛生下第一隻蛋的小母鷄。

西門錦旁邊看見，亦自走過來。

彩鳳即時將西門華推開，笑道：「要親熱也不是這個時候。」

西門華道：「不錯，我們還有一件事要做。」

彩鳳道：「記得就好了。」

西門錦聽說，連隨俯下身，翻轉谷雲飛的屍體，仔細的搜索了一遍。

西門華忙亦幫上一把。

「叮噹」的一聲，西門錦從谷雲飛腰帶上的暗囊內抽出了一串七條鑰匙，道：「找到了。」

西門華目光一落，道：「不錯就是這七條鑰匙。」

彩鳳面上笑意更濃道：「你們趕快去打開密室，將那五箱珠寶搬到來這裏。」

西門錦道：「你在這裏等我們，不要走遠，免得我們到處找你。」

西門華道：「我們將珠寶完全搬上馬車之後就離開的了。」

彩鳳笑道：「放心，就算這個院子之內有鬼出現，也趕不走我的。」

話是這樣說，「鬼」字一出口，她仍然不由自主左右一望。

西門錦失笑道：「你這是自己嚇自己，怪不得人。」

彩鳳目光一落即起，道：「你們離開之前最好將屍體踢開一旁，省得我看見害怕，也省得給別人無意闖進來看見。」

西門錦道：「這個簡單。」左右脚一踢，谷雲飛的斷手斷脚就給他踢入那邊花樹叢中。

西門華抓着屍體的腰帶一揮，亦將這具只有一手一脚的無頭屍身擲向那邊的花樹叢。

西門錦再一脚，谷雲飛的頭顱，便滾向那邊的一輛馬車底下。

谷雲飛半生作賊，殺人無數，始終逍遙法外，現在却死於非命，而且一個身子分成了四份。

這難道就是報應？

× × ×

沈勝衣是伏身那馬車底下。

他的眼睛睜得很大。

所有的事情他大都看在眼內，所有的說話他都聽在耳裏。

他看着谷雲飛慘死西門兄弟刀下，雖然想出手相救，却有心無力。因爲他運功迫毒，也正在最要緊的關頭。

極樂先生的毒藥竟然連彪豹兄弟的解藥也無法完全化解。

他只有運功將餘毒迫出。

這一次，他混身的功力大半集中在右肩上，如果這時候被西門兄弟發覺，即使不致於束手待斃，亦未必擋得了西門兄弟多少刀，前功盡費不獨巳，結果只怕還要送命。

谷雲飛那顆頭顱，滾進車底的時候，他巳經將餘毒迫出來。

但是他仍然沒有移動。

他整個身子幾乎陷於一種近乎虛脫的狀態之中，必須調息一番才能恢復正常。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更不能够驚動西門兄弟。

那顆人頭一直滾到他面前，只差一尺就撞在他的頭上。

人頭恰好是面向着他，充滿驚怒的一雙眼自然也是瞪着他。

谷雲飛死不瞑目。

沈勝衣雖則胆大包天，現在仍然不禁被這顆死人頭的眼睛瞪得心驚胆戰。

幸好他還可閉上眼，不望那顆人頭。

× × ×

也沒有多久，西門兄弟就各自肩托着一個大鐵箱回來。

彩鳳看在眼內，開心得笑不攏嘴，她趕緊走過去，將一輛馬車的車廂廂門打開來，道：「都放在這個車廂之內好了。」

西門兄弟聽話得很，各自將肩托着的大鐵箱卸下，推進那個車廂之內。

鐵箱看來並不輕，他們托着却脚步飛快，而且臉不紅，氣不喘。

彩鳳不禁疑道：「你們有沒弄錯？」

西門錦道：「密室中只有這些鐵箱子，我們也巳經檢查過了。」

西門華道：「你現在可以先欣賞一下。」將方推進去的那個鐵箱子拉回來。

那個鐵箱子的鎖巳給毀爛，他隨手一掀就將箱蓋掀開。

車廂內立時亮起了一蓬珠光寶氣。

彩鳳方待跳上車廂去，整個人巳給西門錦抱起來。

這一來她無須跳上車廂也看到的了。

鐵箱內放滿了珠寶。

彩鳳嬌笑道：「這麼多珠寶，一箱巳經够我們享的了。」這句話出口，她忽然回頭，道：「不是說，一共有五箱。」

人心果然無厭足。

西門錦點頭，道：「不錯是五箱！」

彩鳳道：「還有三箱呢？」

西門錦道：「當然是仍在密室內。」

彩鳳催促道：「那麼快去搬出來。」

西門錦將彩鳳放下，說道：「這就去了。」

西門華笑道：「車廂這兩箱你可要看穩了。」

彩鳳道：「現在難道還有人與我們爭不成？」

西門華道：「沒人，可難保有鬼。」

彩鳳「哇」一聲，舉起小拳頭，力搥西門華的胸膛，道：「你好，你壞。」

西門華被打得格格的大笑，道：「到底是好還是壞？」

彩鳳那個小拳頭，本來就打不痛西門華，何況西門華的身上還穿着鐵甲。

她搥了幾下，反而搥痛了自己的手，捧手佯嗔道：「你就是懂得欺負我，嚇唬我。」

西門華慌忙道：「你千萬不要生氣，

我給你叩頭賠罪。」

如果他眞的叩頭賠罪，不難就發現伏在車底下的沈勝衣，幸好彩鳳立即阻止道：「不要胡鬧了，快去搬珠寶。」

西門華道：「遵命。」

西門錦揷口道：「不過你既然巳說出口，離開了這裏，那個頭還是要叩的。」

西門華瞪眼道：「你這個兄弟眞他媽的不錯極了。」

西門錦大笑舉步。

這兄弟兩人在彩鳳面前簡直就變了兩個小丑，彩鳳對男人的手段，也不可謂不厲害的了。

看着西門兄弟走遠，彩鳳雙手往門邊一按，一屁股就坐上了車廂。

箱蓋還未蓋上，她反手一撈，從箱中撈起了一對玉鈪。

那對玉鈪子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值錢的東西。

彩鳳左右手戴上，只看了一眼又脫下，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這雙手現在還不適宜戴上這些東西。」

很奇怪的一句話。

爲甚麼現在不適宜。

× × ×

西門兄弟很快又回來。

這一次他們搬來了其餘三個鐵箱子。

他們肩上各自托了一箱，合力抬着另一箱，走得雖然沒有方才那麼快，也不怎樣慢。

彩鳳忍不住誇獎一句：「你們的氣力可眞不小。」

西門錦笑道：「這算得甚麼？」

彩鳳連隨從車廂跳下。

西門兄弟三兩下就將三個鐵箱子全都推進車廂去。

彩鳳道：「沒有了。」

西門華笑道：「你還要？」

彩鳳道：「錢可是沒有人嫌多的。」

西門華道：「那個密室之內就只有這些了。」

彩鳳道：「既如此我們亦只好到此爲止。」她又問道：「有沒有被人發覺？」

西門華道：「應該沒有。」

西門錦道：「我們也應該離開了。」

西門華道：「一切都巳弄妥，此時不走，尚待何時？」

彩鳳道：「那一個過去開門？」

西門華道：「我去。」飛步走過去將門閂取下，將門打開，立即倒退回來。

彩鳳又問道：「那一個駕車？」

西門華搶着道：「當然是大哥了，他駕駛的技術一向比我高强。」

西門錦道：「你甚麼時候學得這樣謙虛的？」

西門華道：「這是事實。」

西門錦道：「不過以我觀察，你駕車的技術並不比我差到那裏。」

西門華道：「黑夜駕車，還是技術高一籌的安全。」

西門錦道：「我是哥哥，做弟弟的應該服從哥哥的命令才是。」

彩鳳截口道：「好好的又爭甚麼？」

西門兄弟一齊望着彩鳳，尚未開口，彩鳳的說話巳接上，道：「你們的心意我很明白，是不是都想與我坐在車廂內？」

西門兄弟默認。

彩鳳上前幾步，繞了一個彎，插身西門兄弟之間，舉起手，左右搭着兩人的肩膊，「噗哧」笑道：「都是傻瓜，現在仍然不是親熱的時間喲。」

西門錦道：「那麼你認爲那一個駕車的好？」

西門華道：「當然是你。」

西門錦道：「是你……」

彩鳳道：「不用爭，都給我駕車。」

西門兄弟一怔，相顧一眼，道：「只有這個辦法了。」

彩鳳笑接道：「以後有的是時間。」

西門兄弟不由一齊點頭，道：「不錯，不錯。」

彩鳳嬌笑一聲，鬆開了搭着兩人肩膊的手。她那雙手甫一鬆開，突然一登。

「嗤嗤」的兩聲，兩支三寸長的鋼針突然從她的雙袖之中射出來，「哧哧」分別射入了西門兄弟兩人的額角。

他窈窕的身子旋即向後倒飛。

倒飛半丈。

西門兄弟不由都一怔。

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太意外。

他們一怔之後，一齊都伸手向額角摸去。手才抬起了一半，他們驀地猛一聲怪叫，疾轉過身子。

那剎間他們巳想到發生了甚麼事情。

西門錦瞪着彩鳳，道：「你……」

彩鳳嬌笑道：「我方才不是告訴你們，那種毒針極樂先生一共淬煉了三支。」

西門華嘶聲道：「還有兩支，在你那裏？」

彩鳳道：「現在在你們額角上。」

西門錦面色慘變道：「爲甚麼？」

彩鳳道：「那五箱珠寶一個人獨佔是不是遠比三個人均分的好？」

西門兄弟齊聲怒吼。

彩鳳笑接道：「這個道理我就是不說，你們也應該明白。」

西門華身形一幌，慘叫道：「快給我解藥。」

彩鳳攤開雙手，道：「沒有解藥。」

西門錦道：「你在說謊。」

彩鳳歎了一口氣道：「我一生人難得有一句老實說話，你們竟然不相信，我實在傷心得很。」

西門華野獸也似一聲咆哮，道：「你這個女人，我……我把你碎屍萬段。」

他拔刀出鞘。

刀出鞘一半，他突然打了一個旋子，咕咚的摔在地上，一張臉巳變成紫黑色。

西門錦一張臉也在發紫，他奮力拔出那把彎刀，舉步向彩鳳走過去。

一步，兩步，三步。

刀刷的斬在地上，西門錦人亦倒在地上，一張臉亦巳紫黑。

那麼厲害的毒藥暗器射入了額頭，他還能支持到現在才倒下，巳經奇蹟的了。

彩鳳即時一拍胸口嚷道：「好厲害的毒藥，嚇死我了。」

她當然並沒有嚇死。

在她的眼中，也只有喜悅之色。

好厲害的毒藥，好厲害的女人。

× × ×

彩鳳連隨走回去馬車那邊，拉過了韁

繩，縱身躍上了車座。

車座上除了馬鞭之外，還有一頂范陽笠子，一件披風。

彩鳳將范陽笠子往頭上一戴，披風往身上一搭，取過馬鞭，左手拉韁，右手揮鞭，驅車奔出。

她原來也懂得駕車。

而且她還有幾分小聰明。

一個好像她這樣美麗的女人，夜間駕着一輛這樣華麗的馬車，給人看見了，一定會起疑。

所以她先戴上笠子，再搭上披風遮着身上的衣服。

她身上的脂粉香味却掩蔽不了。

脂粉香飄。

幸好天香樓的馬車，裏面必放香料，本來就已經是一輛香車。

所以就算路上遇着人，嗅到了脂粉香味，也未必會懷疑這車把式是一個女人。

美人香車，此去何處？

× × ×

車輪方開始轉動，沈勝衣已經採取行動，伏着的身子一翻，變成了仰臥。

車廂一駛過，他雙手就抓住了車廂的門框，整個身子旋即一提，離開地面。

他右手將車門拉開，身子便斜竄了進去！

動作雖然不大靈活，比方才已好了很多，居然沒有弄出多大聲響。

他旋即將門關上。

車聲轔轔，彩鳳的心情又緊張，並沒有聽到沈勝衣弄出來的那些聲響。

事實她亦想不到，竟然有這種事情發生，車廂內竟然會偷進了一個乘客。

這個乘客而且又是她以爲早已毒發身亡的沈勝衣。

× × ×

馬車出門右轉。

轉過了幾條街道，就到了全城最荒僻的地方。車行更快。

馬車奔馳了約莫半個時辰，來到了城東郊的一個山谷之外。

彩鳳驅車不停，直入山谷。

極樂先生那個極樂莊也就在這個山谷中。彩鳳也就將馬車停在極樂莊的門前。

如此看來，沈勝衣早上在莊外聽到的那個與彩鳳一樣的聲音，相信並不是聲有相似，眞的是彩鳳的聲音了。

爲甚麼彩鳳將馬車駛來這裏？

極樂先生與她其實又是甚麼關係？

彩鳳將馬車停下，馬鞭往車座旁一插，連隨脫下笠子，卸下披風，跳下車來。

她才走到莊院的門前，莊院的大門便自在內打開，一隻鳥探頭出來。

是鳥不是人。

死亡鳥。

今夜天空上也有月。

明月。

月明如水，整個山谷都浸在淒冷蒼白的月光中。

那隻死亡鳥映着月光，通體散發出一種令人心悸的寒芒。

彩鳳竟然一些也不害怕，反而走上前，伸手一摸那隻死亡鳥的頭，嬌笑道：「怎麼今夜你又穿上這件鳥形衣？」

死亡鳥張嘴道：「現在不穿，以後只怕很難有機會再穿的了。」

張的是鳥嘴，說的竟然是人話，並不是「呱呱」的叫。

鳥形衣？這莫非只是一件衣服？穿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個人又是誰？

彩鳳奇怪道：「爲甚麼？」

死亡鳥歎息道：「沈勝衣追到了這個地方，又豈會不疑這個地方，懷疑我？他雖然離開，一兩天之內必會再來，我這件苦心研究，精工製造出來的鳥形衣，只好找一處地方埋下，以免給他找出來。」

彩鳳笑道：「你若是担心這個人，現在大可以放心了。」

死亡鳥道：「哦？」

彩鳳道：「西門錦暗算得手，已經將你給他的那支毒針射進了他體內。」

死亡鳥一怔道：「當眞？」

彩鳳道：「假不了。」

死亡鳥道：「死了沒有？」

彩鳳道：「現在應該已死了。」

死亡鳥大笑。

笑聲忽一頓，奇怪的問道：「那支毒針西門錦不是預備拿來暗算谷雲飛。」

彩鳳道：「暗算沈勝衣豈非更好？」

死亡鳥道：「是你出的主意？」

彩鳳道：「我既然知道他已經調查你這個人和極樂莊這個地方，有機會又豈會不替你除去這禍患以免你再爲他煩惱。」

死亡鳥大笑道：「好孩子，也不枉我疼你一場。」

他連隨問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彩鳳道：「說來話長。」

死亡鳥道：「進內坐下細說。」

他急不及待的轉身舉步，彩鳳一笑，亦步亦趨，却沒有關上門。

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她絕不以爲還有人瞎闖進來。

何況門外還有一輛那麼貴重的馬車。

他們身形才消失，沈勝衣便推開車廂的門戶，貍貓一樣溜出來。

肩膊的傷口已經沒有血流，他動作的靈活，與負傷之前根本就沒有分別。

這半個時辰之內，他一直在車廂裏運功調息，現在已經完全回復正常了。

彩鳳將馬車停下，他就挑起半個車窗簾子偷窺。

看見彩鳳與那隻死亡鳥說話，他心中的驚訝實在難以形容。

再聽清楚那隻死亡鳥的聲音，他更加奇怪了。

——那隻死亡鳥的聲音，不就是極樂先生的聲音？

沈勝衣決定跟進去探聽其中秘密。

× × ×

出了馬車，看清楚了周圍情形，沈勝衣立即一個箭步竄到那邊牆腳下。

然後他貼着牆壁緩緩向門那邊移去。

他不得不小心。

因爲到現在爲止，對於極樂莊這地方他仍然非常陌生，也無法確定，極樂莊是否只住了極樂先生一個人。

到了門邊，他也傾耳靜聽了好一會，才移步向門內轉入。

向門的那個廳堂燃着燈火，極樂與彩鳳，並非對門而坐。

燈光將他們的影子照在糊紙上。

他們是坐在廳左。

沈勝衣大着胆子踏上石徑走向廳堂。

他的脚步起落甚慢，着地無聲，全身的每一根神經，每一分肌肉都在作戰狀態，準備隨時應付突來的襲擊。

石徑的兩側都是鐵網連成的鳥籠。

淒迷的燈光之下，仍然隱約看見棲滿了無數雀鳥。

那些雀鳥大都已入睡，可是仍然有部份瞪着眼睛，不時發出種種奇怪的叫聲。

沈勝衣幾乎貼着石徑左面的鐵網前行，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看到那些妖異的鳥眼，聽到那些奇怪的鳥叫，他忽然有一種感覺，以爲自己是走在幽冥之中。

這種感覺一生，沈勝衣自己也險些忍不住笑出來。

因爲他從來都沒有到過幽冥，根本就不知道所謂幽冥，到底是怎樣子。

這個地方在日間縱然很美麗，在夜間，未免太恐怖了！

× × ×

沒有襲擊。

沈勝衣平安來到廳堂之前，他轉入左面走廊，手指沾口涎點破糊紙，偷眼往內望。

彩鳳與那隻死亡鳥正就是坐在廳左一張彫滿了鳥紋的桌子旁邊。

非獨桌子彫着鳥紋，椅子也是，整個廳堂的所有器具不是彫成鳥紋，就是形狀如同雀鳥。

廳堂處更掛滿了鳥籠，有竹製的，有玉彫的，竟然還有金銀打的。

這個極樂先生豈止喜歡雀鳥，簡直愛鳥成狂，成痴。

甚至他本人，現在也是藏在一套鐵打的鳥形衣服之內。

× × ×

死亡鳥的頭放在桌面之上。

鳥頭是鐵打的，鳥身也是鐵打的。

這並非一隻眞正的死亡鳥。

精煉的上等鐵，打得非常薄，薄而堅韌。堅韌且刀槍不入。

本來是鳥頭的地方，現在却露出一個人頭。

白髮蒼蒼，眼瞳如籠白霧，一面惡作劇的笑容。

——極樂先生！

藏在鳥形衣之內的正就是這個極樂莊的莊主。

他現在笑得特別開心。

因爲彩鳳正告訴他谷雲飛被西門兄弟斬成了四件。

他笑道：「西門兄弟的胆子未免太小，大好人頭，應該拿到街上叫賣。」

彩鳳道：「他們非獨胆子小，而且愚蠢得可憐。」

極樂先生道：「你這樣說，他們是必已死在你袖中的毒針之下。」

彩鳳道：「那些毒藥果然很厲害。」

極樂先生道：「你以爲我是騙你。」

彩鳳道：「我豈會這樣以爲。」

她忽然起身，一擰腰，坐在極樂先生的腿上，道：「你又怎捨得騙我？」

極樂先生道：「那些珠寶到手了。」

彩鳳道：「就在門外那輛馬車內，一共是五箱。」

極樂先生道：「我花了三夜，才想出這個計劃，沒有理由不成功。」

彩鳳道：「沈勝衣的出現，却是幾乎破壞了這個計劃。」

極樂先生道：「他的出現並不在我的計劃之內。」

彩鳳道：「任何計劃，多少都難免有些意外阻撓一下。」

極樂先生道：「你要報復，我替你結果孔雀，你要有錢，我也已替你設辦法弄到手，現在氣消了，錢有了，你應該很快樂了。」

彩鳳嬌笑道：「快樂得要命。」

極樂先生道：「沒有東西可想了。」

彩鳳笑道：「誰說沒有？」

極樂先生一哦道：「你還要什麼。」

彩鳳雙手摟住了極樂先生的脖子，道：「要你！」

極樂先生呵呵大笑道：「我既不年輕，又不英俊，你要來幹什麼？」

彩鳳道：「要你來床上侍候我。」

極樂先生道：「這句話若是讓人聽到，準會笑掉牙。」

彩鳳道：「他們又怎知道，這麼多年來就只有你一個人能够眞正讓我滿足。」

極樂先生道：「你大概還不知道每一次侍候完你，我最少要吃九斤藥材，再休息三天。」

彩鳳道：「那麼一個月總有十天眞正快活。」

極樂先生大笑道：「一個月十天，你是存心要我的命了。」

彩鳳親了親極樂先生，道：「我怎捨得要你的命喲。」

沈勝衣在外面聽見，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到現在，他總算弄清楚這一男一女的眞正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正常。

這兩人的心理無疑亦已入於變態。

極樂先生旋即道：「看來你是怎也不肯放過我的了。」

彩鳳道：「難道你又可以沒有我？」

極樂先生搖頭道：「不可以。」

彩鳳道：「那還不趕快執拾行裝。」

極樂先生一怔道：「幹什麼？」

彩鳳道：「離開這個極樂莊。」

極樂先生道：「爲什麼？」

彩鳳微喟道：「你賣人頭之時只顧尋開心，沒有將面龐幪上，崔老六金小三可是認得你，我相信，明天官府一定會派人到來抓你回去，一對面，可就糟糕了。」

極樂先生道：「少担心，崔老六金小三兩人當時是醉酒之中，我只要一口咬定，他們是醉眼昏花，看錯了人，官府能拿我怎樣？」

彩鳳道：「還是離開了比較安全。」

極樂先生一再搖頭道：「給我一個月時間，我也許能够離開。」

彩鳳道：「爲什麼要一個月？」

極樂先生道：「其實一個月時間，我相信也無法完全撤走這個莊院的雀鳥。」

彩鳳道：「你是抛不下那些雀鳥。」

極樂先生道：「你應該明白。」

彩鳳道：「有那五箱珠寶，你可以再買回來。」

極樂先生道：「那些雀鳥並不是全部

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的。」

彩鳳道：「那你可再到處去搜羅。」

極樂先生道：「你難道忘記了我搜羅那些雀鳥，前後花了多少時間？」

彩鳳沉默了下來。

極樂先生道：「你放心，即使留在這個莊院官府也沒我的辦法。」

彩鳳道：「可是我……」

極樂先生道：「你更加簡單，只要將那些珠寶埋藏起來就是！」

彩鳳道：「哦？」

極樂先生道：「沈勝衣，谷雲飛，西門兄弟全都是武林高手，你就是自己承認是你陰謀殺死他們，有沒有人肯相信。」

彩鳳想想道：「這倒是。」

極樂先生道：「官府必須掌握足够的人證物證，才能够將人判罪，他們那裏有人證……」

一個聲音突然截斷了他的說話，道：

「這裏就有一個了！」

極樂先生彩鳳一驚回頭，目光及處，失聲道：「沈勝衣？」

沈勝衣懶洋洋的挨在門旁，盯着極樂先生，道：「物證那方面，你身上穿着的鳥形衣，還有門外彩鳳姑娘駕來的那輛大馬車，我就認爲已經足够了！」

彩鳳面色慘變，不覺站起。

極樂先生亦自站起身子，隨即將桌上的鳥頭往頭上一套。

極樂先生又變成了一隻死亡鳥。

沈勝衣仍然盯着他，道：「我最初已經有些懷疑死亡鳥是人扮的了，想不到你竟然能够利用那雙翅膀的震動在空中飛翔，佩服！佩服！」

極樂先生的語聲從鳥頭中傳來，道：「彼此。」

彩鳳見鬼一樣盯着沈勝衣，脫口問道：「你不是已經中了毒針？」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彩鳳道：「怎麼你不死？」

沈勝衣道：「因爲我服下解毒藥。」

極樂先生追問道：「那來的解藥？」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聽過唐門彪豹兄弟？」

極樂先生道：「聽過，他們兩人聽說煉成了一種銷魂蝕骨散。」

沈勝衣道：「而且還有解藥？」

極樂先生道：「你認識他們？」

沈勝衣道：「認識唐彪。」

極樂先生道：「他送了一些解毒藥給你。」

沈勝衣道：「不錯。」

極樂先生道：「銷魂蝕骨散難道有我煉的那種毒藥那麼厲害。」

沈勝衣道：「沒有。」

極樂先生道：「那麼銷魂蝕骨散的解藥又豈能够化解那種毒藥。」

沈勝衣道：「再加上我深厚的內功就能够了。」

極樂先生一怔，道：「原來如此。」

彩鳳接問道：「你怎會找來這裏？」

沈勝衣道：「我本來就沒有離開那個院子，一直伏在那輛馬車之下運功迫毒，到你將馬車駛出那個院子之時，我已經好得七七八八，爲了追查眞相，索性就溜進車廂內。」

彩鳳道：「你——」

只說了一個「你」字，她便已氣得不能够說下去。

沈勝衣很明白她的心情，沒有再跟她說下去，轉對極樂先生道：「到現在，整件事我大抵已明白了。」

極樂先生道：「這是說仍然有些事不明白。」

沈勝衣道：「只是一件。」

極樂先生道：「何不問明白？」

沈勝衣道：「爲什麼你這樣聽從彩鳳的吩咐，她叫你殺人你就殺人，叫你替她陰謀奪取他人的家財你就替她想辦法。」

極樂先生一笑，反問道：「你知道我平生喜歡的是什麼？」

沈勝衣不假思索，道：「鳥！」

極樂先生道：「彩鳳是什麼？」

沈勝衣道：「一種鳥的名字。」

他一怔問道：「你就是因此，特別喜歡她，一切順從她。」

極樂先生道：「是！」

沈勝衣詫聲道：「孔雀也是種鳥名，爲什麼你又忍心將百鳥院的孔雀分屍？」

極樂先生道：「我這個莊院之內養着四對孔雀，我知道孔雀是怎樣了，她雖然叫做孔雀，完全不似孔雀。」

沈勝衣道：「當然，她只是個人。」

極樂先生道：「不錯，只是個人。」

沈勝衣道：「彩鳳也是一個人。」

極樂先生忽問道：「你有沒有見過眞正的鳳鳥？」

沈勝衣道：「沒有。」

他下面的說話還沒接上，極樂先生已截道：「根據古書的記載，鳳鳥這種鳥是一種神鳥，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啄，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

沈勝衣道：「你以爲眞的有一種這樣的鳥？」

極樂先生道：「不以爲。」

他一頓接道：「所以我說鳳鳥其實就是她那個樣子，你敢不敢說不是。」

沈勝衣苦笑道：「這是聊勝於無。」

極樂先生毫不否認，道：「正是！」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天下不少女子都是以鳳爲名，甚至以鳳爲姓。」

極樂先生道：「我知道，不過第一個我却是遇上她。」

沈勝衣道：「你的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極樂先生道：「每一個人的腦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我當然不會例外。」

沈勝衣道：「現在你那個腦袋又在動什麼念頭？」

極樂先生道：「當然是消滅證據。」

沈勝衣道：「你想好了沒有。」

極樂先生道：「想好了。」

沈勝衣道：「如何？」

極樂先生道：「過來，我告訴你。」

沈勝衣竟然應聲走進廳堂斜向極樂先生行過去。

才走到堂中，「呱」一聲怪叫，極樂先生就飛了起來。

沈勝衣立即停步，極樂先生幾乎是同時向他撲落。

鳥翼先到，鋒利的鳥翼刀一樣斬向沈

勝衣的咽喉！

最好消滅證據方法，極樂就是殺人。

沈勝衣早已提防了，身形立即後退！

鳥翼過處，掛着的鳥籠嗤嗤的斷折紛飛！極樂先生的一雙鳥翼無疑就是一對厲害的兵器。

他左翼擊空，右翼又擊到，雙翼拍擊，斬削，一雙脚同時配合踢擊。

鳥形衣雙脚的鈎爪也是兵刄！

尖長的鳥咀何嘗不是！

他混身兵刄，而且混身都刀槍不入，這下子全力展開攻勢，只打得沈勝衣連連向後退。

沈勝衣左手劍雖然迅速，可是那一雙鳥翼根本就已是一雙大盾牌，一合便將他所有的攻勢完全擋開去。

即使他的劍搶到空隙，從那雙鳥翼之中刺入，也無法刺傷極樂先生。

極樂先生惟一的弱點，只有那一雙眼睛。他顯然也知道這一點，眼睛的部份，防守得特別嚴密。

沈勝衣一時間只有後退的份兒。

廳堂雖然也相當寬闊，但是鳥翼一張開，已佔了三份一的空間。

沈勝衣連左右閃避都成問題。

一退再退，後面已是牆壁。

極樂先生又是「呱」一聲怪叫，雙翼盡展，迴旋疾斬了過去。

沈勝衣頎長的身子刹時箭一樣上射。

鳥翼從他的脚下斬過，斬在牆壁上。

牆壁碎裂，粉屑激飛？

沈勝衣一拔兩丈，左手劍擊在屋頂之上。屋頂劍光中裂開了一個大洞，沈勝衣連人帶劍射了出去。

極樂先生人刹那亦自凌空飛撞屋頂。

「嘩啦」的一聲，一大片瓦片硬硬給極樂先生撞碎，他勢子未絕，穿出了屋頂，凌空一旋，落在瓦面之上。

沈勝衣却已立足在石徑上空的鐵網。

極樂先生呱呱怪叫聲，瓦面上振翼飛起，飛向沈勝衣！

一發動攻勢之後，他簡直將自己當做一隻鳥，一句人話也不再說，只是呱呱的怪叫。

「呱呱」的怪叫聲中，極樂先生已飛臨石徑的鐵網上空，翼爪當頭向沈勝衣拍抓擊下！沈勝衣只等他飛近，左手劍一沉，嗤嗤一陣異响，在鐵網上劃了一個圈，人連隨滾身閃出。

所有的動作都是在刹那之間完成。

他人才滾出，極樂先生已凌空擊落！

翼爪一擊空，他雙脚自然落在鐵網上，正是沈勝衣以劍劃了一圈的那片鐵網。

鐵網已被劍削斷，極樂先生一踩下，那一圈鐵網立時下跌，極樂先生下半身，立時從網洞中跌了下去。

他雙翼却齊脅擱在鐵網之上。

沈勝衣這一着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雙脚懸空，無處着力，一時間再也飛不起來。

沈勝衣人劍即時飛回，劍挑極樂先生頭戴着的死亡鳥頭。

鳥頭一挑開，他的劍便可以架在極樂先生的頸上迫使他就擒。

極樂先生已無從閃避，但沈勝衣的劍一挑到，他擱在鐵網之上的雙翼却突然一合！錚一聲，沈勝衣的劍立被夾在雙翼之中。

極樂先生這一着沈勝衣同樣意外。

還有他更意外的事情。

那雙鳥翼一合，上面的羽毛竟一支支飛了出來，就像是一支支的飛刀。

沈勝衣若是只顧拔劍，不難就傷在這些羽毛飛刀之下，而一般人的習慣，兵器被敵人夾住，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是將劍拔回。

沈勝衣竟然例外，手中劍一被鳥翼夾着，他竟然立即鬆手棄劍，倒翻了出去。

他並非知道極樂先生這套死亡鳥衣的秘密，只是那刹那之間，聽到了「卡」的一聲機簧响聲。

他反應的敏銳，經驗好豐富，又豈是一般人所能够相比！

鳥羽飛刀一支支從他的胸腹之上飛過，他在鐵網上一個翻滾，左手往右肩袖上一抽一翻，一點寒芒就從他的右手飛出，飛向極樂先生的左眼！

那支毒針他拔出了之後，隨手插在右肩衣袖之上，本來就是以便必要時，多一樣武器使用，現在却拿來作暗器使用。

這本來就是暗器。

極樂先生實在想不到沈勝衣居然也會用暗器！

他也想不到沈勝衣竟然能够閃避得開那些羽毛飛刀的突襲。

那刹那他只知道沈勝衣是被羽毛飛刀射倒，不由「呱」的又一聲鳥叫。

這一聲鳥叫才出口，毒針已射入了他的左眼。

高興的叫聲立時變成恐懼。

極樂先生半身猛一掉，周圍的鐵網盡斷，整個身子跌下了石階。

彩鳳這時候已經從廳堂之內奔出來，一見驚呼一聲，走過來扶起了極樂先生。

沈勝衣即時從破網中躍下。

極樂先生瞪着沈勝衣，左眼已沒了神彩突然道：「你用的是不是我的毒針？」

沈勝衣道：「正是。」

極樂先生慘笑道：「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沈勝衣道：「生死關頭怪我不得。」

極樂先生道：「你若是不用這支毒針，我第一批鳥羽飛刀射出，必取你命！」

語聲一頓，又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生死之外，別無選擇？」

他忽然轉頭望着彩鳳，道：「你應知自己罪大惡極，一入衙門，必死無赦？」

彩鳳點頭。

極樂先生長歎一聲道：「你既是鳥中的女王，焉能够陷身牢獄，法塲斬首？」

這句話出口，他突然迴翼，抱緊了彩鳳，鋒利尖長的鳥嘴同時刺入彩鳳咽喉。

彩鳳竟完全沒有閃避，竟露出笑容，含笑迎接這種突然的死亡。

沈勝衣完全來不及阻止。

他瞪着兩人相擁倒下，一時間，心頭也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半晌，他如夢初覺，仰天歎了口氣。

天上仍有月，月色仍如水。

鐵打的死亡鳥衣在月色下一樣閃爍着那種令人心悸的寒芒。

這隻死亡鳥却已死亡。

（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一

朱羽・文
盧令・圖

疾如風（一）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

劫鏢屠鏢客

狂風捲動砂石，形成一股黃浪，撲擊着牛角鎭，屋宇，街道，樹叢，都是一遍黃，看上去這裏彷彿變成了荒無人烟的沙漠。其實，這裏人烟稠密，鎭上少說也有千戶人家。

牛角鎭因牛角山而得名，而牛角山自然是因爲它的形狀像一對牛角。山裏沒有野獸，沒有藥材，也沒有參天巨木，換句話說，山中並無値得開發的資源。而附近的土壤也因爲有太多的砂質而無法種植農作物，只有少數靠近山麓的坡地還可以種種花生，芝蔴甚麼的。可是，那並非人類最主要的糧食，而且出產也有限。

牛角鎭既有上千戶人家，當然有他們生存的理由。其原因是：牛角山是咸陽古道的入口。經這裏進入伏牛山，穿咸陽古道，直入鄂境，比起別的路來還要近一千里以上，可以縮短十天到半個月的行程。因此，牛角鎭的居民是靠賺取過路行旅的錢來維生。那些行業也都是應行旅的需要來設立，客棧，茶樓、酒肆、牲口棧，鐵匠舖，車店，伕子營……說起伕子營，該是別地方沒有的。由於本地勞力過剩，工錢也就份外便宜。許多精明的行商都會到牛角鎭來僱用他們所需要的車伕，馬伕，挑伕等。那年頭，鐵路，公路修建得很少，至於火車，汽車，有許多人從生到死都沒有見過。所憑藉的運輸工具只有兩種：四條腿的牲口和兩條腿的人。

追賊遇賊人

那年頭，從豫入鄂，從鄂來豫，行商的確不少，咸陽古道也給與那些行商許多方便。不過，這條古道只有三、四、五、六、七、八、九等七個月才能通行。一到十月，就霪雨綿綿，霧氣昇騰，冬月又是北風肆虐，黃砂漫天，臘月、正月、二月則是大雪紛飛，道路冰封，牛角鎭一年只有七個月的買賣，另外五個月都是「冬眠」狀態。儘管如此，本地的居民還是過得很富裕。

這天是十月二十三，曆書上記載着那天正是立冬。綿綿霪雨早在前幾天就停了，季節性的北風緊跟着而來。每一個地區的居民對當地氣候早就有了適應性，每一家都是關緊了門窗，在屋子的頂端用木板釘了一個四四方方的通風管用來通氣，通風管的頂端是歪的，而且通氣口朝着南方。儘管屋外飛砂走石，塵烟滾滾，屋內却都是乾乾淨淨的。

鎭北口上有一家「劉家老店」，當家的討了個啞吧老婆，人啞心不啞，人挺伶巧，還生下了一個漂亮女兒，爲了要試試這個女兒是不是天生聾啞，她老子在她一出世之後就托人到縣城帶回來一隻銀鈴，整天在她耳朵根子上搖着，因此這個女兒的名字就叫銀鈴。

銀鈴生來乖巧，大概因爲母親是殘廢的關係，也格外勤奮，十歲就能帮忙父母管看店務了。劉家老店的格局並不大，店

堂五、六副座頭，賣點簡單飯菜，四間客房，一座馬棚，一座車棚。當家的一看老婆女兒照顧店務已綽綽有餘，就去伕子營賣勞力，也是想多賺幾個錢。也不知是客地的繁華使他戀棧不歸，還是那個多情女子絆住了他，或者在路上感染了什麼疾病，一去就沒回頭。眼看銀鈴已經是十八姑娘一支花了。

啞婆娘白天忙店務，夜裏淌着眼淚盼丈夫，時間一久，眼淚淌乾，感情痲木，在他們生活圈子裏，那個男主人的影子已逐漸消失，娘兒倆過得倒是挺愉快的。

大概是天快擦黑的光景吧？其實這種飛砂走石的壞天氣從早到晚天空都是黑沉沉的，那年頭只怕還沒有人在壁上掛座鐘，腕上帶個錶。他們在晴天時看太陽的方向，陰天憑直覺。現在就靠聽風聲。風勢一轉劇，那表示已到了薄暮時分，季候風是深夜最强，晌午最弱。

啞娘在灶上燒晚飯，銀鈴則在燈下縫衣裳，一到十冬臘月，這裏在大白天也是點着燈的，銀鈴記得清清楚楚，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那一天是她娘四十歲生日，她要親自縫製一套棉襖褲，綉一雙綉花鞋作爲生日禮物。在她眼睛裏，她娘永遠年輕，永遠美麗，應該裝扮裝扮，她娘雖然無法張口說話，却不會損傷她的美，反而增添幾分神秘感。在銀鈴的心中，活在身邊的娘還比失去踪影的爹要重要得多。

天生的聾子必定是啞子，因爲無法聽到聲音，不了解聲音，也就無法模仿學習發聲，可是，天生啞子却不一定是聾子，銀鈴的娘正是如此，她不能說話，卻聽得到，而且聽覺還特別敏銳。

銀鈴整整縫了一個下午了，雖然她娘的生日距離現在還有整整兩個月，但她却一點也不懈怠，早日完工早放心，現在，她停下來，扭扭痠痲的手臂，張口打了一個呵欠，突然，她那懶散略帶疲倦的神情在一瞬間消失，精神振奮起來。

「娘，響鈴！」

在漫天風砂中，牲口項的下多半掛着一串鈴子，發出悅耳響亮的聲音，提醒對面行來的車馬避免撞上。大概是因爲她從小就聽鈴聲的關係，她對這聲音格外敏感，劉家老店是鎭口頭一家，佔了地利，如果眞有這麼一個冒失客人在這種天氣路過牛角鎭，娘兒倆當然是不願放過的。

她娘仍在翻動着鍋裏的烙餅，只是轉過頭來對她女兒笑了笑，那意思彷彿是說：傻丫頭，這種天氣那有人出門呀？別在那痴心妄想啦！

銀鈴收起針綫籮，仍在不死心地傾聽，突然，她又嚷了起來：「娘！響鈴，沒錯……還是一輛雙轡套車。」

啞婆娘雖然也聽到了，她慌忙將烙餅用鍋鏟撈起：三步併成兩步跑向門口。現在，銀鈴已經清楚可聞，還夾着馬兒不安份地低低嘶鳴以及車輪的吱吱聲。

啞婆娘將店門打開一道縫，尖風立刻像利刀似地攢了進來。

銀鈴快步跑到門口，果然有一輛大車停在門口。她也不管風砂盡往她口鼻裏面鑽，扯開嗓門，朗叫道：「客官！別再往前走啦，咱們這兒有上好的伙食，潔淨的客房・趕緊進來，大車，牲口，我娘會照拂……」

坐在車座上的人像是突然找到了避難所似的，一翻身跳下，弓着身子，從兩個女人的身體當中擠了進來。

啞婆娘卻頂着尖風跑了出去，銀鈴砰地一聲將大門關上了。

客人一身砂土，滿臉黑污，模樣兒很可笑，可是，銀鈴却不會笑，因爲她見得太多。

由於她從小就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也就非常老練，口齒更是伶俐得很。

「爺們，多虧你一身好本事，這大的風還能駕車趕路，趕緊去洗把臉，木盆就在水缸的房邊，那幾塊面巾都是乾淨的……然後你自己去選一間上房，反正都空着，換件衣裳便可就輕快啦，愛吃什麼儘管吩咐，包子，饅頭，燒餅，麵條，餃子……米飯也成，菜嘛……可沒新鮮的，你要是喜歡吃臘味那可正好，咱們還有一罎二鍋頭……」這些辭兒曾經說過千百遍，現在說來，眞是流暢已極。

客人低着頭洗臉，漱漱口，也不知道聽見她的話沒有。

「爺們，進了劉家老店你就儘管放心吧，我娘正在照料你的牲口，絕虧不了那兩匹好馬。」

銀鈴口裏說着話，手裏却在往灶裏加木柴，同時，眼光也在打量客人，這幾乎成了她的習慣，她喜歡去猜測客人的年齡・身份，作什麼買賣的，有時候，她還去推測客人的性格。經年累月下來，她已經猜得很準了。

現在，她猜測這個客人絕不會超過三十歲，而且不是個作買賣的，這當然不是憑空猜測，前者從體型，步伐就可以看出來，後者則要看他的穿着與擧止了。

客人的臉終於從水盆裏抬了起來，面巾黑了，而他的臉却白了，那張臉眞白，迺往客商多半是些粗漢，從沒有生得如此白晳的。不但臉皮白，眼睛也很大，再配上兩道濃眉，一個挺直的鼻子，……够了，實在够格稱得上是一個很漂亮的男人，難怪銀鈴多看了幾眼，心裏就輕輕地跳了起來。

「剛剛那位是妳娘？」客人說話了，嗓門很輕脆，口音像是從北邊來的。

「是的。」銀鈴趁機會加以介紹：「我娘是啞子，不聾，有什麼吩咐只管跟她講，不過，她不會問你的話。」

「哦，妳爹呢？」

「出了遠門，」時間太久，已冲淡了悲哀，何況在她的心靈中，娘已成了她的全部。「大概他要去的地方很遠，七八年都還沒有回來。」

「哦？」客人掀唇露出了一排整齊雪白的牙齒，他似乎想笑，最後還是沒笑出來。「就你們娘兒倆？」

「嗯。」

「家裏沒個男子作這種買賣不怕？」

「怕什麼呀？」銀鈴洗洗手開始揉麵。「過往客商都是規矩人，盜賊不走這條路……你想吃點什麼呀？」

「有吃就成……」客人很隨和，「剛才妳說，盜賊不走這條路？」

「是呀！」

「爲什麼呢？」

「咸陽古道沒岔道，官兵追來了沒處躲呀！」

客人這一次笑了，似乎很欣賞銀鈴那股子爽直。

「你是路過？」

「嗯！」客人蹲下去幫忙在灶裏加木柴？

「上那兒？」

「去湖北。」

「那是說，你也要去咸陽古道啦？」

「是呀，我得加緊趕，只有這條路近一些。」

「你以前走過這條咸陽古道嗎？」

「沒走過。人生要走許許多多不同的路，每一條都有頭一回，是不是？」他不停地往灶裏添柴火，其實爐火已經很旺，他似乎很喜歡看熊熊烈火的那股子勁兒。

「客官貴姓呀？」

「我姓高。」

「哦，高爺，我叫銀鈴……」

「你說話的聲音，也像銀鈴，挺好聽的。」

這是一句恭維話，可是銀鈴並沒有顯露喜色，臉蛋繃得緊緊的：「高爺！我可說的是實話，我看你還是趕緊打退堂鼓，沒人敢在這個時候走咸陽古道。」

「怎麼呢？」

「漫天風砂，頂着尖風翻山過嶺，人受得了，牲口也受不了呀！山泉也乾了，你不但要帶自已的吃喝，還要帶牲口的水草，一路上差不多有二十來天都在荒山野外露宿，這種天氣，你怎麼過呀？高山上說不定早就打霜下雪啦！黃泥土結了凍，又硬又滑，馬蹄子踩都踩不穩，高爺！說正格的，每年一過八月，誰都不敢走那條咸陽古道。」

姓高的客人一直都顯得很鬆快的樣子，現在，他的臉色沉了下來，接二連三地往灶裏丟木塊，什麼話也不說。

「高爺，我又是說正格的，一過八月古道就成了死路啦！」

銀鈴她娘進來了，她也成了一個黑人，她向銀鈴打了一陣手勢，銀鈴立即向姓高的翻譯：「我娘說，牲口已經上了槽，教你放心……高爺，前頭坐吧，吃的，喝的一盆兒就上來啦！」

姓高的坐到外面去了，他手頭拎的那個小革囊銀鈴要替他拿到客房去，他搖搖頭，表示要帶在身邊。銀鈴心裏想：八成這裏頭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銀鈴爲他沏上了一壺茶，斟上，她手裏的茶壺還沒放下，突然又傳來一陣急驟的蹄聲，銀鈴臉上出現了喜色，却想不到那陣蹄聲打從他們門前經過，却沒停下。

「高爺，我還以爲，又有客人上門了哩！」

姓高的道：「這種天氣，你們這兒有過客人嗎？」

「高爺！兩個月來，你是頭一個客人，打從我懂事以來，你也是咱們牛角鎭在十月裏接待的頭一個客人哩！」

馬蹄聲又響了過來，這一次不是銀鈴注意，而是姓高的在留神，馬蹄聲在門口停住，銀鈴却沒有動。

她並沒有客人上門的那股子喜悅，她似乎已經覺察到今晚的情況似乎有點兒不對勁。

砰砰砰，有人在敲門，銀鈴她娘從廚房跑出來向她揮着手，她還是沒有動，却以目光瞪着姓高的。

姓高的笑着說：「銀鈴姑娘，還不去開門，又有客人來啦！」

銀鈴這才去了，門打開了，進來一個身裁魁梧的漢子，他一連聲地說：「好大的風，好大的風！」

銀鈴她娘又跑出去照料牲口了，銀鈴則在侍候新上門的客人洗手淨臉，店堂裏就剩下姓高的。他在喝熱茶……不！他不是在喝茶，他是一個勁兒地旋動着手裏的杯子，眉頭緊緊地皺着，是有什麼煩惱的事兒在困擾他嗎？

那新上門的客人洗過臉出來，紫膛臉，大眼濃眉，約莫有四十來歲，一點兒也不顯老，從他走路的姿態看來，他似乎有永遠用不完的精力。

「嗨！這種天氣眞夠瞧的！」他自說自話，別的座頭他不去，偏偏在姓高的對面坐了下來，「老弟……你也頂着這股尖風趕了一天路？」

「嗯！」姓高的點點頭，還在旋動手裏的茶杯。

「同船過渡前世修，咱們同住一家客店也算有緣，老弟貴姓大名呀？」

「小姓高，草字新喬。」

「高老弟，我姓關，關老爺的關，單名一個正字。看樣子咱們一路上還得相處好長一段日子。老弟要走咸陽古道，是不是？」

「不是。」高新喬搖搖頭。

「不是？那你上牛角鎭來幹嗎呀？」

「本來想走咸陽古道，剛才一打聽，我就打了退堂鼓，明兒一大早就要走回頭路。」

「哦？爲什麼呀？」

「一過八月，咸陽古道就成了死路，沒有人走，別人不敢走，咱們又何必硬闖呀？」

「別聽那一套，」關正口沫口橫飛地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就不信天底下還有咱們不能走的地方。」

「高爺！」銀鈴突然在灶房門口露了臉。「你來一下，我帶你去瞧瞧你的房間，你選好了，我才能拾綴呀！」

高新喬提着革囊站了起來，先向姓關的打了招呼，然後才向後面走去。並非他急急地想看看他今晚要住的屋子，而是因爲銀鈴向他說話的時候，趁機向他眨了眨眼睛。

一到後面，銀鈴就迫不及待地說：「高爺，你可得小心那個姓關的，他腰裏有槍，靴筒裏也有刀……」

「哦？」

「我看啦，他八成是個壞人。」

「銀鈴姑娘，妳不是說，盜賊不會上牛角鎭來麼？」

「高爺！我可是爲你好呀，他還向我打聽你哩！」

「哦？他問些什麼來着？」

「他問你是什麼時候到的？有沒有同伴？要上那兒去？」

高新喬表現得很冷靜，他笑着向銀鈴道了謝，又回到前面店堂。緊接着，銀鈴

也將吃的，喝的端了出來。

幾盤臘味，鹹菜，一大盤烙餅，還有熱騰騰的呼辣湯，當然，必然有一壺燙過的二鍋頭。

「二位爺們分開來用吧！」銀鈴說。

「免啦！」關正顯得很豪情地說：「難得有個伴兒，就讓我跟高老弟一起用吧！要是高老弟不嫌棄，就由我作東，要不然，咱們對半開也行……高老弟，你看怎麼樣？」

「行呀！」高新喬一口答應。

氣得銀鈴連連向高新喬翻白眼，她心裏在罵，哼，你簡直連好人壞人都分不清楚，還敢出門走遠路？

酒，的確有它奇妙之處，三杯入肚，高新喬和關正之間的距離就縮短了許多，好像闊別已久的老友。

「老弟從那兒來？」

「北邊。」高新喬的神態非常友善，似乎銀鈴對他的警告並沒有發生作用。

「經過桑鎭了嗎？」

「昨兒晌午經過桑鎭，夜宿七星塘，今兒一大早過洛河，晌午在鐵棗嶺打尖，這一路眞夠趕的。」

關正道：「昨兒桑鎭出了事，老弟聽說了嗎？」

「哦？出了事？出了什麼事呀？」

「河北省的正泰金銀號聽說過嗎？」

「沒聽說過，」高新喬搖搖頭。

「那可是華北一等一的大舖子，這回有一批珠寶要運到南邊去，昨兒晌午也是在桑鎭打尖停歇，就在離桑鎭五里地的一座樹林子讓一夥賊人把珠寶給捲了。」

「哦？」高新喬先是一楞，接着又笑了：「我可沒趕上那場熱鬧……貴重東西上路，難道沒派人押送？」

「誰說沒有派人押送呀？正泰一共派出十幾個高手，他們都化裝成行旅客商，結伴而行，却互不相識，珠寶匣子，藏在誰身上，連他們自己人都不知道……嘿嘿，防範不能說不嚴密，想不到還是出了漏子。」

「那一筆珠寶丟了？」

「丟得乾乾淨淨，人也死得乾乾淨淨……不，還有一個人生死不明，他是帶頭的，姓劉，叫什麼來着我給忘了，聽說，他是華北有名的神槍……」

「這個姓劉的不見了？」

「嗯，在現場沒有發現他的屍首。」

高新喬道：「一定是他幹的，要不然，別人都死了，唯獨他不知去向，那不是很明顯嗎？」

「不過，我聽說不是這麼回事。」

「哦？」

關正又喝了一口酒，慢條斯理地說：「聽說這個姓劉的在正泰已經幹了九年，要不是信用可靠，大掌櫃怎麼會將這個重任交給他呀？聽說，這批珠寶要值好幾十萬哩。」

高新喬似乎對這碼子事沒有多大興趣，也就沒有再提出甚麼問題。

可是，關正却又接了下去：「十幾個高手，在一瞬間全躺下了，這批盜賊的實力一定不弱，而且，他們一定早就得到了消息……據他們猜測，那個姓劉的可能也死了，只是盜賊故意將他移屍別處，讓別人說以爲這件案是他幹的……這叫甚麼來着？對了，故佈疑陣。」

「關兄，你剛才說『他們』，他們是誰呀？」

「哦！是這麼回事，正泰金銀號跟開封的福全錢莊是聯營的，一過黃河，安全責任就由福全負責，如今福全的大掌櫃毛運祥已經趕到桑鎭來處理這碼子事了。」

「關兄，你對內情因何知道如此清楚呢？」

這一問，可說非常有力，看情勢，似乎要將關正問住。其實不然，他反而縱聲大笑起來。

「關兄因何發笑？」

「看情形，你老弟對道上的情況一點兒也不了解呀。」

「道上？甚麼道？」

「江湖道。」關正一字一字很用力地說，目光盯在高新喬的臉上，似乎在探索他的反應。

「關兄，小弟可沒在外面走腿闖道，陌生得很。」

「那就難怪了……我告訴你，福全的大掌櫃毛運祥一趕到桑鎭之後，頭一件事就是掛出賞格，凡是通風報信因而人贓俱獲者，賞大洋五萬元，將人贓捉獲者，賞大洋十萬元，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許多英雄好漢這會兒都出動啦。」

高新喬的反應很冷淡，也許，他並不是一個十分好奇的人。他淡淡地問：「想必關兄也是其中之一囉？」

「好說好說！人無橫財不發，馬無野草不肥，何況，這又是爲民除害的事兒，嘿嘿！兩全其美，當仁不讓呀。」

「來，奉敬一杯！」高新喬舉起酒杯。「預祝關兄爲民除害，得到花紅。」

關正跟他碰碰杯，乾掉了杯中之酒。

「高老弟，我是最早趕到現場的人，當時我將情況一判斷，認爲賊人一定會走咸陽古道，所以我連忙趕了來。可是，我剛才一問，鎭上的人說，從昨兒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打這兒路過。」

「關兄。」現在高新喬好像對這件殺人刦掠案子有興趣了。「十幾個高手在一瞬間喪命，對手恐怕是一羣人，而非一個人吧？」

「沒錯。是一羣人。不過，他們可以化整爲零，到最後，最重要的人只有一個，就是那個携帶贓物的人。」

「他那兒都可以走，爲甚麼一定要走咸陽古道？」

「這就叫做作賊心虛呀，想想看，福全銀莊的買賣也很大，莊上也有不少保鑣高手，跟道上的人也有聯繫，這時候，四面八方有多少雙眼睛在盯着？」說到這兒，關正聳聳肩一笑：「嘿嘿，那當然只有咸陽古道這條路最安全啦。」

高新喬不吭不响，低頭吃喝。過了好一陣子，他突然抬起頭來，緩緩地說：「關兄，我突然發現了一件事情。」

「發現了甚麼呀？」

「發現了你的來意。」

「哦？」關正似乎發現對方神態太過嚴肅，神情也跟着嚴肅起來。

「從桑鎭以後，你走的路綫跟我走的安全相同，我到了牛角鎭，你也相繼到了



牛角鎮，我住這家店，你也住這家店。看樣子，你是在追趕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我。」

關正先是一楞，接着，又大笑起來：「哈哈，高老弟……你這個人眞是個直性子，沒錯，我追的就是你。」

「爲甚麼要追我呢？」

「我原以爲你是一個賊呀。」

「關兄的意思是，現在已經不把我當賊了？」

「高老弟，不瞞你說，當我發現有一個人，駕着雙轡套車，急着趕路，直奔咸陽古道的時候，我會怎麼想呢？咸陽古道早就商旅絕跡了，這個人怎麼願意冒險呢？那是因爲他亟欲遠颺，因此他急不擇路，所以我就飛快地追上來。高老弟，一見面我就發現我白耗了兩天的時間和精神，因爲你不可能是個盜賊。」

「爲甚麼不可能？」

「因爲你不像。」

高新喬笑了，他的笑，好像冬天的太陽，好不容易才露了那麼一點兒出來：「關兄，幸好我不是你追緝的盜賊，如果是，你知道那會發生甚麼樣兒的結果嗎？」

關正似乎絲毫警覺性也沒有，仍然笑嘻嘻地問道：「那會有甚麼的結果呢？」

「你可能早就死掉了。」高新喬一本正經的，他臉上找不出一絲笑容。「你一進門，就顯露了自己的目的，在洗臉的時候又給予敵人一個最好的機會，他會讓你安安穩穩吃一頓晚飯之後才動手嗎？」

關正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冷冷地說：「高老弟，你說，我一進門就顯露了我的目的，這是怎麼回事？」

「關兄，明顯得很啊，你出門未帶行囊，是因爲臨行匆匆，而且未料到將有遠行。那個身懷巨寶的賊人會如何想呢？」

「高老弟！你這一雙眼睛倒是挺亮的，這證明你說了假話，看起來，你在江湖道上的經驗非常豐富。」

「那是關兄太誇獎我啦。」接下來，高新喬就自顧自地吃喝，再不去理會那個姓關的了。

關正似乎還有甚麼話要說，却一直找不到機會開口。

這兩個人暫時停止說話，熟料就在他們之間的沉默却被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打斷了。

銀鈴她娘又忙着出去開門迎客，銀鈴却站在灶房門口一動也沒動。她似乎因今晚的情況有些不安，不該有客上門的季節却接二連三地來，而且還都聚集在他們這家「劉家老店」絕不是湊巧，內中必定有甚麼緣故。

她目不轉睛地盯着高新喬，希望高新喬能在目光中給她一點兒暗示，高新喬却是只顧吃喝，連頭都不回。

這回進來的客人是一雙，男女各一，從衣着上可以看出他們的年紀都很輕。當他們洗淨手臉來到店堂時，關正似乎很留心他們，男的三十冒頭，女的約莫二十四五，看上去很像一對夫妻。不過，關正敢肯定，這兩個絕不是一對夫妻。爲甚麼？

他可說不上來。

高新喬則對新來的客人視若無覩，依然忙着吃喝。

那男的表示要去馬房看看他們的牲口。銀鈴說：「爺們！您放心，我娘會照顧，虧待不了您的寶駒。」

那男的堅持要去瞧瞧，銀鈴只好開了灶房邊的側門讓他去馬房瞧瞧。

過一會兒，那男的回來了。只聽那女的迫不及待地問：「怎樣啦？」

「那位姑娘可沒吹牛，她娘是照顧牲口的老手，兩匹馬兒已經上槽餵料啦，眞瞧不出這小小的店裏還備得有上好的麥稭，看樣子，咱們沒找錯地方哩。」

「我可餓壞啦！」那女的嘟囔着說：「快叫那位姑娘拿點吃的來，喝的來吧！唉，這種天，眞要人的命。」

關正又說話了，輕輕地說：「高老弟，你瞧瞧看，這一男一女是甚麼來路？」

「怎麼啦？關兄，你邀我入夥呀？」

「入夥？」關正翻翻眼皮子。「甚麼意思？」

「你要我帮你去緝盜追賊，是嗎？」

「高老弟，倘若你不是說笑，我是眞誠歡迎，賞錢拿到了，咱們一人一半，冒險的事兒由我幹。」

高新喬笑着說：「關兄，這可眞是一筆好買賣，可惜我沒那種興趣，也沒那種本事，這年頭想發橫財也沒那麼容易，關兄你說是不是？」

這小子冷一句，熱一句的，令關正挺不好受。不過，他臉上依然浮現着笑容，輕輕地說：「高老弟，我發現你那兩道目

光像刀子似的，可利哩！你再瞧瞧這一男一女到底是甚麼來路？」

「關兄難道看不出來？」

「高老弟，我只是覺得他們有點兒怪，別的可就說不上來了。說說你的看法，就是說不對也不要緊呀。」

高新喬狠狠對那邊看了一眼，似乎要看個仔細才能下斷語。最後也壓着嗓門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男盜女娼。」

雖然只有四個字，份量却很重，而且也很刻薄，關正不禁大吃一驚。

「怎麼？關兄！我說錯話啦？」高新喬的神色還是那樣鎭定。「你方才說過，就是說錯了也不要緊呀！」

「高老弟，你沒說錯，一點兒也沒說錯。」

「哦？」高新喬笑了笑。「那倒是歪打正着啦。」

「高老弟，由此可見，你說你沒在江湖道上闖蕩過，那更是一句假話。」

「哦？」現在，高新喬笑不出來了。

「那一男一女都是黑道上有名的人物，男的叫做丁方桐，是一等一的樑上君子，女的叫做花信風，是個招蜂引蝶的騷婆娘，男盜女娼，你老弟說得對極了。高老弟，你要是沒在道上闖蕩過，你又如何知道他們的底細呢？」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這叫做歪打正着……對了，關兄，這兩個不就是你正要找的人麼？」

「不是。」

「不是？」高新喬很驚訝地重覆着這兩個字。

「他們不够格。」關正說到這裏，突然大聲吆喝：「噯！店家，來給咱們算算賬，看要多少錢？」

銀鈴連忙跑了出來，很訝異地問：「這位爺們，幹嘛這時算賬呢？明兒臨走一起算不成麼？」

「姑娘，我就要走。」

「甚麼？你不住店啦？天黑風大，你上那兒去呀？」

「剛才聽這位老弟說，咸陽古道走不通，我還待在這兒幹甚麼？趁早打主意另找近路，免得躭誤行程。」

他說話大聲嚷嚷，似乎存心引起誰注意似的。可是那一男一女只顧吃喝，連頭都沒有回轉來過。

高新喬這時開口了：「關兄急着要走嗎？」

「非走不可，若是住下來，又躭誤了一夜。」說到這兒，他又壓低了聲音：「老弟，還有要緊的事兒待辦哩！」

高新喬道：「那麼，就算小弟作東，賬不用算了。」

「那怎麼成……」

「關兄，下一回相遇，再由你請，不成麼？」

「下一回？」

「是呀！人生何處不相逢？」

「好！好！下一回相逢再由我回請，眞不知道下一回是甚麼時候……這位姑娘，馬匹的草料錢總該……」

高新喬連忙搶着說：「也由小弟一起算吧。」

「好好好！我若客套，反倒俗氣了……後會！後會！」關正一面拱着手，一面向門外走去。

「娘！趕緊跟這位爺們牽馬！」銀鈴吆喝着。

門打開，一股狂風撲進來，銀鈴趕忙將大門頂上，不旋踵間，外面响起一陣馬蹄聲，逐漸遠去，消失。

銀鈴過來收拾關正用過的碗盤杯筷，藉機會輕聲問道：「高爺，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高新喬抬起了頭，目光中浮着一個問號。

「這種天氣，竟然來了這麼多客人，又都是怪里怪氣的，高爺，你倒是說說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高新喬笑了笑，他也許無法回答銀鈴的問題。

「高爺，你別笑，剛才那一男一女到馬房去，可不是看他們自己的牲口，是看你的坐騎，還看了你的大車，這是怎麼回事呀？」

「哦？」高新喬皺起眉頭來了。

「高爺，你自己小心點兒吧，看樣子都不是好人。」

銀鈴回身走了，高新喬有些迷惘地望着她的背影，他心裏一定在想：這位姑娘爲甚麼如此關心我呢？

「很漂亮，是不是。」語氣很邪，還夾雜着一股酒氣。

高新喬回過頭來，發現那男的端着酒杯來到了他的座前，也沒打聲招呼，就自顧自地坐了下來。

「你叫丁方桐是不是？」高新喬給了對方一個下馬威。

「哦？你認識我？」姓丁的可一點兒都不驚訝，回頭一招手：「信風，過來坐，原來是熟人！」

那女的堆着滿臉笑，一搖三幌地過來了。

高新喬冷冷地說：「你有把握咱們是熟人？」

高新喬挪動了一下坐姿，姓丁的話彷彿使他有些不安。

「高爺！」花信風開口了，聲音膩膩的：「小丁最喜歡交朋友了。我呢？也是個豪爽的人，正因爲太豪放了，才落了一個臭名，不過，我倒不在乎。」

花信風叫出他的姓，高新喬倒不吃驚。也許她方才已經偷聽到他跟關正的談話；關正不是高老弟，高老弟地叫個不停嗎？而且，他們也有可能在銀鈴那兒打聽過了。

「新喬兒！」姓丁的又接上了口：「打那兒來呀？」

丁方桐一旦叫出了他的名兒，高新喬不由得不吃驚了。驚只驚在心裏頭，表面上還是冷冷的：「遠哩！」

「我看也不怎麼遠，」丁方桐有意無意地看看花信風。「桑鎭到這兒也不過是一百多里兩百不到呀！」

絃外之音，照然若揭，高新喬可不能再裝迷糊了。他的臉色一沉，厲聲道：「丁方桐！這話是什麼意思？」

丁方桐倒很沉得住氣，笑嘻嘻地說：「新喬兒！這叫做油紙燈籠，裏外通明，還要我多說麼？」

「方桐呀！」花信風接上了腔：「你就是喜歡繞圈子，轉彎抹角，人家高爺也是在外走腿闖道的，你何不索性把話敞明了，彼此也好商量，商量呀！」

「信風這話有理，」丁方桐一本正經地說：「新喬兄！我跟信風雖然不成氣候，倒也能幫上一個小忙。這單買賣够大的，新喬兄就是分點兒油水，也算不了什麼呀！」

「我明白了，」高新喬的神態很鎮定。「桑鎮昨兒個出了點漏子，你倆以爲那是我高某人幹的？」

「嘿嘿！」丁方桐一聲乾笑，又豎起了大姆指。「不是我誇捧，這件買賣眞是作得漂亮極了，佩服！佩服！」

花信風也接着說：「高爺！這幾年正泰，福全這兩家字號也的確太猖狂了一點，簡直不把道上的朋友看在眼裏。早就該給他們點顏色瞧瞧啦！高爺，你眞是大快人心啦！」

「照這麼說，二位認定那件案子是我作的囉？」

「新喬兄！要是沒有把握，我敢在你面前提嗎？」

「憑什麼？」

「方桐呀！人家考你啦！你趕緊答話呀！」

丁方桐仰起頸子將手中那杯酒一口氣喝乾，嘖嘖嘴，慢條斯理地說：「新喬兄！你是最明瞭現場情況的了，十二個夥計伏屍當場，唯獨帶頭的劉君武不見踪影，這位有名的華北神槍劉君武不正是新喬兄當年同門習藝的師兄嗎？」

高新喬的臉色有些不好看，就好像被人用針在他背上扎了一下。喊痛不好意思，不喊痛又挺難過的。

「高爺！大概是七八年前吧！」花信風似乎怕丁方桐說累了，又連忙接了上來。「你們師父過世了，你們也就開始闖蕩江湖，那時還沒有創造民國，現在的正泰金銀號還叫正泰鏢行，專門代客押送貴重物品。令師兄就投身正泰，從趟子手幹起，七八年來，他苦幹實幹，熬到了今天的地位；你呢？隻身遠走塞外，混了七八年，雖沒有混出什麼名堂，却是愈混愈精，精得出了油。」

兩個人根本就不容許高新喬說話的機會。花信風才停，丁方桐又接了下去：「你們師兄弟倆打當年分手之後就沒有再見過……讓我算算看，十月十九那天晌午，你們在龍門集的『臨河居酒樓』再度重逢，叫了三個菜……」

花信風又接了下去：「一道黃河鮮鯉，一道鮮蝦爆青荳，一道酸菜溜魚片，還帶了一小罎竹葉青。那頓飯你吃得很愉快，因爲你久居塞外，多年不嘗魚蝦滋味。一共化費了八角大洋，你出手一塊免找，可眞大方哩！」

丁方桐又接着說：「哥兒倆見面，自然有道不盡的離情。你呢？廝混了七八年，依舊是孑然一身；令師兄呢？雖然有了點兒名氣，也是爲人作嫁。嘿嘿！你用你那三寸不爛之舌。不管換了任何人，也一定會動心的。」

「於是你哥兒倆當時就將作案的細節商議妥了。」

「二位倒是化了不少精神，」高新喬終於開口了。「令人佩服。不過，這些精神只怕都白花了。其中有一半情節是不錯的，另一半却全都錯了。劉師兄爲人固執，他不會輕易被人說動，而我也不是看重金錢的人。如果你們是爲了貪圖賞格而來，那是找錯了人；如果二位想黑吃黑，那也是走錯了門路。失陪，我要回房歇息去了。」

高新喬剛一站起來，花信風倏地伸出去一條腿，硬生生將他攔住了。這種場面頗使高新喬尷尬，既不便從那條腿上跨過去，又不便動粗，只得一時僵在那裏。

「高爺！」花信風是一臉的媚笑，聲音也是嬌滴滴的：「幹嘛呀？剛才聊上了勁頭兒，您就撤腿，這有多掃興呀！坐！坐！這時間還早哩，上床睡得着嗎？」

「新喬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就是兄弟我說錯了，您也犯不着惱呀！坐！坐！」

高新喬又坐了下來，看樣子他的拂袖而去也只是擺擺樣子，故作姿態而已。

「高爺！令師兄遇難的事你已經知道了？」

「剛剛才知道。」

「可是，你並沒有吃驚，也沒有悲傷呀！」

「因爲我相信劉師兄不可能遇難。」

「這句話可說到節骨眼兒上了，」丁方桐眉飛色舞，面帶詭笑。「咱們也是這樣想，他還活着是不是？」

「不錯。」

「如今他在那兒？」

「他在追躡緝盜。」

「新喬兄，這種說法可以唬住別人，可唬不住我丁方桐……我知道他在那兒。你走明，他走暗，你二人正合力保護着這批得來不易的珠寶，設法脫離追緝。」

「姓丁的！這可是你的猜想嗎？」

「新喬兄，這可不完全是猜想哩！」

「有憑據？」

「當然有。」丁方桐說得斬釘截鐵。

「拿出來。」高新喬大吼一聲。

灶房的銀鈴似乎有什麼事要到前面來，剛露頭，被他這麼一吼，又連忙縮了回去。

「新喬兄，你聽着，」丁方桐老實不客氣地拿起高新喬面前的酒壺，斟了一個滿杯，仰頸子喝乾，然後從容不迫地說：「你在桑鎮大發車行買的車，化掉你三十七塊大洋，在馮記騾馬房買了兩匹混種馬，又是去掉十一塊大洋。昨兒晌午之前，你就離開了桑鎮，那時，你那劉師兄帶的那夥人還沒有到。離開桑鎮不多久，你就進了東邊那座林子，剛好那邊有個鐵匠舖，鐵匠以爲馬蹄鐵需要換，跑來兜生意，你跟他說，你只是想在林子裏衝個盹兒。過了約莫一兩個鐘頭，那夥人陸陸續續走進了林子，林中無路，顯然是你那劉師兄帶進去的……再過一會兒，你的大車出了林子，快馳如飛……再過一會兒，一個樵夫發現了命案現場……新喬兄，我沒有說錯吧？」

花信風又接着說：「這宗買賣幹得很漂亮，只可惜一樣，你們沒想到那十幾具屍體這麼快就被人發現。」

高新喬很鎮定，似乎他與這檔子事毫無關係似的：「丁方桐，你調查得可眞仔細，最少有一半是對的。」

「只一半。」

「沒錯。」

「好吧！就算我只查對了一半吧！新喬兄！我可要提醒你！咱們查得出的事，別人也一定查得出。」

氣功漫談

氣功首推李南方

海雲

我國武俠小說所寫的奇人奇事，放飛劍以及水上飄萍，能够把一雙脚在河上踏過對岸，又或空手打人，相隔十多尺，只憑掌風，卽把對方擊倒，這一類描寫實在太多了，使一部份武俠小說讀者發生特殊的感覺，以爲古代確有這種人，現代沒法找到這一類奇俠的踪跡，純然是因爲現實生活太過緊張，沒有人能够抽出那麼多的時間天天練習，而且不願躲在荒山古寺去練習它，因此之故這種武功就變成絕响。

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根本上小說所寫的那種武功只是幻想，沒有人能够飛身躍過一條河，踏水有如踏在平地之上，直到彼岸，也沒有人能够一掌打去，相隔十多尺，可以用掌風傷人，總之，這一類的描寫只是小說家筆下的幻想，可以肯定的說，沒有這種事情發生，不過另有一部份人苦練氣功有十年八載，或者時間更長，練習氣功超過二十年，便有輝煌的成就。有一位姓李的現代奇俠，叫做李南方，曾經在東南亞各地，如菲律賓，新加坡，以及婆羅洲等地表演，同時在香港九龍的夜總會表演過，他那種氣功表演相當驚人，不懂其中奥妙的人，或者以爲他玩魔術。

他開始表演的時候，總是用一個瓜作爲表演工具的，另有幾枝茶竿竹，那種竹是特別細而長的，竹身很硬，微帶黃色，在夏季表演他就用西瓜，冬季表演他就用冬瓜，相差不遠，目的是利用那個瓜的瓜身柔軟，不容易承放輕重之物，作爲表演工具。

他在夜總會表演之際，正是夏季的深夜，他把一個很熟的西瓜，用菜刀剖開，分爲兩邊，把兩邊西瓜平放在一張圓桌之上，使它平伏，就把一枝茶竿竹用刀折斷，分爲兩枝，都是兩尺長的，卽是說，用兩邊西瓜把茶竿竹承放，放好了之後，他就握着另外的半枝茶竿竹，把它看做尖刀，凝神屏息，對準那枝茶竿竹，忽然提起，再又劈落，用竹劈竹，實在是不容易折斷的，何況被劈的一枝茶竿竹是放在半邊西瓜之上呢？他表演之前，許多人都不相信他能够用茶竿竹劈斷另外一截竹竿，而且那些西瓜沒有絲毫弄破，及至他表演之後，那些人就不能不信了，他們親眼看見這一項精彩表演，確是用竹竿劈斷竹竿的，至於兩邊的西瓜，表演之後，有人把它捧着送交在座的觀衆欣賞，所有人都看見那兩邊西瓜並無損破。

西瓜或冬瓜都是柔嫩的，不容易承受重物，儘管如此，它仍是比較一張薄紙稍爲有點份量的，跟着李南方師傅做另外一種表演，利用紙圈承放木棍，然後把它劈斷，那就更加驚人了。

這一套表演所用的工具有三種東西，那是普通的餐刀，一張紙圈，以及一條木棒，此外還有另外一套，也是同樣的三種東西，卽是說，他準備了兩把餐刀，兩個紙圈，以及兩枝木棍，分別把它交到兩個嘉賓的手上，叫他們依照這種形狀放置，先行把刀子伸出來，然後把紙圈掛在刀子上面，既然兩個人都有紙圈掛在刀口了，他就把一枝小木棍在兩個紙圈的中間，讓紙圈承起木棍，那時他手上還有另外一枝細而長的木棍，於是他就開始當衆表演，手起棍落，利用那枝棍去劈斷承於兩個紙圈中間的另外一枝木棍，觀衆看見那條棍應聲折斷，然後飛開，紙圈沒有損破，都覺得驚奇，別說紙圈能否承放木棍了，單是劈下的一種力量，就有可能使紙圈受到輕微的壓力，把上邊壓在刀口的薄紙拉緊，一拉緊就會給刀口切斷，幾乎不可能的事實，他却做得到，煞是稀奇。

事後他向觀衆解釋，這是氣功的一種表演，能够把渾身氣力放在手上，直達棍尖，那一條小棍就非常有勁，跟着以極快的速度劈斷另外一枝棍，由於劈下的力量，被劈的棍頭棍尾向上翹起來，然後折斷，於是，對紙圈沒有影响。話雖這樣說，想達到這個目的，能够做出如此精細而穩定的表演，起碼就要二十年的功夫。

跟着他向觀衆解釋：「一般人把內功和氣功混爲一談，那是不對的，內功的意思就是說那個人的臟腑非常健康，甚至把氣力凝聚於小腹上面，給人發拳衝擊，也不覺得痛楚，那就不同了，能够把渾身力量集中在某一點，使它發揮出來，這種武功才是氣功，內功純然爲了保健，不能够憑着它打傷別人，氣功則可以做得到這種本領，練習過氣功的人，一掌打去，固然可以使一個人受傷，就算那一隻手掌，放在對方的皮肉之上，使勁一壓，這人仍是受傷的，不必相隔三幾尺然後發掌衝擊。

說過了這些，李南方就開始表演那種氣功，他叫人準備好一個用來放置糖菓的玻璃瓶，那種玻璃瓶是圓形的，它却非放下糖菓，而係放置十磅的石米，所謂石米，就是用碎石打成好像白米那麼細小的東西，它放在玻璃瓶內，蓋好了鐵蓋，然後把它平放在圓桌之內。

本來那種玻璃缸在士多店放置，應該是直立的，作爲表演之用，它却橫放，到時李南方伸出右手來，把掌心按在玻璃缸上面，因爲玻璃缸是弧形的，掌心微曲，也是弧形，當然十分貼合，可是，能够把它緊貼在玻璃缸上，如果掌心沒有勁，無法把玻璃提起的，只見李南方暗中運用氣功的吸力，吸住了玻璃缸，把它慢慢的提起來，那個玻璃缸所貯的石米有十磅重，竟然連帶石米和缸一齊給他的掌心提高，離開圓桌三尺，跟着他把那個玻璃缸提到嘉賓的身邊，讓他們看清楚沒有花假，然後回到原處，前後經過兩分鐘的時間，他才把玻璃缸緩緩的放下來。

他告訴嘉賓，這一項表演需要五年至六年的氣功，可是，用茶竿竹劈斷承放在西瓜上的另外一枝茶竿竹那種表演，就要十年氣功了，至於用木棍劈斷承放在紙圈之內的木棍，那種氣功就要二十年，然後練習成功。原來氣功的表演也有等級之分，眞是聞所未聞！

「別人？你說的別人是誰？」

「是一個使你窮於應付的人。」

「高爺！提起這個人，你一定也聽說過，他就是關洛道上有名的神捕，號稱『旋風鐵騎』的常春蔭常老爺子。在他面前，你就好比落葉，旋風捲落葉，你只有滿地打轉的份兒。」花信風的話極盡奚落、揶揄。

「新喬兄！在他的旋風還沒有捲到之前，你還來得及選擇，那就是讓咱們倆加入一份。論功夫，咱倆聯手只怕也不是你的對手，不過，咱倆也有一個本事，能夠使你跟你所帶的東西迅速地離開本地。條件不苛刻，咱們只要三成，新喬兄！公道吧？」

這件刦案眞是高新喬跟他師兄聯手幹的嗎？

是？不是？這個問題只怕誰也答不出。不過，從丁方桐和花信風的神態看起來，他們似乎很有把握。

高新喬就好像在聽一個完全與他無關的故事，聽是專神在聽，在聽了之後却沒有什麼顯著的反應。

「高爺！只怕你再也找不到像咱們這樣好的帮手了。」花信風嗓門低低的：「在關洛道上，丁方桐的『點子』是出了名的，我呢？人緣格外好，黑道上的朋友十中有九跟我有交情，有了咱們，你是絕對順利過關。」

「嗯！」高新喬呷了一口酒，慢條斯理地說：「旋風鐵騎常春蔭常老爺子我是久仰大名了，在晚清，他好像在關、洛二府幹了幾十年的捕快，也着實緝獲了不少悍盜，破了不少大案，『神捕』二字，當之無愧。」

丁方桐道：「嘿嘿，新喬兄究竟還有知人之明。」

高新喬又接着說下去：「清廷垮台，民國成立，常老爺子才退休，那年他六十三歲……如今他已……」

「六十八歲啦！」花信風接上了口。

「六十八歲的高齡，該享享老太爺的清福，幹嗎還要管這種閒事？這位常老爺子可眞想不開呀！」

「新喬兄！這你可就不明白啦！福全錢莊大掌櫃毛運祥是常老爺子的學生，黃河南岸緝查處的巡河隊隊長吳道是常老爺子的外甥。毛運祥是當事人，吳道是負責黃河南岸治安的負責人，有這兩層關係，常老爺子還能不出面嗎？新喬兄！咱們得的消息可確實啦！不但常老爺子出動了，連他舊日的班底也都跟着出來亮相啦！」

高新喬聳肩一笑：「那可眞熱鬧！」

「新喬兄！你不該這麼輕鬆的。」

「爲什麼？」

「你難道不把旋風鐵騎常老爺子看在眼裏？」

「說句良心話，我很尊敬他，可是我不怕他。」

「哦！」丁方桐和花信風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無法證明那十幾個人都是我殺的，而且，他在我身上也查不出贓。捉賊要贓，是不是？」

丁方桐却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花信風雖然沒有那樣放肆狂笑，却也是笑得使她的雙眼瞇成了一條綫。

「佩服！佩服！」丁方桐一連聲地說道。

高新喬那張面孔像一塊木板，半絲表情也沒有。

「佩服！佩服！」丁方桐豎起了大姆指，一連聲地誇讚。「從作案的手法就可以看出這位老兄是大手筆，有大氣魄。不過，有大氣魄的人常常會忽略小地方。」

高新喬沒有接話，也沒有提出問題。

「新喬兄昨晚夜宿何處？」

「七星塘。」

「七星塘，並不比桑鎭來得小，是不是？」

「是個大集鎭。」

「七星塘也有銀錢號，內中有一家『天瑞祥』，掌櫃的姓陳，名天保，是關洛道上對珠寶最內行的人。新喬兄，聽說過嗎？」

「沒聽說過。」

「那麼新喬兄且聽我說，昨晚擦黑不久，有一個人去了天瑞祥，找上了陳掌櫃要請他到客棧去鑑定一串珍珠項鍊，據說是客人與客人之間因賭博而起了爭執，要請陳天保去估個價碼。那人表示，陳天保跑這一趟可以得到兩塊大洋酬勞。陳老掌櫃一向熱心助人，立刻答應跟那人去了，可是到今天早上，陳老掌櫃還沒回去。」

高新喬還是聽得很出神。

「方桐呀！別老是吊胃口，趕緊往下說呀！」

「七星塘有九家客棧，可是任何一家都不會發生過賭博用珍珠項鍊下注，引起爭執的事……新喬兄！你倒是說說看，這裏頭是不是大有文章呀？」

丁方桐心裏一定在想：好小子，這一來，可把你扣牢了吧？孰料高新喬還是那樣神定氣閑，面含微笑。

「新喬兄！咱們可是把話都提明啦！你若是硬要牽條黃牛當馬駛，栽觔斛的可是你喲！」

「我給二位一個建議，江湖上沒什麼好混的，混來混去還是過那種見不得天日的生活，見人要躲，見鬼也要躲，我看啦！二位應該去找那巡河隊的隊長吳道，教他給你們倆一份差使，憑你們這番細察入微，絲毫不漏的偵查功夫，包管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高新喬說得一本正經，不像是在開玩笑。

丁方桐的臉拉長了，變成了一張馬臉，花信風的臉則像烈日烤炙下的菜葉兒，皺皺的，就是舒展不開。

高新喬這會兒倒不想急急離座說什麼要去安歇了，他似乎很想欣賞那種被蜂尾螫了一下的痛苦表情。

丁方桐就是丁方桐，神色變化之快，簡直快得像閃電，剛才是馬臉，這會兒突然又變成了彌陀佛，團團圓圓的。

「高！高！高！」這三個字在丁方桐嘴裏說出來眞是悠揚頓挫，節奏分明。「就跟您的姓一樣。如果今兒個換了別人，新喬兄就用三寸不爛之舌就把他們捲回去啦！」

高新喬道：「這麼說來，二位畢竟有些不同囉？」

「那還用說嗎？不識水性不過河，腿

勁不够不登山，咱倆今兒個頂着尖風趕百十里地，爲什麼呀？」

「方桐呀！」花信風那張臉蛋如今再也不皺，又是嬌媚橫生了。「爲什麼你就趕緊說了吧！何必又賣關子？」

「別忙！別忙！新喬兄是老看家，好戲得留在後頭讓他慢慢過癮……我說新喬兄，剛才那個跟你坐在一起，滿臉絡腮鬍的人，你可知道他是誰呀？」

「不知道。」

「嘿嘿，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哦？」

「他姓關，名正，對不對？」

現在，該輪到高新喬變臉變色了。

丁方桐看在眼裏，樂在心頭，又趾高氣揚地說了下去：「他老太爺在世的時候曾經是旋風鐵騎常老爺要的手下，關正本人也幹過幾天，後來改行從商，這回他也出動了，却不是由於常老爺子的徵召，而是因爲天瑞祥銀錢號掌櫃的陳天保是他舅舅。關正一路追到這兒來，不是沒有原因，他突然走，也不是沒有緣故。新喬兄是聰明的人，一想之後，就不難明白了。」

高新喬的臉色又爲之一變。

花信風很自然地接上了口：「常老爺子一共派出了四支人馬，將關洛平原的四條出口都封了起來。其中一支人馬就是鐵棗嶺附近。照脚程算，關正去而復回，要不了多久時間，我看，頂多下半夜就會到了。」

「信風！你把我小丁看成什麼樣的人，不知情倒還罷了，既然明知他是趕回鐵棗嶺討救兵去的，我還會讓他順順當當嗎？剛才我去馬房，在他那匹座騎身上動了手脚，不出三里，勒馬肚帶就會斷，姓關的就會從馬背上摔下來。運氣不好，他就可能斷胳臂斷腿。而且，我還抓了一把鹽塞進馬嘴，這一路少有水源，天黑又難找，馬兒口乾氣躁，不會向前跑，只會轉圈兒，關正若不換牲口，他這一輩子也到不了鐵棗嶺。」

「丁兄爲什麼要這麼作？」高新喬終於開了口。

「送個見面禮呀！新喬兄難道不識好歹麼？」

「關正已然討不了救兵，我就沒有後顧之意，那我何必要買你丁兄的賬？」

「嘿嘿，」丁方桐又乾笑起來。「新喬兄如果眞有這種打算可就太差勁啦！你能安穩一時，却不能安穩永遠。關正久去未回，誰也會料到他在這條綫上出了事兒。立刻就有大隊人馬湧到這條綫上來，時間大概是明兒晌午。」

丁方桐的城府之深，算計之精確，的確有過人之處。如果一切都如他所料，高新喬可眞得要買他的賬。

問題是——這件案子眞是高新喬勾通他師兄劉君武共同作下的嗎？那一批珠寶也在他的身邊嗎？

這兩個問題在目前恐怕還得不到正確的答案。

一陣冗長的沉默。

銀鈴又在灶房門口露了一下臉，這回高新喬看到了。銀鈴向他眨眨眼，又將腦袋縮回去了。

高新喬自然明白她眨眨眼的用意，無非是想跟他說幾句悄悄話。高新喬也很想聽聽她到底要說些什麼，但此刻似乎還不是時候。

「剛才聽方桐兄說，常老爺子已經派了四支人馬，將關洛平原的四條出路都封死了，是嗎？」

「不錯。」

「這四支人馬實力堅强嗎？」

「堅强無比。」

「如此說來，即使有人要求丁兄帮忙，丁兄也未必就能帮得上忙，是不是？」

高新喬說得很含蓄。

「嘿嘿，」丁方桐又乾笑了一聲：「我跟信風知道第五條路，這就是咱倆雖然積案如山，巡河隊嚴加追捕，而我倆還能好端端活着的最大原因。這第五條路也就是你的活路，如果你不走這條路，你就未免太固執了。」

「我現在要走的只有一條路。」

丁方桐道：「那一定是咱們替你安排的這條路。」

「回房睡覺。」說完，高新喬就向裏面走去。

「噯！新喬兄，你這樣作對你沒好處啊！」

「方桐呀！」花信風勸着說：「你也太性急了呀！大夥兒是頭一次見面，你教人家如何信你呀！夜還很長，你讓人家高爺把腦袋擱在枕頭上好去想想呀！」

「對，新喬兄，你好些想想，天亮前回我消息都還來得及，咱倆就在這兒喝酒喝到天亮啦！」

高新喬一脚跨進灶房，銀鈴立刻就跑了過來。

「銀鈴，有什麼事。」高新喬輕輕地問。

「咱們菜園子裏藏得有人，而且還不止一個。」

「哦？」高新喬微微一驚：「妳怎麼知道？」

「我剛剛上菜園子去拔幾根葱，發現葱都教人踩扁了。」

「銀鈴，妳爲什麼要告訴我？」

「我爲什麼不告訴你？」銀鈴理直氣壯地反問，似乎她本來就應該對高新喬忠實坦白的。

高新喬不禁楞住了，不知道該如何接腔。

「高爺，」銀鈴却絲毫也不感忸怩。「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高新喬道：「銀鈴，妳是指那一方面呢？」

「太多，太多，這種季節不該來客人的，却有客人上門，一來又是好幾個，牛角鎭又不是沒有別的店，怎會那麼巧呢？菜園子也有人藏着。高爺，這可都是你引來的。」

這話又教高新喬難以答覆了。

「高爺！」銀鈴還在追問：「是怎麼回事呀？」

「銀鈴，妳記住一件事，妳是開店的，任何人上門妳都不能拒絕，只要人家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不管有什麼事發生，妳都別管，千萬記住我這幾句話。」

「哼！不管，你以爲我是一根死木頭呀？」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庸·文
盧令·圖

硃砂井（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江湖傳聞，晉王府廢園中藏有奇珍，引致無數武林高手前來覬覦，神手門的三手婆婆，雙眼雖瞎，然身手敏捷，她更早在年前便偕愛女小蘭隱居王府廢園旁的木屋，冀能查出藏珍所在，那晚，發覺天醜帮四大天王闖入廢園，三手婆婆立偕小蘭潛進園中，命小蘭扼守要道，三手婆婆逕向四醜挑釁，戰門方啓，三手婆婆便發出無影毒針先後把斜眼、兎唇擊斃，隨又向癩痢頭攻去，麻子趁機開溜，不料方退出三丈便爲小蘭截住，麻子用雙叉向小蘭刺去，小蘭斜退一步，頭一甩，髮辮掃出，正中麻子手背——

巧豎美人旛　妙勾痴鬼魂

麻子好像被重重抽了一鞭子，手一鬆，尖刀落地。

沒等他俯身拾刀，小蘭頸項一扭，長辮子又閃電般由右邊掃了回來。

「拍」！辮梢掠過面頰，右邊臉頓時腫起一道紅印。

麻子才知道眼前這女娃兒不是好欺的，忍着痛，飛身躍起，撲向牆頭——

可惜他身子才離地面，小蘭已經按動了針筒上的機簧，就像彈弓打鳥一樣，將他從空中射落了下來。

趙寡婦沉聲呼叫道：「丫頭，截住了嗎?」

小蘭笑道：「打下來一隻麻雀。」

趙寡婦再問：「還有一個呢?」

小蘭道：「還有一個癩痢頭向對面竹林逃了，沒有從這邊來……」

趙寡婦頓足道：「快追！絕不能被他逃脫，否則後患無窮！」

兩人跟踪追進竹林，已不見癩痢頭的去向，再將竹林附近搜索了一遍，依然蹤影全無。

趙寡婦不停的抱怨道：「你這個丫頭眞笨，叫你不能放人漏網，偏偏就被逃掉了一個，他這一逃不要緊，勢必會引來天醜帮的糾纏，咱們從此別想安靜了。」

小蘭道：「又不是我故意放走他的，他不向這邊來，我有什麼辦法。」

趙寡婦道：「你手裏有無影針筒，爲什麼不儘快解決那麻子?妳明知我眼睛不方便，爲什麼只顧纏門，不早些我告訴那癩子的行動?」

小蘭滿腹委屈地道：「娘也有無影針筒，當時若連癩痢頭一齊解決，不就完了嗎?」

趙寡婦叱道：「你懂個屁，無影針筒，每筒只有十枚毒針，我已經連殺兩人，毒針耗盡，不然的話，他就算插翅也逃不掉。」

小蘭挨了罵，只得低頭不語。

趙寡婦道：「還不快些將三具屍體掩埋了，儘發的什麼呆?」

小蘭默默拾起兔唇的鬼王爪，剛開始挖坑，趙寡婦又揮手道：「我來挖坑吧！你先去把鳥兒捉回來，再接好引綫，說不定等一會還有人偷進園子來。」

小蘭只好放下鬼王爪獨自趕回木屋。

× × ×

錦袍人掀開箱蓋，不覺驚噫了一聲，急喚道：「芸娘！快進來一下。」

芸娘聽得呼叫，忙飛身進了木屋，問道：「箱子裏是什麼?」

錦袍人一手撐着箱蓋，一隻手取出火熠子晃燃，低聲道：「你過來看看，這不就是白骨爪趙公玄的屍首嗎?」

芸娘登上閣樓，探頭一望，也驚呼失聲，道：「不錯，正是他。這名魔頭怎麼會被人殺了裝在箱子裏?」

錦袍人道：「趙公玄功力不在你我之下，連他也遭了毒手，足證必有高人參與此事，咱們夫婦勢孤力薄，如果不及早下手，只怕希望渺茫。」

芸娘道：「堡主的意思是——」

錦袍人道：「事不宜遲，等三手婆婆回來，咱們出其不意，先將她制住，然後嚴刑逼供。」

芸娘道：「既如此，何不現在就躡踪趕去王府，趁他們鷸蚌相爭從中行事。」

錦袍人道：「也好……」

正說到這裏，忽聽到王府後園隱隱傳來一聲慘叫。

芸娘急道：「要去就快，看情形，他們已經動手了！……」

錦袍人正打算放落箱蓋，忽然聽見一聲極微弱的聲音嘆息道：「藍子欽，就不肯多陪我一會兒嗎?」

芸娘詫聲道：「堡主，是誰在跟你說話?」

藍子欽扭頭四顧，說道：「的確好像有人在叫喚我的名字，可是，這兒並沒有人。……」

「沒有人，難道我是鬼?」

隨着話聲，一個人突然從木箱中直坐起來。

白蔴衣，山羊鬚，骨瘦如柴，左眉一道刀痕……正是白骨爪趙公玄。

芸娘尖叫一聲，回頭就跑，一個沒留意，從樓梯直滾下去，日月刀也脫了手。

藍子欽也踉蹌倒退兩三步，火熠子落地熄滅，木屋立即陷入一片黑暗。

黑暗更加重了恐怖，芸娘從地上爬起來，只覺四肢痠軟，遍體冷汗，想逃已無力舉步，便顫抖着叫道：「堡主！堡主……你在那裏……」

藍子欽已抽出長劍護身，藉着劍身上的寒光，尚可隱約分辨屋中情況，忙沉聲道：「芸娘，不要怕，世上那有鬼魅，這一定是人裝扮的。」

芸娘吶吶道：「可是，那趙公玄如果沒有死……我們還是早走的好……」

這句話提醒了藍子欽，不由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面對鬼魅，他或許不懼，如果趙公玄是人非鬼，這地方倒的確不能再停留了。

他心胆俱寒，只盼快些離開這棟木屋，顧不得再看木箱裏是人是鬼，閃身掠下閣樓，拉着芸娘奪門便走。

打開木屋門，卻見一個人直挺挺站在門口。

蔴衣，白髮，山羊鬚，刀痕眉……可不正是趙公玄。

芸娘嚶嚀一聲，當塲昏倒。

藍子欽總算還能强持鎭定，探手挾起芸娘，橫劍喝道：「趙公玄，你也是江湖成名人物，用這種裝神扮鬼的手段，不怕人笑話嗎?」

屋門口的趙公玄不言不動，僵立如死，看上去就跟一具屍體毫無分別。

藍子欽頭突然亂跳，不敢硬闖，只得一手仗劍，一手扶着芸娘，緩步向臥室退去。

他記得臥室窗口還是開着的，大門既然出不去，只好仍由臥室窗口脫身。

趙公玄沒有出聲，也沒有進逼，兩眼直視，霎也沒霎一下。

可是，就在藍子欽一步步退近臥房門口的時候，却有人在他肩頭上輕拍了一下，低聲道：「藍堡主，這兒是拙荊的臥房，你走錯地方了。」

藍子欽旋身回顧，機伶伶的打了寒噤，終於昏倒地上。

臥房門口也站着一個人，蔴衣，白髮，山羊鬚，刀疤眉……赫然又是一個趙公玄。

屋門口的趙公玄仍然僵立如故，臥房門口的趙公玄却吃吃低笑起來，指掌兼施，分別制住了藍子欽夫婦的穴道。

廚房側門外悄沒聲息進來一人，却是錢堃。

趙公玄笑道：「想不到堂堂璇璣堡的堡主，胆子竟然這樣小，被一具屍體就嚇暈了。」

錢堃道：「一個人若有了錢，胆量總會比常人小一些，尤其靠昧心錢發財的人，多半畏神懼鬼，時時担心報應臨頭。」

趙公玄道：「這種人，留在世上惹厭，不如一刀殺了省事。」

錢堃道：「不！藍子欽是巧匠公孫祥的師弟，精通各種機關消息，咱們或許還用得到他……你先把他們帶走，這裏由我來清理。時間不早，三手婆婆就快回來了。」

趙公玄一手一個，將藍子欽夫婦挾在脅下，走到廚房門口，又回頭道：「藍子欽既然聞風趕來，一定還有其它高手也會接踵而至，你住在這兒目標最大，務必要多加小心。」

錢堃道：「我知道。不用替我担心，快走吧！」

趙公玄由側門離去，小蘭恰好從前院回來，一步之差，竟未發現木屋內剛鬧過一次鬼……

等到三手婆婆掩埋好屍體，重新佈置好繫鳥的引綫，母女倆返回木屋，只見錢堃正用闊邊笠帽蓋着臉，躺在木箱上呼呼大睡。

屋中一切如常，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三手婆婆疑心更盛，低問小蘭道：「剛才妳回來捉鳥的時候，可曾看到他已在屋中?」

小蘭道：「我沒有進屋裏查看，當時屋子裏靜悄悄的，他好像還沒有回來。」

三手婆婆道：「這麼說，他也是剛回

來不久，必定巳經發覺我們不在房中，說不定這一整夜，他就在暗中跟着我們，現在却搶先一步回來假睡。」

小蘭道：「嗯！這倒很可能。」

三手婆婆道：「此人行踪詭秘，分明來意不善，今夜天醜幫的人漏網逃去，消息會很快傳遍江湖，時機促迫，不容拖延，咱們必須儘早下手才行。」

小蘭道：「娘的意思是……」

三手婆婆道：「不論他是不是殺害妳爹的兇手，咱們都不能放過他……丫頭，去把籐條箱裏那個鐵匣子拿給我。」

小蘭依言取來鐵匣，三手婆婆打開蓋子，匣中竟盛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巧暗器和藥瓶，諸如袖箭，飛刀，毒弩，吹針……：一應俱全，還有許多顏色不同的藥丸，藥粉，瓶子上都貼着標籤說明。

三手婆婆得意地笑道：「天醜幫那四個醜鬼，祇知道無影針筒是四川唐家的獨門暗器，却不知道在咱們神手門中，要想取得各門派的暗器，眞比收集石子還容易，咱們若看中了那一家的東西，只須一伸手，何愁不歸于己有。」

說着，從鐵匣子裏摸出一隻扁型小磁瓶，遞給小蘭道：「點燃燈看看，籤條上是不是寫着透骨香？」

小蘭燃起燈火，細看了瓶上的籤條，道：「不錯，正是透骨香。」

三手婆婆道：「這是當年雲夢二嬌秘製的迷藥，比什麽鷄鳴五鼓斷魂香不知高明多少倍，這東西無色無味，遇風即化，只要拔開瓶蓋迎風幌一幌，百丈內無論人畜飛鳥都難倖免，的確可稱得上是迷藥中的極品。」

小蘭好奇道：「中了這種藥，會不會死？」

三手婆婆道：「既稱迷藥，當然不會致命，不過，一個對時之內若是無獨門解藥，却能令人終生癱瘓，變成殘廢。」

小蘭忙道：「咱們有沒有解藥？」

三手婆婆笑道：「解藥就在藥瓶底下，妳轉開瓶底那塊蓋子，裏面有一小截香噴噴好像樹皮樣的東西，那就是解藥，用它在鼻孔上抹一抹，藥力自解。」

小蘭扭開瓶底，果然找到了那塊解藥，抹在鼻孔上，好像跟玉蘭花的香味很相似。

三手婆婆也抹了解藥，「噗」地一口將燈吹滅，低喝道：「去吧！丫頭。只要在閣樓前拔開瓶蓋幌一幌，姓錢的就在咱們手掌中了。」

小蘭捏着藥瓶，却遲疑起來，吶吶道：「娘！妳不會殺他吧？」

三手婆婆微微一怔道：「殺他怎樣？不殺又怎樣？」

小蘭道：「我總覺得應該先弄淸楚他的身份來意，不要冒冒失失就對他下手，如果他是爹的朋友，這樣，豈不得罪了人家？」

三手婆婆道：「等他中了迷香以後，娘自然會盤問他的身份和來意。」

小蘭道：「那爲什麽不等到天亮，先問明白，然後再下手？」

三手婆婆冷笑道：「咱們不得不提防，萬一他眞是乾坤一絕劍，那時再想下手，就沒有機會了。」

這顧慮雖然有欠光明磊落，却也是實情。小蘭無奈，只得輕啓房門躡足而出。

無星，無月。堂屋內一片漆黑，伸手難辨五指。

閣樓上鼾聲起落，錢塑睡得正熟。

小蘭循着鼾聲，摸索到樓梯旁，不知爲什麽，心裏忽然產生一股怯意，捏着藥瓶的手，竟顫抖起來。

身後傳來輕輕脚步聲响，不用看，一定是三手婆婆也跟出來了。

小蘭深吸一口氣，拔開瓶塞，將藥瓶高高擧起，向樓上晃動了兩次……

就在這時候，鼾鼻聲突然停止。

小蘭急忙塞好藥瓶，踉蹌退開三四步，一顆心幾乎快從喉嚨裏跳出來。

等了足有半盞熱茶之久，閣樓上突然無聲，毫無反應，連呼吸也聽不到了。

三手婆婆不禁大感詫異，喃喃自語道：「奇怪，難道會斷了氣……」

小蘭駭然道：「娘，你不是說過，不會致命麽？」

三手婆婆道：「迷藥本來不會致命，或許他吸入的迷香份量太多，呼吸才這樣微弱。」

小蘭急道：「我上樓去看看！」

將藥瓶塞還給三手婆婆，匆匆向樓梯口摸索過去。

三手婆婆低聲囑咐道：「記住，先點他的穴道，當心有詐……」

小蘭不答，急急上了閣樓，運足目力，隱約看見木箱上躺着一個人，臉部和前胸都被寛大的笠帽蓋住，呼吸全無，分明已經死了。

樓上連個窗戶全沒有，光綫陰暗，看不眞切。

小蘭壯着大胆摸到木箱處，伸手碰碰那人的身體，肌膚冰凉，果然不似活人。

再輕輕揭起笠帽想試探呼吸，却觸及一束山羊鬍鬚。

小蘭一驚，低頭細看，突然失聲尖叫，整個人就像皮球似的，從樓梯上滾跌下來……

三手婆婆驚問：「丫頭，怎麼了？」

小蘭那裏還答得出話，連滾帶爬奔回臥室，一頭鑽進被窩內，身體就跟篩糠抖個不停。

三手婆婆知道事情不妙，也急忙退回臥室，掩上房門，低問道：「丫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瞧你嚇成這樣子？」

接連追問了幾遍，小蘭才反手指着門外，顫聲道：「他……他……」

「他怎樣？」

「他……他沒有死……」

「沒有死，那不是很好嗎？」

「可是……他對着我直吹氣，還衝着我齜牙咧嘴的笑……」

「哦？」三手婆婆有些詫異了，忙問：「你是說，那姓錢的假裝中了迷藥，在逗你……」

「不！不！不！」小蘭雙手亂搖，神色恐懼，說道：「不是姓錢的，是……是爹……」

三手婆婆混身一震，幾乎驚得跳了起來，駭然道：「你說什麼？丫頭！閣樓上究竟是你爹？還是姓錢的？」

小蘭肯定地道：「是爹！我親眼看見

他左眼的刀疤，也親手摸到他的鬍鬚。」

三手婆婆道：「可是，你爹不是巳經死了嗎？」

小蘭道：「所以我才嚇了一大跳，木箱上那個人分明是活的，而且，他還對着我吹氣，對着我笑……」

「這就奇怪了！」三手婆婆說不出是驚是喜，喃喃道：「難道你爹沒有死？難道那具屍首是假的？」

小蘭餘悸猶存，滿臉都是驚怖之色，道：「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上次看見的屍首分明不假，這一次又分明是個活人，娘……咱們一定是遇見鬼了……」

「胡說，」三手婆婆沉聲輕叱，道：「兩者之中，必定有一個是眞的，只要擒住姓錢的，就知道眞假。」

說着，便摸索着向房外走。

小蘭急忙拉住她，道：「娘，你要到那裏去？」

三手婆婆道：「我要去當面問問姓錢的，把事情弄個明白。」

小蘭低聲道：「別去了，他一定不會承認的。」

三手婆婆道：「他不承認，咱們就叫他打開木箱檢查，看看箱子裏是屍首，還是鏢貨？」

小蘭道：「娘！別忘了咱們答應過人家，絕不偷上閣樓，移動人家的箱子，萬一被他反咬一口，硬說箱子裏的鏢貨失落了，咱們可拿什麼話向人家交待？」

「這……」

這一問，倒眞把三手婆婆問住了。本來是嘛，你沒有偷開人家的箱子，怎麼知道箱子裏是具屍體？旣然不知道，憑什麼要人家打開箱子當面檢查？

三手婆婆想了想，不覺洩氣，恨恨地說：「這姓錢的到底是什麼來路，我一定要查出來，絕不能八十老娘倒綳孩兒，反被這小子耍了。」

小蘭低聲道：「娘，咱們當然要查，但現在絕對不能露聲色，等他白天不在的時候，咱們再弄開他的木箱看個明白。」

三手婆婆強耐住性子，冷冷哼了一聲，道：「便宜這小子，就讓他多活一個晚上吧！」

× × ×

這一晚上，閣樓上靜悄悄毫無聲色，三手婆婆母女倆却在床上輾轉反側，整整一夜沒法入睡，直到窗外透過了曙色，才迷迷糊糊打了個盹兒。

剛瞇着，就被一陣拍門聲音吵醒。

「喂！屋裏有人在嗎？」

小蘭一翻身跳起來，急忙拉開窗子向外張望。

三手婆婆問：「是誰？」

小蘭皺着眉頭道：「是兩個不認識的人，一個年輕公子，另外一個，好像是書僮。」

「哦？很眼生？」

「從來沒見過。」

「或許是問路的，出去瞧瞧，打發他們走了算了。」

小蘭答應着開門出來，向閣樓上一望，錢塑不知什麼時候巳經出去了。

三手婆婆急於想再度檢查那口木箱，自己先取了百合鎖匙在堂屋內等候，催促小蘭快去應門。

小蘭匆匆走至竹籬門，外面果然站着主僕模樣兩個人，那少年公子約莫二十出頭，一身錦衣，手裏搖着摺扇，旁邊一個小書僮，大約有十五六歲，衣飾也頗華麗，手裏拿着一張紅紙條。

主僕兩個人見了小蘭，臉上都掛着滿臉笑容，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兩個人的笑，總使人有一種邪門的感覺。

小蘭暗暗皺眉，不得不陪笑招呼道：「你們找誰呀？」

那主僕兩個沒有回答，四隻眼睛却在小蘭身上骨碌碌直轉，瞅着她吃吃而笑。

小蘭突然覺得臉上一陣熱，頓時沉下臉來，不耐煩地問道：「你們究竟是來幹什麼的？得了笑病是不是？」

那少年公子搖着摺扇，吃吃低笑道：「想不到啊，在這陋巷茅屋中，居然有如此可人兒，嘻嘻嘻……」

書僮接口道：「公子整日爲花忙，見到如此花朵般的人兒，怎能不笑？又怎能不病呢！」

少年公子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爲卿病相思，爲卿病痴狂，若得與卿共衾枕，縱然病死又何妨！」

說完，仰面大笑不止。

小蘭雖然沒唸過多少書，這點輕薄語句還是聽得懂的，又羞又氣，扭頭就走。

「喂！小姑娘，別走呀！」

那主僕兩人本來站在竹籬外，不知何時竟到了竹籬裏面，少年公子的摺扇一伸，攔在了小蘭胸前。

小蘭急忙縮身退步，大怒道：「光天化日，你們要造反啦？」

少年公子涎着臉道：「造反，咱們可沒有那麼大胆子，咱們有話要跟姑娘說，話還沒說完，姑娘怎麼就走了呢？」

小蘭道：「你們要說什麼就快說，我沒工夫跟你們閒扯。」

少年公子笑道：「姑娘，你大約還不知道咱們是什麼身份，才會說出這種失禮的話，告訴你吧，天下美女，不知有多少要跟本公子這樣閒扯談話，還求不到機會哩。」

小蘭冷笑道：「這麼說，你還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了？」

少年公子傲然道：「金哥，把本公子的名號說給她聽聽。」

「是——」那書僮連忙應諾，接着，便搖頭幌腦唸道：「風月塲中魁首，衆香國裏君王，少年英俊復多金，瀟洒風流倜儻；世居百花之宮，人稱玉面蕭郎，世間第一美男子，天下誰不景仰？」

書僮唸一句，那少年公子便搖搖摺扇點點頭，滿臉得意之色。

小蘭却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少年公子欣然色喜，道：「怎麼樣？姑娘也有同感？」

小蘭道：「倒不是同感，我只覺得那句『世間第一美男子』應該改一改。」

少年公子道：「好！姑娘若有更恰當的雅句，何妨改一改試試。」

小蘭道：「我覺得不如改爲『世間第一厚臉皮』更恰當些。」

想不到那少年公子非但不生氣，反而

哈哈大笑，道：「改得好，改得好，人不厚臉皮怎風流，難得姑娘檀口嘉譽我為天下第一厚臉皮，就此一句，足可流芳百世了。」

對一個自負臉厚猶沾沾自喜的人，小蘭實在已拿他沒轍，只好又扳下臉來，道：「你們如果是吃飽飯沒事幹，來這兒找罵挨，我可沒有這份閒暇，這兒是私宅住戶，請你們趕快出去。」

那書僮道：「姑娘別弄錯了，我家公子是有身份的人，無事不登三寶殿，咱們也是有事而來的。」

小蘭道：「有什麼事，就請快說。」

書僮揚了揚手中紅紙條，道：「這紙條是你家貼出去的吧？咱們就是為租房子而來的。」

小蘭接過紅紙條一看，不禁怔住了，那果然是自己親手貼出的招租紙條。

書僮又道：「我家公子來此遊玩，因為住膩了酒樓客棧，想找個清靜些的房子暫住，聽說此地有餘屋出租，特地來看看房子。」

小蘭偷眼打量，總覺得這主僕二人有些邪門，便搖頭道：「對不起，我家的房間已經租出去了。」

書僮道：「這個我們也打聽清楚了，府上共有兩間房要出租，前天租出了一間，還剩下一間，我家公子只要分租一間就夠了。」

小蘭詫道：「你們的消息，倒眞靈通呀？」

書僮笑道：「人有嘴，可以打聽，我家公子是誠心誠意來租房子，自然得先打聽清楚。」

小蘭沉吟了一下，道：「你們在這兒等一等，我得去問問我娘。」

書僮道：「姑娘請便，在大娘前面，還望多美言幾句，我家公子有的是銀子，只要房間合意，花多少錢都不在乎。」

少年公子也含笑長揖道：「但求能與姑娘為隣，房間合意不合意却無所謂，有一蓆之地，能日近芳澤，雖傾家蕩產吾往也。」

小蘭懶得答理，冷哼一聲，扭頭回進茅屋。

三手婆婆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低聲抱怨道：「丫頭，究竟是誰來了，就誤了這麼許久？」

小蘭道：「娘，別急着查看木箱了，又有人找上門來啦。」

三手婆婆一怔，道：「是什麼人？」

小蘭道：「是主僕兩個，模樣兒好邪門，自稱是世間第一美男子，還得意的唸了一首詩不詩，詞不詞的玩意兒，說是要分租咱們的房子……」

接着，便把少年公子和書僮的外貌，形容了一遍，又重覆背誦那首詩詞。

三手婆婆聽了，突然流露出震驚之色，喃喃道：「世居百花之宮……人稱玉面蕭郎……難道會是百花宮少宮主，玉面郎君蕭雲……」

小蘭道：「哼！什麼狗屁的玉面郎君，我看他就跟一個吊死鬼沒兩樣，居然自稱世上第一美男子，眞是噁心死了。」

三手婆婆低聲道：「丫頭，如果眞是百花宮的玉面郎君蕭雲，你可千萬不能開罪他……」

小蘭道：「他有什麼了不起？」

三手婆婆道：「此人自命風流，是個不折不扣的紈袴子弟，但洛陽百花宮，在武林中却頗有勢力，尤其蕭雲的娘，人稱金花聖母，平生最護短，誰要是招惹上百花宮門下，金花聖母非跟他拚命不可。」

小蘭道：「金花聖母的武功，很厲害麼？」

三手婆婆道：「那老太婆足可稱得上是當今第一個暗器高手，頭髮上插着的十三朵金花，發必中人，從來未失過手。」

小蘭不屑地撇撇嘴，道：「就算他的娘再厲害，仗着父母的勢力在外面逞能，也不是什麼英雄人物。」

三手婆婆正色道：「小蘭，現在王府藏寶的消息已經洩漏，你爹又生死不明，咱們母女兩個人手單薄，難以應付，若能搭上百花宮這樣的奧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丫頭，快去請他們進來，千萬不准失禮。」

小蘭道：「可是，那個姓蕭的一副色鬼樣，不是好東西……」

三手婆婆道：「我知道，你讓他進來，一切自有做娘的應付。」

小蘭嘟着嘴，仍然遲遲不想出去。

三手婆婆催促道：「傻丫頭，放心去吧，這種急色小鬼頭，老娘當年見得太多了，絕對不會讓他碰到你一根頭髮，却教他死心塌地替咱們賣命。」

小蘭很不情願的出了屋門，一抬頭，却見蕭雲主僕兩人已經到了木屋門外。

蕭雲笑道：「姑娘，你怎麼一去就不回頭了呢，害咱們腿都站瘦了，口也渴死了，能不能讓咱們去屋裏喝杯水，歇一歇脚。」

小蘭扳着臉，冷冷道：「我們家又不是茶館，隨便供人喝水歇脚的。」

蕭雲涎臉而笑，道：「姑娘，行個方便吧，就當是可憐咱們……」

小蘭還想再沖他幾句，屋裏的三手婆婆已經說話了：「蘭丫頭，請客人進屋裏來說話呀！」

小蘭哼了一聲，道：「聽見了沒有，我娘叫你們進去。」

蕭雲連忙哈腰諂笑道：「是是是，老太太召喚小生這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口裏說着，人已走進了木屋。

小蘭不想多看他那討厭的嘴臉，自顧轉往屋後去提水，灌菜，整理雜物去了。

等她忙完了屋外的瑣碎事返回臥房，却見蕭雲和三手婆婆正談笑風生，聊得十分愉快。

三手婆婆叫住小蘭，道：「去把閣樓右邊房間整理一下，這位蕭公子下午就要搬來了。」

小蘭道：「閣樓上的房間，不是已經租給錢大叔了麼？」

三手婆婆道：「他單身一人，住一間儘夠了，空着的一間，就分租給蕭公子主僕兩擠一擠吧。」

小蘭道：「娘，咱們當初招租的是兩間房，這件事，得先跟錢大叔商量一下才行啊。」

三手婆婆道：「不要緊，等他回來的時候，娘會跟他商量的，你只管去清理打

掃去。」

小蘭猶在遲疑，蕭雲却搶着道：「不敢勞動姑娘去打掃，讓金哥去就行了。」

三手婆婆道：「這怎麼好意思呢，你們總是客人……」

蕭雲道：「老太太請別這樣說，今後彼此同住一屋，就是一家人了，千萬不要客氣。」

那金哥倒眞勤快，急忙自去尋了掃帚和抹布，登樓打掃起來。

小蘭冷眼旁觀，發現那金哥的身手頗為矯捷，武功不弱，而且，他藉口打掃是假，目光始終不離錢埜那口木箱，好幾次接近箱子，是因小蘭在旁邊又忍住了。

片刻，打掃完畢，蕭雲起身告辭，道：「小生還有點簡單的行囊，寄放在客棧裏，這就去取了來，最遲晚飯以後便搬來居住。」

三手婆婆點頭道：「好！老身眼睛不便，不送公子了。」

小蘭也不肯相送，只望着蕭雲主僕出了籬笆門，便退了回來，低聲對三手婆婆道：「娘，你不該這樣快就答應他們，這兩個人來意不善……」

三手婆婆一笑，道：「哦？你看出什麼啦？」

小蘭道：「我看他們並非為了王府藏珍，倒像是特為錢埜那口木箱來的，剛才那書僮金哥在閣樓上打掃，就一直很注意那口木箱。」

三手婆婆却得意地笑道：「這樣豈不更好嗎？有人代勞，就不必咱們親自動手了。」

小蘭道：「可是，錢埜已經警告過不能動他的箱子，如果在咱們屋裏出了事，恐怕……」

三手婆婆答道：「怕什麼？一切都有娘承担，你只要照娘的吩咐行事，對姓蕭的稍假辭色，不要這樣冷冰冰的就行。」

小蘭低下頭，道：「我一看見那傢伙就討厭嘛。」

三手婆婆笑道：「傻丫頭，討厭他是一回事，利用他又是一回事，娘只讓你在態度上稍為和緩一些，又沒叫你嫁給他，那樣緊張幹什麼？」

小蘭也被逗笑了，撒嬌地扭了扭身子，低聲叫道：「娘，瞧你，越說越不像話了。」

三手婆婆道：「好……不說，不說，去弄早飯吧，娘的肚子早就餓啦。」

小蘭低聲問道：「還要不要開那隻木箱？」

三手婆婆道：「暫時不用動它，等姓蕭的來了以後再說。」

她們已胸有成竹，小蘭也樂得不再去動那口箱子，老實說，小蘭對那口箱子已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畏懼，倒不是因為箱子裏是一具屍首，而是對箱子本身和箱子主人的莫名恐懼。

究竟恐懼什麼？小蘭自己也說不出來，她只是從心底裏覺到，錢埜和那口大木箱，必然蘊藏着某種可怕的圖謀，含孕着無窮殺機。

× × ×

蕭雲主僕眞是急性人，說好晚飯以後搬來的，才申牌時候就遷來「新居」了。

金哥揹着一個又重又長的行囊，裏面的東西不問可知，除了金錢，必是兵刃。

另外，還有一名飯館子的夥計，挑着一隻食盒和一大罈子酒。

蕭雲一臉巴結的笑，見了三手婆婆，滿口趕着叫伯母，親熱地道：「你們還沒吃飯吧？小生從東興酒樓路過，順便叫來一桌酒菜，大夥兒一塊吃飯熱鬧些。」

三手婆婆笑道：「這怎麼好意思呢？公子遠來是客，理應由咱們母女替公子接風才對。」

蕭雲道：「伯母，你這就太見外了，從今天起，咱們是一家人了，千萬別再這麼客氣。」

夥計放下食盒，金哥便忙着抹桌子，擺酒菜，眞的就好像是在自己家裏一樣。

小蘭一肚子不高興，碍於三手婆婆的叮囑，只好帮忙安排桌椅，臉上却掛着一臉寒冰。

酒菜擺好，打發走了飯館夥計，蕭雲忙請三手婆婆上坐，又請小蘭坐在對面，自己却打橫相陪，儼然一副「女婿宴請丈母娘」的樣子。

金哥替三人斟滿了酒，蕭雲舉杯道：「伯母，蘭姑娘，我敬你們一杯，從今往後，希望你們別再拿我當客人看待了。來！我乾杯，你們隨意。」

說完，仰頭喝了個滿杯。

小蘭只用酒杯碰碰嘴唇，既沒喝酒，也沒說話，更沒有絲毫表情。

三手婆婆倒淺嚐了一口，微笑道：「公子本來就是客人，咱們不拿公子當客人看待，應該如何看待才好呢？」

蕭雲道：「伯母若不嫌棄，我就拜在你老人家膝下，認你老人家做乾娘……」

三手婆婆忙道：「啊！這可萬萬不敢當！」

蕭雲的臉皮眞厚，說拜就拜，當時離席就磕了三個頭，慌得三手婆婆拉也不好，不拉也不好。

小蘭冷眼旁觀，滿臉不屑。

蕭雲可不管這些，立刻就改了口，一口一聲「乾娘」，又跟小蘭見禮，一個勁兒直叫「蘭妹妹」。

所謂，人不要臉，百事可為，三手婆婆雖然是個老江湖，却比不上蕭雲的臉皮厚，幾聲「乾娘」，叫得她眉開眼笑，竟多喝了兩杯，漸漸有些醉意了。

蕭雲又命金哥取出一副金鐲子，一支玉簪，送給乾娘做禮物，又將玉珮一枚，珍珠步搖一支送給小蘭，作為見面禮。

三手婆婆是「神手門」出身，什麼樣的珍貴珠寶沒見過？可是，她好像竟被那兩件金鐲玉簪迷住了心竅，顯得有些愛不釋手的樣子，大聲發笑，大口喝酒，不多久，便「眞正」醉倒了。

「小蘭呀！你陪蕭公子多喝兩杯吧，娘醉了，先去睡啦！」

小蘭忙站起來，道：「娘，我不會喝酒，我扶你老人家一塊兒去休息吧……」

三手婆婆連連搖手道：「不用扶，娘自己還能走得動，蕭公子是咱們家的貴客，你們又是義兄妹，理當陪陪人家。」

蕭雲口裏連稱「不敢當」，暗地早已喜心翻倒，恨不得三手婆婆趕快回房間裏去。

但小蘭說什麼也不肯留下來，堅持要扶三手婆婆回房。

母女倆才回房門，三手婆婆便低聲囑咐道：「丫頭，不許鬧別扭，快出去陪陪那小色鬼！」

「不！我不要！」

「傻丫頭，怕什麼，放大胆子去喝吧，只要留意別讓那小子在酒裏下了藥，一切都有娘替你作主。」

「可是，娘……」

「別多說，快去，態度放順和些，聽娘的話準沒有錯。」

小蘭被迫無奈，安頓好三手婆婆，只得重又回到外面堂屋。

蕭雲見小蘭去而復返，就像一跤跌進滾油鍋裏，混身骨頭都酥了。

小蘭的態度雖然還是冷冰冰的，蕭雲的心裏却像燒着一盆烈火，殷勤勸酒，親切佈菜，唯恐不週到。

略飲數杯，小蘭巳薄有醉意，臉蛋兒紅紅的，眼睛裏眩眩的，益發叫人憐愛。

蕭雲暗暗向金哥使了個眼色。

金哥會意，趁添酒的時候，偷偷在小蘭杯子裏洒了一撮藥粉。

小蘭好像一點也沒有發覺，不但杯到酒乾，反而向蕭雲敬酒勸飲起來。

蕭雲更加心癢難抓，暗忖：那個妮子不懷春，敢情這丫頭在她娘的面前裝模作樣，現在春心巳經動盪了。

想到這裏，心內那盆火就越發旺熾得無法按耐，恨不得當時就要……

小蘭醉眼斜乜，朝着金哥呶呶嘴兒，輕聲道：「公子不要這樣嘛，給人看見了多難爲情……」

蕭雲一回頭，向金哥連揮手道：「去去去，這兒不用你侍候了，快滾去睡覺去！」

金哥放下酒壺，低聲問：「公子要我到那兒去睡？」

蕭雲瞪眼道：「那兒涼快那兒去，難道還要我先替你鋪好床鋪？」

金哥不敢多問，答應着退了出去。

他想，閣樓上的房間，等一會公子要用，當然不能去睡，只有院子外面最「涼快」，說不得，就到院子裏去「涼快」一陣吧。

金哥從廚房後面踅向屋門，前脚才跨出門口，突然被人一掌切在後頸窩上，扶着脖子就硬拖了出去。

屋裏的蕭雲一點聲音也沒聽見，即使聽見，也不會在意，他的一顆心，只顧在小蘭身上打轉，早就急不及待了。

小蘭推開他的手，羞怯怯地道：「不要嘛，公子你醉了。」

蕭雲涎着臉，笑道：「我醉了嗎？小蘭妹妹，我是爲你醉的，酒不醉人人自醉呀……」

小蘭嗔道：「別這樣，我要回房裏去嘔了。」

蕭雲急忙一把拉住，道：「嗳，你不能走，不能走……」

小蘭低叱道：「傻子，快放手，我得去看看娘睡熟沒有呀……」

蕭雲恍然而悟，忙鬆手道：「那我等你哦！」

小蘭指指閣樓，道：「你先上去樓上，把燈熄了，安靜些，別着急，我娘眼睛不好，耳朵可靈着哩。」

蕭雲一面點頭，一面又叮嚀：「你一定要來呀……」

小蘭用指頭戳在他額頭上，輕笑道：「傻子，就這麼大間屋還怕我飛了嗎！」

蕭雲癢在心裏，笑在臉上，眼看着小蘭輕盈窈窕的身子「飄」進了臥房，才連嚥了幾口饞涎，躡脚躡手爬上閣樓，吹滅了燈，脫光了衣服，躺在床上，靜靜的等待……

這種鴿子籠似的房間，又窄，又熱，又臭，這種比石頭還硬的床，頂得人混身骨頭直疼，蕭雲出身豪門，幾時受過這種罪！

可是，此刻他睡在鴿子籠裏，躺在石頭上，想到那不久以後的旖旎風光，對現在這點難受，却感覺甘之如飴。

他只知道小蘭情竇初開，又被催情藥酒所迷，必然會投懷送抱，飛不出手掌心去，却不知道小蘭也是「神手門」的傳人，而且對他早巳有了警惕，豈會輕易喝下他的催情藥酒。

換杯，調包，只不過神手門的小技。

蕭雲命令金哥滲混的藥酒，却吃進了自己的肚皮，所以，他越等越覺得春心蕩漾，漸漸無法自持……

× × ×

藥力發作，宛如一團火在蕭雲肚子裏燃燒，他的心跳加速，口和唇開始乾燥，腦海中翻騰着各種誘人的影子，喉嚨也開始發出低沉的呻吟聲。

突然，樓梯上傳來輕輕脚步聲音。

有人正摸索着上樓來了。

蕭雲一翻身，從床上坐起——

屋子裏一片漆黑，他沒有看清楚是什麼人，首先就嗅到一縷淡淡的幽香。

那香味，使人神思更激奮，心跳得更快。

蕭雲正準備張臂迎過去，一條人影巳撲進懷裏。

一個香噴噴，幾乎半裸的身子。

蕭雲雙臂一合，抱了個滿懷，一面親吻，一面連連低喚着：「小蘭妹妹，好妹妹……」

懷裏的人兒只不答應。

剎那間，半裸巳經變成全裸，蕭雲的一顆心，險些要從喉嚨口跳出來。

可是，等到「針鋒相對」，蕭雲突然驚呼失聲：「你是誰？」

懷裏的人兒仍然不答。

蕭雲一把推開了他，急忙亮火點燈，這一看，慾火全消，怒火却猛往上衝！

原來懷裏的人兒竟是金哥。

蕭雲撩起手就是幾巴掌，叱道：「你這奴才，怎麼會是你這奴才？」

金哥低着頭，歪着身子不答應。

蕭雲左手抓起他的頭髮，右手反反正正又是幾巴掌，喝道：「說，你說呀，難道你啞了？」

金哥的嘴角巳經出血水，兩眼直直地望着蕭雲，却仍然沒有開口。

蕭雲這才發覺他的穴道巳被人制住，忙替他拍開了穴道。

金哥剛能够出聲，就「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蕭雲喝道：「不許哭！快說是怎麼一回事？」

金哥哭得傷心欲絕，哽咽着道：「公子，您要替奴才作主……」

「作甚麼主？你說呀。」

「奴才被人用銀刀挑斷了會陰穴的脈道，從此以後，奴才……奴才再也不能够做男人的事了……」

「哦？」蕭雲大吃一驚，忙問：「是誰下的毒手？」

「奴才沒看清楚，聽聲音，好像是個女的。」

「一個女的？」

「她說，這是在酒中下藥的報應，她還要奴才轉告公子，以後如果再敢用這種手段，就教公子也變成太監。」

蕭雲倒吸一口涼氣，心中慾念，頓時都化作了冷汗。

他天不怕，地不怕，却不能不怕這一手。

如果眞的被人挑斷了「會陰穴」脈道，好好一個大男人成了太監，人生還有甚麼意義？

是誰想出這種缺德帶冒烟的主意？一個女人？這種事，怎麼可能是一個女人幹的？

啊——

蕭雲突然心頭一動，探頭望望閣樓下的臥房，忍不住接連打了幾個寒噤……

× × ×

這一夜，出奇的平靜。

錢堃整夜未歸，似乎是有意避開，不願跟蕭雲見面。

從第二天早上起，蕭雲也變得規矩老實了，見到小蘭總是畢恭畢敬的，絕口不敢再提昨夜的事。

三手婆婆反而有些過意不去，特命小蘭下厨燒了幾樣菜，算是回請蕭雲。

席間，三手婆婆含笑舉杯，道：「蕭公子，你是名門貴胄，承你看得起，認我這個殘廢老婆子做乾娘，彼此既然是一家人，有句話，老婆子不能不勸勸你，你要是願意聽，就請先乾了這一杯。」

蕭雲一飲而盡，道：「乾娘有甚麼教言，但說無妨。」

三手婆婆道：「老婆子雖然雙目不便，有些事情，我還是感覺得出來，蕭公子少年英俊，出身名門，應該是年輕女孩子傾心的對象，可是你却有一樣缺點……」

蕭雲道：「哦？」

三手婆婆道：「你犯了年輕人一個通病，凡事太急躁了。」

蕭雲一怔，茫然道：「啊，急躁？」

三手婆婆道：「是的，太急躁，年輕人做事多半急躁，急是眞情流露，本來算不得甚麼壞事，但是，過份性急，往往會把一件事弄砸，所謂『欲速則不達』，你懂我的意思嗎？」

蕭雲懂了，赧然低下頭。

小蘭也懂了，藉口添菜，自往厨下去了。

三手婆婆壓低聲音道：「俗話說：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銹針。蕭公子，感情上的事急不得，你記住老婆子這句話，包你一生受用無窮。」

蕭雲猛然抬頭，一絲絕望了的希望之火，又從心底燃燒起來，急忙避席謝道：「乾娘的金玉良言，蕭雲永遠記心裏。」

三手婆婆微笑道：「你能體會到我這做乾娘的苦心就好了。」

蕭雲道：「此恩此情，永誌難忘。」

三手婆婆臉上忽然現出一抹愁容，輕嘆了一口氣，道：「唉，蕭公子，你也該體諒蘭丫頭的心情，這幾天，咱們母女都被惱人的事困擾着，那兒還有心情顧到其他，蘭丫頭對你並非無意，你要多多體恤她一些。」

蕭雲道：「乾娘有甚麼困惱的事，能告訴我聽聽嗎？」

三手婆婆搖頭道：「這是我們母女的私事，你就不要多問了。」

她越不想說，蕭雲就越想知道：「乾娘，您老人家剛才也說過，彼此巳是一家人，如果沒有特別碍難的地方，爲甚麼不讓我盡一份力，替你們分憂解勞呢？」

三手婆婆又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唉，一言難盡，並不是我不願意告訴你，而是告訴你以後，你一定會仗義插手管這件事，那樣一來，或許會連你府上也牽扯進去，反令我們母女心裏不安，你還是別問了吧。」

蕭雲的一顆心就像被吊在半空裏，激動地道：「乾娘這麼說，就是不把我當自己人看待了，無論天大的事，我蕭某人全力承担，就憑百花宮三個字，相信還沒有担當不下來的，乾娘，你儘管說出來。」

三手婆婆知道情形巳經差不多了，故意低聲問：「蘭丫頭到甚麼地方去了？」

蕭雲道：「剛才在厨房，現在大約到外面院子裏去了。」

三手婆婆故作神秘道：「蕭公子，我把事情告訴你，但千萬不能讓蘭丫頭知道，她千叮萬囑，不許我告訴你的。」

蕭雲連忙點頭道：「我知道。」

三手婆婆沉吟了一下，道：「我再重申一次，我把事情大略經過告訴你，絕不希望你插手，更不希望因爲這件事牽連上百花宮，你一定要答應……」

蕭雲沒等她說完，搶着道：「好，我都知道了，乾娘，您快說吧。」

三手婆婆遲疑再三，才嘆息着道：「說起來，這是小蘭她爹給我們母女留下來的禍害，當年她爹一時胡塗，曾經淪入黑道，我一再規勸無效，才帶着小蘭投身在晉王府爲傭，他和我們母女巳經許多年不通音訊了，誰知最近却突然有仇家尋上門來……」

蕭雲道：「乾娘，請恕我打句岔，當年乾爹在江湖中叫甚麼名號？」

三手婆婆苦笑道：「你問這個，眞叫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論情論理，我自然應該告訴你，可是，他如今巳經去世了，說出他的名字，只有徒增羞慚，讓你連我們母女也瞧不起。」

蕭雲正色道：「絕不會如此，蕭雲並不是趨勢附炎的勢利小人，我既然認您老人家做乾娘，他就是我的乾爹，別說是淪落黑道，就算出身再低，我仍然尊敬他是乾爹，英雄不論出身低，何況他老人家巳經故世了。」

三手婆婆道：「好吧，既然你一片誠意，我也顧不得羞慚了，小蘭她爹姓趙名

公玄，人稱白骨爪……」

蕭雲駭然一震，不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失聲叫道：「白骨爪趙公玄，原來是他——」

三手婆婆道：「怎麼？你認識他？還是聽過他的惡名？」

蕭雲忙道：「不，我不認識，只是聽我爹提起過，乾爹盛名遠播，在江湖中可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三手婆婆搖頭道：「甚麼頭？甚麼臉？一身殺孽，滿手血腥而已，我們母女倆屈身為傭，見不得人，都是被他害的。」

蕭雲道：「聽說乾爹名滿江湖，功力高強，怎麼會突然故世了呢？」

三手婆婆嘆道：「我們跟他早已斷絕往來，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還是最近有他的仇人尋上門來，才知道他已死了。」

蕭雲道：「是甚麼人上門尋仇？」

三手婆婆道：「是四個奇形怪狀的怪人，據說是甚麼天醜帮的四大天王……」

蕭雲臉上變色，道：「天醜帮，糟！您老人家怎麼會惹上了他們……」

三手婆婆道：「怎麼？公子認識他們嗎？」

蕭雲忙道：「不認識，我只是聽我娘說過，天醜帮那些醜鬼，非缺即殘，簡直就是一羣瘋子，誰要是沾惹上了他們，就好像染上了瘟疫一樣，非被他們糾纏到死不可。」

三手婆婆佯作吃驚道：「那些人眞的這麼難惹麼？」

蕭雲道：「可不是，天醜帮的人數並不算多，但他們天性怪僻，武功詭異，十分難鬥，江湖中的名門大派都不願意招惹他們。」

三手婆婆道：「如果是他們找上門來，那又該怎麼辦呢？」

蕭雲道：「他們找上門來，最好用好言應付，千萬別跟他們動手。」

三手婆婆道：「如果是他們先動手的呢？」

蕭雲道：「那也要儘量忍耐，不可傷了他們的人。」

三手婆婆又道：「如果已經傷了他們的人呢？」——

「這……」蕭雲怔了怔，嗄聲道：「您老人家莫非已經傷了天醜帮的人？」

三手婆婆道：「不錯。」

蕭雲啞着聲音問：「傷了幾個？」

三手婆婆道：「四大天王被我殺了三個。」

「啊——」

蕭雲倒吸了一口涼氣，整個臉上都變的一片蒼白。

三手婆婆陰森低笑，緩緩道：「蕭公子，害怕了是不是？放心吧，人是我殺的，天醜帮找的是我們趙家，不會連累到公子你……」

蕭雲急道：「乾娘，您老人家誤會了，我不是害怕，我只是……只是……」

三手婆婆道：「只是甚麼？」

蕭雲說道：「我只是在想，天醜帮來了四大天王，而您老人家，只有一個人，這——」

三手婆婆冷笑道：「你是不相信我一個人能殺得了他們三個？」

蕭雲說道：「天醜帮門下的身手都不弱。」

三手婆婆道：「他們的身手雖然不弱，却被色心所蔽，更誤以為我老婆子眼瞎好欺，才被我一輪暗器，宰了三個。」

蕭雲吃驚道：「色心？」

三手婆婆道：「不錯，那四個天殺的東西，竟然敢對蘭丫頭無禮，我老婆子還能放過他們嗎？」

「哼！」蕭雲頓時怒火上沖，恨恨道：「眞是醜人多作怪，這些癩蛤蟆居然想吃天鵝肉來了。」

三手婆婆道：「老婆子也是殘廢人，如非忍無可忍，怎會胡亂出手傷人……」

蕭雲連聲道：「殺得好，殺得好，像這種該死的傢伙，殺一百個也應該。」

三手婆婆微微一笑，道：「可是，蕭公子，這件事可跟你無關，你也不必插手管這件閒事，以免受到連累……」

蕭雲奮然道：「這是甚麼話？乾娘，我們是一家人，小蘭妹子受人欺侮，我這做哥哥的當然要替她出氣。」

三手婆婆道：「可是，天醜帮不是好招惹的，惹上他們，就像染上瘟疫，非糾纏到死不會罷手……」

蕭雲道：「別人畏懼他天醜帮，我百花宮却不怕。」

三手婆婆道：「不！這是我們趙家的事，自有我們孤女寡婦去担當，絕對不能牽連上百花宮。」

蕭雲激動地道：「乾娘，這件事我管定了，天醜帮不來算他運氣，只要他們敢再來，我就——」

話猶未畢，突聽一個冰冷的聲音接口道：「你就怎麼樣？」

隨着話音，木屋門口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混身白衣，連頭巾和鞋子俱是雪白，肩後斜揹着一口長劍，甚至劍穗和劍鞘也一色雪白，配上蒼白的臉，瘦削的下巴，竹竿一樣的身材，以及一雙森冷懾人的眸子，全身上下，透着一股陰寒，冷漠的氣勢。

看年紀，大約四十出頭，但尖削的下巴上光溜溜的，沒有一根鬍鬚，越發令人有一種冷肅之感。

蕭雲看見這白衣人，連忙站了起來，恭敬地叫了一聲：「舅舅！」

金哥更是畢恭畢敬迎前行禮，道：「舅老爺，您老人家好！」

白衣人傲不還禮，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舉步跨了進來，兩道森冷的目光，在屋中迅速掃了一遍，最後落在三手婆婆臉上。

三手婆婆端坐不動，毫無表情。

白衣人冷冷道：「這位老婦是誰？」

蕭雲急忙應聲道：「這位趙大娘，就是此地主人，她從前是替晉王府看守園子的。」

白衣人眉頭微皺，不屑地道：「雲兒，你也太不長進了，你娘讓你到太原府來，在你爹面前費了多少唇舌，指望你這一次能担當重任，好好表現點成績，你居然拋開正事不管，跑到這兒來跟一個守園的婆子喝酒……」

這人說起話來，密如連珠，又急又快，根本不給人插口的機會，直到他的話已經告一段落，蕭雲才急急接口道：「舅舅，我有下情稟告……」

白衣人冷聲道：「你還有甚麼好狡辯的，自從你們一離開家，我就始終跟在你們後面，這一路上，你們自己說吧，除了吃喝玩樂，何嘗幹過一樁正經事，到了太原更好了，才轉眼的工夫，竟不知道你們躲到甚麼地方去了，好不容易，才從東興酒樓伙計的口中，才知道你們躲藏在這兒，飲酒作樂……」

蕭雲道：「舅舅，我們不是在飲酒作樂，而是……」

白衣人道：「而是甚麼，我親眼看見，這還假得了嗎？」

蕭雲道：「舅舅，你老人家誤會了，讓我替您老人家引介引介好不好？」

白衣人道：「你方才不是引介過了嗎？還要引介甚麼人？」

蕭雲指指三手婆婆，道：「剛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這位趙大娘不是別人，她的丈夫，就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白骨爪趙公玄。」

（未完）

劉師傅的頭搥

·慧心·

在我國古代相傳下來的武功當中，有些武功是以頭搥作為秘密武器的，這種功夫現時已經沒有甚麼人喜歡練習它了，有些人簡直感覺到它是一種無稽之談，因為用頭撞擊對方的軀體時，總是要把它俯伏下來，然後出擊，那時一雙眼睛沒法看見對方的身體，隨時發生危險，再者，頭部俯伏之後，頸子露出來，很容易給人使用掌刀之法，一掌劈下去，便使頸骨折斷，隨即身亡，凡是武林中人都知道這一點，頸骨十分脆弱，該處神經纖密佈，一經打擊，便受重傷，一向不敢太過暴露，如果用頭搥撞擊，以至頸子過份暴露的話，那就自取其咎，死了也是寃枉的。

上述那種觀念，使練武的人不喜歡練習頭搥，不過，清代和明代的和尚，如果練習武功，多數兼練頭搥的，就算他們並非準備把那個頭作為秘密武器，乘虛而入，向對方撞擊，仍然喜歡練習它，就因為和尚的頭部光光滑滑，沒有頭髮遮掩，而且不戴帽子，萬一有人用棍棒打來，向頭部一棍打落，頭骨太過脆弱，就會重傷倒地，他們就算不是想用頭搥撞擊敵人，仍是苦心練習如何使頭部堅實的，這個觀念就使山上的和尚練武兼練頭搥。另一方面，有些拳師喜歡練習頭搥，或者設法使頭部堅實，並非為了攻擊對方，而是想誘敵進攻，武林交手之際，有許多種顧忌，十大絕招當中，第一招叫做力劈華山，指掌刀或拳劈在頭上的穴道而言，那處叫做「天靈蓋」，亦即腦袋上面骨頭併合之處，嬰兒的頭顱骨沒有長成，割開皮膚看看，便發覺到那些頭顱骨由幾塊大骨併合，即使到了完全長成，那些骨頭仍非整體生長而成，併合的一處留着當年裂縫的跡象，故此，一拳打落，向頂上百會穴襲擊，隨時置人於死，該處在武林中叫做「崑崙頂」，表示它屬於全身最高之處，亦即人身百脈會合之地，受傷者輕則頭昏眼腫，重者立即身亡，故此，武林之人有許多招護頂之法，不讓棍棒和拳掌在該處襲擊，不過，說到這裏，話該說回來，如果有人向你的崑崙頂發拳打落，他必須運用全身之力放在右臂之上，把它提高然後打下來，那時他的腰腹就露空了，倘若你的頭殼堅如鐵石，不怕他用拳棍襲擊，便可乘虛而入，趁他提高右手之際，以蟹拳的方式左右齊出，連續打幾個短拳，他的筋骨或氣門就會給你打中，身受重傷，因此之故，認眞出色的拳師，往往兼練頭搥，並非用以殺敵，而是誘敵發招，伺機反攻。

照事論事，頭搥並非完全沒法施展的，有一招迫住對方左右兩手，然後用頭搥進攻，非常厲害，特別是忽然取攻勢，碰頭就打，對方猝不及防，極有可能給你的頭搥一撞，向後倒地。這一招叫做左右分金，突然用穿花蝴蝶的姿勢，把雙手微微提高，向對方發招，右手壓住對方的左手，左手抓住對方的右手，不管他如何變招，總之，你自己覺得他的左右手已經給你抓住或者壓住，無法變招，然後俯頭撞擊，他就無法抵禦，我們的頭顱骨相當沉重，一個頭重二十多磅，如果它變成武器，突然撞到對方的胸部，便有可能喪命，故此，這種頭搥是練武中人相當厲害的絕招，當然要苦練然後才有特殊的威力。

本港的拳師當中，教授中國摔角的名手劉飛師傅就擅長這種封臂兼用頭搥出擊的絕招，他本人很年輕的時候，曾經苦練頭搥，年紀大了，這一招仍有威脅。

照他本人稱述，他練習頭搥並非為了出擊，而是當年苦練摔角，任何摔角手都有可能給對方纏住倒地打滾，迫於用頭部壓住樓板，運用全身之力使勁一滾，從對方身體下面滾出來，因此，摔角手一定要練頭搥，他練習慣了，試用頭殼撞擊沙包，因為他五短身材，特別適合用頭搥出擊，日子拖長了，他便能夠用頭搥作為武器使用，不過，這一招仍要十分小心運用的，先要封臂，然後出擊，對方任何一隻手沒有被封就不能使用頭搥。

年輕人很喜歡玩足球，玩過足球的人，都能夠用頭撞擊那個足球的，這種運動叫做「頂頭搥」，其實就是練習頭搥的初步，即使玩慣足球，沒有把頭殼撞擊沙包，碰着打鬥，必須拚個你死我活，依照劉師傅所述的方式去做，先行封臂，再用頭搥出擊，這一招也有極大的威脅，不妨一知。

新穎俠義奇情故事／曹若冰・文／盧令・圖

憨人憨福（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聞玉存獲得凌紀常爲他打通奇經八脈，雖未獲傳技，但聞玉存學自海天老人的海天三式，功力已是大增，那日拜辭凌紀常後，又遇黑衣三佛攔道，要强索敦煌秘笈，爭持間，天山派天芒道人追踪來到，擊退黑衣三佛，也向聞玉存强索敦煌秘笈，强索不獲立施辣手，打出天芒毒刺，沈兆雄與公孫瑩瑩均被擊中，危急間幸棋迷崔衍趕至擊退天芒道人，崔衍立爲公孫瑩瑩點穴阻遏毒氣上行，並商議分頭採取靈藥解毒，而這時沈兆雄已毒發昏迷，聞玉存向崔衍詢問，他是否也中了天芒道人的天芒毒刺——

蹈危幸得福　化險獲奇葩

崔衍點點頭，伸手探了探沈兆雄的鼻息，站起身子搖頭道：「已經斷了氣！」

聞玉存神色一黯道：「這都是『敦煌秘笈』引起的禍害！」

崔衍道：「他也是想搶奪『敦煌秘笈』的麼？」

聞玉存搖頭道：「不是，他是和我們一起，帮助我們尋找『敦煌秘笈』的。」

崔衍不由奇怪地道：「他在江湖上雖然不是大奸大惡之徒，可也不是個什麼好人，怎麼會和你們一起帮助你們尋找『敦煌秘笈』的？」

公孫瑩瑩忽然嬌聲一笑道：「崔伯伯你那裏知道，他看中了聞大哥，一心想收聞大哥做徒弟，可是聞大哥却不願意，他爲了討好聞大哥，想使聞大哥回心轉意自願拜他，便陪着我們到『千佛洞』來尋找『敦煌秘笈』，處處保護我和聞大哥！」

「哦……」崔衍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這眞令人意想不到。」語聲微微一頓，轉向聞玉存道：「小子，你就在他身旁挖個坑，先把他埋葬好再說吧！」

聞玉存點了點頭，伸手由懷內取出「寒玉匕首」，在地上挖了個坑，將沈兆雄的屍首埋葬以後，便走到剛才被他掌力擊斷的那棵大樹處，用「寒玉匕首」削了塊五尺來長，七寸許寬的木牌，在當中刻了「先師沈兆雄之墓」，又在下首刻了「弟子聞玉存敬立」。

公孫瑩瑩一見不由感覺意外地道：「聞大哥，你認他做師父了？」

聞玉存點頭說道：「他想收我做徒弟，純是一番好意，也是他的心願，現在他已經死了，可以說是爲我而死，我要再不承認做他的徒弟，豈不令他死不瞑目！」

崔衍聽得雙目異采閃動地說道：「小子，你的心地實在厚道難得，沈兆雄泉下有知，他該含笑瞑目了！」

聞玉存憨笑了笑，將木牌在沈兆雄墓前插好，跪下叩拜了三拜，說道：「師父，您放心安息吧，只要弟子學成武功，弟子一定去找天芒道人替您報仇！」

說罷站起身來，轉向崔衍說道：「崔伯伯，我想到了一個可以讓瑩瑩暫住而又十分安全的地方。」

崔衍道：「什麼地方？」

聞玉存道：「凌老前輩的隱居之處，距離這裏只有一天的路程。」

崔衍知道他說的是「聾目閻羅」凌紀常，默然沉吟了稍頃，搖頭道：「以其麻煩凌老前輩，還不如由我送瑩瑩回家，交給她爹照顧的好，反正我要前往東海，送她回家也正是順路。」

聞玉存一聽，覺得這樣更好，遂即點頭道：「如此也好，那我現在就動身前往南海去了。」

語聲一頓，轉向公孫瑩瑩說道：「瑩瑩，妳放心的好好養息着，一個月以內我一定會趕回妳家來的。」

公孫瑩瑩不勝依依地嬌聲說道：「聞大哥，你路上可要多小心呀！」

聞玉存點頭道：「我知道，一切我會自己小心的。」

轉朝崔衍躬身一拜，道：「崔伯伯，瑩瑩就麻煩您了。」

話落，轉身邁步就要走去。

崔衍突然說道：「小子，你等等。」

聞玉存回過身子問道：「崔伯伯您有什麼指教？」

崔衍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知道那『子午神宮』是個什麼地方嗎？」

聞玉存搖頭道：「不知道。」

崔衍緩緩說道：「那『子午神宮』主人名叫婁碧君，外號『子午神嫗』，武功高絕，自成一派，世居南極，向少踏入中原武林，從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寒碧草』乃是其宮中鎮宮之寶，產量極少，據說一甲子才能生長兩株……」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憑武功你決不可能是婁宮主的敵手，要想取得『寒碧草』實在非常困難，所以你此去不但必須多加小心，千萬不可魯莽行事，並且一定要多用腦筋，也就是只宜智取，不可强奪，你明白麼？」

聞玉存點頭道：「我明白，謝謝崔伯伯指教，您請放心好了。不管怎麼樣，就是跪地苦求，我也要取一株『寒碧草』回來。」

崔衍知他心性憨厚正直，不會對人使用心智，多說也是無用，俗語說得好，「憨人自有憨人福」，於其教他使用心智，反不如由他自去的好，於是便點點頭道：「好吧，精誠取至金石爲開，你去吧！」

聞玉存躬身拱手道：「晚輩告辭。」

話落轉身邁開大步，飛奔而去。

公孫瑩瑩望着聞玉存逐漸遠去的背影，秀眉微蹙地道：「崔伯伯，您看他此去能夠取得到『寒碧草』嗎？」

崔衍沉思地說道：「這很難說，不過，事在人爲，他福緣深厚，十有八九有希望能取得到。」

公孫瑩瑩的嬌靨兒上滿是担憂之色的道：「他爲人太過忠厚老實，極容易上人當，中人計算，他此去南極一人獨行，我實在替他担心！」

崔衍笑說道：「丫頭，妳只管放心吧，他一臉憨厚之相，決非夭壽之人，妳別替他白担心了！」

語聲一頓，接說道：「來，丫頭，我揹妳到前面去找家客棧，咱們先休息半夜，明天一早再僱車送妳回家去好了。」

說着蹲下身揹起公孫瑩瑩，邁步如飛的直朝酒泉城奔去。

×　×　×

日頭還差那麼一刻辰光，就是日正當中的時分了。

在那一望無際，幾乎看不到一塊綠地，滿眼一片白茫茫的冰天雪地裏，來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

他腰幹兒畢直的挺立在雪地上，憨厚的臉上雖然滿是風塵疲憊之色，但是焦急迷茫的神色却更濃！

他雙目灼灼不停地向四面張望着，掃視着，像是在找尋什麼東西……

然而，在這一眼可以望出數十里，白茫茫一片遼闊的世界裏，幾乎連一根綠草都看不到，他在找尋什麼呢？……

這少年人，他正是那心性憨厚，前來南極尋找「子午神宮」，求取「寒碧草」的聞玉存。

環望着這白茫茫遼闊的世界，聞玉存心中暗忖道：「那『子午神宮』在什麼地方？怎麼看不到一點影子，難道是在海底？是在冰山中？……」

日正當中。

突然，他眼前出現了一片幻境般的奇景。

就在那距離他站立之處，約莫五十來丈遠的地方，出現了一座巨大的宮殿式的屋宇。

聞玉存乍見之下，先是神情一呆，繼而心頭大喜，立時拔足直朝那宮殿式的屋宇前飛步奔去。

五十來丈遠的距離，幌眼工夫便已奔到。

他站立在那兩扇又高又大拱形的紅漆大門前，抬眼上望，心情不由一陣激動；大門上方釘着一塊「子午神宮」四個大金字的橫匾。

他心中不禁暗道：「這眞是怪事，這麼大的一座宮殿屋宇，剛才我怎麼一點也沒有看見，難道它是建築在地底下，剛才是從地底升上來的不成……」

其實，他又那裏知道，這「子午神宮」正建築在「子午綫」中央，只有在中午日正當中和夜半子正時刻，才會現露出形象可以看得見以外，其他的時刻，根本是無法看得到的，要不然也就不會得名「子午神宮」了。

聞玉存暗暗深吸了口氣，略微平靜下激動的心情，緩緩抬起一隻手拍了門。

片刻工夫之後，裏面傳出了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兩扇拱形的紅漆大門打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道家裝束，身穿淡靑色道袍，十六七歲年紀的小道僮。

小道僮雙目眨動地上下打量了聞玉存一會，問道：「是你敲門的麼？」

聞玉存點頭拱手道：「正是在下。」

小道僮道：「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麼？」

聞玉存道：「子午神宮。」

「你有什麼事？」

「在下特來求見宮主。」

「你是那裏來的？」

「在下是從中原來的。」

「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名叫聞玉存。」

小道僮點了點頭道：「看你的樣子雖然不像是個壞人，但是我們宮主從來不見生客，尤其是中原來的人，更不願意見，你請走吧！」

聞玉存搖頭道：「不！在下非得求見宮主不可。」

小道僮道：「那你就改天再來吧！」

說着脚下後退一步，伸手便要關門。

聞玉存心頭不由一急，連忙抬手抵着門，說道：「小兄弟請別關門。」

小道僮雙目倏地一瞪，道：「你想幹什麼？」

聞玉存又拱拱手道：「煩請通禀貴宮主，在下有事求見。」

小道僮道：「我剛才不是已經對你說過，叫你改天再來嗎！」

聞玉存雙眉一戚，道：「爲什麼要改天再來？」

小道僮道：「我師父不在宮中。」

「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什麼時候回來？」

「也許是今天，也許要過幾天。」

聞玉存以爲小道僮在說謊，目露懷疑之色的問道：「你這是眞話？」

小道僮神色不高興的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語聲一頓，忽然眨眨眼睛道：「你既然是從中原來求見我師父的，那麼我問你，你知道我師父她老人家是誰嗎？」

聞玉存道：「她老人家姓婁，外號『子午神嫗』，對不對？」

小道僮點頭道：「這麼說，你一定是經人指點來的了，是不是？」

聞玉存點頭道：「是的。」

小道僮目光一凝，問道：「是什麼人指點你來的？」

聞玉存道：「是中原武林五奇中的『棋迷』崔伯伯。」

「哦！」小道僮道：「你叫他崔伯伯，你是他的侄兒嗎？」

聞玉存搖頭道：「不是，我是跟着瑩瑩叫他崔伯伯的。」

小道僮忽又眨眨眼睛，問道：「瑩瑩是誰？」

「瑩瑩是『畫絕』的女兒。」

「她是你的什麼人？」

「朋友。」

「她很美麼？」

「是的，她確實很美。」

「你是什麼人的弟子？」

「什麼人的弟子也不是，我也沒有師父。」

「你會武功嗎？」

「只會三招掌法。」

「是什麼人教你的？」

「是一位名號『海天老人』的老人家教我的。」

小道僮沉吟地道：「這麼說，你並算不得是武林中人了！」

聞玉存道：「目前雖然不是，但將來我一定會成爲武林中人的。」

小道僮雙目忽然異采閃動地道：「啊！我明白了，你來求見我師父，是想請求她老人家收你做徒弟，是不是？」

聞玉存搖頭道：「不是。」

小道僮目光微微一凝，道：「那麼你要求見我師父又有什麼事？」

聞玉存道：「在下要向她老人家求取一株『寒碧草』。」

小道僮雙目一瞪，道：「什麼？你要求取一株『寒碧草』？」

聞玉存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爲此而來。」

小道僮連連搖頭道：「你別夢想了，『寒碧草』乃是本宮鎭宮之寶，我師父決不可能會答應給你的。」

聞玉存雙眉一蹙，道：「可是……」

小道僮臉色忽然一變！急道：「不好，我師兄來了，你趕快走吧！」

聞玉存道：「不！我不能走。」

說話間，一個二十四五歲年紀的少年青袍道人快步走了過來，目光一瞥聞玉存，望着小道僮問道：「師弟，這人是幹什麼的？」

小道僮名叫靈玉，少年青袍道人是靈玉的大師兄靈眞。

靈玉答道：「他是來拜見師父的。」

「哦。」靈眞望着聞玉存說道：「家師不在，你過幾天再來吧！」

靈玉在旁連連向聞玉存使眼色示意，要聞玉存趕快離去。

可是，聞玉存根本沒有注意到靈玉的眼色，却向靈眞說道：「請道長慈悲行個方便。」

靈眞目光一凝道：「你要我行個什麼方便？」

聞玉存道：「外面一片冰天雪地，令師既然不在，請道長行個方便容許在下在宮中等候。」

靈眞搖頭道：「不行！本宮向不容許生人進入，你走吧，別在這裏嚕嗦了！」

語聲一頓，朝聞玉存揮揮手，轉向靈玉說道：「師弟，把門關上。」

話落，便即回身待要往裏走去，聞玉存見狀心中一急，突然一脚跨入門內伸手拉着靈眞的袍袖，說道：「道長……」

靈眞雙眉一皺，猛地一甩袍袖，喝道：「滾開！」

他乃是「子午神嫗」的大弟子，一身武學功力已具極高火候，聞玉存一時未曾防備，竟被他這袍袖一甩之力，震得手一鬆，脚下踉蹌地後退了一大步！

靈眞甩開聞玉存之後，口中不屑地冷笑了笑，便即邁步往裏走去。

聞玉存心中不由驀生惱怒，陡地沉聲大喝道：「站住！」

靈眞脚步一定，回過身來，目注聞玉存冷冷地道：「你叫誰站住？」

聞玉存胸脯一挺，道：「叫你！」

靈眞雙目寒芒一閃，臉含微笑地說道：「很好，你有何指教？」

他乃是個心機深沉陰險之人，臉上雖然含着微笑，其實心裏已生怒氣，只是不露於形色而已！

聞玉存心性憨直，那知人心險惡，一見靈眞臉含微笑，毫無氣怒的神情，不由感到自己太沒有修養，心中立時生起一股

歉意地拱手說道：「請原諒在下無禮！」

靈眞神色淡漠地陰聲一笑道：「你現在道歉已經遲了！」

陡然跨步探掌，直朝聞玉存左肩肩頭抓去！

聞玉存想不到靈眞會突然翻臉出手，心中不禁倏地一驚，身形疾退避開，道：「道長，你……」

靈眞一抓落空，怒氣更甚，抓勢一變，易抓爲掌，直拍聞玉存胸脯。

靈玉在旁心中不由大急，連忙喊道：「師兄，你千萬不可傷人……」

他這話等於白說，靈眞根本聽若未聞不理他。

聞玉存因爲適才退避靈眞的那一抓，身子已經退貼在大門上，這時已是退無可退，匆促間只好抬掌迎上了靈眞的掌力。

「砰！」的一聲，靈眞心頭陡地一震！身形竟然穩立不住地後退了一大步，一隻右臂也被震得發了麻，心中不禁凜然暗忖道：「這小子好深厚的內功掌力……」

他身爲「子午神功」首座弟子，一身所學已得「子午神嫗」十之六七，平素自視甚高，不意竟被聞玉存一掌震退，立時一聲怒喝道：「小子，怪不得你胆敢前來本宮撒野，原來你手底下頗爲不差！」

語聲中，雙掌疾揮，竟然施展出「子午神宮」的獨門絕學掌法，招勢凌厲的猛朝聞玉存攻到。

聞玉存心中雖然非常不願意動手，但是在靈眞那威勢凌厲的攻招下，他被迫無法，只好出手封擋！

靈玉深知靈眞的心性爲人狂傲狠辣，知道靈眞被聞玉存一掌震退，心中已經動了怒火，這時候除非師父能夠及時回來，否則誰也無法阻止靈眞的攻勢。

因此，靈玉在旁心中不禁大爲着急，暗忖道：「這便怎麼辦？……」

聞玉存雖然是被迫出手封擋靈眞的攻招，但也只是封擋而已，並未施展「海天三式」還攻。論武學，聞玉存除了「海天三式」外，根本什麼武功招式也不會，如何能封擋得住靈眞那威勢凌厲，連綿不斷的攻招！剎那之間，聞玉存胸肩兩處，已經連中了兩掌。

「砰！砰！」兩聲震響聲中，這兩掌力道雖然不輕，聞玉存雖然被打得身軀踉蹌，脚下搖幌，但却毫未受傷，反而是靈眞自己被聞玉存體內那股「先天眞氣」，自然產生的反震之力，震得掌臂發麻，身形退後！

靈眞從聞玉存封擋他的攻招中，他已經發覺聞玉存根本不會什麼武功，原以爲這兩掌拍實之後，聞玉存定必會受傷當場，那知事實竟然出於他意外地，受傷的反而是他自己。

其實，靈眞他又怎知道這還是聞玉存的「先天眞氣」只具有五成火候，又因爲是來求取「寒碧草」的，不願與他爲敵動手，沒有運起「先天眞氣」，否則他又豈止是被反震得掌臂發麻，身形後退而已！

這一來，靈眞神情不禁呆住了！

靈玉的想法原來和靈眞一樣，目睹這等情形，不禁雙目大睜，心中驚異無比！

靈眞雖被反震受挫，但他乃是個心性狂傲之人，怎肯就此甘心罷休！是以，他神情一呆之後，立又一聲大喝，身形倏然前欺，雙掌猛朝聞玉存攻了過來。

聞玉存雖然非常不想和他爲敵動手，但靈眞一再如此逞强出手，他心中也不禁被激起了一股忍無可忍的怒火，沉聲說道：「道長，你也欺人太甚了！」

話聲中，急提一口丹田眞氣，雙掌疾揮，「海天三式」中的第一招「海霧茫茫」已經出手，勁氣山湧般地迎着靈眞攻來的掌招搶攻了過去！

靈眞雖是「子午神嫗」的首徒，一身所學功力兩皆極高，但是「海天三式」乃當世武林奇絕之學，招式精奧，氣勢磅礴無倫，他如何能接得下來。

是以他一見聞玉存搶攻過來的那精奧磅礴無倫的掌招氣勢，竟使他有無從封擋之感，心頭不禁暗暗一窒，急地撤招，身形横挪三尺以避！

他雖然見機得極快，但左肩仍被掌力掃中了少許，只疼的他右手飛快的撫上左肩，身形踉蹌的連退了三步，方能拿樁穩立住。

靈玉見狀大驚！急忙跨步到靈眞身旁問道：「大師兄，你受傷沒有？」

他見聞玉存是個憨厚老實之人，對聞玉存甚有好感，對靈眞的平素狂傲跋扈自大，心中雖然非常不滿，但靈眞到底是他的大師兄，師兄弟的感情總是不可抹煞！

可是，他這雖然是出於師兄弟的關心之情，但靈眞却神色冷漠地道：「你希望我受傷麼？」

靈玉眉鋒不由一皺，道：「大師兄，你怎麼對小弟說這種話！」

靈眞冷聲一笑道：「我有沒有受傷與你無關，也不勞你關心，你退開去。」

靈玉雙眉深皺地默然移步往旁邊退了開去。

聞玉存本就不想和靈眞爲敵動手，因此他一掌震退靈眞之後，立即停手，憨厚的臉上露出歉意地說道：「對不起，我實在無意……」

這話，他本是道歉之意，可是靈眞却誤以爲他是有意諷刺，不待他話完，立又雙目一瞪，截口喝道：「住口！我只不過一時大意，才讓你佔了便宜，你休要佔了便宜還賣乖！」

聞玉存聽得雙眉不由微微一皺，暗忖道：「此人怎的如此不識好歹……」

他暗忖間，靈眞突然一聲冷笑道：「我問你，你要拜見我師父有什麼事？」

聞玉存說道：「我想求取一株『寒碧草』。」

靈眞心中微微一動，道：「你尊姓大名？」

聞玉存道：「在下名叫聞玉存。」

靈眞道：「你從什麼地方來？」

「中原。」

「你是那一派門下弟子？」

「那一派也不是。」

「你師父是誰？」

「我沒有師父。」

「你要『寒碧草』何用？」

「我的一位朋友中了毒，要用『寒碧草』才能解治！」

「你那位朋友是誰？」

「她名叫公孫瑩瑩。」

「這名字像個女人的名字，她是個女人麼？」

聞玉存點頭道：「是的。」

靈眞道：「她是那一派的弟子？」

聞玉存道：「她是中原武林五奇之一『畫絕』的女兒。」

靈眞道：「你此來可是『畫絕』叫你來的？」

聞玉存搖頭道：「不是，公孫瑩瑩中毒的事，『絕畫』根本不知道。」

靈眞目光一凝，道：「你一定要取得『碧寒草』麼？」

聞玉存點頭道：「不錯，我必須取得一株『碧碧草』回去，否則公孫瑩瑩的性命難保，尚望道長成全！」

靈眞微一沉吟，心中忽生歹毒之念，說道：「好吧！」

聞玉存一聽這口氣，憨厚的臉上，頓現希望之色地道：「道長可是答應在下的請求了？」

靈眞心中雖然已生歹毒之念，但是臉上却絲毫不露形色地說道：「寒碧草乃是本宮鎭宮之寶，家師恰巧又不在宮中，這事我本來不能答應你，不過……」

聞玉存連忙問道：「怎麼樣？」

靈眞說道：「念你遠從中原來此，又是爲了救人心切，我雖然不能將『寒碧草』取了送你，但却可以破例成全你，讓你入宮自己去取！」

聞玉存心頭不禁大喜道：「眞的？」

靈眞正容點頭說道：「我既然答應你，當然決不會騙你！」

聞玉存連忙拱手作揖道：「謝謝道長的成全，在下感激不盡！」

靈玉在旁一聽靈眞竟然答應讓聞玉存自己去取「寒碧草」，他深知靈眞之心性爲人，已知靈眞之用意，雙眉不由一皺，道：「師兄，你怎麼可以……」

靈眞突然冷聲截口叱道：「這一切由我作主，不准你多話！」

語聲一頓，轉向聞玉存含笑說道：「你不必客氣，請隨我進去吧！」

靈玉被叱，雖然未敢再開口說什麼，但雙目却望着聞玉存在使眼色。

可惜，聞玉存心性太以憨厚老實，對靈玉的眼色根本不解何意，也未加深思地朝靈玉笑了笑，轉望着靈眞禮貌地說道：「道長請。」

靈眞頷首一笑，朝靈玉說道：「師弟，你把宮門關上吧！」

話落，轉身舉步往裏走去，聞玉存連忙邁步隨後。

靈玉望着聞玉存的背影，不禁搖搖頭暗嘆地說道：「唉！你這個老實人……」

× × ×

在「子午神宮」的後院中，有一座佔地不大的宮殿式的屋宇，門是深綠色的，式樣和外面的大門差不多，也是圓形拱門，可是比外面的大門小了甚多。

拱門的上方，釘着一塊「寒碧殿」三個大字的金色橫匾。

靈眞領着聞玉存一直走到「寒碧殿」門外，停步說道：「你想要的『寒碧草』就長在這座『寒碧殿』內，你自己推開門進去取吧，我不陪你了。」

聞玉存看看那兩扇關着的深綠色的「寒碧殿」門，神情略微猶豫了一下，說道：「謝謝道長指點，道長儘管請便。」

話落，邁步上前抬手推門，只是關着，並未門鎖，他抬手一推，兩扇殿門立即應手而開。

聞玉存邁步跨入「寒碧殿」內，靈眞的臉上，立刻露出陰險的笑意，轉身走了開去。

這座「寒碧殿」有如一座空屋，殿內除了五根尺許粗，丈多高，精工雕刻的蟠龍石柱，和五根蟠龍石柱中央種植着十多株對葉雙生，顏色碧綠可愛小草以外，一片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

聞玉存一見那十多株顏色碧綠的小草，已知這是「寒碧草」無疑。

他心中暗忖道：「這『寒碧草』既是『子午神宮』鎭宮之寶，我可不能多取，只取一株好了……」

暗忖中，他脚下已跨步走入那根蟠龍石柱的中央，蹲身伸手拔起了一株「寒碧草」。他剛一拔起「寒碧草」，奇事陡生，隨着那株「寒碧草」的離土，地上竟突然冒起了一股白氣，緊跟着那五根蟠龍石柱的龍口中，也噴出了一團團白霧似的白氣。聞玉存見狀，心中不由愕然一呆！旋即轉身邁步意欲往外走去。

可是，慢了！

那些白霧似的氣體，竟有一股强大的吸力，緊緊裹住了他的身軀，無法移動一步！

他心中不禁大爲驚駭的暗道：「這是怎麼回事？這些白霧似的氣體是什麼東西？竟有這麼强大的吸力？……」

原來這座「寒碧殿」正建築在南極地底「元磁眞氣」的出口之上，那「寒碧草」乃是由地底「元磁眞氣」孕育而生。

這些白霧氣體看似無奇，其實乃是地底「元磁眞氣」！

「子午神嫗」平日如須取用「寒碧草」時，都是使用玉剪在離地寸許的根部剪斷，不敢連根拔取。

因爲「寒碧草」的根生之處，即是地底「元磁眞氣」之穴眼，根一拔起，地底『元磁眞氣』立即便由穴眼洩出升起吸住人的身子，輕則受到地底陰火焚身之苦渾身被燒傷，重則喪命！

靈眞乃是個心胸氣度十分狹窄之人，他兩次出手，均被聞玉存以掌力震退，心中非常惱怒！

因此，他於問知聞玉存是爲求取「寒碧草」而來之後，心中乃頓生毒念，表面上說是破格成全此來的心願，讓聞玉存自己進入「寒碧殿」內拔取「寒碧草」，實際是想讓聞玉存葬身「寒碧殿」中。

幸虧聞玉存不是好貪多得之人，只拔取了一株「寒碧草」，「元磁眞氣」洩出不多，否則聞玉存必然難逃死刦！

聞玉存在身子被「元磁眞氣」吸裹住不能移動，心中驚駭的情形下，意念飛轉地暗忖道：「這白霧氣體，雖然吸力强大厲害，但總有消散的時候，我何不且坐下來，運息調元，等到它消散的時候，再出去呢……」

他心中這樣一想，便立刻就地坐下，依照慧空大師教他的打坐心法，運息調元

起來。

也就在他坐下運息調元不久，「先天眞氣」開始遍佈全身的刹那，他渾身肌膚忽然起了一陣灼熱的感覺，睜眼一看，心中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此刻那「寒碧草」拔去的地方，竟然冒起了一股綠色的火燄，那五根蟠龍石柱的龍口中噴出的也已不再是白霧，而是一團團的綠色火燄！

火燄越噴越多，刹那工夫，整座「寒碧殿」內，竟成了一片浪濤洶湧般的綠色火海！

可是，事情就像奇蹟般地，整座「寒碧殿」內雖然成了一片綠色的火海，但聞玉存除了渾身肌膚感覺灼熱無比之外，那些綠火竟然燒不着他，只圍繞在他身外週圍尺多遠處的空間。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奇蹟，也不是聞玉存的福大命大，而是他運息調元的恰是時候，恰巧在「元磁眞氣」洩勢將衰，地極陰火噴出之前，他那五成火候的「先天眞氣」發揮了功效，在他身外尺多之處佈成了一道水火不侵的護身罡氣！

是以，綠火才被阻擋在週圍尺多之外，燒不着他！

這也是他憨人憨福，碰上了巧，竟於矇然不覺間避過了陰火焚身之厄，救了他自己的性命。

此外，他忽然發覺，不但綠火燒不着他，而且連先前緊裹着他身子的那股吸力也已消失！於是，他便站起身子，試着移步緩緩往外走去；只見他身前的綠火和霧氣，竟然隨着他緩緩往前移動的脚步，像波浪似的翻滾着向兩旁退開。

聞玉存一見，心中大喜，立即加快脚步，直朝「寒碧殿」外衝去。

他剛一衝出殿門外，身形尚未站穩，驀見眼前一閃，一股剛猛强大的掌力，奇快絕倫地直朝他胸窩擊到。

這是個意外突擊，聞玉存根本沒有想到，匆促之間，也根本來不及出掌封擋。

「砰！」的一聲，掌力已經擊實他的胸窩，只打得他身軀一幌站，立不住的後退了一大步，幾乎退入了「寒碧殿」內。

這突擊聞玉存之人，正是那心生毒念，想令聞玉存葬身「寒碧殿」內的靈眞。

就在聞玉存被掌力擊實，打得身軀後退的同時，靈眞口中却發出了「呵呀！」一聲大叫，左手飛快的捧着右手腕，身形踉蹌連連後退。

這情形很明顯，靈眞這一掌實擊雖然並未落空，但聞玉存除了被掌力打得身形後退一步以外，似乎沒有受傷，吃虧的反而是靈眞自己！

靈玉站在較遠之處，他見「寒碧殿」內白霧迷漫，火燄如濤，心中本替聞玉存非常担心焦急，及至一見聞玉存竟然能够安全無恙的衝出殿來，方始又驚又喜的放下一顆懸心，不意靈眞倏然發掌突擊聞玉存，心中不由暗恨師兄的行爲卑鄙，心腸惡毒，甚爲不恥靈眞的爲人！

不過，他心中雖然十分不恥靈眞之爲人，但是靈眞總是他的師兄。

是以，他一見靈眞大叫後退，左手捧着右手腕的情形，心 不由吃了一驚！連忙跨步到靈眞身旁急問道：「師兄，你怎麼了？」

靈眞痛苦的皺着雙眉道：「我右手腕骨可能已經折斷了！」

「呵……」靈玉神情不禁愣然一呆！隨即臉露疑惑之色地望着聞玉存。

因爲事情經過乃是他親眼所睹，靈眞掌力擊實聞玉存的胸窩，聞玉存並未還手，靈眞的腕骨怎可能會折斷？他心中頗爲疑惑不信！靈眞的話，聞玉存也聽見了，他一見靈玉目光朝他望來，便即一搖頭道：「這不可能！」

靈眞一聽這話，立時咬牙强忍着右腕的創痛，瞪目喝道：「小子，你傷了我，還說不可能，企圖狡賴不認了事麼？」

聞玉存雙眉一皺道：「道長，這並不是在下企圖狡賴不承認，事實是在下根本沒有出手，怎麼可能傷得道長！」

靈眞怒聲道：「你沒有出手，我的腕骨怎麼會折斷？難道是我自己折斷的？」

「這……」聞玉存心中不禁一窒！一時竟不知道應該如何解說才好。

靈眞突然一聲冷笑道：「小子，你强闖本宮，奪取『寒碧草』，還敢辣手傷我，看來你是把我們這『子午神宮』看作無人之地了！」

凡是心性憨厚之人，大都性情剛直不阿，有着寧折不彎的脾氣！

聞玉存也正是這種性情脾氣之人，他一聽靈眞這話，心中不由氣惱至極，雙眉微軒的亢聲說道：「道長，你怎麼可以如此無中生有，含血噴人，在下此來求取『寒碧草』是實，但是並未强闖貴宮，也未奪取『寒碧草』，更未出手傷你……」

靈眞沉聲說道：「姓聞的，你手裏現在拿着『寒碧草』，我右手腕骨已經折斷，這些都是事實，你還要强辯狡賴！」

聞玉存不禁氣得臉孔通紅的道：「道長，你好不講道理，這『寒碧草』是你自己帶我入宮，指點我進入『寒碧草』內取得的，你說你的腕骨斷了，可是我……」

「住口！」靈眞突然截口喝道：「小子，今天你休想走出本宮！」

語聲一頓，轉朝靈玉命令地說道：「師弟，你快去敲鳴金鐘，召集本宮弟子聯手擒下他，等候師父回來處置他！」

靈玉不由皺眉遲疑地道：「師兄，這有點不大好吧……」

靈眞道：「這有什麼不好，你快去敲鳴金鐘吧！」

靈玉搖頭道：「師兄，以小弟看，讓他走算了！」

靈眞臉色陡地一沉，說道：「靈玉師弟，你敢不聽我的令諭！」

靈玉道：「小弟不敢，小弟只是覺得理由不在他！」

靈眞怒聲道：「這麼說，你的意思是說理由應該在我了！」

靈玉道：「小弟不敢批評師兄的不對，只是……」

靈眞截口道：「師父回來，你敢責負麼？」

靈玉雙眉微微一揚，道：「小弟沒有什麼不敢的，師父回來，如有怪罪責罰，小弟願意一肩承當！」

靈眞臉色一變！倏然冷笑道：「你願意一肩承當我還不願意呢！」

語聲一落，突然轉身疾奔而去！

靈玉見狀，知道靈眞必是自己去敲鳴金鐘，遂即連忙向聞玉存說道：「聞兄，你快走吧，遲了就來不及了！」

「寒碧草」既已到手，聞玉存早就歸心似箭，聞言立刻抱拳朝靈玉一拱，說道：「多謝道長的好心，兄弟此生當永記不忘！」

靈玉揮手說道：「你不必客氣了，我師兄可能自己去敲鳴金鐘去了，金鐘一响，我三位師叔和各位師兄立刻都會到來，你趕快去吧！」

聞玉存一聽這話，自是不敢再多作停留，又朝靈玉抱拳一拱，大踏步直朝神宮大門飛奔而去。

望着聞玉存飛奔的背影，靈玉心中不禁暗忖道：「這聞玉存實在是個心地憨厚十分老實的好人，靈眞師兄要是有他一半老實就好了……」

他暗忖間，聞玉存已經奔行到宮門口，打開宮門奔了出去。

「噹！噹！噹！」

三聲金鐘鳴响，所有「子午神宮」的門下弟子，已紛紛由各處屋內現身奔了出來。

「子午神宮」門下弟子雖然不多，却也有二十多人之衆。

這二十多人中，除了兩個五十開外年紀道裝老者，和一個四十多歲中年道姑，是靈眞師叔輩外，其餘都是二十多三十以下年紀年青道士，也都是靈眞的師兄弟。

靈眞一見中年道姑和兩個道裝老者立即上前躬身行禮說道：「弟子參見三位師叔。」

中年道姑抬手一擺，問道：「何事敲鳴金鐘？」

靈眞平常在一衆同門師兄弟間，雖然十分驕狂跋扈，但在乃師「子午神嫗」和三位師叔面前態度却表現得非常恭順。是以中年道姑語聲一落，他立刻躬身答道：「回稟師叔，中原武林有一惡徒闖入本宮奪取鎭宮之寶，弟子攔阻不住，右手腕骨已被其掌力震斷，所以才敲鳴金鐘，召集各位師兄弟合力對付那惡徒，沒想到竟驚動了三位師叔，尚請三位師叔恕罪！」

中年道姑一聽說是中武林惡徒闖宮奪取鎭宮之寶，臉色不由微微一變，問道：「那惡徒就是一個人麼？」

「是的。」靈眞點頭道：「正就是一個人。」

中年道姑道：「他現在何處？」

靈眞答道：「已經進入了『寒碧殿』內。」

他話未說完，一眼瞥見靈玉快步走了過來，心中雖然已經料到那聞玉存必是已經走了，但他却別懷心機的目視靈玉問道：「靈玉師弟，那個姓聞的惡徒呢？」

靈玉走過來，先朝三位師叔行了一禮，然後淡淡地說道：「已經走了。」

靈眞做作地雙眼倏然一瞪，道：「師弟，你爲什麼不攔住他？」

靈玉神色平靜地道：「師兄，你都攔不住他，我又如何能攔得住他？」

靈眞道：「這麼說，你是根本沒有出手攔他了？」

「不錯。」靈玉坦然說道：「我不但沒有出手攔他，而且是我叫他快走的。」

靈眞陡地沉聲說道：「師弟，你也太胆大妄爲了，怎麼可以這樣胡來，你可知道……」

靈玉冷聲截口說道：「師兄，小弟這是不是胆大妄爲胡來，師兄自己心裏應該明白有數！」語聲一落又起，接道：「現在那聞玉存走都已經走了，恩師回宮，如果認爲這件事確是小弟做錯了，小弟願意承担一切罪責！」

中年道姑和兩個道裝老者聞聽靈玉這麼一說，雖然全都不由眉頭微微一皺，但三人心中都很明白，靈玉既然這麼說，必然有他正確的道理。

靈玉話聲一落，靈眞却冷聲一哼，轉向中年道姑躬身說道：「師叔，靈玉師弟如此胆大妄爲，弟子恭請師叔作主！」

靈玉是「子午神宮」中最小的弟子，性情爲人十分謙和有禮，不但深得「子午神嫗」和三位師叔的寵愛，即連一衆同門師兄師姊，對他也莫不十分喜愛。

因此，靈眞這「恭請師叔作主」之語一出，中年道姑立刻朝靈眞微一擺手，說道：「靈玉既已說過願意承當一切罪責，那就等你師父回來問明原因以後，按照宮規處理好了！」

靈眞平常在「子午神嫗」和三位師叔的面前，態度表現雖然十分恭順得體，但是一衆門下弟子對靈眞的不滿，私下談論靈眞的驕狂跋扈之言，三人早就時有耳聞，因此中年道姑乃才有等「子午神嫗」回宮問明原因以後，按照宮規處理之語。

靈眞口齒微動，正要開口再說什麼時，兩個道裝老者中面目清癯的道裝老者已接着說道：「靈眞，你別再說什麼了，這件事就等你師父回宮再說吧，你過來，先讓師叔替你看看腕骨的傷勢！」

靈眞一聽三位師叔已有兩位這麼說，他心中雖然咬牙暗恨靈玉帮助別人，但當着三位師叔的面却又無可奈何，不便再多說什麼。於是，他略微猶豫了一下，便躬身恭敬地說道：「弟子遵命，並謝謝師叔。」話落，移步走近面貌清癯的道長老者身前，由他觀看腕骨傷勢。

×　×　×

太白山，爲秦嶺山脈之秀峯，在今陝西郿縣之南，山峯高聳入雲，終年積雪，故名「太白」。

在太白山南麓的山坡地上，有一片百丈廣闊，外圍竹籬，內植奇花異草的花園，中央是一排三間，前後兩進形式頗爲精巧別緻的茅屋。

花園名「怡心園」，茅屋名「養性齋」，正是當今武林五奇名列第二位，「畫絕」公孫大禹的居處。

紅日西垂，時正黃昏。

聞玉存滿臉風塵之色的到達了「怡心園」的竹籬外。他抬眼望望花園中央那關閉着的茅屋門，不由輕吁了口氣，暗暗一算時間，南極之行，一去一回，總共二十七天，距離一月之期尚有三天。

他心裏暗忖道：「不知瑩瑩現在怎麼樣了？她爹爹此刻是不是在家？『棋迷』崔伯伯前往東海是否已經取到那『血龍珠』回來了？……」

他深吸了口氣，推開竹籬門，大踏步

的走到茅屋門前，抬手拍門。

「誰呀？」茅屋內立時傳出一個嬌甜的聲音問。

聞玉存曾在這「養性齋」內住過三天，一聽這聲音已知是公孫瑩瑩的侍婢小蘭，他立即大聲說道：「小蘭姑娘，是我，聞玉存。」

門開了。

小蘭一見聞玉存，清秀的嬌靨兒上滿是歡愉之色的說道：「聞少爺，您可回來了，我家姑娘每天都在惦念着您呢！」

聞玉存朝小蘭憨笑了笑，問道：「小蘭姑娘，瑩瑩現在什麼地方？」

小蘭道：「姑娘在後面她自己的房間裏，您快請進去吧，婢子正在做晚飯。」

聞玉存點點頭沒再說什麼，急步直朝後面走了進去。

×　×　×

一間佈置得頗爲雅潔的小房間內，公孫瑩瑩半躺半坐的倚在床上，兩隻明眸正痴痴的望着床頂出神。

她的嬌靨有點兒蒼白，神色也有點兒憔悴，看起來比以前略微清瘦了少許。

聞玉存剛走到房間門外，大概是他的脚步聲驚了她，望着床頂出神的一雙眸子，倏然朝房門口望了過來，蒼白嬌靨兒上飛現出一片欣喜地道：「呵！聞大哥，你回來了！」

聞玉存急步走到床前，從懷裏取出「寒碧草」遞給公孫瑩瑩說道：「瑩瑩，妳看，我已經取到『寒碧草』了。」

公孫瑩瑩接過「寒碧草」，明眸中飛閃着奇采地道：「聞大哥，你去取這『寒碧草』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沒有什麼，」聞玉存搖搖頭。星目凝注着公孫瑩瑩的嬌靨兒說道：「瑩瑩，妳瘦了。」

公孫瑩瑩嫵媚的一笑，低聲說道：「聞大哥，你也瘦了呢！」

聞玉存憨笑了笑，沒有接話。

孫瑩瑩雙手播弄着手裏的「寒碧草」一時也沒有開口說什麼。

於是，房間裏的空氣，頓然沉寂了下來。聞玉存默默地站立在床前，望着公孫瑩瑩的嬌靨兒出神，他心裏在想：「瑩瑩長得眞好看，眞美……」

刹那的沉寂之後，公孫瑩瑩眨了眨眸子，突然打破了空氣的沉寂地問道：「聞大哥，你在想什麼呀？」

聞玉存一怔！囁嚅地道：「我在想……我在想……」

他生性老實，不善說謊，是以接連說了兩句「我在想」以後，竟未能接說出一句恰當的話來。

公孫瑩瑩明眸凝注地道：「聞大哥，你在想什麼？爲何要吞吞吐吐的不直說出來，這房間裏只有你和我兩個人，你還顧慮的什麼？」

聞玉存略微遲疑了一下，道：「瑩瑩，我在想……妳長得眞好看！眞美！」

公孫瑩瑩黛眉微微一揚，道：「聞大哥，你這話可是眞的？」

聞玉存正容點頭道：「瑩瑩，妳該知道我是從來不喜歡說謊話的！」

公孫瑩瑩道：「那你剛才爲什麼不直說出來呢？」

聞玉存道：「我……因爲……」

公孫瑩瑩嬌笑地道：「有點不好意思，是不是？」

聞玉存神情有點訕訕地點了點頭。

公孫瑩瑩忽然嫣然一笑，嬌軀朝床裏挪了挪，玉手拍拍床沿道：「聞大哥，一路上你一定很累了，快坐下來息息吧！」

南極之行，二十七天來，聞玉存餐風露宿，每天最多只休息兩三個時辰，其餘的時間都在急奔飛馳的趕路。

如不是因爲他奇經八脈已通，身具五成火候的「先天眞氣」，眞力源源不斷，只怕早已精疲力盡，體力不支的累倒了！

不過，他到底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金剛，體力雖然能够支持得住，但是身心還是够疲累的！

公孫瑩瑩的一句「你一定很累了」，這話好像有着極大的魔力，就同一個肚子餓了的人，經別人一提，立刻會感到特別「餓」的情形一樣；使聞玉存突然感到確實很疲累了！

於是，他也就不作猶豫地在床沿上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身子剛一坐下，驀聽得屋外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响，氣喘吁吁的走進一位鬢髮灰白的老人來，竟是那「棋迷」崔衍。

聞玉存一見崔衍，連忙站起身子拱手行禮道：「崔伯伯，您老人家辛苦了。」

崔衍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深喘了口氣，問道：「小子，你取到那『寒碧草』沒有？」

聞玉存點頭道：「取到了！」

公孫瑩瑩幌了幌手裏的「寒碧草」，說道：「崔伯伯，您看，這不是麼！」

崔衍凝目看了看，轉向聞玉存道：「這『寒碧草』是那『子午神嫗』送給你的麼？」

聞玉存搖頭道：「不是，我到達『子午神宮』時，『子午神嫗』剛巧外出不在宮中。」

崔衍雙目微微一凝，道：「那你是怎麼取得的？」

聞玉存道：「是我自己進入『寒碧殿』內拔取的。」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便把如何得以進入「寒碧殿」的經過，簡略說了一遍。

崔衍聽後，不由輕聲吁嘆了口氣，說道：「小子，你的運氣實在眞好，也幸虧你沒有貪心多得，只拔取了一株『寒碧草』，又恰巧適時趺地就坐運功調息，無意間使『先天眞氣』發揮了威力，在身外週圍佈成了護身罡氣，才能在那白氣綠火的圍繞中安然無恙，沒有把小命兒留在那『寒碧殿』內，眞是福大命大！」

公孫瑩瑩明眸眨動地問道：「崔伯伯，那白氣和綠火是什麼？」

崔衍道：「那白氣是地底『元磁眞氣』，綠火是『地極陰火』，他若是稍有貪心，多拔了兩株『寒碧草』的話，雖有『先天眞氣』護身，只怕也難逃那陰火焚身之慘，此刻早已骨散形消了！」

聞玉存聽完這番話後，心中不禁暗暗驚凜，也暗暗直喊「僥倖！」不已。

公孫瑩瑩聽後，明眸微轉地道：「這麼說，那靈眞道士是存心想讓聞大哥葬身在那『寒碧殿』內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皇冠（二）

馮嘉・文　盧令・圖

不祥的皇冠　不幸的梟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受聘偷取血皇冠，第一次潛進物主古偉平家中，遍找不獲，第二天晚上，與合夥人金達巧展了一條問路計，故意現身，然後逃去，使得古偉平吃驚之下，自動把除他本人外別無人知的藏寶地點洩露出來，古偉平發現寶物無恙，自滿地吃吃低笑起來——

司馬洛也差點要笑出來了。因為司馬洛現在就正躲在房中那張大沙發的底下。那張大沙發的椅套是很長的，垂到貼着地板，司馬洛躲在那下面，還要把椅套的垂脚拉起一點點，才能望出去，看到古偉平正在幹什麼。古偉平的行動他全部看見。

這一次，司馬洛他們是兩個人一起來的。逃出去的那一個祇是金達。金達是故意給那打手發現而逃出去的，司馬洛則留在這裏，等着看好戲登場，而他果然也看到了。古偉平的心理反應是人之常情，既然有賊，他一定要去看看他最寶貴的那件東西有沒有失去，於是現在，司馬洛知道血皇冠是收藏在什麼地方了。

古偉平把床移好了，便出外去了。

司馬洛仍然逗留在沙發椅底下。

古偉平到了外面的廳中時，那個打手仍在那裏發呆着，臉上一副誠惶誠恐的表情。「不要緊了！」古偉平說，「沒有失去什麼東西。」

「但——」那打手大惑不解地，「他的手上是拿着一隻布袋的。」

「他大概還沒有機會拿走什麼就給你們發現了，」古偉平說，「總之，我並沒有失去什麼。」

「噢，」那打手鬆了一口氣，「那麼，我們是用不着報警了。」

「報警？」古偉平皺起了眉頭，「當然不！為什麼你那麼喜歡警察？他們總是在你失去了東西之後才趕到的，東西找不回來，還要給他們麻煩一番！」

「嗯，對了，」那個打手奉承地說，「報警實在也不是一件好事！」

「出去，留心一點守着吧，」古偉平嚴肅地說，「別再讓什麼人進來了，我不希望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那打手慚愧地出去了，古偉平又轉回自己的房中。他站在房門口，若有所思的，後來似有所悟，便走到床邊，跪上床去，動手摔開床頭保險箱的掣，大概懷疑剛才的盜賊也許是偷了這一隻保險箱裏的東西。但是他檢驗了一遍之後，發現這裏也並無所失，便舒了一口氣。他在沙發一倒，一時，沙發的底部壓低了，幾乎把下面的司馬洛壓得透不過氣來，司馬洛也不敢聲張，祇是在等着。

古偉平坐在那裏，吸了一根香烟，司馬洛一面則在那黑暗中微笑。那皇冠顯然是一件比普通珠寶貴重得多的東西了，古偉平現在才記起去把床頭的保險箱打開來看，就可想而知了。金達還敢說這隻皇冠是假東西嗎？

古偉平吸了一根香烟，洗了一個澡，然後便上床睡覺了。他一躺到床上，司馬洛便把一顆藥丸丟出去，丟到了古偉平的床邊。這顆藥丸已經戳破了，開始冒出一種無色的輕烟來。這是一顆司馬洛慣用的那種迷魂藥丸，冒出來的那種烟能麻醉人的神經。當他不想麻煩，不想和對方糾纏，不想傷害對方的時候，他就會動用這藥丸。古偉平嗅了這烟之後會很快睡着，那麼，司馬洛不論進行什麼行動，都不會受到阻碍了。

司馬洛在沙發下面等了五分鐘，然後才鑽出來。雖然，他已戴上了口罩，避免吸入那烟，他的第一動作還是去拉開窗簾，打開窗子，讓空氣流通，使那迷魂烟散去。

然後，司馬洛就在古偉平的床邊蹲下來，依着古偉平的方法，把那張床推動。那張床動了。床上的古偉平仍熟睡如猪，一點也沒有察覺。司馬洛那迷魂的氣體已經使他完全失去了知覺，現在就是割下他一條手臂，他也不會醒過來的。推開了那張床之後，司馬洛又找到了地板上那塊有暗掣的地方，小心地摸索着，按了幾下，那個方洞便自動張開了。司馬洛的心大跳起來。

這是收穫的一刻，也是整件事情最甜美的一刻。錢還是其次，他做這件事情

，實在大部是為了享受這甜美的，雖然是短暫的一刻。男人多數是愛冒險的，特別是司馬洛。而且，從古偉平這樣一個人的手上偷去這樣一件東西，是更增加這甜美之感了。這就像小孩子看刦富濟貧的俠義故事，不但看，而且自己還可以做出來。

司馬洛慢慢地拿起手電筒，照進那個洞裏面。他是不會大意的，無論何時，他做事都是小心翼翼，萬分謹慎。這一次，他的小心翼翼就可能是救了他一條手臂。任何人，在這個時候都會得意忘形地伸手進洞裏把那隻皇冠拿出來的，但司馬洛却不如此。他首先照清楚，就照見了洞裏那個陷阱了。

那個祇是大約有二呎深，內壁是嵌了鋼板的，但其中一塊鋼板中間却有一條打横的裂縫。司馬洛小心地觀察了一下，就知道那是什麼了。如果貿然把洞底放着的那皇冠拿起來，就會放鬆了一個機掣，這縫間就會彈出一把利刀之類，把伸下去的手割斷了。皇冠旁邊那隻小小的手掣，顯然就是用以控制這個機關的，司馬洛小心地把手伸下去，推動那手掣，把它關了，然後才輕輕地把皇冠拿起。什麼都沒有發生。他順利地把皇冠取了出來。

皇冠取出了之後，司馬洛再用電筒向洞內照射一下，果然就照出了一個彈簧掣，皇冠的重量壓住那掣，使利刀不彈出來，一拿起皇冠，就會把那彈簧掣放鬆了的。不過現在把手掣推上，就把那彈簧掣控制了。司馬洛從袋裏抽出了一隻黑色的布袋，把皇冠裝進袋內。

三分鐘後，他已出了園中，閃過了一個守夜的打手後面，到了花園的圍牆邊，那個打手毫無所覺……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已經回到家裏，和金達一起欣賞這隻著名的血皇冠。

「我不知道這一隻究竟是不是贋品，」司馬洛說，「不過它上面的寶石却無可置疑地是眞的！」

「不可能！」金達難以置信地說，「但——但——這東西是眞的！」

「你不是說世界上祇有一隻這個血皇冠的嗎？」司馬洛微笑地問，動手把那襲夜行衣脫下來。

「是祇有一隻，」金達說，「而且就是這一隻！我不明白，它怎會到了古偉平之手？我肯定是在我所知的那個地方。」

「如果這是眞品，」司馬洛說，「那我們就用不着再去你那個地方了。」

「這是不可能的！」金達難以置信地搖着頭，仍然愛不釋手地抱着那皇冠，「然而這是眞的，而且，它眞美麗！」

「我並沒有忘記這是一隻血皇冠，」司馬洛說，「擁有它的人都會有血腥之禍的，所以我不想保存它太久，如果你沒什麼異議的話，我要打電話給高常了。」

「打吧，」金達說，「但別約他太早交貨，讓我多一點時間欣賞它！這——是藝術的最高傑作！」

司馬洛沒好氣地微笑着，拿起電話，撥了高常的號碼。電話响了一下，高常本人就來接聽了，就像他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在電話旁邊等着消息似的。

「司馬洛，」高常興奮地說，「我一直在等着你的電話，如何了？」

「拿到手了！」司馬洛說，「沒有什麼困難，而且是眞貨！」

「那很好！」高常興奮地說，「我現在就來拿吧。」

「不，等一等，」司馬洛說，「今天晚上如何？我還需要睡覺。」

「但——留在你手邊安全嗎？」高常問。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了。「留在我的手邊不安全？」他覺得這話眞滑稽了。是他偷回來的東西，他是這一行的第一把交椅，不見得就會有些同業來太歲頭上動土，把皇冠再偷去吧？

「好吧，今晚。」高常說，「什麼時間？」

「我會在老地方吃晚飯的！」

「很好，我來吧！」高常答應。

「別忘了帶支票！」司馬洛說着掛了電話。

「高常出這個價錢一點也不算貴，」金達讚嘆地說着，「這是物有所值的！如果我有這許多錢，我也會毫不考慮地買下它。」

「你慢慢欣賞吧，」司馬洛說，「我得睡覺了！」他說完便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倒在床上。在古偉平房中那沙發的底下困了一整夜，他實在很需要休息！

當司馬洛醒過來走出廳中的時候，他發覺金達仍然在欣賞着那隻皇冠。「眞有趣，」司馬洛說，「你用不着睡覺嗎？」

「我不想錯過機會，」金達說，「因為以後可能再沒有機會看到它了。你知道嗎，司馬洛，我剛才計算過了，如果把這上面的寶石拆下來分開賣，一樣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別多心吧，」司馬洛說，「我已經收了人家的定金，我就非交貨不可！」

「我不是這個意思，」金達勃然地說，「我祇是在這樣計算吧了！我也不會原諒任何把它拆開的人的，起碼，我自己就不忍心這樣做！你看這金框的雕工吧，這雕工起碼比金本身的價值貴一百倍，如果溶掉了的話——」

「你沒有打算拆開它就別提好嗎？」司馬洛說，「現在，你快看最後一眼吧，因為我要把它送去給高常了，你大約還有十五分鐘時間。」

司馬洛說完，便進入浴室中去洗漱了。當他穿好了衣服出來時，金達已經準備了一隻紙盒，和皇冠差不多大小，裏面塞滿了厠紙，用作墊料，司馬洛笑起來：「你眞有資格做我的管家，金達！」

「你收了錢回來之後，」金達微笑，「我們都有資格請一個管家了！」

司馬洛把那隻皇冠，端詳了一番，不能不承認的確是一件美妙的珠寶。他把它放進紙盒裏，蓋上了蓋子。「好了！我現在就去了！」

「別掉在地上！」金達說。

× × ×

高常果然準時來到了，他在司馬洛的前面坐下來，興奮得不斷搓着手掌。「在那裏？」他問。

司馬洛指指桌上盒子。「在這裏。」

「就這樣放着？」高常像吃了一驚。

「我並不担心，」洛平說，「我祇是

担心你在拿回去的路上的安全問題!」

「沒有人知道,不會有危險的!」高常說。他掀起蓋子,向裏面窺了一眼。「眞美麗!」他讚嘆着,然後:「噢,對了!」他匆匆掏出一張支票,交給司馬洛。

「多謝你,司馬洛,多謝你!」

「我也是這樣說,」司馬洛接了支票,「如果你有事你就先回去吧,用不着在這裏陪我了!」

「那麼我先走了!」高常站起來,「再見!」

司馬洛看着他捧起了紙盒,便繼續吃他的晚飯,忽然覺得胃口好得多了,血皇冠離開了他的手,便不是他的責任,如果高常現在就在門口給人搶掉,那也是他的事情了!那一筆巨額的酬勞,是已經穩穩地在他的口袋裏了。吃着他的晚餐,司馬洛不禁又想起了那個出二十萬元託他的女人。那個女人現在又如何了?她很可能不會再出現了,就是她再出現,司馬洛也會勸她取消這件事,別白費她的金錢和他的時間,他寧可把那筆訂金退還了。那隻眞的血皇冠明明是剛剛經過他的手的。她要他偷的血皇冠無論在何處,一定是假貨一件,一定值不上她所出的價錢!「先生,」有人在他的身邊說,「明天又是賽馬日了!」

司馬洛抬頭,是餐室裏的侍者。「明天是賽馬日?」司馬洛莫明其妙地看着他,「怎麼呢?」

侍者遞上一本薄薄的書。「請你替我劃三隻,祇要三隻!你的貼士是有來歷的,我知道。」

「貼士?」司馬洛恍然。這就是上次看見那女人把錢交給他的侍者,以爲司馬洛那些錢是賭外圍馬贏回來的。「哦,」司馬洛微笑着接過那本書,是一本賽馬手册,而一支原子筆已經遞上來了。

司馬洛把那本手册翻了一遍,胡亂地在上面劃了三匹馬的名字。「就買這三匹吧!」那侍者看一看,眼睛也睜大了。「你沒有弄錯吧?」

「弄錯什麼弄錯?」司馬洛瞪着他。

「這匹是跛了一隻脚的,」那侍者說,「這一匹已經十六歲,這一匹——人們說牠祇有三隻脚的!」

司馬洛聳聳肩。「如果不是冷門,就不能贏大錢了,對不對?當然,我是給你做參考吧了,你可以不買的!我嘛,每隻祇買了一萬元。」

「一萬元?」那人的眼睛也睜大了。如果不是看過司馬洛收錢,他一定以爲司馬洛是在騙他了。就因爲看過司馬洛收錢,所以不肯相信司馬洛實在是騙他的。

「別告訴太多人,」司馬洛擠擠眼,「這是冷門貼士,唱熱了就不靈了!」

那侍者點着頭,如獲至寶地進去了。司馬洛嘆一口氣,他是很少害人的,不過他却覺得這一次算是善意的害人。這個胡塗的傢伙,如果不給他一點教訓,他是終於會被賭所累的。

司馬洛吃了那頓晚飯,付賬離開,一面就決定以後不光顧這間餐廳了。當那三匹馬跑得無影無踪之後,那胡塗虫會挑選一些怎樣的食物給他吃呢?

當司馬洛回到家的時候,金達正在廳中忙於看書。

「我倒不知道你是識字的!」司馬洛諷刺地說。

「我不是學者,但我也不是文盲,」金達恨恨地把那本書丟在桌上,「我已查過了我的資料來源了,那皇冠是眞的。」

「這一點我們不是早已斷定了嗎?」司馬洛說。

「我總是不服氣,」金達說,「但是根據資料,那是眞的,即使用同樣的寶石,也再打不出一隻這樣的皇冠來,不可能全無破綻!」

「管它是眞還是假的,」司馬洛說,「總之高常肯收貨,那就行了!」他把高常給他那張支票丟給金達,「這是你的一份。」金達拿起了那張支票,看着,似乎難以置信似的。司馬洛扭開了電視台,把雙脚擱在几上,鬆弛着。「很容易的一筆錢,是不是,你打算拿它幹什麼?」

「不會像你一樣花在女人身上,」金達說,「這是可以肯定的!」

「唏,」司馬洛說,「別寃枉我,我也不是全花在女人身上的!有時,有些朋友需要,我也會幫助他們。」司馬洛這話倒是眞的。他不能不承認他女朋友有不少,但是他向來不用錢去買女人,他和女人的交情一向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上的。

金達忽然站起來,走過去扭熄了電視機,身子又遮住銀幕。「司馬洛,」他說,「你怎麼變成一個市儈了,你忘記了我們是藝術家嗎?」

「當然沒有忘記,」司馬洛說,「如果我們不是藝術家,我們怎能把血皇冠偷出來呢?」

「這樣交了貨收了錢就算了事了嗎?」金達握着拳頭。

「當然了,」司馬洛說,「你還想怎樣呢?難道還要做一隻假的去騙高常呢?那是騙子,不是藝術家了!」

「難道你一點好奇心都沒有?」金達說,「事情並不是就此便完結的。難道你不覺得奇怪,難道你不想知道這究竟是什麼回事?」

司馬洛看着他,嘆了一口。「金達,沒有人說事情已經完結了。還有那個女人那一宗交易還沒有完成呢!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訴我,還會有更複雜的事情發生。事情不會就此完結的。但暫時還未有事情發生,我們就祇能等了!」

金達瞇着眼睛看着司馬洛。「你以爲會發生什麼複雜的事情呢?」

「讓我們等吧,」司馬洛說,「現在躲開點,替我扭開電視機吧!對那些婆婆媽媽節目我並不感興趣,我祇是想聽聽新聞報告。」

金達祇好走開,又替他把電視機再扭開了。螢光亮起來的時候,剛好趕上就是新聞報告節目開始。

「你看你的吧,」金達說,「我還得弄晚飯去。」

司馬洛笑起來。「你早就應該弄的了,何必等我?」

金達去了弄他的晚飯,司馬洛就坐在那裏看着電視。當新聞節目完畢的時候,金達已經捧着他的晚飯出來了。大概是早已經弄好了的,不過熱一熱吧了!

「有什麼特別新聞嗎?」金達邊吃着邊問!

「沒有,」司馬洛搖着頭過去扭熄了電視機。「近來就是缺乏重要的新聞,使人世的生活顯得太平淡了。唯一的大新聞就是古偉平失去了這隻血皇冠。不過,我也肯定這一段新聞是不會出現在新聞報告之中的。」

「我在奇怪,古偉平失去了這皇冠會怎樣,」金達道:「照你所說,他並不是留回自用,而是打算交給什麼人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能使古偉平把皇冠交給他的人,當然是重要人物了。」司馬洛說。

× × ×

那個女人的電話在兩天之後打來。那時司馬洛仍然是一樣地在等候電視中的新聞報告,不同的是金達正在厨房裏替他弄着晚餐。電話在新聞報告還未到時响了,司馬洛接聽,就是那個女人的聲音。

「時間已經到了,」那個女人的聲音說,「司馬洛,我認爲你應該動身了。」

「小姐,」司馬洛說,「我正想找你,我正想把那些定洋退還給你!」

「什麼意思?」她的聲音馬上冰冷下來了,「你不能反悔的,司馬洛!」

「我不是反悔,」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想浪費,浪費你的金錢,和我的時間。坦白說,我不相信我會偷到那皇冠!」

「我可以提出歷史資料證明!」

「你得證明的是血皇冠眞在你所說的地方。」司馬洛說,「如果你能證明,我就爲你做!」

沉默了一會她說:「好吧,司馬洛,我證明吧,事實上我會帶你去看看!」

「什麼時候?」司馬洛問。

她想了一想。「現在吧,司馬洛,你現在下樓,我來接你,我帶你去看看。」

「好吧!」司馬洛說。他放下了電話,迷惑地皺起了眉頭。她似乎很有把握的,她要帶他去看呢,她似乎完全肯定她所說的地方是有這隻血皇冠。

司馬洛穿好衣服出來時,金達正在開飯。金達詫異地看着他。「你在幹什麼?吃我燒的菜用不着穿禮服的!」

「我現在要出去了,」司馬洛說,「我不會回來吃晚飯了。」

「你不能這樣的,」金達痛苦地叫,「我剛剛特別爲你燒了一個落地開花!」

「落地開花?」司馬洛瞪目看着他,「什麼落地開花?」

金達一指那桌上最大的一碟,「這是我的創作!」

司馬洛眯起眼睛看了一會。「樣子是和這名堂很配合的!」司馬洛說,「但,這究竟是什麼?」

「作料有五十種之多,」金達說,「很難告訴你,你要吃過才能知道!」

司馬洛聳聳肩:「我回來才和你落地開花好了,可惜我現在沒有空,再見!」他揮揮手,走向門口。

「你不能這樣的!」金達哀鳴道:「我費了好一番心血才——」但是司馬洛已經出去了,把門關上!

當司馬洛到了行人路邊時,一部汽車剛剛駛到,就在他的旁邊停了下來。坐在車中的就是那個神秘莫測的女郎了。仍然是那麼一副新潮打扮。「上車吧!」她低下頭對司馬洛說。

司馬洛開車門上了車,她就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路邊。「我們要到哪裏去?」司馬洛問。

「去到你自然會知道的!」她說。

車子行駛了一段路,司馬洛就發覺他們是正在向山區駛去。「你似乎一點都不信任我!」她說。

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不想浪費你的錢吧了!」

她沒有再做聲了!車子轉上了一條山路,向山上駛去。不過這却不是一座荒僻的山,這是一座住宅很多的山。那部車子沿着蜿蜒的山路爬上去,一路上都經過不少山區的住宅,已經經過了的,回頭望下去,又可以再看見它們的屋頂,司馬洛注意到她隔幾秒鐘就看一次腕錶。「我們是約了什麼人嗎?」他問。

「也可以這樣說。」她說。

車子駛到了半山,後來,她忽然在一棵大樹的樹蔭之下停住了。那裏的路邊有一排古舊的鐵欄干,欄干外面就是山坡,斜斜地伸向下面,山坡上到處都點綴着住宅,多數都亮着燈光。最下面的是市區,再遠就是那像一幅黑藍色天鵝絨的海。

「眞美麗的夜景,」司馬洛說,「假如我們是來看風景的話。」

「我們是來看血皇冠的!」她說。

她從車子的雜物架裏摸出了一件東西,就是一副望遠鏡。她說:「現在時間該差不多了!」便把那副望遠鏡舉到眼前,向下面瞭望。

司馬洛看着她。她的望遠鏡慢慢地擺動,向下面搜索着,後來,她停住了,似乎有所發現。「怎麼了?」司馬洛問,「你找到了嗎?」

「你有見過這血皇冠嗎?」她問。

「有,」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我看過那張照片。」沒有需要把他到古偉平家偷東西的事說出來的。

「唔,對了!」她繼續張望着,司馬洛把車中的收音機扭開了,音樂播放出來。「別吵行嗎?」她埋怨地道。

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想聽新聞報告吧了!」

她沒有再反對了,但司馬洛實在也並不是要聽什麼新聞報告。他的手現在正在悄悄地動着。做賊的本領,他似乎是全科都精的,他不但可以飛簷走壁,而且也有一流的扒手的技倆。現在他就是在應用扒手的技倆,把手伸進了那女人的手袋裏搜索着。這裏不是光的地方,他暫時就祇能以手代眼,先行摸一番了,他摸到的是一些例行的用品,例如唇膏。粉盒之類。接着他摸到了一件使他打了一個冷顫的東西,就是一把小手槍。此外就是一些紙張,大概是一些證件之類了,司馬洛在這些證件上找到了一張套了膠套的,取了出來。

那女人仍舉着望遠鏡在看,並未發現他這樣做。司馬洛迅速把這張證件拿起來,瞥了一眼。這原來是一張俱樂部的會員證,司馬洛可以看到它的右上角印着一隻賭場的輪盤,旁邊有「輪盤俱樂部」的中英文字樣。上面祇有一個用打字機打的英

文姓名，依絲德·陳，爲什麼祇用英文而不寫上中文ㄆ字？眞討厭！「呀，我看見了！」她說。

司馬洛以最快速的手法把那張會員證塞回了手袋之內，並且把手袋關上了。她剛剛把眼睛從望遠鏡上移開，轉對司馬洛：「來，你看！」

司馬洛把眼睛湊到那副望遠鏡上。她的手是穩定如石像的，完全沒有動過，因此司馬洛不用找尋，就可看到血皇冠了！

血皇冠？

望遠鏡是望進一個窗口裏的，而視象的中心就是那隻血皇冠，正被一雙肥肥的人手小心地捧着。由於從上下望，窗子的頂楣把那人的肩部以上遮去了，看不見是誰，祇看得見他是正捧着那隻血皇冠，正在給另一個人欣賞。也一樣看不見這個人的面目。

「看見沒有？」她在問。

「我看見！」司馬洛不得不承認。

「現在你得相信我了，」她說道，「我不是早就告訴了你，血皇冠已經運來了嗎？」

司馬洛通過遠望鏡，定睛地看着那血皇冠。那人已經接了過來，正在細細地鑑賞着，拿得定定的，因此司馬洛也可以從容不逼地欣賞它了。他手上那副望遠鏡是一副很優良的望遠鏡，把距離拉到很近，就像距離他祇有一呎了，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金達不是說過，那皇冠的設計及製造工作是那麼精巧，簡直不可能製造一隻贗品嗎？那麼，如果司馬洛看見的這一隻血皇冠不是眞的，那就是一隻製造得極好的贗品了。

收音機的音樂吵着他，使他感到心煩意亂。「不可能的！」司馬洛喃喃地說。

「爲什麼不可能？」依絲德問。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不能向她解釋清楚這一件事的，至少暫時不能。

「他在那裏幹什麼？」司馬洛又問。

「他們正在鑑賞這件寶貝，」依絲德說，「一個物主，另一個是買客！」

「這人要出賣，」司馬洛說，「而我們要在他出賣之前把東西偷過來，這不是太殘忍一點嗎？」

「也許是對那個買家殘忍一點吧了，」依絲德說，「這使他買不到心愛的東西。但對於賣家是無所謂的，反正是皇冠已經買了保險，保險公司會賠給他應得的貨欵！」

司馬洛繼續看着，奇怪金達會怎麼想。他但願金達現在也在場。這會把金達氣死的！又一隻血皇冠！這是金達不肯相信的事情，而眼前所見的事却不由你不信。

接着，司馬洛的眼睛忽然睜得很大，很大了，因爲那個出示皇冠的物主，現在已經站了起來，走到窗前，於是司馬洛就可以看見他的樣子，而司馬洛就知道那隻皇冠是眞的，而且明白了它何以是眞的。因爲，這人不是別人，他就是高常！出重價聘他把皇冠偷到手的高常。剛才看見高常的兩手，就已經覺得似曾相識的了！他呆了好一會，終於說：「小姐，你可認識那人嗎？」

「不，」依絲德說，「但我對他知道不少，你需要的資料，我可供應給你！」

「告訴我關於他的事情吧，」司馬洛說。

依絲德沉默了一下，大概是在整理着腦子裏的資料，然後她便開口了。她說了一個很奇怪的履歷故事，一個很奇怪身份，和司馬洛所知的不同，連姓名也是不同的。她說這人叫梁惠謙，是一個很富有的人，本來很富有，因爲祖上有不少遺產遺給他，但因爲花得太快，家道日漸中落，現在祇靠變賣祖上遺下的珠寶度日了。血皇冠就是他祖傳的寶物之一。現在梁惠謙就是要把血皇冠出賣。

「梁惠謙？一個破落戶？」司馬洛放下了望遠鏡，懷疑地看着這個女人。

「司馬洛，」依絲德不平地道：「你仍然懷疑我是在騙你嗎？你現在已經親眼看見了，我給你的訂金也不是假鈔票！」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不是說血皇冠是他的祖傳寶物嗎？但上一次你又說血皇冠將要運到，運到時你才通知我去動手！既然血皇冠是他的祖傳寶物，應該是收藏在他的家裏的，怎麼又要別處運來呢？」

「從他的銀行保險庫裏拿出來，」依絲德說，「這樣貴重的東西，難道會隨便放在身邊的嗎？」

「唔，」司馬洛點着頭，「有一點道理！」他玩弄着望遠鏡，思索了好一會，又說：「這個梁惠謙，你說你知道關於他的一切的，是嗎？」

「我已查得相當清楚！」依絲德說。

「你知道他最近幾天做過什麼事情嗎？」司馬洛問。

「他去把這血皇冠押回來！」依絲德說。

「小姐，」司馬洛搖着頭，「你一定要我替你去偷一件這麼貴重的東西，你得告訴我眞話！」

「我不明白，司馬洛先生，」依絲德憤然地說，「爲什麼你老是覺得我是在對你說謊呢？」

「如果你不是說謊，那你所得到的情報是很不可靠了！」司馬洛說，「如果你是眞的知道梁惠謙過去幾天的行踪，那你應該知道他是正和我來往！」

「和你？幹什麼？」她的眼睛張大。

「我替他把血皇冠偷來！」司馬洛說，「這就是爲什麼了！這血皇冠不是他的祖傳寶物，是他偷回來的，他託我偷回來的！」

「他……給你多少錢？」依絲德吶吶地問。

「很高的價錢，」司馬洛說，「比你所出的要高得多。」

「但……」她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這血皇冠是我親手偷到，親手交給他的，」司馬洛說，「所以我知道不是他的家傳寶物，也等於是說你是說謊的。」

「但——但我並沒有說謊！」依絲德楚楚可憐地抗辯。

「你初來找我的那晚，在餐室裏，你難道沒有看見他？」司馬洛問。

她的眼睛睜大了一點。「他……他也在那裏？」

「是的，他也在那裏。」司馬洛點着頭，「在你之前，他和我談過話，也就是

談這件事！你一定看見他的，因爲那時你一定已在看着我們了。」

「果然有這個人，」她點着頭，「你果然是和一個人在談着話的。」

「難道你會不認得這人就是梁惠謙？」司馬洛冷冷地說，「既然你對他認識得那麼清楚。」

她的臉容顯得很尷尬的。「坦白說，司馬洛，我也不認得他的樣子，那時我還沒有見過他。我知道的祇是，血皇冠會到他的手中，而我知道我所得的情報是準確的！現在事實證明我的情報的確是準確的，他不是正拿着血皇冠嗎？血皇冠不是正在他的手中嗎？不管他是怎樣弄到手的，總之血皇冠已經在他的手中，你就得替我去把它偷過來。」

「我的上帝！」司馬洛說，「那血皇冠是我替他偷回來的，現在你叫我又去從他手上偷走。」

「他錢已經給了你嗎？」依絲德問。

「當然已經給了。」

「而且你也已交了給他，」依絲德說，「貨銀兩訖，現在你們已互不相欠，和陌生人一樣了，是不是？如果再在街上相逢，他可能不願意表示認識你了，對不對？而你交貨給他時也並沒有保證這件東西不會再失竊，更沒有保證你不會去偷這件東西，對不對？」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由我去偷這件東西，就似乎不大公平了！」

「司馬洛先生，」依絲德把臉湊近他，「讓我提醒你，你拿過我的定金，答應過替我做這件事的。」

司馬洛搓着下頷，在道理上來說，他並不欠高常什麼，他是可以去偷這血皇冠的。但在人情上，就似乎說不過去了。很可惜他却是一個最講人情味的人，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這也許算是一種缺點，但總之這是事實，司馬洛是一個很講究人情味的人。

接着收音機的音樂就停了，廣播員的聲音在說：「今天下午九時，本市東部豪華住宅區內發生一件雜奇兇殺案，著名商人古偉平被發現倒斃家中，身上有彈孔六個，顯然是被人亂槍擊斃，警方對此案極爲重視，現在作進一步調查……」

司馬洛整個跳了起來，嘴巴張得大大的。似乎不由你不信，血皇冠眞會帶來流血的災禍？古偉平擁有過它，現在就死掉了！

「你怎麼樣了？」依絲德詫異地看着他。

司馬洛的嘴唇嗡動着，說不出話來。

「你是害怕嗎？」依絲德又問，這一次扶住他的肩，把他搖動起來了。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是害怕！」他伸手扭熄了那收音機，又再拿起了望遠鏡，向那個窗口望下去。高常仍然站在窗前，現在他是背靠着窗口的，正在指手劃脚地和他的對方在談着話。依絲德說對方是個買家，這話似乎不假，看高常的手勢，他的確是像正在鼓其如簧之舌，向對方推銷什麼似的。

司馬洛慢慢地移動望遠鏡，離開窗口，視察一下那窗口周圍的形勢。他發覺那原來是一座住宅大廈的頂層，而那是一座大約二十層高的大廈，那種高尚的住宅大廈。

「他住在大廈的頂樓全層，」依絲德說，「有一部私人升降機通到他的家，此外是沒有別的通路可達到的。其他住客用的升降機尚差一層，到不了他家那層。」

「他住得就像一個很怕會有人暗殺他的黑社會頭子之類了！」司馬洛說。

「的確很像，」依絲德說，「你剛才說他不會隨便把東西放在家，其實也不算隨便。他的家是不算隨便的，是嗎？那部私用升降機並且一天廿四小時都由看更人監視着，陌生人進不去！」

司馬洛由望遠鏡繼續瞭望大廈的周圍，不過他却是心不在焉的！他心裏祇是在想着古偉平，古偉平給人亂槍射殺，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會不會是和血皇冠有關？司馬洛無法忘記那天晚上躲在床底聽到古偉平在電話中的對白。古偉平不是答應把皇冠交給一個人的嗎？而且，憑古偉平那恭敬的語調，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比古偉平更大的人物，古偉平也要害怕他的。古偉平的血皇冠被竊去了，無法交給這個人，不能履行諾言，會不會就是因此，這個人就把古偉平殺掉了呢？

「怎麼樣？」依絲德在旁邊問：「有什麼困難嗎？」

「大致上沒有，」司馬洛說，「不過，我得考慮一下！」

「你不能考慮的！」依絲德說，「你已經拿了我的錢，這就等如是答應了替我做事，你不能反悔的！」

「我不是反悔，」司馬洛說，「我——我是要研究一下有沒有成功的把握！如果我覺得沒有把握的事，你總不能硬逼我去做的，是不是？這樣吧，你明天下午再打電話給我好嗎？和今天一樣時間。」

「好吧，」依絲德有點懷疑地說。

司馬洛把望遠鏡交還她。「現在，讓我們到高常——我的意思是梁惠謙的門前走一趟吧，我想看清楚他的府上究竟是怎麼樣子的。」

「好的！」依絲德又很馴服地答應。

她把車子開動了，向山下駛去。當車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下面行駛時，司馬洛好奇地瞧着她。這是一個很年輕的女郎，看得出她眞的是很年輕的。很年輕，很美麗，爲什麼却會牽涉進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裏呢？世界上似乎愈來愈「進步」了，現在，許多最可怕的事情，都是經由那些年輕到難以置信的小伙子之手做出來的。

接着車子已回到了山下，司馬洛開始把注意力放回車窗外的街上。他總得知道他們去的是什麼地方的。車子在市區的街道上轉了一會，後來轉入了一條相當僻靜的小街，在一座住宅大廈對面的一個停車位停下來了。依絲德伸手一指對面。「就是這一間了。」

司馬洛望過去，看見這座果然是一座貴族化的住宅大廈，門口裝修得很豪華，黑色的雲石，鋁質的玻璃門，還要登上五級石階才能進入大門口。大門口那度鋁框的玻璃門就是等候升降機的走廊了，而這走廊的面積也等於普通人家的一間大廳。這走廊裏，二張籐椅上坐着二個持着獵槍的印度籍看更人，守着那三部升降機的門

口。

「這裏是銀行嗎?」司馬洛皺着眉頭，「爲什麼要拿着獵槍呢?」

「住在這裏的都是有錢人，」依絲德指出，「獵槍能給他們的安全感!看見左邊那升降機嗎?那就是梁惠謙私用的，普通人上不去。」

司馬洛看了一會，說:「好吧，我們走吧!」

依絲德又開動了車子，離開了那裏，這一次是送司馬洛回家了。她在司馬洛的家門把他放下，說:「我明天再打電話給你!」便開車走了。

司馬洛回到了家中，金達還在吃着晚飯。

「我還以爲你不回來了，」金達說，「要吃一點嗎?我這落地開花，做得眞不錯!」

「遲一點吧，」司馬洛搖頭，「暫時沒有胃口!」

「你該留下來看電視的，」金達說，「你知道報告了一件什麼新聞嗎?」

「我知道，」司馬洛點頭，「古偉平的新聞，所以我沒有胃口!」他在沙發上坐下來，嘆了一口氣。

「你以爲會不會是我們害了古偉平一命?」金達問。

「很可能，」司馬洛說，「他的確是答應了交給一個人的。」

金達十分之欣賞地吃着他的東西。「血皇冠雖然不是一件普通的東西，但，似乎也不值得爲了它而傷害人命的吧?」

司馬洛聳聳肩。「我相信除了古董及珠寶的價值之外，它一定還有一些別的價值的，高常和這個女人要得到它顯然就不是因爲它是一件珠寶!」

金達望着司馬洛。「唏，你剛才究竟是到哪裏去了?」

「我剛剛去看過血皇冠，」司馬洛說，「是眞貨!那女孩子帶我去的。」

「你在開玩笑!」金達叫道。

「我不是開玩笑。」司馬洛把剛才的遭遇告訴金達，金達連碗筷都停了，祇是看着司馬洛。

當司馬洛說完了之後，他沉默了一會，聳聳肩。「如果你替這女人把血皇冠偷過來，說不定高常又會叫你去從她那裏偷回來，那麼我們就生意滔滔了!」他哈哈地笑起來，「祇是把這隻皇冠搬來搬去，鈔票就不斷搬進我們的銀行戶口了!」

「希望祇是這麼簡單就好了，」司馬洛說，「但不會的，我相信，還有一些更複雜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已經逼近眉睫了!」

「那你打算怎辦?」金達問。

「先吃點飯，」司馬洛說，「再準備一下，明天去把它偷過來然後再看吧。」

「吃飯!」金達跳起來，「你剛才說不吃的，我已經吃光了!」

「吃光了再做好了，」司馬洛說，「你不是很有與趣燒菜嗎?」

「但，我的落地開花!需要好幾個鐘頭——」

「我不是要吃你的落地開花，」司馬洛說，「祇要普普通通弄一點給我吃就行了!」

「司馬洛，」金達喃喃着說，「你這個人對飲食完全不講究，祇是塡夠了肚子就算，這和野獸有什麼分別?」

司馬洛並沒有睬他。他已經在動着腦筋，計劃着他應該如何行動了。當金達把食物拿出來時，司馬洛已再扭開了電視，正在想着晚間的新聞報告。對於古偉平那件案子，警方還沒有進一步的綫索。

「這怎可能呢?」金達說，「古偉平是給許多保鑣保護着的，怎可能有人進去槍殺他?」

「他的保鑣說沒有人來過，也沒聽到有槍聲，」司馬洛道:「新聞上是這樣說的。」

「那幾個傢伙說謊!」金達吼道。

「他們當然是在說謊，」司馬洛說，「他們是知道誰是兇手的，但他們不敢說出來。這看來是一項處決行動。一個比古偉平威得多的人，因爲古偉平失去了血皇冠而把古偉平處決了，這人是那麼威，連古偉平的保鑣都要怕他，既不敢阻止他殺人，事後也不敢供出他!」

「眞有這麼威的人?」金達不信。

「在黑社會裏這是並不出奇的，」司馬洛說，「更威的人都有，而且通常，這些人做下的命案是破不了的;沒有人肯給口供!」金達打了一個冷戰。他一向慣做的事是偷東西而已，他不像司馬洛，很少機會和那種人來往。

司馬洛匆匆吃完了那頓晚飯，對金達招招手。「來吧，我們再到高常那間摩登堡壘去一趟，看有什麼辦法能把他的寶貝偷過來!」

× × ×

第二天黃昏，司馬洛出現在高常那座大廈的門口。他現在手中是提着一隻那種新型的黑色扁扁的文件箱，身上穿着畢挺的西服，看來就像一個洋行的職員似的。他昂然踏入了那間大廈的門口，進入了升降機內。

守門口的二個印度人既沒有阻止他亦不留意他。他們留意的祇是那些衣冠不整的人，以及那些企圖進入高常的私人升降機的人。司馬洛穿得那麼漂亮，而且又不是誤闖那部私人升降機，他們就沒有理他了。

司馬洛按了8字的按鈕，那自動門便關上了。

到了8樓，司馬洛出了升降機，便踏過那鋪了地毡的走廊，逕自向A座走去，一面從袋裏掏出鎖匙，就像他是住在這裏的人，現在正在下班回家似的。他到了A座的門前，把鎖匙掏了出來，選出一條，插進匙孔內，扭了一扭。沒有反應。他再揀了一條，一扭，門便開了。司馬洛踏進去，把門關上。

那裏面是空的，祇有一件傢俬，就是一張破舊的長沙發。所有的窗子都已關上了，空氣不流通，使得屋內有一股窒悶的氣味。原來這是一層空置了的樓宇，怪不得司馬洛可以大模斯樣地進來了。他事前是已經查清楚了的。他知道這一層樓可以讓他潛進去暫時容身。

司馬洛看看腕錶，喃喃地說:「時間還早呢，還可以睡一覺!」這樣說着，他走過去把一隻窗子拉開了一點，一面脫下

上裝和解鬆領帶。回到沙發，他踢掉了鞋子，便在沙發上躺下來，閉上了眼睛。

司馬洛在那沙發上睡着，很放心的，就像他進來這裏並不是幹甚麼，只是休息。事實上，他的確是有很長一段休息的時間的。他要午夜之後才能採取他要採取的行動，而現在不過是剛剛入黑不久而已。他必須在這麼早的時間來，那是因爲這時進來比較像樣一些，如果半夜三更進來，那二個守門口的印度人就必然會很注意他了。

司馬洛在那沙發上睡着了，到了午夜，便憬然而醒!他的腦袋裏就像裝了一副天然的鬧鐘，他要什麼時候醒來，便什麼時候醒來。他看着錶，又走到窗前，望望下面。街上已經是冷冷清清的，並無行人。這是一個僻靜的住宅區，入夜之後就很少人行走，過了午夜，就更加清靜了，他奇怪那個依絲德是否正在什麼地方監視着他?

司馬洛回到沙發的旁邊，打開了他帶來的那隻小皮箱，從裏面取出了一副小型的無綫電對講機，旋動了幾下，對裏面說:「喂，金達，聽見我說話嗎?」

「聽見，」金達的聲音從裏面傳來夾雜着沙沙電波聲，「你醒得還算準時!」

「有一個人合作眞好，」司馬洛說，「不過也要你這一級的人合作才行的!低一點的人，就是愈帮愈忙!」

「謝謝你!有什麼吩咐?」

「上面有什麼動靜嗎?」司馬洛問。

「什麼動靜都沒有，燈已經熄了，」金達說，「我猜他們是全部都已睡着，現在你可以動身了。」

「很好!」司馬洛點着頭，又把那無綫電對講機熄掉了。

他解下了領帶，丟在沙發上，然後從那隻箱子裏取出了一捲帆布。這捲帆布其實就是一隻長形的工具袋，裏面放滿了工具而捲成一捲的。司馬洛拿着這捲帆布，走到門前，從門洞向外張望一下，看見外面走廊中並沒有人在着，他才放心地開了門，踏出去。

他按了鈕，使升降機升上來，升降機門打開，他便踏了進去。升降機門又關上了，這部自動的升降機自動降下樓下去。

降到樓下的時候，升降機門再自動打開，裏面卻已經沒有人了。那個印度籍的看更人奇怪地看看升降機。但由於看不見有人，所以他相信也許是升降機本身的機鈕出了點小毛病，所以就自動升降一次吧了。他沒有去加以理會。

其實，此時的司馬洛已身在那升降機的頂上了。他是推開了升降機頂的逃生門而扳了上去的，在升降機降到樓下，機門關上之前，他剛好把逃生門再關上。現在，他就蹲在升降機頂上，環顧那寬大的升降機槽。

現在，三部升降機都並排地停在樓下，司馬洛所蹲的是中間的一部，右手邊是另一部公用升降機，左手邊那一部，則是直通上高常住宅的人那一部了。在外面的走廊中，那二個印度人雖然不准許任何人來用這部升降機，但在升降機槽內，他們是看不見什麼的，因此司馬洛可以自由行動了。司馬洛從中間那一部升降機的頂上一跨到了左邊那部升降機的頂上，很小心地繞過那些縱橫交錯的電纜之間。在這裏面行動，人是非盡量小心不可的，由於空間窄小，而那些齒輪及纜繩動起來時的力氣都是無情地大的，可以隨時把一個人的首級取下，或者把一個人加以肢解，司馬洛到了這部升降機上，仍然是很安全的，並沒有遭遇到任何危險。由於這個鐘點，升降機沒有人用，完全沒有動過。他輕輕掀起了機頂上的逃生門，向機內窺一窺。這架升降機除了不准閒人應用之外，是並無特別之處的，現在，它的門正關着，這種自動升降機是這樣的，空了的時候，它會降回樓下去，機門打開一次，然後就再關上了，而停在那裏等着被應用。這很好，這使到那二個印度人不會看到司馬洛進入這部升降機了。司馬洛打開了那捲帆布袋，從裏面取出了一隻小型電手筒，向周圍照射着，仔細研究那些操縱這升降機的電綫的分佈。終於，他又再從布袋內取出了一雙膠手套，戴上了，拿了一隻鉗子，在那些電綫上作了若干改動，然後，他傾耳而聽，聽不到外面有任何動靜，便掀開了逃生門，輕輕地跳進了這升降機之內。他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按了頂樓的按鈕，升降機開始上升了。

在外面，那二個印度人是看得見機外那玻璃指示燈的。如果他們看到燈號一層一層地上升，他們就一定會驚覺而去查究，但是他們並沒有看到。他們祇是看到玻璃上老是亮着G字，表示升降機是仍然在地下的。實在升降機已不是在地下，而是上升中了，不過司馬洛把那些電綫改動過，使升降機的上升不會由這指示燈指示出來吧了。

升降機很快便到達了大廈的頂層，升降機門自動打開，司馬洛踏了出去，手中已拿着一把手槍，這槍也是從布袋內取出來的，他希望他不需要用到這槍，事實上，即使到了最危急的關頭，也希望他不致於要動用這把槍。開槍殺人是他最沒有與趣的事。不過，槍拿在手中也有其方便之處，譬如，假若中途碰到什麼不對的人，槍也會使你的話較有說服力。如果你沒有槍在手，你叫人舉手，人家就未必會舉手了!

外面的走廊中並沒有人。這個鐘點，就是其他的各層樓也很少人活動了，更何況這裏是祇有一個人住的?依絲德說高常是佔住這頂樓的全層的。

這走廊內祇有兩個門口，第一個就是司馬洛出來的那升降機機門，在走廊的一頭。在走廊的另一頭就是第二度門，那便是通入高常的住宅內的那度門了。

他希望這度門不會太難打開，高常雖然住得像一個外國電影中的黑社會頭目一般，但到底他不是黑社會。他以爲升降機門口有看更人守着就已經很够了，大概不會再在樓上重門深鎖的!而且，幸而他不是一個黑社會頭目，他的屋裏不會有二個保鑣之類在守着的。

司馬洛對這座城市不算是萬事通，有許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但也有許多事情他知道，他知道這座城市有些什麼黑社會，也知道高常並不是這座城市裏的黑社會人物之一。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

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六）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謝英傑把怪人化裝成尸老婆婆的模樣，自己也化爲一老頭子，他的化裝術眞可謂巧奪天工，許多武林高手均被瞞過，但當他們到達主人迎賓的樓船後，却被後到的金虎堡少堡主雷紅嬰認了出來，逕自走向謝英傑與怪人所坐的一席坐了下來，而那怪人在這時也洞悉了雷紅嬰的身世，知她身中奇毒，聲稱可爲她療治。船行快速，翌日抵達目的地，謝英傑望見率衆迎賓的人竟是大鬼、小鬼，方知主人竟是血雷宮，船上賓客，魚貫登山，謝英傑雖曾被鐵髯老人和銀姑帶來此地，但也只在此刻方得見山中奇景——

神宮驚巨變

就在那座孤峯之上，造着一座莊嚴巍偉的宮殿，那座宮殿，全是以這種色作赭紅的石塊砌成，看來就地取材，裂石成塊，建造而成的，是以看來，和那座孤峯，渾成一體，倒像是那座宮殿，和這座孤峯，全是天生而成的一樣，眞是非經目睹，難以相信的造物之極。

在那座孤峯之上，也有着人工鑿成的石級，不少人正在沿着石級而上，謝英傑，雷紅嬰等三人，也一起上了去，只是孤峯之上，除了那座宮殿之外，還有大片空地，由於石色赭紅，空地的石坪，也是一片紅色，陽光映上去，看來有一股使人悚然之感。

在宮殿門口，列着不少人，正在迎賓，來到了近前，只見正門上，嵌着的一塊大石之上，刻着「血雷宮」三個古篆，那塊大石，顏色比其他的石頭，更深，更紅，就像是被血浸透了一樣。

宮殿氣象莊嚴、詭秘，是以人人到了這裏，都不由自主，屏氣靜息，眞是靜得出奇。

謝英傑跟着衆人，進了宮殿，是一個極其寬敞的大廳，所有陳設，全以那種石頭製成，觸目望去，全是一片赭紅色，人在其中，就像

怪客顯奇功

是被悶在一隻其大無比，血凝成的盒子中一樣，說不出來的不舒服。

大廳之上，有不少整齊的石塊，四下散放着，先到的人，已將之當成石椅石桌，坐着等主人出來，那怪人面帶笑容，也走向一塊大石，坐了下來。

他才一坐下，倏忽之間，四周圍就空出了一大片來，那怪人又向謝英傑瞪了一眼，謝英傑只是苦笑。

不一會，眼看船上的人，全到齊了，連大鬼小鬼也已回到了殿中，向內走去。

在大鬼，小鬼進去之後不久，只聽得「蓬蓬」的皮鼓聲．不絕於耳，一下接一下，自宮殿深處，傳了進來，聽得人人如同心頭有一重重壓一般。

只見銀姑和鐵髯老人，一起站了起來，道：「主人就快出來，主人不輕易見外客，各位來此，全可說是難得的際遇了！」

銀姑這兩句話一出口，大殿中各人，反應不一，有的人神情，像是深以爲然，也有的，微有不滿之色。謝英傑只覺得十分驚訝，因爲在大殿中的，全是成了名的高手，但是銀姑這

幾句話，卻像是對初出道的晚輩來說的一樣！

不過，謝英傑又想到，銀姑自己，也不是易與的人物，看她身爲血雷宮主人，奔波効勞，做那種不合情理的事，可知那血雷宮主人，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了！在銀姑說話之間，只聽得皮鼓聲越來越緊．大殿的一角，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在銀姑話語出口之後，倏地站了起來，大聲叫道：「血雷宮主人，究竟是甚麼人，許我們的好處，如何不見，却還來弄玄虛？」

這黑衣大漢，謝英傑也曾在小鎮上見過，正是出了名的獨脚强盜，鐵閻王尉遲烏。

銀姑雙眉，向上略略一揚，道：「閣下不必心急，主人就出來了！」

尉遲烏望定了銀姑，忽然一笑，道：「主人許下的好處，我也不想要了，我只想……我只想……」

他說到這裏，仍然望定了銀姑，却大有忸怩之態。像他那樣鐵塔也似的一條大漢，又是窮兇極惡出了名的，忽然之間，現出這樣的神態來，當眞人人爲之大奇，銀姑雖然覺得尉遲烏望着自己的眼光，大是有異，但一時之間，也決想不到對方的心思，她面帶微笑，道：「閣下有話只管直說！」

尉遲烏一聽，高興得咧開大嘴，笑了起來，他這一笑，滿面虬髯之中，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和一張血盆大口更是如同妖魅一樣！

只見他笑了一笑，指着銀姑，神情嚴肅，道：「你看，我一身漆黑，你一身直泛銀光，我們兩人，可不是天生一對麼？不如你嫁了給我做老婆吧！」

這幾句話一出口，大殿上所有的人，都不禁呆了！

本來，鼓聲蓬蓬，人人都在候主人出來，但現在，每一個人，都望着尉遲烏，又望着銀姑，沒有一個人出聲，但人人都又全不覺得好笑！

各人全不覺得好笑，是因爲尉遲烏在那樣說的時候，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

銀姑的爲人，天下皆知，一時之間，人人心目中在想的是：這下子，鐵閻王只怕要吃苦頭了，雖然鐵閻王武功極高，但惹上了銀姑，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就算是願意，當着這麼多人，如何答應？

大殿上人人都在注意銀姑的反應，竟連甚麼時候，皮鼓聲突然停了，也無人注意，銀姑雙眉略揚，口角欠動，還未曾出聲問，突然，聽得一個極其慈祥，悅耳的老婦人的聲音，響了起來。

那老婦人的聲音，一點也不高，可是才一響起，就像是整個大殿之中，全充滿了她的聲音，以致人人心神爲之一震，只聽得那老婦人道：「銀姑，你蹉跎青春，以至於今，終於等到有人向你求婚，眞是可喜可賀！」

那老婦人的聲音，在初初響起的時候，聽來還在老遠，可是轉眼之間，便已傳近，只不過發話的老婦人，還未曾現身，先看到的，是兩排妙齡少女，身上各自穿着彩羽綴成，艷麗無匹的衣服，一起走了出來，步法輕盈，猶如在水面滑行一樣，美妙之極。

這時，人人都在傾聽那老婦人的話，對這兩排少女的走出，竟無人注意，只有謝英傑，看到那兩排少女，爲首的兩個，正是和他極其熟稔的大鬼，小鬼兩人。

等到兩排二十四個少女走出來，各人都覺得那扇門中，忽然有一股勁風，向前逼來，可是各人的衣袂，又不見震動，只是覺得寒意颯然，一時之間，全站了起來。

等到所有的人全站了起來，只有那怪人和雷紅嬰兩人坐着，謝英傑略欠了欠身，看到他們兩人坐着，才又坐了下來之際，那老婦人的話，也已講完。門口人影一閃，一個身形高大，幾乎比所有在場的男人，都要高出半個頭，一頭白髮，慈眉善目，手中拄着一根足有六尺長短，粗如手臂的拐杖，已緩步自門內走了出來。

那老婦人，除了身形高得出奇之外，其他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只不過她手中的那根拐杖，却是無比奇特，看去其色深紅，也不知是甚麼物料所鑄，杖首上有一個雕工十分精細，猙獰無匹，拳頭大小的鬼頭，實是怪異莫名。

這老婦人一現身，整個大殿之中，眞是靜到了鴉雀無聲，只見她滿面笑容，向大殿中各人，看了一眼。

全殿所有人，只有三個坐着，可是她的目光，也未曾在那三個坐着的人身上，多停留片刻，就像是根本沒有這一回事一樣！

接着，她便笑瞇瞇地望定了銀姑，道：「銀姑，我剛才說的，可是實話！」

銀姑呆立在當地，神情十分難以捉摸，站在離他不遠的尉遲烏，嘻着一張大嘴，笑之不已。

那老婦人又抬起頭來，望向尉遲烏笑道：「你有心要娶銀姑，當着這麼多武林同道，可不能只是說了便算，何以呆立着不說話了？」

尉遲烏嘻着一張大嘴，搔耳抓腮，一時之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當那老婦人現身之際，大殿之中，靜得出奇，但隨即衆人看到主人一出來，便有意撮合銀姑和尉遲烏的婚事，以這兩人在武林中的聲名，地位而論，若眞是結成一雙夫婦，可以說是武林中莫大的盛事，是以一時之間，人人都在低聲談論。

尉遲烏一張臉，本來是墨也似黑，這時黑裏透紅，看來更是異相，銀姑則低着頭，一聲不出，這個武林中人一提起她的名字便頭痛的女魔頭，這時，竟像是一個含羞的少女一般，這等情形，實是武林之中，前所未見之奇，大殿中所有人，全看得興緻勃勃。

只見尉遲烏搔了一陣頭皮，仍想不出該如何才好，人叢之中有人叫道：「黑賊，你能娶銀姑爲妻，眞是人心大快，還不快交聘物？」

若不是熟悉武林中情形的人，聽得這一下大叫，必定不明白「人心大快」四字何所指，但是現在，聚在大殿上的，全是閱歷豐富的高手，一聽之下，不禁人人都笑出聲來。原來鐵閻王尉遲烏，武功極高，人又暴躁，不分情理，亂來一通，武林中人，大都對他極之頭痛，要他眞和銀姑結爲夫婦，自然有了管頭，不能再橫行不法，這確然是大快人心之事。

在衆人哄堂笑聲中，只見尉遲烏雙眼一翻，大聲道：「給就給，難道還怕什麼不成？」

這句話一出口，連一直低着頭的銀姑，也不禁噗哧一聲，笑了起來，只見尉遲烏伸手在腰際一抹，「錚錚」響聲不絕，已自腰際，撤下了一條七十二節，每節只有半尺來長的鐵鞭來。

大殿上，本還有不少人，以爲鐵閻王忽發奇想，要娶銀姑爲妻，是他和銀姑有甚麼過不去，借此作引，想和銀姑動手的，可是此際，一見他撤了這條鞭在手，盤成一盤，向前走了兩步，雙手恭恭敬敬，將那條鐵鞭向銀姑奉了上去之際，也不禁呆住了，再也沒有人懷疑他是在開玩笑的了！

要知道，尉遲烏的這條鐵鞭，乃是武林中的一寶，要不是圍在他鐵閻王的身上，早已被人奪走了，這條鐵鞭，是滇南玄鐵所鑄，尉遲烏看得比命還重要！

那玄鐵之爲物，若是鑄成兵刃，鋒利無匹，千金難求，尋常學武之士，得了一斤半斤，

便用之淬在刀劍的鋒刃上，那刀劍便成了寶刀寶劍。可是尉遲烏却用了七十二斤玄鐵，打成了一道鐵鞭，並無刃口，可以說是大大埋沒了玄鐵的用途。但是他這根鐵鞭，闖南蕩北，也不知傷了多少武林高手，他也常以此為豪，自詡是唐代大將尉遲敬德轉世，那尉遲敬德，便有鞭在人在，鞭亡人亡說，最後持鞭直闖午門，鞭擊宮門，散落滿地，尉遲敬德也自身亡，如今，尉遲烏竟毫不猶豫，將這條鐵鞭，向銀姑奉上，怎還有人懷疑他求婚之意是假的？

當下，只見銀姑也呆了一呆，尉遲烏站在銀姑的面前，只是直直的望着銀姑，一句話也不說。這兩個人，一個是出了名的女魔頭，一個是黑白兩道中人，聞名頭痛的獨脚强盜，可是此際，面對面而立，竟像是一個鄉下傻小子，一個多情村姑一樣，眞有點不可思議！

銀姑呆了片刻，慢慢揚起手來，在那條玄鐵鞭上，輕輕撫摸了一下，道：「這是你仗以成名的兵刃，我怎能要了你的？」

尉遲烏嘻着大口，居然說了一句俏皮話，道：「我整個人全是你的了，何在乎兵刃？」

他這句話一出口，大殿之上，人人嘻哈絕倒，銀姑面上，倏地一紅，一轉身，帶起一陣輕風，向內疾掠而去，尉遲烏大喝一聲，拔脚便追。

可是，他才追了一步，那老婦人「呵呵」笑着，手中的杖一橫，攔在尉遲烏的面前。

尉遲烏為人粗魯，全然不知銀姑此際，忽然轉身奔出，是甚麼意思，心中一急，便待將銀姑硬追回來，去勢何等之急，向前撞出之勢，簡直如同一座鐵塔，轟然倒了下來一樣。

可是，那老婦人的拐杖，只是隨隨便便，攔了一攔，也未見她如何用力，只見尉遲烏的身子，陡地如遇了一股極大的阻力，他的身子甚至未觸到那拐杖，便陡地向後退了半步，立被逼退。

尉遲烏人也眞渾，一被逼退，更發了急，又是暴雷也似，一聲大喝，手臂一振，玄鐵鞭已直揚了起來，向老婦人當頭砸了下去。

這一來，大殿中立時響起了一陣呼喝聲，但那老婦人，似是滿面笑容，手中的拐杖，向上一揚，「拍」地一聲，已然將玄鐵鞭搭住，尉遲烏還待撤鞭再攻時，忽然聽得「錚」地一聲響，玄鐵鞭已脫手飛起。

這一下變化，實是來得突兀之極，當尉遲烏揮鞭進攻之際，七八十人，一起呼喝，聲震大殿，但是，竟沒有一個人，看清老婦人是如何出手，將玄鐵鞭掙脫的。別說別人不明白，連尉遲烏本人，也覺得莫名其妙，他只覺得一股柔和之極的大力，在倏忽之間，撞了過來，一聲輕響過去，鞭已脫手飛去！

而且，那玄鐵鞭脫手之後，不是直飛上天，而是在半空中略轉了一轉，宛若靈蛇也似，向銀姑剛才掠進去的那扇門，「呼」地飛出，一閃即沒，勢子快絕！

尉遲烏失了玄鐵鞭，一時之間，也呆在當地，作聲不得，只聽得那老婦人笑道：「你放心，剛才當着那麼多人，銀姑不好意思，現在，我已代你將聘物送去，這頭親事，包在我身上便了！」

尉遲烏先是一呆，隨即總算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又咧着嘴，笑了起來，那老婦人一招手，立時有四個勁裝大漢，走了過來，陪着尉遲烏，一起走了進去！

大殿之上，各人紛紛交談，那怪人嘆了一聲，低聲道：「她武功越來越高，看來，已到了眞氣順逆兩運，最難練成的境界！」

雷紅嬰點了點頭，道：「我看也是。」

謝英傑忍不住道：「這老婦人究竟是甚麼人？」

雷紅嬰望了他一眼，道：「她硬要招你做女婿，你連她是甚麼人都不知道？」

謝英傑苦笑道：「這才叫糟糕！」

雷紅嬰略停了一停，直視着謝英傑，道：「聽說鬼母雲飛娘的女兒，天姿國色，你好艷福！」

雷紅嬰的語言雖然低，但是一聽得「鬼母雲飛娘」五字，他也如同遭了雷殛一般，只覺得頭皮發麻，腿彎發酥，如果他是站着的話，只怕就會在剎那之間，不由自主，「咕咚」一聲，栽倒在地。

鬼母雲飛娘，早三數十年，在武林之中，艷名遠播，初出江湖時，不過十七八歲，已不知造成了多少武林中的惡鬥，連平日為人極其正派的高手，也被她迷得神魂顛倒，更多高手，甚至甘冒大不諱，將本身絕學，傾囊相授，是以她的武功，越來越高，身兼數十家之長，堪稱是武林中從來未有之奇，武林之中，人人皆知，謝英傑自然也知道她的名頭。

當謝英傑被銀姑和鐵髯老人帶走之際，他也曾想過，究竟是誰，才能支使這兩個武林高手，但是他怎麼想，也想不到鬼母雲飛娘的身上！

直到此時，他已知道那老婦人乃是武林第一奇人，鬼母雲飛娘，他仍然莫名其妙，不知道像鬼母雲飛娘這樣的高手，何以會硬要將女兒嫁給他。

要知道近大半年來，謝英傑武林閱歷大進，知道自己金龍莊，在武林中，實在算不得甚麼，他金龍莊少莊主，也絕沒有資格，和血雷宮的鬼母雲飛娘相提並論！

他呆了一會，在那一段時間中，四周圍發生了甚麼事，他根本未及去注意，等到他定過神來，才聲音乾澀地道：「她……為甚麼要將女兒嫁給我？」

謝英傑的這句話，聲音很低，他自然是在問雷紅嬰，可是他却沒有得到回答，當他抬起頭來時，他才發現，整個大殿之中，靜得出奇，而鬼母雲飛娘則側着身，望着一扇垂着珠簾的門，在簾後，傳出了一陣極細碎的脚步聲，來得絕快。

轉眼之間，珠簾掀起，只覺得眼前，陡地一亮，一個麗人，已然走了出來。

那麗人約莫二十五六年紀，容光照人，美得簡直叫人不敢逼視，眞叫人一看，便有氣也透不過來之感，看得謝英傑不禁呆了。

而緊隨在那麗人之後的，也是一個女子，那女子却身形高大粗壯，謝英傑一眼就認出，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大河三條柱中女霹靂！

謝英傑心頭怦怦亂跳，他一見到女霹靂，心中就有一種內疚，親切交纏之感。當日在河岸，他是硬着心腸，離她而去的。這時，他自然不怕女霹靂會認得他出來，但是他幾乎忍不住要去招呼女霹靂了。

那麗人和女霹靂，一起向前走來，幾乎所有男人的目光，全被那麗人吸引了去，大殿之中，靜得出奇，而就在這時，雷紅嬰突然發出了「哼」地一下冷笑聲來。

那一下冷笑聲，聽來並不是很高，但在人人都屏氣靜息的情形之下，却也十分惹耳，女霹靂首先抬頭，向前望來，當她一看到雷紅嬰之際，面色陡地一變，現出驚恐之極的神色來，「哇」地一聲大叫，失聲道：「師父，救命，我那仇家來了！」

謝英傑聽得女霹靂這樣叫法，幾乎想笑出聲來，因為幾個月不見，女霹靂的脾氣，還是一點未改！

女霹靂這樣一叫，所有在大殿上的人，都吃了一驚，鬼母雲飛娘也陡地轉過頭，向謝英傑那張桌子望來，她目光如電，掃射之際，謝

傑英只覺得全身發涼，雷紅嬰的臉色，似乎也變得更白了！

鬼母雲飛娘只是望了一眼，立時轉過頭去，叱道：「別胡說，來血雷宮的，全是貴賓，你再大呼小叫，看我不罰你！」

女霹靂望着雷紅嬰，仍然一臉恐懼的神色，而且，對雲飛娘的話，大是不服，意欲反駁，還是她身邊那麗人，輕輕拉她的衣袖，她總算嘴唇動了動，未曾再出聲。

而女霹靂的目光所注，却是人人皆看得到的，雷紅嬰上船之際，曾將胡三先生，硬擠下繩去，本就引人注意，這時，更是引得衆人，竊竊私議，不知道他是甚麼來頭，竟敢和鬼母雲飛娘為敵，而且，還敢公然找上門來！

謝英傑在這時，實是不自在到了極點，衆人的目光，雖然集中在雷紅嬰的身上，但是他却覺得在望着他，更覺得他的偽裝，已不足以掩飾他的眞面目。

就在這時，只聽得那麗人，向着鬼母雲飛娘叫道：「娘，怎麼樣了？」

這一個「娘」字，傳入了謝英傑的耳中，又令得謝英傑的心頭，大是震動！

當他知道了硬要招自己做女婿的，竟是鬼母雲飛娘之後，只有一個假設，那便是雲飛娘的女兒，定然醜陋不堪，實在嫁不出去，而自己在武林中，又薄有名頭，是以才派人找上門來的。

雖然謝英傑已聽得雷紅嬰說過甚麼「雲飛娘的女兒千嬌百媚，你艷福無雙」等語，但是當他如此設想之際，也只當雷紅嬰早知實情，是存心在諷刺自己！

然而，這時，那麗人竟然就是雲飛娘的女兒！

這樣艷光四射的一位美人，斷然沒有嫁不出去之理，那又為甚麼要找自己？

謝英傑心頭亂極，眼睜睜地望着那麗人，想在她俏麗的臉龐上，找出答案來。他這樣目不轉睛地望着人家，自然十分無禮，好在這時大殿上，幾乎每一個男子，皆是如此，也沒有甚麼人特別注意他，就算有人心中感到疑惑，也不過是奇怪，何以這樣的一個「老頭子」，還居然會對美人大有興趣而已！

只聽得鬼母笑道：「你也不怕別人笑話，就那麼心急？我自會替你作主！」

那麗人也不害羞，只是嫣然一笑，更增嫵媚，鬼母已向着各人說道：「這是小女雲蓮，自小在山野間長大，不知禮數，各位莫怪！」

她一開口，大殿中立時又靜了下來，雲蓮笑殷殷地，和各人微微點頭。

鬼母雲飛娘又道：「小女是訂了親的，各位賞光，駕臨血雷宮，自然也是為了喝小女的這杯喜酒而來，但小女所嫁的是甚麼人，只怕各位還不知道。」

當着那麼多人，鬼母提及雲蓮的婚事，但雲蓮也並不害羞，只是頰上，略見紅雲，更是美得令人心曠神怡。大殿之上，又在響起了一陣嗡嗡聲之後，再靜了下來。

鬼母續道：「我的東床快婿，在中原武林，倒也頗具薄名，乃是金龍莊主，鐵爪金龍謝天的獨子，小金龍謝英傑！」

謝英傑就在大殿之上，但是知道他身份的，却只不過雷紅嬰和那怪人兩個人而已，其餘的人再也想不到那糟老頭子就是小金龍謝英傑，一時之間，人人都說上幾句好話，甚麼「佳偶天成」，「珠聯璧合」之類，有幾個人，還趁機大放厥詞，說甚麼自己和小金龍謝英傑，是生死八拜之交等等。

謝英傑望着那些自稱和自己是「八拜之交」的人，至多不過見過一兩面而已，他有幾個眞正的好友，如日月金輪秦天時門下的七弟子，倒反沒有出聲，只是一臉驚訝莫名的神色。

謝英傑此際，也沒有空閑，去笑那些忽然和自己大攀交情之人，他的心中，實是充滿了疑惑。

他疑惑的是，原來這許多人，齊集血雷宮，全是來喝雲飛娘嫁女兒的喜酒來的！

鬼母雲飛娘請了這麼多武林高手來喝喜酒，倒也不足為奇，因為三個多月來，自己一直在天老峯上，以後發生的事，鬼母也不可能料得到，這許多武林高手前來，自然是在這三個月中，先後接到了鬼母的帖子之故。

但是，大鬼，小鬼受傷，逃回血雷宮，鬼母應該知道，天老峯上，已生了變故，自己已經不在她的控制之下，這喜酒沒有了新郎，還如何擺得成？

但是此際，看鬼母的神情，却又像是全然未知，隨時可以將她的女婿請出來一樣，若說大鬼，小鬼回來之後，瞞着她一字未提，想來又萬萬沒有這個道理，因為這根本是瞞不過去的事，難道大鬼，小鬼，另外隨便找了一個人買通了銀姑和鐵髯老人，說這人便是謝英傑？

謝英傑心念電轉，一想到這裏，再向雲蓮望去，只見雲蓮俏麗的臉龐，如沐春風，叫人見了，怦然心動，陡然之間，他想起若是娶得這樣的美人為妻，一生無憾，若是叫人冒名頂替了去，只怕這一輩子，都會悔恨不已！他一念及此，立時想欠身站了起來。

自古美人的魔力至大，謝英傑又不是眞的老頭子，正當年輕，自然難免，當他想站起來之際，他也根本未曾想及何以鬼母硬要將女兒下嫁，只覺得若能與這樣的美人，成為夫婦，長相偎依，神仙難及，決不能錯過了這個機會而已。

却不料他這裏，身子才動了一動，根本還未及站起來，只覺得腰際一麻，全身酥軟，竟像是釘在椅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

同時，他看到雷紅嬰，以極其冷森的目光，向他望了過來，令得他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謝英傑的心頭雖然亂，但是他還可以知道，忽然全身發軟一定是那怪人，暗中又以「隔空打穴」的手法，做了手脚！而雷紅嬰的那一望，使他陡地打了一個冷戰，却是由於他在那一剎間，就在雷紅嬰冷森的眼光之中，看出了雷紅嬰千言萬語，所難以表達的心意。

一時之間，謝英傑更是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才好！

只聽得鬼母略頓了一頓，又道：「謝少莊主本來已由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位請來，在我血雷宮別莊，天老峯上居住，可是，却在數日之前，被人刦走——」

鬼母雲飛娘在講這幾句話的時候，仍是滿面笑容，語氣也十分詳和，像是她在講的事，根本無關緊要一樣。

可是，在大殿上的一干武林高手，聽得「數日前被人刦走」一語時，人人都是神色大變，一時之間，幾乎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鬼母雲飛娘之能，竟有人將她的女婿刦走，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而當鬼母講到這裏的時候，雲蓮在一旁，秀眉微蹙，也現出很憂怨的樣子來，謝英傑的目光，一直在雲蓮的身上，一見這等情形，他心中又是一動，張口便想說話，他要說的那句話，在喉間打着滾，已然快要說出來了，他想說的是：「我在這裏，並未被人刦走。」

可是，他一張口，還未曾發出聲音來，只見雷紅嬰的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又向他射了過來。

雷紅嬰只是望着謝英傑，並未曾出手，而謝英傑此際，身子雖如釘在椅上一樣，不能動

彈，但如果他眞要出聲呼叫，是一樣可以叫得出聲來的。

然而，當雷紅嬰一向他望來，他一接觸到那兩道銳利，陰森的眼光之際，心中想說的話，却再也叫不出來了，只是張了張口，雷紅嬰隨卽冷冷一笑，謝英傑的耳際，也響起了極細的一種語聲。

在謝英傑耳際所響起的那股語聲，雖然極其低微，但是聽來却十分清楚，而且，一聽就可以聽出，那是雷紅嬰的聲音。

這時，謝英傑正望着雷紅嬰，也未曾看到雷紅嬰的口唇如何顫動，但他知道，那是雷紅嬰正以絕頂內功，將聲音硬逼進自己耳鼓的。

只聽得雷紅嬰道：「少莊主，你可得想清楚了！」

謝英傑心頭陡地一震，惘然失聲道：「我爲甚麼要想清楚？」

他回答的這句話，也十分低微，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但是雷紅嬰却立時聽到，謝英傑的耳際，又響起了她的一下冷笑之聲，道：「在那破廟中的事情，你難道全忘了麼？」

謝英傑的心頭，又是猛地一震，他自然不會忘了在破廟中的那一段經歷，而且，事實上，不必雷紅嬰提醒，在他剛才，想站起身來，雷紅嬰第一次用冷電也似的目光，向他望來之際，他已經想起了那段經歷來了，當時他心頭大受震動，也是爲此！

而此際，雷紅嬰更直截地提了出來。

雖然雷紅嬰只提及破廟中的事，並未指明是在破廟中發生那許多事中的那一椿，但是謝英傑却可以知道，雷紅嬰所提的，一定是她當日毒發欲死，他伸手入懷，取解藥相救，發現她是女兒之身這件事。

而雷紅嬰在這時候，提起這件事來，究竟是爲了甚麼？用意實在再明白也沒有，那便是雷紅嬰將這件事，看得極重，以致當他不由自主，爲雲蓮的美色所誘，想自道身份時，雷紅嬰便出聲相阻！

謝英傑想明白了這一點，心頭怦怦亂跳，雷紅嬰却已慢慢轉過頭去，在他蒼白的臉上，似乎有一種極其茫然的神情，但是從她的側面看來，她那種堅決的神情，却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這時，大殿之上，衆武林高手，仍在發怔，人人都望着鬼母，想聽她繼續說下去。

鬼母面帶笑容，道：「自然，各位遠道而來，我所許的好處，一定不會食言，血雷宮中，百年血蓮，日間便將成熟，來的朋友，每人都可以得到一顆——」

她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只聽得大殿一角，突然響起了一個聲音，道：「那倒好極了，謝少莊主不在，婚禮如何舉行？」

那聲音聽來很沉悶，像是隔着很厚的東西透出來的。

大殿上衆高手，一起循聲看去，却並看不到發話之人，原來在大殿的一角，停着一頂轎子，那沉悶的聲音，正是從轎內透出來的。

而人人皆知，在轎內的，不是別人，正是身份極神秘，黃河上下，第一大帮，龍門帮的帮主。

鬼母也轉頭向那頂轎子，望了一眼，緩緩地道：「帮主說得是，但我却已知道刦走了謝少莊主的是甚麼人，而且知道，這人帶着謝少莊主也到血雷宮來了，如今就在這大殿上。」

鬼母在那樣說的時候，語氣仍然一點也不激動，但是大殿上各人却盡皆駭然，一時之間，椅子移動之聲不絕，除了少數幾個眞正高手之外，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站了起來。

因爲鬼母如此說法，事情可以說嚴重之極，要知道誰能下手，和鬼母爲難，那麼其人的武功之高，自是可想而知，而鬼母也必然不肯罷休，要是鬼母和這人動起手來，只怕離得近些，都要遭殃，人人都是這樣想法，是以都站了起來，以便若是突然有人出手，立時可以趨避。

大殿之中一陣亂，但立時又靜了下來。

謝英傑仍坐定在椅上，一面心亂如麻，一面不禁暗暗叫苦，他根本不知道那怪人所說的「一場熱鬧」，原來就是在血雷宮舉行的自己婚禮，而這時，他已經知道了，却身受人制，無可奈何！

當大殿之中，又恢復了寂靜之後，鬼母才微笑道：「各位不必驚懼，既是血雷宮貴賓，怎有叫各位受驚之理？我一向恩怨分明，謝少莊主可能還不知道何以小女要嫁他，但小女人品如何，各位盡可看到，謝少莊主若認爲小女配不上他，只消出聲，雖然從此成仇，但是也決可離去，有仇日後再算！」

謝英傑一聽得鬼母如此說，一張口，又待大聲叫了起來，但這次，他仍是口才一張，雷紅嬰又立時向他，望了過來，雷紅嬰那兩道陰森之極的目光，一罩向謝英傑，便像是有一股無形的大力一樣，將謝英傑想說的話，硬生生地逼了回去。

只聽得鬼母又道：「不論願是不願，謝少莊主皆請出聲，若是繼續不出聲，心存侮辱，那可就難說得很了。」

謝英傑急得背上，冷汗直淋，他一見雲蓮，心中已大是願意，可是這時，鬼母一再相促，他偏偏爲雷紅嬰的目光所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且身子又被那怪人封住了穴道，一動也不能動！

謝英傑在無法可施間，只聽得一個蒼老有勁的聲音道：「謝英傑是老夫至交之子，我看他不在大殿之中，主人莫不是弄錯了？」

鬼母揚首一看，見講話的正是日月金輪秦老英雄，她微微一笑，道：「少莊主曾在七十二變大聖門，精研易容之術，秦老英雄想也知道，他易容術之精，曾藉此混入金虎堡，又逃了出來，由此可見一斑了！」

謝英傑聽得鬼母如此說法，更是心頭亂跳，泛起了一陣苦味，他自己以爲，易容進入金虎堡，又潛逃了出來，這件事，可以說是神不知鬼不覺，却不料一樣有那麼多人知道。

他被金虎堡少堡主雷紅嬰追踪而至，還有得可說，因爲雷紅嬰畢竟曾在金虎堡中，和他會過面，但是鬼母雲飛娘，一向不涉足中原，遠在數萬里之外，她又從何得知？雖然現在，女霹靂在此，但是以女霹靂的耿直忠憨來說，她如何又識得穿自己這個秘密？

謝英傑正在想着，只聽得女霹靂突然大聲喝道：「鍾大白，你還不站出來？我還有話對你說啦！」

那「鍾大白」三字，正是謝英傑當年混進金虎堡時所用的化名，在此時此地，經女霹靂聲若洪鐘地叫了出來，聽來更是驚心動魄，謝英傑已是汗如雨下，鬼母雲飛娘雖然仍一樣笑容滿面，但是人人都可以看得出，在她的眉宇之間，已有了一重煞氣。

大殿中人人都不知事情發展下去，又會有甚麼樣的變化，倒有不少人，一起向殿角的那頂轎子望去，那些人的心中，自然是在想：不知會不會轎在躱中，一直不肯露面的，就是謝少莊主？

只見鬼母眉間的煞氣，越來越重，而且，笑容也在漸漸斂去，而就在此際，雷紅嬰緩緩站了起來，徐徐地道：「金龍莊謝少莊主，偷入我金虎堡，又潛逃了出來，我正在到處找他，鬼母，依我之見，令嫒這頭婚事，還是別再提起了吧！」

雷紅嬰一站起發話，女霹靂首先身子一閃，閃到了鬼母雲飛娘的身後，雙手抓住了鬼母的衣服，現出了極其害怕的神情來，鬼母雙眉略揚，反手輕輕一拂！

看鬼母的那一拂，像是根本沒有用甚麼力量，但是她的手指才揩到了女霹靂，女霹靂便大叫一聲，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這一切，原是同時間發生的事，女霹靂才一後退，雷紅嬰的話也講完。

雷紅嬰話一說完，鬼母只是似笑非笑地望着她，並未曾出聲，反倒是在另一邊的胡三先生，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來，說道：「原來如此。」

胡三先生和雷紅嬰，在上船之際，比拚內力，吃了大虧，以他的見識之豐富，竟也無法知道和自己爲難的這個面色蒼白的年輕人是甚麼人，直到此際，他才知道，對方是金虎堡主人！

「金虎堡」三字，在武林之中，盡人皆知，雷紅嬰剛才那番話，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還明說就算謝少莊主現身，她也決不會放過，身在血雷宮中，竟敢如此，可說是大膽之極。

然則衆人也知道，旣然敢口出大言，憑金虎堡在武林中的威望，也決不會沒有把握，一時之間，人人都靜了下來，鬼母先是冷冷一笑，接着道：「小女的婚事，現在已天下皆知，怎可半途而廢？」

雷紅嬰道：「雲姑娘是絕色佳麗，何患沒有意中人？」

鬼母的臉色一沉，聲音聽來，也變得嚴厲許多，道：「閣下所說，純屬胡鬧，絕難遵從，我看謝少莊主，不會不願意小女成其好事，但是在淫威之下，可也就難說得很了。」

鬼母一個「了」字才出口，突然揚起手來，逕向謝英傑一指。

謝英傑只覺得鬼母手才揚起，一股勁風，撲面而至，身上一鬆，被那怪人封住的穴道，竟然立時解開。

他在穴道被封之前，本是作勢欲站了起來的，此際穴道一解，立時身子向上彈了起來，道：「我——」

可是，他才講出了一個字，雷紅嬰站在他的前面，本是背對着他的，陡地反手一掌，向他的胸前，反按而出，手掌緊貼在他的華蓋穴上。那「華蓋穴」，是人身的死穴之一，一被刺住，就算謝英傑的武功，比雷紅嬰來得高，也是無可奈何，何況，謝英傑的武功，遠不如雷紅嬰，自然在手掌一按上來之後，再也難以出聲。

而就在這時，反聽得雲蓮，一聲嬌叱，手腕一翻，她只是手腕翻動，連手臂也沒有揚起來，但是「嗤」地一聲響，一股紅綫，電也似疾，已然向着雷紅嬰的面門，疾射了過來。

這一切變故，生得極快，謝英傑一見一股紅綫，自雲蓮的手中飛起，心中陡地一亮，立時想起了在金虎堡中發生的事來。

謝英傑在金虎堡中，最後，終於在一個神秘女人的指點之下，在金虎堡的園牆磚洞之間，得到了寶竹淸笈，可是才一得手，黑暗之中，人影閃動，一股紅絲飛來，便將他已到了手的竹筒，奪了過去，接着，謝英傑也不敢再停留，翻身而出。

他一直不知道那奪寶而走的女人是誰，直到此際，他才算明白了！那女人，就是鬼母的女兒。

他也明白，何以萬里迢迢，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會奉鬼母之命，找上門來！原來在金虎堡中，早已種下了事情的因果！

利那之間，謝英傑心念電轉，雷紅嬰按在他胸前的手掌，掌心之上，不像是有什麼力道，但是，却有一股極柔和的力道，將他全身制住。

而雲蓮手中發出的那股紅絲，來勢快絕，只覺得眼前紅影一閃間，紅絲已來到了雷紅嬰的面門之前，不到一尺處，那股紅絲，看來十分之細，但是電射而出之際，力道却極其勁疾，竟隱然帶起破空之聲！

只見雷紅嬰雙肩向上一揚，反手向前便拍，當她翻手拍出之際，依稀可以看到她手掌之中，有墨綫色的晶光，閃了一閃，像是她掌心之中，握着什麼東西，但是她的動作極快，根本沒有人能看清她掌心所握的，是什麼東西，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拍」地一聲響，雷紅嬰翻掌拍出，正拍在那股電射而至的紅絲之上，將那股紅絲，震得向外，直蕩了開去！直到此際，才有眼快的幾個高手，看到雷紅嬰的掌心微凹，緊吸着一塊六角形，非晶非玉，色作墨綠的令牌，那令牌十分薄，吸在雷紅嬰的掌心之中，簡直就和她的手掌，成爲一體。

紅綫一被蕩開，只聽得那頂轎子之中，傳出了一下叫聲，道：「好啊，苦竹大師，鎭山三寶之一，綠雲神山令，竟然在江湖上重現，眞是大開眼界了！」

在轎子中發聲的，自然便是龍門帮帮主，他叫的那句話，倒有八九成人，不明所以，謝英傑就全然不明，他連甚麼人叫「苦竹大師」，都未曾聽說過，那「綠雲神山令」，想來就是雷紅嬰手中的那塊令牌，有何奇特之處，也是令人難明！

但是在那一兩句話工夫，事情又有了變化，只見雲蓮手上的那股紅絲，本是色作殷紅，十分奪目的，就在被雷紅嬰一掌拍開，疾揚向上之際，頂端忽然成了焦黑色，而且，焦黑色正在紅絲之上，迅速蔓延過去！

那股紅絲，自雲蓮的手中，直伸到雷紅嬰的面前，約有兩丈來長，一現焦黑，轉眼之間，便有一丈來長，成了黑色，眞是迅疾無比，衆人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之際，已聽得鬼母一聲大喝，陡然之間，晶光一閃，那晶光奪目之極，一發便收，簡直就像是忽然之間，有一股閃電，亮了一亮一樣。

除了在晶光一閃之際，有鬼母的一聲大喝之外，誰也沒有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只猜到鬼母突然出手而已。等到精光斂去，「拍」地一聲響，只見雲蓮手中的那股紅絲，變了焦黑的那一段，已然落到地上，另一段，也已被雲蓮收了回去。

那跌在地上的一段，才一沾地，便冒起一股淡青色的烟霧來，鬼母伸手向地上，微微一按，人人都覺得勁風陡生，那自絲上冒起的烟霧，立時被鬼母的掌力，壓了下去，貼着地面，一起壓進了石縫之中不見了！

鬼母雲飛娘已抬起頭來道：「出手好狠辣啊！」

雷紅嬰冷笑一聲，道：「你女兒手中，這一條紅綫蛇的背筋，沾人立死，不以毒攻毒，豈不是便宜了你們？」

鬼母雲飛娘久居苗疆邊陲，那紅綫蛇乃是蠻荒之中，第一毒蛇，以鬼母之能，抽取蛇筋，製成兵刃，自然也不是難事，衆人都可以明白。

但是，聽雷紅嬰所說，她掌心之中的那塊令牌，似乎更厲害，看剛才的情形，竟像是紅綫毒鞭，擊中了那令牌，被那令牌上的毒質，反逼了過來，順着紅綫，直傳向前，若不是鬼母出手快絕，立時斷了紅絲，雲蓮只怕便要遭到不測了！

這塊令塊，雖然曾經龍門帮主叫破，是甚麼「苦竹大師」的鎭山三寶之一，「綠雲神山

令」，但究竟來歷如何，也少人知道，只是各自猜測而已。

雲飛娘話一出口，便身子滑前幾步，道：「各位請略退開些，這位朋友，來自金虎堡，單是他掌心的綠雲令，已是奇毒無比，動手之際，難免波及！」

雲飛娘這樣一說，所有人全站了起來，向外退了開去，連胡三先生這樣的高手，也在其列，大殿之中，立時空出了一大片地方來。

鬼母又向雷紅嬰身後的謝英傑一笑，道：「我不怪你，你不必害怕！」

謝英傑心中，苦笑不已，轉頭向那怪人，看了一眼，却見那怪人仍是坐着不動。謝英傑心中很亂，他明知鬼母和雷紅嬰快動手了！

謝英傑也知道，以雷紅嬰和鬼母兩人的武功之高，一動起手來，眞可以說是驚天動地，兩人的武功，究竟誰高，謝英傑自然不能肯定，但是他却可以知道，如果那怪人也趁機動手的話，那麼，鬼母雖然威名遠播，只怕也難以討好！

而這時，謝英傑心中所希望的，却是鬼母能大展神通，將雷紅嬰和那怪人逐走。

謝英傑之所以自然而然，有這樣的想法，那和他剛才，突然想站起來，高聲宣佈自己的身份，是同一樣的道理。這時候，他心頭亂得可以，他想起了在金虎堡中的許多事，想起了在金虎堡中和雲蓮的幾次相會，令得他心頭怦怦亂跳，只盼雷紅嬰和那怪人一起走，自己就可以和雲蓮，結成夫婦了！

這時候，大殿中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人人想看鬼母雲飛娘，在出手斷了那根有毒氣浸染的紅絲之後，對金虎堡的少堡主，會如何出手。

雷紅嬰站着不動，神色看來，格外蒼白，謝英傑轉動眼珠，向那怪人看去，只見那怪人仍然若無其事地坐着，好像一點也沒有出手的打算！

謝英傑自然知道，那怪人就算想出手，他也不可能看得出甚麼形跡來的，因爲這一類絕頂高手，說動就動，何必事先準備？

雲飛娘雙目注定了雷紅嬰，發出連聲冷笑，大殿上有一些功力稍差的人，聽到了雲飛娘這樣的冷笑聲，便覺得心浮神躁，有說不出的不自在，雷紅嬰似乎也知道鬼母雲飛娘，不是尋常的高手，是以她也凝立不動。整個大殿之中的氣氛，像是越拉越緊的弓弦，人人都在等待着突如其來的變化。

陡然之間，突如其來的變化，倒是來了，可是却又出乎每一個人的意料之外！

就在鬼母雲飛娘，和雷紅嬰對峙之間，大殿的一角，突然之間，蕩起了「呼」地一股勁風，來勢突兀之極，才一蕩起，整個大殿之中，便自勁風颯颯，人人衣袂飄動，頭髮散亂，桌子上的東西，乒乒乓乓，爲勁風所撞，亂滾亂跌，緊接着，只見一件黑黝黝的龐然大物，凌空飛起，飛越三五丈，又突然罩了下來。

那件東西又大，勁風的力道又強，再加來勢快絕，一時間，竟沒有人看清那是什麼東西！但大殿之中，畢竟全是一流高手，雖然變生倉卒，也已有不少人，齊聲發出呼喝聲來。

就在衆人的呼喝聲中，各人也已看清，原來那凌空飛起，突然落下的竟是一頂轎子！

大殿之上，只有唯一的一頂轎子，那便是龍門帮帮主所坐的那一頂，八個壯漢，也一直抬着轎槓，而且，衆人也已看清，那頂轎子，突然飛越而起，竟是那抬轎的八個大漢，一起飛身而起所造成的。

等到衆人看清楚時，轎子早已下落，壓向一張桌子，只一罩，便將一個人罩在轎子之中，在轎子中，發出了一下悶哼聲，所有的人，只來得及看清，被轎子落下，罩住的那個人，正是和尸老婆婆，雷紅嬰在一起那個老頭子。

看官，就殿上衆人，自然不知道老頭子，就是金龍莊的少莊主謝英傑，而變故生得如此之快，謝英傑也只覺得勁風陡生，突然之間，頭頂一股大力壓到，眼前一黑，身子已在轎內，緊接着，脈門被人扣住而已！

那抬轎的八個大漢，行動眞是捷逾電光石火，轎子向下一罩，罩住了謝英傑，八個人動作一致，蕩起一股勁風，抬着轎子，向外便竄！大殿之上，驚叫，怒叱之聲不絕，只見那怪人突然揚起手來，一聲大喝，「拍拍」兩聲響，兩掌已然拍中了兩個抬轎子大漢的頂門。

那兩個抬轎的大漢，一被擊中頂門立時陷下了兩三寸，連眼珠都被擠了出來，掛在眼眶之外，樣子可怖到了極點，自然立時死去！

抬轎的八個大漢，四前四後，那怪人一出手，便擊斃了兩個，變成只有六個人，四前兩後在抬着轎子，可是轎子的去勢，却仍然不減，各人只覺眼前一花間，轎子已出了大殿。

在轎子閃電也似，掠出大殿之際，那兩個早已死去的人，想是在未死之前，向前的去勢太快，人雖立時氣絕，勢子却還是收不住，還是跟着轎子的去向，疾奔出了七八步，那時，他們的眼珠，突出在眼眶之外，來回搖蕩，人早已死去，却還在向前奔着，那情景，眞是詭異之極，儘管各高手見多識廣，但是這樣的情形，却也沒有見過，一時之間，人人都感到一股寒意。

那兩個人向前奔出了七八步，才「砰砰」兩聲，跌倒在地，那怪人已飛身掠起，向外追去，在那怪人的身子，掠過那兩個抬轎的大漢之際，那兩個大漢的身子，才剛傾跌在地。

那一切，全是一眨眼間之事，眼看那頂轎子在先，那怪人在後，一起出了大殿。

轎子和那怪人，雖然一起出了大殿，但在大殿中的衆人，還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只見那頂轎子，在六個大漢的抬槓之下，已飛也似掠下了石級，而那怪人，足尖一點，身如怪鳥一樣，自上而下，疾撲了下去，聲勢之猛惡，眞是前所未見！

雙方的行動，都快到了極點，儘管大殿上的一流高手極多，但連鬼母雲飛娘這樣的高手，一時之間，也難以插得進手去。

眼看那怪人已經撲到轎頂，只聽得轎中，傳來一聲大喝。龍門帮主，還在大殿上之際，曾兩次出聲，人人都認得出，那一下大喝，正是他的聲音。

而隨那一聲大喝，只見轎頂之中，突然「嗤」地一聲響，射出了一股水箭，去勢勁疾之極，才一射出，便自散了開來，雖然散開，但是勁疾之勢不減，看來，那怪人實非被射中不可！

而那股水箭一射出，身在大殿中的人，也立時聞到了一股奇腥之氣，分明那股漆黑的水箭，是極毒的毒水！那怪人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在向下壓去，水箭陡地射上，只聽得他悶哼一聲，身子立時騰空而起。

而就在那一刹間，轎子又已向前，飛掠出了七八丈遠近，那怪人的身子，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幾下，眼看那股水箭，在半空之中，如驟雨一般，一起洒落，他才翻到大殿的門口，落了下來。

那一蓬黑水，一落到赭紅如血的石上，立時發出「滋滋」的聲響，冒出一股烟來，等到烟散去時，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每一滴水落下之處，石頭之上，都出現一個極深的小洞！

衆人一聞到那股奇腥之氣，就知道這黑水，含有劇毒，可是却也不想到毒性竟是如此之甚！

而等到那怪人落在大殿門口之際，那頂轎子，早已順着下山峯的石級，飛掠而下，只聽得石級之上，不斷傳來呼喝叫嚷之聲，那自然是血雷宮中的人，正在紛紛阻攔，然而，從呼喝之聲，迅速地向下傳去聽來，顯然血雷宮中的人，並未能攔得住那頂轎子的去勢。

突然之間，大殿之中，生出了那樣的變化，眞可以說是突兀之極，那怪人被謝英傑化成了尸老婆婆，人家也不知他的身份，至於謝英傑，看來只是毫不起眼的一個糟老頭子，更沒有人知道他是甚麼人，也沒有人知道何以龍門帮主，甘冒奇險，要刧走這個老頭子！

龍門帮帮主身份神秘，武林中人所素知，但是他的行動竟如此之快，如此之奇，也是大大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石級上呼喝之聲，越傳越遠之際，鬼母陡地發出了一聲長嘯，道：「禮尚往來，從此，閣下龍門帮中，再無寧日，勿謂言之不預！」

鬼母的聲音，高吭嘹亮，眞像是可以穿金裂石一樣，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鬼母的話才不一出口，就聽得龍門帮主的聲音，自下而上，傳了過來，道：「準定恭候大駕光臨，謝少莊主在我處，定當妥善招待！」

龍門帮主的聲音，聽來已在里許開外，鬼母雲飛娘之所以不追上去，是因爲龍門帮主，猝然發難，已被對方制了先機，而且，她看出，那八個抬轎的大漢，雖然貌不驚人，但是所施展的輕功身法，竟類似昔年大漠神鷹寧一子獨步所傳的「梯雲縱」功夫，心中略有忌憚，也知道追不上，是以心中雖然怒極，也不妄自出動，以免一個追不上，更是丟人！

而且，山峯之下，便是江水，龍門帮是從水上來的，帮衆個個水性嫻熟，只要一被下了山，更加追不上，所以只是出言恫嚇，萬料不到，龍門帮主的回話，竟說謝少莊主，已在他的手中！

一時之間，大殿之中，人人震動，而震動得最甚的，自然是鬼母雲飛娘！

鬼母一現身，就看到了「尸老婆婆」，但是她也立即認出，那並不是尸老婆婆，而是一個武功遠比尸老婆婆爲高的人所化裝的，而另一面，又是金虎堡的少堡主，是以她對那「糟老頭子」，也曾加以注意。

然而，她却萬想不到，那「糟老頭子」，竟然就是謝英傑！

她不知道龍門帮主是憑甚麼看穿了謝英傑的易容之術，猝然發難的，但是自己未曾看出，人家倒看出來了，那分明又是棋高一着了！

龍門帮主的話一說完，音響寂然，只見不少血雷宮中人，奔到了大殿門口，站立不動，神情大都極其憤怒，那怪人也緩緩轉回身來。

鬼母一聲冷笑，道：「原來是你！」

她這一句話，分明是對那怪人而發的，那怪人兩手一攤，道：「還是叫你認出來了！」

鬼母一字一頓，道：「你在天老峯上，將他帶走，還傷了我兩個門下，如此，還不是叫人在你身邊，將他刧走，你有甚麼好處？」

鬼母雲飛娘，在對那怪人說這句話時，居然一樣笑容可掬，但是她語氣越慢，人人都可以看得出，她心中實是怒絕！

突如其來的變故，一個接一個發生，直看得大殿上衆人，目定口呆，明明站着和鬼母對話的，是尸老婆婆，可是如今聽來，那竟是另一個人！

那怪人乾笑了幾聲，道：「你不必激我，人在我旁邊被帶走，自然由我找回來，不過我找回來之後，人還是在我的手中！」

鬼母向前走了兩步，目射精光，那怪人身子向上略挺，只聽得他身上骨節，一陣「格格」響，陡然之間，身子竟高出了一尺有餘！

這時候，大殿上至少有三二十人，一起發出了「啊」地一聲響，他們自然還不知道那個扮成了尸老婆婆的人是誰，但是這一手佛門至高無上的功夫，「立地成佛」，却是聽說過。

相傳自達摩祖師，少林面壁之後，練成這門功夫的，前後不過三個人，兩個是少林寺主持，早已圓寂，三十年前，少林寺出了一個奇材，不足四十歲，便已成爲達摩院次座，武功震古鑠今，也練成了這門「立地成佛」功夫。然而這位高僧的結果，武林中人，也無人不知，那便是他受了一位魔女的引誘，竟在一夜之間，連犯佛門七戒，被逐出了少林寺，下落不明。

這件事，當時轟動天下，少林寺爲此，閉寺一載，究竟那魔女是甚麼人，何以一位如此有爲的高僧，竟會受了引誘，其間經過，人言人殊，傳說紛紜，也沒有人眞正知道內幕。可是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位高僧，却是事實！

而這時，突然之間，「尸老婆婆」忽然身形暴漲，露出了這一手絕頂佛門內功，所有的人，實是呆了！

而大殿上所有人的驚駭，加起上來，只怕也及不上鬼母雲飛娘的驚駭。

刹那之間，只見鬼母雲飛娘，面對着這個身形暴漲的怪人，如見鬼魅一樣，張口瞪目，手指着那怪人，不住地在發着抖，竟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而那怪人在身形暴漲之後，面上謝英傑爲他所作的化裝，也在紛紛剝落，轉眼之間，便現出了原來面目來，只見他滿面皺紋，身形暴漲，威猛之極，可是他滿是皺紋的臉上，却是愁眉苦臉，像是他一生之中，不知經歷了多少苦楚，再也難有笑容一樣！

鬼母雲飛娘在發着抖不用說，突然之間，出聲尖叫，竟連她聲音，也在發顫，道：「是你，原來就是你！」

那怪人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暴漲的身形，突然又緩緩地縮了回來道：「可不是我麼？」

他講了那句話，緩緩轉過身，向雷紅嬰招了招手，道：「我們走吧！」

雷紅嬰一聲答應，疾掠到那怪人的身旁，那怪人已慢慢向前走去，雷紅嬰的神情十分緊張，緊隨在那怪人的身後，鬼母雲飛娘陡地尖聲叫道：「別走！」

那「別走」兩字，尖銳之極，劃空而過，各人的耳際，只覺得「嗡」地一聲響，刹那之間，神魂欲飛，實是難過之極，有些功力稍差的人，竟就在這一喝之間，冷汗直淋，險險昏了過去。可是那怪人却恍若未聞，仍是自顧自向前走去，鬼母雲飛娘又是一聲長嘯，雙手陡地揚起，她一雙手，其白如玉，掌心通紅，指甲之上，却隱隱泛着一重青紫色，雙手才一揚起，人也跟着向前掠出，雙手向着那怪人的背後，疾抓而下！

鬼母雲飛娘這出手，雖然是抓向那怪人的，可是大殿之上，立時一陣大亂。那是鬼母七絕之一，「飛影抓魂」功夫，衆人如何不認得？這門功夫，號稱見影便着，不論對方的身法多快，就算能够逃脫，不被抓中，但只要被鬼母的指甲，劃破一層油皮，指甲中所蘊的劇毒，也立時浸入，非死不可！

是以大殿中除了眞正幾個高手之外，盡皆駭然，有的人甚至已將兵刃，抽了出來。

雷紅嬰剛才，以掌拍雲蓮的紅絲鞭之際，何等從容，但這時，也不禁身形，立時向外，飄了開去。眼看鬼母十指如鈎，快要壓下，那怪人才陡地轉過身來，他一轉過身來之後，凝立不動，雙目之中，精光暴射，望定了鬼母雲飛娘。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與甘十九妹約定五月五在岳陽門舊址一決生死後，返回銀心殿，擬勸樊銀江放棄銀心殿保存實力，共守清風堡，惜樊銀江不聽，尹劍平只好抱憾而去。左明月重新佈陣，發覺分水廳已被甘十九妹佈下障眼陣法，遂命四勇士潛往分水廳四角，付出生命，以血光崩破障眼法，左明月再施玄奧神功封鎖分水廳，但剛封好三面，北門一面却被甘十九妹設法破去，左明月只好再命秦無畏、蔡極持旗槍往北面分插左右，秦、蔡抵達，爲埋伏北面敵人偸襲，秦無極把敵人擊倒，正欲再下殺手，驀聽女子冷笑聲傳來——

遍地風雷湧　漫天劍芒冲

秦無畏兩截斷槍，眼看着已將擊在張法的頭頂上，猝然聽見了這聲冷笑，由於他一上來就對於「甘十九妹」這個人存有戒心，是以乍聞之下。心膽俱寒，那裏還顧到去傷人，當下身子一個快速旋轉，颼！一聲，倒縱出丈許以外。

饒他身法如何快速，較之對方依然是慢了一步。

秦無畏身子一經落下，「怪蟒翻身」一個疾轉，却不禁嚇得打了個哆嗦，敢情對方那個出聲冷笑的女子，赫然就站立在眼前，雙方距離不及數尺。

夜色朦朧裏，他看不清對方是怎麼一個長像，更何況那女子臉上顯然還幪罩着薄薄的一層面紗。

秦無畏所能看見的，是對方顯露在面紗之外那雙光芒閃爍的眸子，所能感覺的，却是透過對方亭亭玉立的身軀，所傳出的一陣陣冰寒氣息。

只此二端，已足以令秦無畏大吃一驚，心神俱寒。

「妳——妳是……誰？」

「哼！」那個長身姑娘冷竣的打量着他：「不錯，這正是我要問的。」

在她陡然現身的一剎，一旁交手的「飛流星」蔡極與「虎眼」崔奇，俱都爲她聲勢所奪，情不自禁的停住了身勢，向她注視過來。

「飛流星」蔡極曾與她有過一面之緣，是以乍看之下，立時就認出了來人正是敵陣中心人物——甘十九妹，登時噤若寒蟬。

同樣的，甘十九妹也認出了他的身份！

「原來是你。」甘十九妹冷竣的目光逼視着蔡極道：「剛才我們在石頭陣裏見過，不是嗎？很好，剛才饒你不死，現在却是放你不過了。」

蔡極一腔勇氣，想不到在乍見甘十九妹之初，頓時化爲子虛，這時一聽對方口氣不善，立時覺出了不妙。他身子一閃，移向「南天禿鷹」秦無畏身邊，略似慌張道：「她就是甘十九妹，我們……快退。」

秦無畏雖然在對方一現身的當兒，早已猜出了她就是甘十九妹，內心也同蔡極一樣的心驚膽戰，只是由於早先誇下了海口，一時轉不過臉來——諦聽之下，他冷笑一聲，道：「原來妳就是甘十九妹，秦某人正要會妳，丫頭，妳拔劍吧。」

一面說，他用力的丟下了手上的兩截斷槍，由身側陡然拔出了他的獨門兵刃——「蛇骨軟鞭」，只聽得「琤！」地一聲，蛇骨鞭抖了個畢直，顯示着此老的內力着實驚人！

甘十九妹眼角瞟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請問尊駕貴姓？」

秦無畏兵刃在手，又見對方只是虛言搪塞，無形中膽力壯大了許多。

當時哼了一聲，目光烱烱的看着對方道：「老夫秦無畏，人稱『南天禿鷹』，目前身任銀心殿『金鷲堂』香主，廢話少說，妳只管放劍過來——看看是否敵得過老夫我這條蛇骨軟鞭。」

甘十九妹目光下垂，注視着他方才丟棄在地上的那桿紅纓斷槍，冷哼一聲道：「想不到你們這銀心殿裏，竟然還藏有這麼一個高人，哼——是誰要你們兩個來的？」

秦無畏一擺手上蛇骨鞭，「嘩啦」一響道：「廢話少說，甘姑娘妳拔劍吧！」

甘十九妹微微頷首道：「我原有憐惜你二人性命之意，既然你頻頻催促，看來你是求死心切，也好，我就成全了你們。」

一面說，她眼波向着「快刀手」張法，「虎眼」崔奇一掃，道：「你二人閃開一旁。」

張，崔二人慌不迭的應了一聲，匆匆退開一邊。

甘十九妹一雙澄波眸子徐徐又轉向蔡極，點點頭，道：「還有你——你們一塊上吧，這樣也省得我再費兩次事。」

「飛流星」蔡極方才已見過她的不世身手，聆聽之下，只嚇得神不守舍，奈何眼前情勢，簡直不容他置身事外，然而明知不敵而敵，更無異送死——何其愚哉？

是以，他那雙手雖然緊緊握着一對流星錘，却不敢向對手冒然出手，甚至於連正眼也不敢瞧對方一眼。

這番情景看在他的同伴「南天禿鷹」秦無畏眼中，不禁大爲光火——當下怒叱一聲，陡地一掄掌中蛇骨鞭，霍地向甘十九妹身邊欺近，二話不說，舉鞭直向着甘十九妹當頭掄打下來。

甘十九妹忽地身子一轉，秦無畏蛇骨鞭倏地落空，只聽得蔡極一聲驚叫，道：「小心背後。」

秦無畏方自聽在耳中，猛可裏只覺得一股極其凌厲的尖銳風力襲向背後，簡直不容他少緩須臾，已被甘十九妹纖纖五指抓了個緊。

對於秦無畏來說，簡直無從防範，只覺得背上像是着了一把鋼鈎般的劇烈疼痛，登時皮開肉裂，鮮血四濺，隨着甘十九妹掌心吐出的勁力，足足盪出了七八步，一跤蹌倒地上。

秦無畏這一剎才宛似大夢初醒，猝然發覺到甘十九妹的絕世身法，由不住嚇了個魂飛魄散。

他身子在地面上一個疾滾，隨着一個躍身之勢，掌中蛇骨軟鞭第二次揮出，唰啦啦向着甘十九妹正面打來。

甘十九妹一聲叱道：「大胆！」

玉手猝然向外一掄，却由她纖纖五指間發出了一股疾風，秦無畏蛇骨鞭方自揮出了一半，只覺得身上陡地一陣發麻，登時動彈不得。

這一式隔空「打穴」手法，甘十九妹施展得極其奧秘，雖然輕輕一掄，貫注的內力却足以驚人。

可憐秦無畏連對方身邊都沒有沾着，遂即呆石人般的移動不得，由於站立的姿態不能保持着平衡，緊接着身子僵硬的直向着前方倒了下去。

一旁目覩的蔡極看到這裏，由不住大吃一驚，心中一慌，再也顧不得其他，驚叱了一聲，陡地飛出了手上的流星錘，一圈銀光忽悠悠直向着甘十九妹身上直飛了過來。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五手輕翻，只一下拿住了流星錘蒂的鋼鏈。

不要看蔡極是條漢子，臂力奇大，這時看起來，却連對方一個嬌嬌女子也是不及——他這裏連吃奶的勁兒都施展了出來，對方玉樹臨風的身軀却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蔡極見狀由不住心裏更是着慌，雙手用力向後一帶，這一下可是壞了。

原來甘十九妹對敵因人而施，智勇兼具，她早已預料着蔡極必然會用力奪錘，見狀正中下懷，當下假借着對方用力奪錘的那股子勁道，霍地把手一抛，手上的流星錘，原已注滿了勁道，再吃蔡極用力一扯，她再這麼一抛，其上所加諸的力道自是可想而知。

蔡極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竟然會有此一手，頓時嚇了個魂飛魄散，再想躱閃還來得及，只聽得「碰！」的一聲大響！

這一錘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他的腦上，不要說他一具血肉之軀了，就是一個石頭人，也必將會砸成粉碎，隨着鐵錘的走勢，只把他身子遠遠的飛起了一兩丈高下，不及落地，在空中已爆出了大片鮮血，當場命喪黃泉。

天空中散發出一陣濃濃的血腥氣息，久久不散。

旁立的「快刀手」張法與「虎眼」崔奇，看到這裏，俱都情不自禁被嚇得呆住了。

甘十九妹自己也呆住了！

——這種現象，在她初入江湖之始，尚還無從感觸，直到最近這幾個月才有此感覺，過去殺個把人，簡直是家常便飯，現在却大是不然——

就拿這一刻來說，在目覩着飛流星蔡極身死的一剎，她內心忽然泛起了一種莫名的悲哀，傷感不安。一種淡淡的懺悔感覺，瞬息間她整個一顆心全都亂了。

她只是痴痴的注視着地面上那具屍體——蔡極的屍體，臉上表情呆滯而茫然。

又過了一會兒，她才轉向身邊的張法，崔奇二人，輕嘆一聲道：「你們可知道死的這個人是誰麼？」

快刀手張法過去，就燈下仔細看了一陣，點點頭道：「屬下認識他。」

「他是誰？」

「回姑娘的話！」張法道：「這人就是銀心殿二位香主之一的『飛流星』蔡極——」

嘴裏說着，他轉過身子走向倒在地上，被定住了穴道的秦無畏身邊，撐高了燈照了一下，驚訝的道：「啊，這個人姓秦，叫秦無畏，也是『銀心殿』的香主。」

頓時他大爲高興又道：「哈！銀心殿兩位香主全都出動了，都折在姑娘手裏，看起來銀心殿是完定了。」

甘十九妹漠然的道：「你看清楚？」

「錯不了。」張法道：「屬下過去就見過他們。」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她緩緩走向「南天禿鷹」秦無畏身邊，仔細注視了一下，後者雖然被點了穴道，不能說話，一顆心却很明白，尤其是剛才目覩着同伴蔡極之死，早已嚇得心膽俱寒，這時見甘十九妹走向自己，只以爲要向自己開刀，只驚得面色慘變，全身上下起了一陣顫抖，那雙眸子在甘十九妹臉上一轉，遂即輕輕閤攏。

他原以爲甘十九妹必然向自己出手，心虛之下才閉上了眼睛，可是等了一會兒，不見任何動靜，却忍不住又徐徐睜開來。

甘十九妹那雙盈盈秋波在他的臉上一轉道：「姓秦的，你放心，我不會殺你的，只是有幾句話交待你一下，你現在給我仔細聽着。」

秦無畏聆聽之下，大大的睜着一雙眼睛，可是顯然的，他的那雙眸子裏又失去了原有的驚懼，對於甘十九妹所說的話，已欣然樂於接受了。

甘十九妹點頭道：「很好，你應該記着『識時務者爲俊傑』這句話——哼，其實不單單是你，這句話我也要轉告你們殿主等人。」

頓了一下，她遂即接下去道：「我知道你們那裏有個擅於佈陣設陷的奇人，我要你轉告他，他的這點鬼聰明，是難不住我的，如果他識時務，趕快把眼前佈置的這些鬼吹燈給我撤了，退開銀心殿，清風堡，到他處發展，我可以饒他不死，要不然，哼——」

說到這裏，眼睛向着地上蔡極一瞟：「這位蔡香主就是他的榜樣，我給他一個時辰的時間，要他趕快退，要不然時辰一過，可就怨不得我手下無情。」

話聲出口，她右掌突地向外一揚——一股勁風襲過，秦無畏突地打了個滾兒，大聲的嗆咳着，才似被解開了穴道。

喘息了一陣，他緩緩由地上站起來，先時

的一腔傲氣，早已化爲子虛——一時只管看着甘十九妹發呆。

甘十九妹揚了一下秀眉：「你可曾聽清楚了？」

秦無畏才似忽然驚覺，當下苦笑着點了點頭：「老朽不敢忘懷，多承姑娘手下留情，秦某這就去了。」

一面說着，他遂即冷笑一聲，抱了一下拳轉身而去。

甘十九妹輕哼了一聲：「秦香主——」

秦無畏聆聽之下，頓時站住：「姑娘還有甚麼事交待？」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這位蔡香主的屍身，還要麻煩你順便帶回去了。」

秦無畏陡然一驚，才徐徐踱回「飛流星」蔡極身邊，不看尚可，一看之下，即刻勾起了他斷腸之痛。

二十年來，甚至於還要更久遠一點，在未入銀心殿以前，他與蔡極有金蘭之誼，此後二十年，幾乎形影不離，後爲清風堡主樊鍾秀所收留之後，由於事業與共，不啻同胞手足——

基於以上之濃厚情感，而論及此一刹之感觸，秦無畏即使是鐵石心腸，又焉能不爲之斷腸？

先時的矜持與壓制，再也無能使他保持從容鎮定，看着蔡極的屍身，他只覺得全身一陣冰寒，一股冷氣直衝華蓋，哽咽着只叫了一聲：「賢弟！」點點淚珠滾腮而下，一時泣不成聲。

目覩着眼前的一刹，甘十九妹竟然也頗爲所感動，雖然限於那片面紗，難以看清她臉部表情，但觀諸那雙盈盈秋波，却交織着一片閃燦的濛濛淚光。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靜靜的注視着……

秦無畏無限淒涼的哭了一陣，才似悟及眼前的立場，當下胡亂的在臉上抹了一把，擦乾了眼淚，就血泊裏，雙手抬起了蔡極的屍體，連頭也不回的去了。

甘十九妹目睹着他漸去的背影一動不動的守候着，心裏就像一團絲般的凌亂，使她的良知再一次的受到考驗——

一番強烈的心神交戰之後，她發出了輕輕的一聲嘆息，不得不再一次的向眼前現實而低頭，她知道她暫時無能脫離開自己所陷身的巢臼，只得把這番潛在的意念寄之於將來！

一瞬間，她內心中却又變成了「鐵」樣的硬。

人影閃動，阮行現身眼前道：「姑娘，妳在想什麼？」

甘十九妹道：「銀心殿即將不守，你關照一下，要大家準備好了，我們將要隨時準備反攻！」

阮行喜道：「遵命！」

甘十九妹道：「還有，你過一會再叫花二郎來我這裏一趟。」

阮行答應一聲，匆匆轉身自去。

甘十九妹隨即在面前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一面打量着對面的陣勢，在一片雲氣氤氳裏，細細的觀查着對方的微妙陣勢，越是觀察仔細，越令她心懷欽佩，因爲對方在環繞銀心殿四週，所佈下的陣勢，堪稱高明之至，以她深湛之陰陽五行造詣，竟然是難窺全豹莫測高深。

——雖然，她在「南天禿鷹」秦無畏面前跨下了海口，與對方一個時辰之內的限時，只是是否眞能如自己所說，毫無困難的，就能在這個時限內，破了對方的陣勢，這其中却是大有疑問。

緩緩的站起來，她向着長廊那一端的銀心殿瞭望着，決定冒險一行，探測一下對方的虛實。

就在這時候，花二郎來到了面前，抱拳道：「姑娘叫我麼？」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我要你同着我探測一下敵陣的虛實，你可有這個膽子？」

花二郎笑一笑道：「別說有姑娘同行，大可放心，就是沒有姑娘同行，吩咐屬下一聲，屬下亦當萬死不辭，這一點姑娘想必還信得過屬下。」

甘十九妹溫和的目神，在他臉上轉着：「花兄，你這些話可是眞心的？」

花二郎道：「句句屬實！」

甘十九妹嚅嚅的道：「請恕我好奇，你我認識不深，是什麼力量要你這麼做？」

「這個……」花二郎情不自禁的臉上紅了一下：「屬下是爲姑娘德威所感召。」

甘十九妹嬰然一笑，撩起的眼皮，在他臉上一轉：「眞的？僅僅只是德威的感召？」

花二郎心中愕然一動，暗忖道：且慢，莫非她是在試探於我，看看我是否鍾情與她？

這個突然的問話，倒一時使得他爲之語結，臉上再次的現起了窘迫。

平心而論，他之受命於甘十九妹，當然還基於別的因素，只是此時此刻，在不瞭解對方眞實意圖之前，他却不能冒然的吐出實情。

因此甘十九妹這麼一問，他簡直不知何以作答，一雙眸子直直的盯向對方，心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只管看着對方發起呆來。

甘十九妹道：「你怎麼不說話？」

花二郎似乎沒有勇氣和她目光對視，聆聽之下緩緩垂下頭來：「屬下不敢……」

「不敢什麼？」

說這句話時，她緩緩的向前移動了幾步，走近到花二郎面前，眼神裏充滿着一絲不苟的神態。

花二郎頓時大爲担驚：「屬下不敢……屬下不敢……」

他一連說了兩句「屬下不敢」，身子頻頻向後退了幾步——這番表情看在甘十九妹眼裏，倒不禁使得她呆了一呆——

「不成材的東西……」甘十九妹心裏冷笑了一聲暗自忖着：「我原是有意抬舉與你，想不到你竟是如此不堪承受，那裏有一些男子漢的氣魄？眞令人大失所望！」

心裏這麼想着，遂即不禁又想到了目前仍住在「碧荷莊」裏的「尹心」——

把那個「尹心」拿來與面前的「花二郎」一比較，花二郎即登時大大的爲之失色！

甘十九妹不由恍然一驚，先時的一些情意，頓時爲之瓦解冰消。

警覺之後的甘十九妹，不禁又回到了昔日的「冷若冰霜」——她雖然強爲「俠女」，到底不脫「女兒」之身，很難長時間的把握住「堅強」的信念，不由自主的竟然顯現出了女兒家的溫柔天性。

然而這一刹，由於花二郎的退縮不前，陡然間使她由虛弱之中驚醒過來，不禁興出了「所謀非時」「所謀非人」的感傷。

從來「國色難自棄」，看來自己即使有「亂紅秋千，落花任飄零」的自我作賤心理，却也一時難以找到那「有度，有量」的角色來承受自己的寂寞芳心……

一刹時，她無故興起了一種淡淡的春愁。

眼睛瞬也不瞬的注視着當前的花二郎，一縷芳心却跳過了重重障隘，直落向那個「尹心」的身上，眞恨不能他眼前就在這裏，來承受自己此一刻的軟弱與寂寞，想到這裏，她的一顆心完全亂了，當時只管呆呆的注視着花二郎，目神裏再次的顯現出「虛弱」與「無力」。

只可惜花二郎聰明一世，胡塗一時，竟然過了此一大好時機，等到對方忽然有所警覺，却已是轉瞬千里，「咫尺天涯」！

漸漸地，甘十九妹已回復到昔日的平靜，這時再打量對方這個人，覺得「並無可取」之感！

她心中一驚，就幸自己的及時省悟，不覺驚出了一身冷汗，却也爲着自己的身爲「女兒」之身，興出了一番感傷！

女人到底是女人，儘管妳有超人的才智，堅定的意念，但在造物之始，先天上早就先已注定了妳「軟弱」的命運，尤其是「感情」一方面，不容妳不爲男性所左右……

一想到這裏，不禁使得她十分懊惱，下意識裏也就使她故意的有所振作。

當初離山之前，她曾在師父面前誇下海口，要爲女人中的強人，絕不向男人低頭，現在似乎不宜中途變節，以軟弱示人，何況眼前這個花二郎即無論那一方面，也配不上自己……

這麼一想，先時的那一襲淡淡春愁，惆悵無依，便不禁冰消雨散。

花二郎由她注視的目光裏，忽然覺察出，一種尖銳的冷酷，不禁大吃了一驚，想到了此女的心狠手辣，由不住打了一個冷顫，只以爲自己妄圖偷香，却又萎縮不前的矛盾心理，爲對方所洞穿，只怕眼前便是死路一條。

一念觸及，花二郎便由不住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幾步，臉上明顯的現出了一片張慌。

這番景像看在甘十九妹眼睛裏，由不住暗自好笑。

「花二郎！」她吶吶的說道：「我看錯你了！」

花二郎呆了一下，強作鎮定道：「屬下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不明白就算了，我問你，你可有膽量與我一闖敵人陣勢？」

花二郎抱拳道：「但憑姑娘吩咐！」

甘十九妹道：「方才由於我一時疏忽，方致爲對方所乘，若非我發覺得早，這分水廳四門皆爲其封鎖，現在也只有此門一面暢通……敵人陣營裏的那個佈陣之人，顯然是絕頂聰明之人，他不會就此放過了我們，必然正在運思，以圖對我不利……」

兩彎秀眉微微一顰，她吟哦着道：「所以我想乘着他還沒有再施毒計之前，先行闖進對方陣營之內，給他們一個厲害，由於你略通陣法，所以要同你一起前去試上一試。」

花二郎道：「姑娘只管吩咐，屬下唯命是從！」

甘十九妹點點頭，手指前方右側道：「方才我觀察了很久，這一面雲濤氣和，似乎是最爲虛弱的一面，只是難保敵人不在其中設有埋伏，却要小心謹愼！」

花二郎點點頭道：「屬下知道。」

甘十九妹道：「我們這就去吧。」

話聲出口，她身軀倏地縱起來，雙手平伸着微微一閃，已飄出三幾丈以外。

花二郎忙即跟着縱起——他身子方自一經落下，當時就覺得眼前一暗！——

記來先前他明明看見已經認定的景像，現在竟然會完全變了，只彷彿對方那座「銀心殿」較諸先前看來也距離得遙遠了許多。

花二郎心中覺出不對，隨即向甘十九妹看了一眼：「姑娘可覺出了有什麼不對麼？」

甘十九妹一動不動的向前面注視着，忽然冷笑道：「這人果然高明，只此一陣『兩極微儀』就似乎將我瞞過，哼——我倒要跟他別別苗頭，看看到底誰鬥得過誰。」

一面說，她那雙盈盈秋波在幾下裏轉動了一下，隨即向花二郎道：「你可懂得『迷踪八步』的走法？」

花二郎點頭道：「懂得。」

甘十九妹伸手指了一個方向：「你從這邊走，我由這邊走，用『迷踪步法』前進，遇見不對時立刻止步。」

花二郎點頭道：「屬下知道，然後呢？」

甘十九妹道：「我猜想對方陣勢，必然有一樣東西鎮壓着，你留意的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麼壓陣的東西，好比旗子石柱之類的玩藝兒，如果你看見了儘管給我毀了！」

花二郎答應一聲，就見他眉頭一聳動，隨即施展「迷踪步」，向着甘十九妹指示之處走去，閃得一閃，隨即無踪。

甘十九妹忽然想起，還要交待他些什麼，對方却已隱身昏暗之中，她呆了一下，趕忙隨後跟上——顯然却已晚了一步，花二郎已走得沒有踪影。

原來花二郎急於邀功心切，巴不得在甘十九妹面前有所建樹。一經得令之後，隨即立刻付於行動——

他遵照甘十九妹所指示，施展「迷踪步法」，果然前進甚速，那消片刻，已來到了對方「銀心殿」前，即見正面銀心殿前，列有一排燈籠。

花二郎心知此乃對方大本營所在地，防衞必嚴，如無十分把握，切忌冒犯，然而心裏雖然這麼想着，足下竟然於不知不覺裏，向前踏進。

忽然他只覺得足下霍地向下一陷，頓時警覺到不妙，慌不迭想拔起脚步，那裏還來得及，剎時間只覺得眼前一陣發黑，當前銀心殿竟然在一剎間，忽然籠起了一天大霧。

花二郎憑其經驗，即知道自己一時大意，必然已陷身對方陣內——他雖然身藏絕技，在不明對方陣勢微妙前，亦難以發揮。

驚慌之中，花二郎擰身待退——那裏來得及？

茫然霧氣裏，但聽得一側弓弦乍响，一支箭弩，已射中在他左腿之上。

花二郎「唷！」的哼了一聲，足下打了一個踉蹌，左手急操，一把即把中在腿上的箭矢拔了出來——一溜子鮮血，隨着他拔出的箭矢，立刻標了出來。

同時間，颼颼颼，一連又是三支弩箭射過來，却被花二郎迅速的用手中箭撥落在地。

然而，射箭人顯然是個中高手，且又手法極準，就在他一連撥打三支弩箭落地的一刹，另一枚箭矢却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直由身後射來，不偏不倚的正好射在了他右腿彎上。

這一箭較諸上一箭更要厲害，「噗哧」一聲，入肉極深，只痛得花二郎身子一抖，似乎要坐了下來。

他自知落在了對方算計之中，若不能立刻退開，必將有性命之憂。

當下也顧不得腿上傷痛，身子猝然向後，一個倒翻，施展「金鯉倒穿波」之勢，霍地向後竄起。

那裏曉得，眼前這個陣勢，乃係左明月最稱得意的「正反小乾坤」陣勢，除非事先識透先機，否則，一入陣內必將正反顚倒，動則受害。

即以眼前而論，花二郎身子明明已經縱起，只是起勢不高，一則他腿部負傷力不從心，再者却是受牽於正反顚倒陣勢的微妙。

有此雙重原因，即使得他身子一經縱起，頓時又就原地落了下來——

當時彷彿一物件，狀若巨石般直向他當頭落下來。

花二郎這時才知道對方陣勢之可怖，一驚之下，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向一旁旋身讓

開——

然而他顯然落在對方陣勢之中，受了微妙陣法的牽制，一舉一動都難以稱心如意，卽以眼前而論，他明明着力向右方旋身，却偏偏有了相反的結果，竟然變成了身向左方閃開——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他身子一經轉出，未待站定的當兒，面前燈光一閃，一個人已撲向眼前。

花二郎簡直連來人是什麼樣都沒有看清楚，這人手上的一口長劍，已帶着一股尖銳的疾風，直向着花二郎頭上落下來。

花二郎雙腿中箭，再加飽受驚嚇的，如何當受得住對方這般凌厲的一劍？當時慌不迭舉劍迎去。

「啷嗆」一聲脆响，雙劍交鋒之下，花二郎的身子，就像球也似的滾了出去。

他身子雖然退得如此之快，却仍然逃不開來人的快速跟踪——就見來人奇異的「蛇形」追襲之下，花二郎背上已中了一劍。

這一劍較之方才那兩支箭傷，更不知要嚴重了多少。就在他劍尖劃動之下，花二郎背上頓時留下了尺許長短的一道血口子。

這個猝然現身之人，顯然劍術高妙之極，身法亦稱巧快，一經得手，毫不留情，當時冷笑一聲，左手巧托右手劍把，用「倒揷花」之一招，直向花二郎前心上用力扎過來。

然而花二郎却也並非弱者，雖然受困於對方陣勢之內，動必遭懲，却也不願束手就死，當時借着翻身之勢，驀地抬起右手，只聽得「琤！」的一聲，却由其手上飛出了大片銀星，反向來人面門上打來。

來人一身素白長衣，長眉朗目，氣宇非凡，正是爲此間「銀心殿」主人樊銀江，他心啣悲仇，恨不能將甘十九妹之一顆人全數就殲，尤 其花二郎一經現身，已被他看出了身份，決計制對方以致命，仗着他熟悉此陣陣法，又經左先生事先指點，置身暗處，果然一經出手，立刻奏功。

眼看着花二郎連負重創更不禁求功心切，恨不能立刻將對方斃之劍下。

那裏想到，對方花二郎竟會在此要命關頭，打出了一掌「亮銀珠」！

樊銀江一時失察，又以間隔距離如此之近，當時再想閃開，那裏來得及？

慌忙中，他倏地掄動長劍，將直襲面門的幾顆亮銀珠格落在地，却不愼爲斜刺裏急襲過來的兩顆亮銀珠打中肩上，只痛得他陡地打了一個踉蹌，當下他也顧不得再行傷人，足下反彈，躍出三幾丈以外。

花二郎總算一時命不該絕，就地一滾，再次躍起了身子——只聽得耳邊一女子清叱之聲道：「退……」

花二郎方自聽出口音爲甘十九妹，後者却已似飛星天墜般的落在眼前。

身到手到，只一把已抓住了花二郎右臂，霍地向外一掄，叱道：「躺下來。」

話聲出口，花二郎卽身子已如同球也似的被抛了出去。

「噗通！」一聲，落在地上，他總算一時心思靈巧，耳聽着甘十九妹的關照，立刻就勢躺下身子，不再移動。

這麼一來，果然有些好用，只覺得眼前那種雷厲風起的凌厲陣勢，立刻平和下來，緊接着，眼前一片白霧瀰漫，已把他身子掩蓋了起來。

樊銀江這時再次躍身而前，猝然發覺到現身的甘十九妹，不由大吃一驚。

雙方既已照面，自是放她不過。

「無恥賤人，看劍！」

嘴裏喝叱着樊銀江飛快的踏上一步，掌中劍凝聚眞力，倏地一劍，直向甘十九妹分心就扎。

甘十九妹輕哼一聲，玉腕輕掄，却用一隻細膩的肉掌，向着對方臉上封去。

樊銀江就在對方乍一現身的當兒，又自感覺到那般無形的潛力，此時待到甘十九妹掄掌而出的一刹，更自感覺出對方驚人內家力道。

只聽得「嗡！」地一聲，掌中青霜劍，已倏地彈了起來，樊銀江雖然力握劍把，不使脫落，却也禁不住爲之門戶大開。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門戶大開」不啻是犯了武者之大忌，樊銀江自然心裏有數，一時只驚得面白心顫——對方甘十九妹更不會放過此一刻良機！——

是以，就在樊銀江長劍彈起的一刹，甘十九妹已把身子疾快的欺了上去。

隨着她前進的身勢，一口精芒四射的短劍，陡地脫鞘而出，樊銀江只覺得眼前一亮，已爲那口精芒四射的短劍比在了咽喉之上。

一任他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在此一刹要命關頭，也不禁嚇得面無人色，身形幌了一幌，頓時呆若木偶的站立在當地動彈不得。

甘十九妹這口劍只需要向前再推進半吋，樊銀江毫無疑問的，勢將必死無疑。

然而，她却是不此之圖，就在劍鋒幾乎已經挨在了他的喉嚨邊上的一刹，忽然又停了下來。

樊銀江利劍加喉，一時慌張萬狀，雖不曾向對方開口求饒，眼神裏早已失去了先時的凌厲——

甘十九妹那雙深邃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原可就此一劍結果了他，却是偏偏不動——

過了一會兒，她才冷冰冰的說：「你大概就是銀心殿主樊銀江了，是吧？」

樊銀江只覺得對方那口短劍之上，所襲出的寒氣有異尋常，一絲絲就像是無數枚尖銳的鋼針，紛紛射向自己咽喉，那種滋味簡直不堪承受。

他生具一副傲骨，除了父親樊鍾秀以外，還不曾服過什麼人，此刻雖然面臨生死威脅，却依然羞於啓齒向對方討饒。

當時聆聽之下，冷冷一笑道：「不錯——我就是——」

微微一頓，他臉上現出了一絲惆悵，長嘆一聲道：「妳大概就是那個甘十九妹吧！」

甘十九妹點點頭：「不錯！怎麼樣，你可曾想到落在我手裏的一天？」

樊銀江冷笑道：「的確是沒有想到，看在同屬武林一派，姑娘給個痛快的吧！」

「你是在求死？」

「生既不能，自當求死！」

「這麼說，你還是怕死了？」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於人？」

樊銀江接着發出了一聲嘆息：「不過，姑娘也不要誤會，我這句話的意思，並非是向你乞命！」

甘十九妹冷笑道：「明明怕死，還要嘵舌不肯承認，哼！樊銀江，你可曾想到，既然你已落在了我的手裏，你那銀心殿也就完了！」

「那倒不一定！」

樊銀江說了這一句，眉頭微微一皺道：「姑娘可否暫緩出劍，容我把話說完？」

甘十九妹道：「有何不可？」

話聲微頓，寒芒乍射，只聽得「琤！」然作响，那口短劍揷落鞘中。

樊銀江只覺得，先時強烈壓控在咽喉上的刺痛感覺，陡然間爲之消失，不禁心胸爲之一鬆！

甘十九妹一雙深湛的眸子緊緊的逼視着他

：「你不要心存異想，我雖然收劍在匣，依然可在擧手之間制你於死命——這一點，我想你一定也很淸楚！」

在她說這幾句話時，樊銀江立刻就覺得一股無形的力道由對方身上驀地傳了過來，像是一具無形的罩子，陡地將他罩定。

樊銀江心頭一懍，這才知道對方並非虛言，當下試着向左右轉動了一下身子，卽覺出有一股無形的力道緊緊的拑制着自己，看來對方這個姑娘，分明精於「內烝」練氣運神之術，自己顯然已在她控制之中，想要脫困於眼前，只怕是萬難了。

有了這層感觸，樊銀江一時大爲失望，不得不暫時打消脫身之望。

甘十九妹看着他淡淡的道：「你有什麼話要說麼？」

樊銀江鎭定一下：「姑娘以爲擒住了在下，卽可垂手取得銀心殿，那就大錯特錯了。」

甘十九妹冷哼一聲，道：「我倒不這麼認爲！」

樊銀江沉聲道：「銀心殿目前並不是由我發令，這一點想必姑娘應該比我還淸楚。」

甘十九妹冷冰冰的道：「我正要向你打聽這個人。」

樊銀江道：「這人叫左明月，擅於佈陣陰陽之術，擧世無雙，姑娘若想輕而易擧的就拿下銀心殿，只怕並不容易。」

甘十九妹低低的唸着：「左明月……左明月……」

嘴裏唸着，腦子裏却在想着，只是任她翻遍了記憶，却是想不起，有這麼一個人。

就在這一刹間，驀地前側方燈光乍明，在一白一紅兩盞明燈的照耀之下，陡地現出了一個年約五旬左右，面相淸奇的靑衣文士來。

樊銀江乍見之下，大聲呼叫道：「大叔救我！」

來人正是那位身懷奇學的左明月，此時此刻的出現，自然意味着大不平凡。

只見他左右雙手分執着一黑一白兩面旗幟，陡然現身之下，驀地揚動雙旗，倏地飄起了一陣巨風，一時間飛沙走石，在四週一片震耳的隆隆聲中，但覺得一陣子天搖地動。

卽以甘十九妹而論，當此一刹，也不禁吃了一驚——總算她深悉陣勢，情知對方這一手在佈陣之中，謂之「鬧雷」，甚是厲害，多半用以擾亂敵人陣脚之用，只不知此時此刻，敵人施展之下，係何用心？」

一念之轉，她立刻身形一幌，倏地向側方掠出，足下「子」「午」踏樁，待到身子方一站定，忽然覺出不對，趕忙再向原處搶進時，才覺出先時站立在原地的樊銀江已逃之夭夭！

甘十九妹一怔之下，旣羞又怒，打量燈光亮處，才見樊銀江果然已爲對方救去，此時正面有得色的併肩與那個靑衣儒士站在一起，彼此雙方距離雖然不遠，但兩者之間都湧聚着一片雲烟，大有咫尺天涯，隔海洞望之勢。

至此，甘十九妹乃得斷定對方這個靑衣儒士，大非等閑之輩，必然就是所謂的那個「左明月」了。

一念之間，對方靑衣儒士已向着這邊冷笑道：「那邊可是丹鳳軒的甘明珠姑娘麼？」

說話之間，他雙手黑白旗幟，不時的揚動不已，每一揚動，俱似有一種特殊的雲氣自身側昇起，給人以無限「撲朔迷離」的感觸。

甘十九妹該是何等精明之人？

是以，她一看之下，卽洞悉了對方的「情虛」——

當下冷笑一聲，手指向對方那個「靑衣文士」，說道：「不錯，我就是甘明珠，你可是姓左？」

靑衣文士沉聲道：「在下左明月，願與姑娘取上一個商量，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甘十九妹冷着聲音道：「你說說看！」

左明月雙手不住的搖動着黑白雙旗，因此之故，看起來他與身邊的樊銀江也就時近時遠，一時給人與「捉摸不定」的感覺。

「姑娘——」左明月的聲音也像是時近時遠：「不才願意與姑娘取個商量，姑娘託敝香主秦無畏帶回的話已經聽到了……」

甘十九妹揷口道：「很好——既然如此，你意如何？」

左明月道：「——不才亦與姑娘頗有同感，深悉雙方實力相差懸殊，難以交手，只請姑娘暫退島外，賜以較寬時間，也好容得在下等全軍而退！」

甘十九妹略一思忖，不覺莞爾一笑道：「左明月，你不愧是一個智士，果然心機詭詐，你的那點鬼心思，瞞得了別人，却是騙不過我——你以爲我會上你的當麼？」

左明月冷笑一聲道：「姑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甘十九妹一笑，說道：「你以爲騙得我後退一步，卽可予你從容佈陣之機會麼？眞是休想！」

左明月微微一怔道：「那麼姑娘之意又待如何？」

甘十九妹道：「你眼前只有一條活路，那就是立刻率領你們的人退出銀心殿，我保證你們全軍而退，否則的話，容我一經攻入，卽使我手下留情，只怕我手下一般兄弟，却也是放你們不過了！」

左明月冷笑道：「甘姑娘這麼說，未免强人所難了！」

甘十九妹凌聲道：「你目下敗軍之將，已失討價還價之力，再要不識時務，勢將陷身於萬刼不復之境了。」

左明月正要說話，他身旁的樊銀江已怒聲道：「這件事已不必再多攷慮，樊某絕不會答應，姑娘妳看着辦吧！」

一面說，同身一拉左明月道：「大叔，我們走！」

左明月冷笑道：「少君且慢，我還有幾句話要和甘姑娘取個商量！」

話聲微頓，遂卽轉向甘明珠道：「旣然姑娘堅持己見，你我雙方已無話好談，姑娘你絕頂聰明之人，莫非對於眼前得失不曾有所顧及麼？」

甘明珠冷冷一哂道：「左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左明月道：「不瞞姑娘說，對於姑娘這等强大敵人，在下是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姑娘如果眞的認爲可以隨意進出銀心殿週圍，也未免想的太過於樂觀了——」

甘明珠心裏不禁一驚，妙目一轉，冷笑道：「左先生的意思是——眼前已把我困在了陣勢之中！」

左明月點點頭：「不瞞姑娘說，在妳我對答之時，左某人已出動了五名健佚，按照在下先前所指示的『五行』易數，在姑娘環身百步以外，動了些手脚，姑娘卽使是絕頂聰明之人，只怕一時半刻，也難以破陣而出！」

甘明珠看見在一片雲霧之後，有幾個淡淡人影微微幌動，略略一現，遂卽消逝！

——頓時，她心中吃了一驚，悉知左明月所說不假，自已如此謹愼之人，竟然一時失察，墜入在他算計之中。

想到這裏，一時大爲光火，然而表面上却看不出絲毫動靜——

聆聽之下，她微微一笑，目光注視向對方道：「你說的不錯，我果然一時失察，讓你做

了手脚，只是我想你還沒有能力能够困住我，不信你就試試看！」

左明月笑道：「姑娘不要大話駭人，雙方既無妥協餘地，自然各用其極——失陪了。」

話聲出口，手上黑白二旗，倏地一掄，呼呼疾風裏，就見他驀地退身丈許以外，落足在一堵高起的石頭台上。

而於此刻，與他同行的那個樊銀江却已不知隱身何方去了——

甘十九妹心中陡吃一驚，這才知道對方左明月原來對於自己早有計算，而且手法十分高明，她儘管技高膽大，却也不得不打起十分精神來應付眼前這一步危難。

眼看着立於石台上的左明月，手上那一對黑白旗幟，不時的左上右下揮動着，每一揮動，皆有天搖地動，雷霆萬鈞之勢——

更驚人的是由此而刮起的風力，更足以驚人，那風勢倒不似平空而起，却像是來自海上，只是左明月不知施展了一種什麼巧妙法力，竟然將風勢逆轉過來，一時之間風雲變色，大地雷動，整個銀心殿都在幌動之中，看起來隨時都像是要倒塌下來的樣子。

甘明珠隨着這番突如其來的變動，一連轉換了幾個方位，才定下了脚步。

須知甘十九妹秉性聰穎，自幼隨師水紅芍練成了絕學，那水紅芍便是「五行絕學」中的一個高明之士，故此甘十九妹於此一道上，亦稱高明，其所以上來驚慌，無非是震於眼前這番聲勢，等到她一經冷靜，平定之後，頓時對於眼前敵陣，有了一番了解——

此刻，容得他雙足一經站定之後，頓時神清智凝，整個軀體固若磐石，遂即不再移動。

她臉上顯現着一絲冷漠的微笑，透過那襲遮面的面紗，她發聲清朗的道：「左明月，你的技倆不過如此罷了，有什麼更厲害的高招，你儘管施展出來就是了，看看能耐我何！」

雙方距離很遠，甘十九妹這番話却是用內功中「九轉丹田」的絕上功力傳出，是以語音雖然不高，却能凝聚成音體，突破眼前驚風駭浪，直接傳達到左明月的耳鼓之中。

左明月諦聽之下，臉上表情立刻轉爲凝重，隨着他繼續舞動的一雙旗幟，一時之間四面八方忽然昇起了無數盞明燈——

這些燈光作紅白二色，爲數甚多，乍看之下，有如一天繁星那般的密密麻麻，只是轉眼間已臨眼前——式樣爲時下流行的那種高挑燈，燈籠本身作長桶狀，隨風飄展一如旗幟那般的迤邐動人！

甘十九妹雖然保持着原有的鎭定，只是心裏不無驚擾——

她那雙湛湛的目神，並不十分注視於四面的燈陣，却留意於左明月的動態！

她多少已經摸清了一些對方的竅門，是以每在左明月揮動着旗幟之時，巧妙的移動着自己的身子——這麼一來，一任眼前陣勢變幻詭異莫測，她却似乎都能控制着自己並不驚慌的情緒！

這種「以不變而應萬變」的戰略方式果然大大削弱了對方的威力。

左明月總管全局，那雙黑白旗幟，雖然變化多端，每一揮動，眼前陣勢必有變動，只是對方甘十九妹那種鎭定如恒的應變策略，却使他不無顧忌！

他忽然發覺到，如果這樣長此拖延下去，一旦爲甘十九妹看穿了自己的虛實，必將爲對方將大勢整個扭轉，情形對於自己大爲不利。

有見於此，左明月不得不加緊發動眼前攻勢。

就見他一雙黑白旗幟霍地向前方一指，一片喊殺聲中，眼前燈光大盛！

一紅一白兩行明燈，忽地如箭矢穿心，直向甘十九妹環身左右兩側直指過來。

強烈的殺機，猝然於這兩行人手中的兵刃上顯現出來。

來人爲數不少，少說也在二十名以上，分爲兩列，一列白紙燈籠，一列紅紙燈籠——那高挑的燈盞，並非是拿在他們手裏，而是綑綁在背後，如此一來，並不妨碍他們動手出招。

這些人的衣着顏色隨着背後燈籠而各異，揷白紙燈籠的衣「白」，揷紅紙燈籠的衣「紅」，一眼看去，極其醒目。

森森刀光，隨着每個人遞出的長刀，映以燈光，滙集成一片陰森殺機，猝然交刺之下，使得甘十九妹亦難當其勢，由不住身子霍地向後退了一步！

雖然是退後一步，亦像是觸動了眼前禁忌，登時甘十九妹就感覺到一陣天搖地動！

眼前情勢，正是「牽一髮而動全局」，就在甘十九妹身形方自動搖的一刹，紅白兩行殺手已襲向眼前，一時間各自掄動手上兵刃，直向甘十九妹身上撲殺過去。

這一刹情勢不啻險惡萬分——

甘十九妹雖然功力深湛，出兵以來，所向披靡，無人能及，只是眼前情形，却是大異尋常，第一格限於對方的陣勢變化萬千，第二，那左明月高明之處，在於能把衆人之力，借陣法的逆轉，滙集一體，是以其勢至猛可觀——

準此而觀，那紅白二隊爲首之人，所出之刀，實在也就聚結了全隊人刀上功力，一時之間刀氣四溢，力道萬鈞，刀身未至，先就有一股充沛巨力，甘十九妹那等武功之人，當此一刀劈下之時，亦不禁爲之退後了一步，猝然神色一變。

同時之間，她佩帶在身上的一口銀光短劍，已電掣而出，只聽得「叮叮！」兩聲脆响，對方的兩口長刀已吃她短劍格住。

以甘十九妹之內蘊功力，該是何等驚人，然而在她劍迎對方雙刀時，亦不禁震得她右臂發麻，身形大大的搖幌了一下！

甘十九妹不禁大吃一驚，她忽然想通了對方聚衆爲力的原則，身子霍地向側面一轉，短劍猝出，銀光再現，一劍劈在眼前「紅」隊爲首的這名殺手肩頭上。

由於她劍出疾勁，這一劍更是既快又狠，不容得對方少緩須臾，但只見一片血光閃過，這名紅衣殺手一條血淋淋右臂，已橫落地上。

一劍得手，甘十九妹絕不少待須臾，她進身踏步，掌中劍一式「倒揷花」，空中現出了冷森森的一道弧光，第二名紅衣殺手簡直來不及後退半步，即吃甘十九妹掌中劍揷中上胸，一股鮮血怒標而起，這名紅衣殺手連掌中長刀還不曾舉起，即倒臥於血泊裏！

驀地，眼前現出了一片混亂！

值此同時，另一隊「白」隊中人，已忽地湧了上來，爲首白衣壯漢，掌中長刀忽的盪起了一片耀目奇光，直向着甘十九妹頭上落來。

甘十九妹立刻就覺出了對方刀身上所藏具的驚人力道，發覺到對方這種集衆成力的厲害，如果自己眞的一個個硬接硬架，長此消耗下去，用不了多久，即將精耗力竭。那時候對方只消出來一個稍具實力的人物，諸如樊銀江之流，自己說不定就將不是敵手，而聽憑他們擺佈了。

她有見於此，遂即立刻改變戰略——

當下雙肩微微一搖，形同一隻斑斕彩蝶，翩翩飄舞起來。

甘十九妹這種突然的身法變動，果然爲她解除了眼前一步凶難。

一時之間，眼看着紅白兩隊殺手，掌中長刀頻頻落空，儘管是寒光閃閃，刀氣四溢，然

而在甘十九妹輕盈靈巧的變幻之下，這些落下的刀勢，竟然沒有一口能够沾着了甘十九妹身邊。

眼前人影飄飄，却未離這附近丈許方圓之地，這種身法實在堪稱玄妙之極，饒是左明月陣法高妙絕倫，只是在甘十九妹這般變幻的身形裏，却不能發揮預期效果。

轉瞬之間，眼前遂即形成了一片混亂！

紅白兩隊殺手，原本是極有秩序的輪流出手，可是這麼一來，陣法大亂！

甘十九妹翩翩的身形，更是蝴蝶穿花般的穿揷在衆人之間，於此同時，她掌中那口短劍便會伺隙而毫不留情的揮出！

她的劍絕無落空，每一落下，必定有一人死傷在她凌厲的劍鋒之下，這麼一來，那消一刻，已使得敵人來犯的實力頓時消失泰半，剩下的一半更是雜亂無章，一時陣法大亂！

驀地，站在石台之上的左明月用力交揮幌動一下手裏的旗幟，突地甘十九妹身後又自殺出了兩列奇兵。

這兩列人，一隊衣黃，一隊衣藍，每人手裏端着一桿紅纓長槍，猝然現身而出，倏地圍成一個半圓形，一聲喊殺之下，霍地向着甘十九身後挺刺過來。

值此同時，那前現的「黑」「白」兩隊殺手，猝然後退，各自向外一翻，遂即退出丈許以外。

後來的是兩隊長槍隊，顯然不同前兩隊，長槍挺處，遂即向甘十九妹背後各處猛力直刺了過來。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身子霍地向下一蹲，數十桿長槍交岔着由她頭頂上穿了過去，然而甘十九妹的劍，却在任何人難以想像的情况之下，陡地翻掠而出，只聽得一陣子「克察」聲响，十數根長槍的槍桿子，迎着鋒利的劍鋒，俱都折爲兩截，就在破了的槍洞裏，甘十九妹身形如同一隻射空而起的鷹隼陡地直射而出。

這一手似乎出人意料，令人難以防範，而在甘十九妹來說，却是處之泰然！

各人目視之下，但見她身子足足拔起了六七丈高下，在空中身子略一下折，有如一隻大鳥般的，翩翔而出，身法絕妙，其快如矢！

幾乎在各人眼光還未曾看清之前，甘十九妹的身子已翩然如白鷺翼空般的落了下來，不左不右，正好落在左明月的身前。

左明月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甘十九妹就在現身之始，欺身上步，陡然快出一劍！

這一劍其快如電，簡直出人意外，出劍的手法更是矯若游龍，銀光一閃，鋒銳的劍尖已抵住了左明月前胸之上。手法之奇快準確，簡直匪夷所思。

左明月不禁爲之一呆，登時楞在了當場。

「想不到吧，左先生？」

語音裏充滿了吟吟笑音：「百密難免一疏，左先生，你的五行佈陣確是高明，只是却忘記了封鎖中宮門戶，以至被我輕易踏入襲近，你輸了，你死定了！」

左明月那雙眸子瞪得極大，忽然收攏成兩條縫。

「那也不一定，」他吶吶的道：「除非姑娘現在立刻下手致左某於死地，否則我仍有活命之機！」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你是說我現在不會對你下手？你錯了。」

左明月白皙的臉上忽然綻出一絲笑容，其神態固是莫測高深！

甘十九妹不禁心裏一動，暗忖着，奇了，他何能在面對利劍相加，生死攸關的一刹，而能保持着如此氣宇？莫非他果眞另有「錦囊妙計」不成？

想到這裏，她那雙妙目微微向着身側轉了一轉，由於她此刻穩踏中宮，站立之處正與左明月同一位置，是以整個陣勢一目了然，再加以她對於各類陣法的深湛瞭解，是以略經注目，遂即胸有成竹！

「左先生，這一場仗，你們敗了，」她那一雙湛湛的目神再次轉向左明月：「就事論罪，我絕不能饒過你！」

左明月忽然體會出她隱藏在瞳子裏的森森殺機，不由得心裏吃了一驚——一經着念，他遂即自心裏浮起了一層悲哀！

「甘姑娘，妳說的不錯，就事論罪，左某固是罪魁禍首，但是——」他冷笑一聲道：「這個『罪』左某不敏，却是實在不敢承當，倒要請姑娘開宗明義的解釋一下才好！」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沒有什麼好解釋的，勝者王侯敗者賊，左明月，你認命吧！」

話聲一歇，皓腕輕翻，一劍直向左明月身上猛劈過來。

——她出劍神速，這一劍原本就已抵在了左明月前心之上，更無愁他能脫逃。

然而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以甘十九妹之罕世身手，這一招竟然會走了空招。

劍光電閃之下，就只見左明月的身勢陡地向後一收，隨着他後退的身勢，身上那一襲飄飄長衣，有如飛雲一片，驀地湧起。

迎着甘十九妹的劍勢，這一襲飄飄長衣驀地從中乍分爲二，被劈成了兩片。

左明月這一手「金蟬脫殼」，施展得太妙了！

眼前雲烟一現，左明月脫下長衣的身子有如「懶驢打滾」般的翻了出去。

——隨着他揮動的黑白雙旗，一陣子「天搖地動」，遂即把自己隱蔽於黑夜之中。

甘十九妹簡直難以相信這個左明月竟然能够逃開自己的劍鋒，這是她事先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到的，對方分明是一個極精於五行變化掩飾的高人，自己竟然又上了他一個當，想到這裏不由大是懊惱氣憤！

突地，面前人影乍現，兩個持劍的紅衣殺手襲向眼前，乍見之下，不容分說，驀地左右攻到，兩口長劍一左一右同時向甘十九妹兩脇要害上猛然刺來。

甘十九妹冷哼一聲，掌中短劍左右旋撥，叮噹兩聲，已把來犯的一雙長劍格開。

她這時正當氣忿頭上，手下更不思絲毫留情，緊接着纖腰力擰，掌中短劍再一次揮了出去，却有如長虹經天，在匹練般的一道銀光之下，兩名紅衣殺手，各自怪嘯了一聲，雙雙倒臥於血泊裏！

甘十九妹既已看出了陣勢的微妙，惟恐遲則生變，當下毫不遲猶的挺身而進！

就見她蓮足輕點，嬌軀連連幌動之下，有如鬼魅行空，那消片刻，已撲到了敵人陣營——「銀心殿」！

「銀心殿」前早已擠滿了人，一片燈火輝煌，照耀得眼前如同白晝——似乎各人已感覺到情勢危急，不得不力挽狂濤，作困獸之爭。

在大片喊殺聲中，百十名「銀心殿」弟子驀地散開來，形成了一朶六角奇花——那奇花正中，一人高挑着一面玄色三角旗幟，人高旗長，高挑在手，恰如吐蕊的花心！

甘十九妹原本快速撲進的身子，乍見及此，驀地中途打住——

也就在這一刹，即見銀心殿兩側忽然湧出了兩隊黑衣弟子——一陣子噪耳的鳴鑼聲，起自兩廂，才見到那兩列弟子，每列八人，各人手持着一面銀色鑼鈸，二八一十六面銅鑼，一經鳴起，其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和王平，周橫及二劍童，陷入卜風、景四所佈的强弩、毒針、陰燐雷火彈的包圍網，楚小楓故意失手被卜風所擒，暗施移穴玄功，趁卜風得意忘形之際，陡施反擊，反扣住卜風，與趕來接應的四傑裏應外合衝出重圍，臨走特意放了卜風，這一招離間計果然使得高明，景四疑卜風向楚小楓透露秘密，堅要殺他，卜風使狡計逃出，潛進林中，這一切均落在楚小楓眼中，特命王平等予以保護，俾卜風不致再落入景四手中，卜風感恩辭去後，四傑中的段山和劉風四人，不禁對楚小楓更是心悅誠服——

剛自龍潭囘　又向虎穴闖

王平笑一笑，道：「劉兄，別這麼說，我和公子相處的時間久了一點，對他的爲人，知道的稍爲多一些，他很喜歡和咱們相處的親如兄弟。」

段山接道：「那是人家作主人的氣度，但咱們作從僕的，却要自行檢點。」

劉風，夏海，馬飛，齊齊點頭應是。

王平只看的心中暗暗佩服，看來排教對人心的訓練，比丐帮還要嚴厲，四英和楚小楓相識不久，就算很敬重他的爲人，智略，也不會如斯虔誠，這全是受了教主的一句吩咐，那幾句吩咐之言，在他們的心目中，有着無與倫比的份量，也構成他們對楚小楓無比的敬重。

段山囘顧了王平一眼，輕輕咳了一聲，道：「王總管，主人現在何處？」

王平點點頭，道：「到那座茅舍中去了。」

段山道：「我們呢？」

王平道：「現在趕過去。」

段山等趕到了茅舍中，楚小楓果然在茅舍中。

黃氏七虎，分別在茅舍外面警戒。

成方，華圓，却各執着一盞燈籠，分站在楚小楓的兩側。

兩人不停的移動着手中的燈籠，隨着楚小楓的目光移動。

原來，楚小楓正在很仔細勘查那座茅舍。

四英自行留在室外警戒，王平却輕步行了進去，靜立一側。

直待楚小楓看完了一處牆壁後，王平才輕聲說道：「卜風很感激主人。」

楚小楓道：「他撑的下去。」

王平道：「他功力深厚，看上去，一點也不碍事。」

楚小楓道：「那很好。」

足足化去了大半個時辰的光景，楚小楓才帶着滿意的微笑，行入了廳中，坐在一張竹椅上，道：「王平，請段山等四位進來。」

四英很恭敬的行了一禮，道：「見過主人。」

楚小楓笑道：「此後，咱們是常時相處，患難與共，不用太過多禮……」

語聲一頓，接道：「四位在劍上的造詣如何？」

段山道：「小的等在劍法上，都不過十八年以上的苦功。」

楚小楓道：「諸位少年英雄，劍法高强，不過，劍藝深博，就算是非常人，也無法盡得所有，劍派名家，都有其長，區區對劍藝上，亦略有心得。」

段山道：「主人淵博，自非小的等能及萬一。」

楚小楓微笑道：「劍藝一道，各有所長，在下極願把自悟的一點心得，貢獻各位，也許不算什麼，只不過聊表一點心意罷了。」

段山道：「主人言重了。」

楚小楓道：「這一套劍法，只有四式八招，每一式中兩個變化，看起來，並不繁複，不過，是很實用的劍法。」

段山道：「是！主人指教，在下等洗耳恭聽。」

楚小楓緩緩站起身子，由成方手中取過長劍，很緩慢的演出了四式八招。

開始時，段山，夏海，劉風，馬飛等只是格於情面，不得不謙遜幾句，說幾句客氣之言，但一看到那楚小楓出手的劍招之後，却不禁心神一震。

四人對劍法上，都有很高深的修養，一看那四式劍招，立刻感覺那是凌厲的奪命劍法。

四個人，同時由心中升起了一股由衷的敬佩之感。

事實上，七虎四英，連同成方，華圓兩個劍童也算上，對楚小楓的敬重，都是出於受命而生，那不是發自本心的敬意。

他們都是丐帮和排教的精銳弟子，兩個組合中的首腦人物，苦心培養出來的秘密弟子。

他們對自己的成就，十分自傲，表面上的恭順，並非內心中的誠服。

楚小楓明白這一點，如若不能表示出一些眞正使人敬服之藝，決無法使人心悅誠服。

這四式八招，就是他表現出來的劍上造詣。

四英的臉色上，流露出無比的敬佩之色，神情肅然的說道：「公子劍藝精絕，小的們大開了一次眼界。」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四式八招，自成一路劍法，你們記下了沒有？」

段山等四人，低聲交談了幾句，道：「劍藝博大，深奥，咱們一時，還無法受到它們的精要所在，公子能不能再示範一遍。」

楚小楓點頭道：「可以，你們看仔細一些。」

他很慢的又演練了一遍。

這一次，速度更慢，每一式每一招，都練得十分仔細。

之後，楚小楓收住劍勢，笑道：「四位記下了麼？」

段山道：「記下了。」

楚小楓道：「好！」

目光轉到成方，華圓的身上，接道：「你們是否也看明白了。」

成方，華圓二人，齊聲恭應道：「明白了。」

楚小楓道：「那你們也去練練吧！」

四英和兩劍童齊齊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室中只餘下了王平。

囘顧了王平一眼，楚小楓緩緩說道：「去！請黃氏七虎進來。」

王平低聲道：「公子，他們正在警戒四週，如何能够撤囘來。」

楚小楓道：「我想，他們今夜不會再囘來了。」

王平道：「哦！」

楚小楓道：「去吧！請他們進來。」

王平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七虎魚貫行了進來。

黃一虎一抱拳，道：「見過主人。」

楚小楓一揮手，道：「不用多禮。」

黃氏七虎，一字排開，神情間十分恭謹。

黃一虎恭聲道：「主人傳喚，有何吩咐？」

楚小楓道：「你們都是用刀的？」

黃一虎點頭道：「是！小的們練的是刀中刀！」

楚小楓道：「北海門中武功，是以刀中刀見長，無極門主，就傷在了刀中刀之下。」

黃一虎道：「囘主人話，小的們初出茅廬，對江湖中事，知道的不多。」

楚小楓說道：「我知道，我也不是問你們這些事情，我只是想傳給你們幾招刀法？」

黃一虎不像段山等那麼拘謹，爲人也比較憨直，躬身說道：「小的們練的刀法，比較怪異，屬於很直接的殺人刀法，不適合一般刀法。」

言下之意，似是不願意接受楚小楓的指點。

楚小楓笑一笑，道：「藝多不壓身，我傳你們刀法，雖然不是很高明，不過，至少，也不是太壞的刀法，好在只有三招，學起來也很快。」

黃一虎道：「是！主人一定要傳授我們刀法，小的們自然是應該接受。」

楚小楓笑一笑，道：「那位的刀，借給我用用。」

黃一虎恭恭敬敬，遞上了單刀。

楚小楓伸手接過，道：「只有三招，很簡單的刀法，諸位留心了。」

舉刀揮舞，演出了三招刀法。

黃一虎等怔住了。

這是三招很凌厲的刀法。

黃一虎的頭上，忽然出現了汗水，恭恭敬敬一躬身，道：「主人高明，這是三招奇學。」

楚小楓道：「算不得什麼奇學，你們如若覺着這三招刀法還過得去，那就用點心學一學。」

黃一虎道：「小的汗顏，出言無狀，主人鑒諒。」

楚小楓道：「不用客氣。」

黃一虎道：「刀法變化太奇，似是由極不可能的角度中，反向變化，那是凌厲無匹的變化，所以小的們沒有看清楚。」

楚小楓道：「黃兄的意思呢？」

黃一虎一屈膝，道：「小的不敢，小的叫黃一虎。」

楚小楓笑一笑，道：「好！黃一虎，你的意思是……」

黃一虎接道：「小的意思是，希望主人再教一遍。」

楚小楓道：「好！你們看仔細了。」

緩緩舉刀，又演了一遍。

這一次，七虎都全神貫注，個個都看的十分仔細。

楚小楓也施用很慢的手法，施出了三招。

這刀法雖三招，事實上，三招連在一處，有如一刀一樣，個中的變化，都極微小，但那微小之變，却是致命的手法。

黃氏七虎都是習刀的能手，但却從未見過這種刀法，完全違反了刀法應用上的傳統。

他們也體會出來，在刀法運用上，這等出人意外變化，將會使對方完全無法防備。

黃一虎道：「主人，這三招刀法，有沒有名字。」

楚小楓道：「就叫保命三刀吧！」

黃一虎道：「主人的吩咐，語重心長，小的們完全明白，不到致命的時間，我們不用這三招刀法。」

楚小楓道：「我們的人手太少，不希望有任何的傷亡。」

黃一虎道：「小的明白。」

這時，原本是奉命生出的敬意，這一瞬間，使七虎有了很大的改變。由內心中萌生出眞正的敬服。

楚小楓道：「好！你們就在此地練習一下。」

舉步向外行去。

庭院，四英正在練習他傳授的劍法。

望着楚小楓的背影，黃一虎臉上一片誠敬之色，自言自語的說道：「他樣樣都強過我們，實在比我們高明的太多了，他是天生主人，我們有幸追隨，必可爲武林中留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跡。」

楚小楓行出了竹籬外面，心中有些得意，也有些黯然。

那本不是三招刀法，而是他由無名劍譜中得來的三招劍法。

應該稱作「奪命三劍」，很精奇的三招劍法，三招溶於一招中的劍法。

但經過楚小楓一番巧思之後，稍加改變，當作刀法用出。

那自然是有背用刀傳統的手法。

也正因如此，感覺中特別精厲。

他把三劍改成三刀，寓奇變的刀法中，自己確然有些得意。

但想到這三招的凌厲，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可能死於這三招之下，又不禁爲之黯然。

這三招劍法的變轉，使得楚小楓生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如若能把刀、劍的招術，溶於一爐，比原有的刀招，劍法，是不是凌厲一些。

他開始思索，一個人，能不能同時用兩種兵刃，一把刀和一把劍。

如是左手刀，右手劍，是不是，能把兩樣完全的合起來運用。

這件事，已深深的困擾了他。

凝目思索，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只聽王平的聲音，由耳際響起，道：「主人，時間不早，也該休息一會啦。」

楚小楓道：「什麼時光了？」

王平道：「四更時分了。」

楚小楓道：「好！咱們回客棧去。」

王平低聲道：「公子，周橫給我約好了，五更之前，定有消息傳到此地。」

楚小楓道：「不會這樣快。」

王平道：「公子，周橫這個人……」

楚小楓道：「我知道，咱們走吧。」

不論是四英或是七虎，都已開始對楚小楓生出很深的佩服。

楚小楓不但表現了斷事料敵的機智，也表現出了他的武功。

王平也不再言，羣豪匆匆的轉回了客棧。

第二天，中午之後，仍未得到周橫的消息。

成中岳，宗一志，綠荷，黃梅，紅牡丹，沒有一個人回來。

王平沉不住氣了，忍了又忍，忍到吃過午飯，緩緩說道：「公子，他們都還沒有消息。」

楚小楓道：「我知道。」

王平道：「他們這麼久沒有回來，咱們要不要派個人出去找找他們？」

楚小楓道：「如若他們能回來，咱們可以去找，如若他們回不來，咱們現在去找，已經晚了。」

王平道：「公子，難道咱們就放手不管。」

楚小楓道：「王平，就算咱們想管，也無從管起了。」

王平道：「公子，坐視不理，總不如出去查看一番。」

楚小楓神情嚴肅的說道：「我們事先的行動，可以有很週密的計劃，但我們沒有特別的時間，去挽救失敗。」

王平點點頭，道：「公子說的是。」

忽然間，步履聲響，一個人大步行了進來。是成中岳。

楚小楓內心之中，充滿歡愉，笑一笑

，道：「師……」

成中岳連忙搶着說道：「中岳見過主人。」

楚小楓問道：「其他的人，沒有連絡麼？」

成中岳道：「有！三個姑娘很平安，一志，現在混入了一個環境之中，還跟一些人混在一起。」

楚小楓問道：「那些人，都是些什麼人？」

成中岳道：「身份還不太清楚，不過，一志被關在萬花園中一段時間之後，已經有了很多的轉變，轉變的成熟多了。」

楚小楓道：「哦！」

王平插口道：「成大俠，見過周橫沒有？」

成中岳道：「也許周兄久年在江湖上走動，見識太廣泛了，易容術也比我們高明很多，在下一直沒有發現他。」

王平道：「哦！原來如此。」

成中岳笑一笑，道：「不過，王兄可以放心，我們都沒有受到傷害，何況，像周兄這樣的高人呢？」

王平道：「唉！他如不貪功，大概就不會遇上什麼危險，如若要貪功，那就很難說了。」

成中岳笑一笑，道：「主人，如若沒有別的吩咐，中岳告退了。」

楚小楓道：「你休息一下，等一會，咱們再詳談。」

他很關心宗一志，但却一直沒有表示出來。

望着成中岳離去之後，王平低聲道：「公子，咱們要不要有什麼行動？」

楚小楓道：「等他們回來之後，再作計議，我說過，任何人都需在今天太陽下山之前，趕回來，我不希望有人違犯這個令諭。」

他臉上帶着微笑，但言下之意，却是十分的堅決。

王平不敢再說，一躬身退了下去。

成方，華圓二人，仍然站在楚小楓的身後。

楚小楓道：「你們也下去休息一下，也許今晚上，咱們有一番激戰。」

成方一躬身，說道：「公子的安危，是我們最關心的事，再說，小的也不覺得累。」

楚小楓道：「養精蓄銳，才能振奮殺敵，休息很重要，退下去吧！」

成方道：「公子，小的和華圓輪流守候在此，以備公子差遣。」

楚小楓看他們一臉誠懇之色，不便推拒了，只好點點頭，道：「要守守在屋外，兩個時辰之內任何人都不要驚擾我。」

成方道：「如是他們回來了？」

楚小楓道：「要他們等一等，等到二個時辰之後再見。」

成方道：「小的遵命。」

和華圓雙雙退了下去。

楚小楓掩上了房門，坐息一陣，以指代劍，開始練習那無名劍譜上的劍法。

這些口訣，他都已熟記在心，只是有些還未練習熟習。

他從來沒有感覺到過，對武功的需要，是如此迫切。

不論你的想法如何？但人在江湖，就不能免俗，那就是說，一個人想領導一個組合，不論他的武功和才智，都必須有過人之處才行。

他想到過去太浪費，自己記了那樣一本劍譜，那樣多武功招數，但却一直沒有用心去練習過它。

如若他用心練習過，現在，至少已經練會了大部份。

他必須利用每一刻可用的時間，盡早把劍譜上的劍法練成。

在經過這些時間的休息，思量，發覺了那無名劍譜上記載的劍法，無一不是奇技絕學。

隨便找出幾招來，傳給別人，就會引起人很大的驚奇。

一代劍客，正在默默的成長。

成長在一個急促，忙碌的環境中。

楚小楓剛剛練習完一套劍法，門外已響起了叩門之聲，道：「公子，公子。」

是成方的聲音。

楚小楓站起身子，調均了呼吸，緩緩打開木門。

只見周橫滿頭大汗，一身塵土，站在成方的身後。

不用問，一定是很緊急的事情。

果然，楚小楓還未及開口，周橫已經搶先說道：「公子，綠荷，黃梅，紅牡丹，身陷危境，要公子派人打救。」

楚小楓道：「人在那裏？」

周橫道：「被押入了一艘大船之上，還泊在襄陽岸畔。」

楚小楓道：「在船上？」

周橫道：「是！」

楚小楓道：「好！你先進來，擦擦臉上汗水，說明詳情……」

周橫接道：「不！公子，救人如救火，救他們，得早些行動。」

楚小楓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吧！咱們立刻動身。」

成方道：「公子，出動些什麼人？」

楚小楓道：「招呼王平，我們先走，告訴成爺，帶着四英，七虎隨後出動。」

成方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 × ×

湘江岸畔，靠着一艘巨型的雙桅大帆，紅漆金字，寫着水師督府。

楚小楓道：「這是一艘官船。」

周橫道：「就是這艘船，我親眼看到，他們把三人押上船去。」

楚小楓道：「沒有看錯吧！如是錯登官船，這個漏子就大了。」

周橫道：「是不是官船，我不知道，但她們三個在船上，我敢保證……」

語聲一頓，接道：「除非，他們很快的又把三個人押離此地，不過，這個也不太可能。」

楚小楓道：「好！咱們上船去！」

周橫輕輕吁一口氣，道：「公子，如若眞是官船，咱們上去了，是不是會招惹了很大的麻煩。」

楚小楓道：「不論他們是那裏的船，

只要他擄去了綠荷，黃梅，紅牡丹，咱們就不怕他了。」

陳橫道：「哦？」

楚小楓打量了四週形勢一眼，發覺大船正好有一道浮板，搭在岸上，立刻舉步向上行去。

成方，華圓，緊隨身後。

周橫，王平，跟在華圓身後。

這是一艘很有氣派的大船，連甲板上，都鋪了紅毡。

這是一艘專門坐人的大船，船艙，佔了整艘甲板的一半面積。

木門雕花，白綾掩窗，門前還掛着兩盞白綾糊製的宮燈。

甲板上靜悄悄的，不見人踪。

楚小楓吁一口氣，道：「成方，過去叩門求見。」

成方應了一聲，伸手摸摸肩頭上的劍柄，舉步向前行去，一個劍士，摸到他慣用的劍柄，內心中就生出了一種充實的感覺。

受過嚴格訓練的成方，輕輕的叩了兩下艙門，立時退後一步。

艙門呀然而開，一個手中抱着水烟袋，身着團花黑馬褂的中年大漢，緩步行了出來，打量了成方一眼，道：「你是幹什麼的？」

成方道：「你老兄是什麼身份？」

中年大漢怒道：「這是什麼地方，你知道麼？」

成方沉聲道：「我知道，這是一艘官船。」

中年大漢冷笑一聲，道：「既然知道這是一艘官船，你怎麼還敢上來？」

成方笑一笑，道：「我知道這是一艘官船，但作官的人，一向都很講理，所以我們公子特來拜訪。」

中年人哦了一聲，道：「你們公子是幹什麼的？」

成方笑笑道：「你不是這船上的主人吧？」

中年人道：「老夫雖然不是主人，却是總管身份，這船上的事情，不論大小，都要先經我同意才得。」

成方道：「話說的很對，不過，你只能跟我說，咱們公子的身份很尊貴，你總管這個名銜，還不够份量。」

中年大漢怒道：「你在胡說什麼？」

成方道：「我說的都是實話，總管大人，咱們既然敢上來，那就不會把任何事放在心上了，最好大家和氣交談。」

中年人冷哼一聲，目光投注在負手而立，正望着遠天出神的楚小楓道：「那一位，可就是你們的公子？」

成方道：「不錯……」

中年人接道：「好！你們不敢叫他，我去問他。」

舉步向前行去。

成方右手一伸，攔住了中年人的去路，冷聲道：「慢着，叫你們主人，先出來再說。」

中年人呼的一聲，吹燃了右手的紙煤，呼呼嚕嚕吸了一口烟，然後，把紙煤放在水烟筒中，笑一笑．道：「年輕人，你的膽子實在不小。」

成方道：「我的膽子如若不够大，怎麼敢登上你們這艘船？」

中年人道：「你實在膽大的可以，老夫見識過很多的人，但却從沒有見過你這麼膽大妄為的人。」

成方道：「好說，好說，你今天總算見識到了。」

中年人點點頭，道：「好！我現在，先告訴你這艘船上住的什麼人。」

成方道：「什麼人？」

中年人道：「長江水軍督府，朱副將的內眷。」

成方道：「住的內眷？」

中年人道：「對！如是副將在船上，單是你們帶劍上船，就犯了陰謀不軌的大罪，早就把人給拿下了。」

成方道：「總管大人，副將不在，這船上何人才能作主。」

中年人道：「自然是朱夫人了。」

成方回頭望了楚小楓一眼，看他並沒有阻止的意思，恍如不聞，笑一笑，道：「那就請朱夫人吧！」

中年人道：「你放肆得很。」

右手一揮，突然向成方抓了過去。

成方一閃避開，反手切出一掌。

中年人一手抱着水烟袋，一手和成方過招，你來我往，片刻間，搏殺了二十餘招。

成方沒有擊中那中年人一掌一指，中年人也沒有扣緊住成方的脈穴。

中年人疾退了一步，停下手，道：「好！年輕人，你身手不錯。」

成方道：「彼此，彼此。」

站在楚小楓身側的華圓，突然開了口，說道：「成方，公子已經等待得不耐煩了！」

成方應了一聲，右手握在了劍柄之上，冷冷說道：「閣下，如若還是不肯替我們通報，在下就要動劍了。」

中年人原來就沒有把成方放在心上，但兩人動手了幾招之後，他自覺遇上了勁敵。

這位年輕的孩子，手法快速，招術靈動，似乎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看看華圓，再看看楚小楓，中年人有些氣餒的感覺，緩緩說道：「好吧，你們一定要見，在下只好替你們通報了。」

成方冷冷說道：「我們一定要見，而且，要愈快愈妙。」

中年人冷聲道：「好，諸位請稍候片刻。」

成方道：「慢着。」

中年人本已轉身向內行去，聞言又停了下來，道：「什麼事？」

成方道：「咱們公子已然不耐久等，閣下既是總管身份，就該請咱們公子，進入廳中坐坐才是。」

中年人道：「好吧！」

成方快步行到楚小楓的身側，躬身說道：「請主人，進入艙中坐候。」

楚小楓嗯了一聲，舉步行入艙中。

成方，華圓當先開路，楚小楓居中，王平，周橫，緊隨身後。（未完）